皇清經解

第一册

口 12
3763
1

D12
3763
1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10

皇清經解

元和江藩纂
沈錦垣
署

光緒十三年
四上海滬一石印
申報館申昌書畫室發兌

皇清經解石印縮本序

昔納蘭成公刊行通志堂經解海內說經之士翕然向風其根柢蓋出於玉峯徐氏誠漢唐來菻林之創舉也越百有餘載而 皇清經解全書出焉書為儀徵阮相國文達公開府兩粵時命其門人嚴氏編輯於粵秀山館之學海堂自道光甲申迄乙丑而書始告成時文達已移節滇黔矣其中編校條例與夫後先次序詳載原序中觀者能自得焉惟原書集有千四百餘卷坊家裝作三百餘本之夥卷帙繁重則繙閱較難本齋雅擅鉤摹風印巾箱精品使繁先之書統歸簡易爰購取阮刻初印真本縮景泐石印成善本將全書分訂二十四冊其為取攜輕便何如有謂當時原刻校核似未精到間有脫誤重行之處本齋深懼貽誤後人乃廣搜各家專籍逐加參訂最後復得湘中勞文毅公於咸豐庚申開府兩粵時所印補刊本與阮刻兩相較微有不同爰集諸

同人互證參觀詳加攷訂並取兩書中所見異同字句按照全書分條注錄彙成一冊名曰
正訛亦阮氏校勘記之遺意也又　國朝石經考以下七種乃阮本中所未備者今亦並采
錄入夫事固經學流傳寥及疏解箋注等書伊古以來何等愼重本齋何敢以草率
之舉貽譏狂瞽惟昔人作之於前後人宣述之於繼況是書之與通志堂本後先輝映
久為宇內窮經之士嘖嘖相稱倘任其點畫糢糊旨趣歧出尤非儒者折衷盡善之道
因不揣譾陋補缺拾遺將所著正訛一卷附訂全書之末或備稽古家考鏡之助
在本齋條分縷晰雖亦精益求精然罣漏之譏知所不免所望世之經學專家賜
以箴言匡其不逮是尤本齋之深幸也夫
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四月下澣點石齋主人識并書

皇清經解石印縮本例言十二則

一是書阮本原刻一千四百卷勞本補刊又附續刻八卷著書人七十四家得書一百九十種訂成三百六十冊卷帙浩繁則繙閱較難攜帶不便本齋用阮本原刻歸併截裁縮照泐石精印成書查原書每種或一卷或五十餘卷不等繁簡差別不若每種彙成一卷眉目較清茲以一百九十種併爲一百九十卷裝訂二十四冊核原書三百六十冊之夥祇賸三十分中之二由博返約舉重若輕誠可謂減之又減便之又便者矣

一卷帙既併則原排目次未免兩歧本齋另排目錄每卷標明書目并著書人姓名以便稽攷至原書卷數仍注每卷之下悉照原目次附錄使閱者了然於原書之繁重而本齋歸併卷帙之苦心亦見

一馮教授石經攷異各卷係勞文毅續刻時收錄故原書無之茲特補抄附入自一百八十四至一百九十卷止合爲一書攷古家博引繁稱益臻美備

一阮文達原刻成於嚴上舍之手當時刻期工竣校刋容有未周沿訛在所不免若以訛傳訛貽誤匪淺本齋既取阮刻原書鉤描縮印又取各本詳細校讐雖一點畫之訛亦必分條摘錄注明每句某字訛某字名曰正訛非敢云毫無遺漏也祇就精神所貫注爲之反覆勘校得當而後已閱是書者庶幾知所趨向耳

一是書原刻往往有脫落字句多者至數百字由於嚴厚民刻日成書分手校勘去取刪節未能一律本齋取各本詳細校核遇脫一字或脫至數十百字者概行補錄附入正

訛以備稽古家參觀互證

一是書有倒字有衍字取各本核明悉附正訛不敢疎漏以期盡善盡美

一古今文字體各別原刻間有詳辨古今字體而其字仍用今文者令人無從推測茲照各原本改古文一併附入於字學源流稍有裨益

一正訛未便分册查各册沿訛有一册訛二三十字者有一册訛至數百字者有一册並無一字訛者若分册校錄則詳略互異亦屬散而無紀茲特標明第幾册正訛歸併錄注附於第二十四册之後另爲一卷以示簡捷

一是書縮印若用直行則字形太小故仍分上中下三層每層二十三行悉依原行接裱照印前半頁自一層遞接二三層後半頁亦然眉目清朗至正訛記亦排三層每訛脫等字必標明卷頁書名再以前半後半上中下幷第幾行詳注於上閱書者先查是卷有無訛脫以免疑竇

一是書每種彙成一卷原刻有多至數十卷者由分而合凡遇原書每卷分起處仍將標目列入接連排下細核之條分縷晰稽古家以此證彼毫無歧異

一是書所載圖說亦分三層排印間有另起者亦有接前頁連後頁分排中間者酌量歸併以昭簡易幷詳加核訂務與原刻相符俾攷古者得所依據

一是書縮印精妙筆畫之清裝訂之雅洵爲士林寶玩攷證家翻閱隨時取攜良便幸勿誤帶入場致違功令識者鑒之

點石齋主人識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迺聚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疎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

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

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久行宇內惟未能如通志堂總滙成書久之恐有散佚道光初

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

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 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爲屬

官且淑於 公門生門下遂勉致力

宮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恕校勘剞劂四載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皮板於學海堂側之文瀾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大觀實事求是卽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平實精詳矣

道光九年九月廣東督糧道前翰林院檢討新建夏修恕謹記

總目

卷一　原卷一之卷三

・左傳杜解補正以下顧處士炎武著

卷二　原卷四

音論

卷三　原卷五之卷七

易音

卷四　原卷八之卷十七

詩本音

卷五　原卷十八之卷十九

・日知錄

卷六　原卷二十

・四書釋地以下閻徵君若璩著

卷七　原卷二十一

四書釋地續

卷八　原卷二十二
四書釋地又續
卷九　原卷二十三
四書釋地三續
卷十　原卷二十四
・孟子生卒年月考
卷十一　原卷二十五之卷二十六
・潛邱劄記
卷十二　原卷二十七之卷四十七
・禹貢錐指胡明經渭著
卷十三　原卷四十八之卷四十九
・學禮質疑以下萬處士斯大著
卷十四　原卷五十之卷五十九
・學春秋隨筆
卷十五　原卷六十之卷八十九
・毛詩稽古編陳處士啓源著
卷十六　原卷九十之卷一百一十九
・仲氏易以下毛檢討奇齡著
卷十七　原卷一百二十之卷一百五十五
・春秋毛氏傳
卷十八　原卷一百五十六之卷一百五十七
・春秋簡書刊誤
卷十九　原卷一百五十八之卷一百六十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二十　原卷一百六十二之卷一百七十六
・經問
卷二十一　原卷一百七十七之卷一百八十三
・論語稽求篇
卷二十二　原卷一百八十四之卷一百八十九
・四書賸言
卷二十三　原卷一百九十之卷一百九十三
・詩說惠吉士周惕著

卷二十四　原卷一百九十四
・湛園札記 姜編修宸英著
卷二十五　原卷一百九十五之卷二百零四
・經義雜記 臧茂才琳著
卷二十六　原卷二百零五之卷二百零六
、解春集 馮明經景著
卷二十七　原卷二百零七
・尚書地理今釋 蔣相國廷錫著
卷二十八　原卷二百零八之卷二百一十三
・易說 以下惠學士士奇著
卷二十九　原卷二百一十四之卷二百二十七
、禮說
卷三十　原卷二百二十八之卷二百四十二
・春秋說
卷三十一　原卷二百四十三
・白田草堂存稿 王編修懋竑著
卷三十二　原卷二百四十四之卷二百五十
・周禮疑義舉要 以下江歲貢永著
卷三十三　原卷二百五十一
深衣考証
卷三十四　原卷二百五十二之卷二百五十五
・春秋地理考實
卷三十五　原卷二百五十六之卷二百六十
羣經補義
卷三十六　原卷二百六十一之卷二百七十
・鄉黨圖考
卷三十七　原卷二百七十一之卷二百八十七
・儀禮章句 吳司馬廷華著
卷三十八　原卷二百八十八之卷三百零一
・觀象授時 秦尚書蕙田著
卷三十九　原卷三百零二之卷三百零八
・經史問答 全庶常祖望著

卷四十　原卷三百零九
・質疑杭編修世駿著
卷四十一　原卷三百一十之卷三百一十五
・注疏考證齊侍郎召南著
卷四十二　原卷三百一十六之卷三百一十八
・周官祿田考以下沈徵君彤著
卷四十三　原卷三百一十九
・尚書小疏
卷四十四　原卷三百二十之卷三百二十七
・儀禮小疏
卷四十五　原卷三百二十八
・春秋左傳小疏
卷四十六　原卷三百二十九
・果堂集
卷四十七　原卷三百三十之卷三百五十
・周易述以下惠徵君棟著
卷四十八　原卷三百五十一之卷三百五十二
・古文尚書考
卷四十九　原卷三百五十三之卷三百五十八
・春秋左傳補注
卷五十　原卷三百五十九之卷三百七十四
・九經古義
卷五十一　原卷三百七十五之卷三百八十七
・春秋正辭莊侍郎存與著
卷五十二　原卷三百八十八
・鍾山札記以下盧學士文弨著
卷五十三　原卷三百八十九
・龍城札記
卷五十四　原卷三百九十之卷四百零三
・尚書集注音疏江徵君聲著
卷五十五　原卷四百零四之卷四百三十四下
・尚書後案以下王光祿鳴盛著

卷五十六　原卷四百三十五之卷四百三十八
・周禮軍賦說
卷五十七　原卷四百三十九之卷四百四十一
・十駕齋養新錄以下錢宮詹大昕著
卷五十八　原卷四百四十二
・十駕齋養新餘錄
卷五十九　原卷四百四十三之卷四百四十八
・潛研堂文集
卷六十　原卷四百四十九之卷四百八十四
・四書考異翟教授灝著
卷六十一　原卷四百八十五之卷四百九十
・尚書釋天盛大令百二著
卷六十二　原卷四百九十一之卷四百九十二
・讀書脞錄以下孫侍御志祖著
卷六十三　原卷四百九十三之卷四百九十四
讀書脞錄續編

卷六十四　原卷四百九十五之卷五百零二
・弁服釋例以下任侍御大椿著
卷六十五　原卷五百零三
・釋繒
卷六十六　原卷五百零四之卷五百二十三
・爾雅正義邵編修晉涵著
卷六十七　原卷五百二十四
・宗法小記以下程徵君瑤田著
卷六十八　原卷五百二十五之卷五百二十四
・儀禮喪服足徵記
卷六十九　原卷五百二十五
・釋宮小記
卷七十　原卷五百二十六之卷五百三十九
・考工創物小記
卷七十一　原卷五百四十
・磬折古義

卷七十二　原卷五百四十一
・溝洫疆理小記
卷七十三　原卷五百四十二之卷五百四十四
・禹貢三江考
卷七十四　原卷五百四十五
・水地小記
卷七十五　原卷五百四十六
、解字小記
卷七十六　原卷五百四十七
・聲律小記
卷七十七　原卷五百四十八之卷五百五十一
・九穀考
卷七十八　原卷五百五十二
・釋草小記
卷七十九　原卷五百五十三
・釋蟲小記

卷八十　原卷五百五十四之卷五百五十六
・禮箋金修撰榜著
卷八十一　原卷五百五十七之卷五百六十
・毛鄭詩考正以下戴吉士震著
卷八十二　原卷五百六十一之卷五百六十二
・詩經補注
卷八十三　原卷五百六十三之卷五百六十四
・考工記圖
卷八十四　原卷五百六十五之卷五百六十六
・東原集
卷八十五　原卷五百六十七之卷五百九十九
、古文尚書撰異段大令玉裁著
卷八十六　原卷六百之卷六百二十九
・毛詩故訓傳段大令玉裁訂
卷八十七　原卷六百三十之卷六百三十三
・詩經小學以下段大令玉裁著

卷八十八　原卷六百三十四之卷六百三十九
、周禮漢讀考
卷八十九　原卷六百四十之卷六百四十
儀禮漢讀考
卷九十　原卷六百四十一上之卷六百五十五下
・說文解字注
卷九十一　原卷六百五十六之卷六百六十
・六書音均表
卷九十二　原卷六百六十一之卷六百六十六
・經韻樓集
卷九十三　原卷六百六十七上之卷六百七十六下
・廣雅疏證以下王觀察念孫著
卷九十四　原卷六百七十七之卷六百七十八
・讀書襍志
卷九十五　原卷六百七十九之卷六百九十一
・春秋公羊通義以下孔檢討廣森著

卷九十六　原卷六百九十二之卷六百九十七
・禮學卮言
卷九十七　原卷六百九十八之卷七百一十
・大戴禮記補註
卷九十八　原卷七百一十一之卷七百一十六
・經學卮言
卷九十九　原卷七百一十七之卷七百一十八
・溉亭述古錄錢進士塘著
卷一百　原卷七百一十九之卷七百二十六
・羣經識小李進士惇著
卷一百零一　原卷七百二十七之卷七百三十四
・經讀考異武進士億著
卷一百零二　原卷七百三十五之卷七百七十三
、尚書今古文注疏以下孫觀察星衍著
卷一百零三　原卷七百七十四
・問字堂集

卷一百零四　原卷七百七十五之卷七百八十三

・儀禮釋官 胡明經匡衷著

卷一百零五　原卷七百八十四之卷七百九十六

・禮經釋例 以下淩進士廷堪著

卷一百零六　原卷七百九十七

・校禮堂文集

卷一百零七　原卷七百九十八

・劉氏遺書 劉訓導台拱著

卷一百零八　原卷七百九十九之卷八百

・述學 以下汪拔貢中著

卷一百零九　原卷八百零一

・經義知新錄

卷一百一十　原卷八百零二

・大戴禮正誤

卷一百一十一　原卷八百零三之卷八百零六

・曾子註釋 以下阮宮保元著

卷一百一十二　原卷八百零七之卷八百一十七

周易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三　原卷八百一十八之卷八百三十九

尚書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四　原卷八百四十之卷八百四十九

毛詩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五　原卷八百五十之卷八百六十三

周禮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六　原卷八百六十四之卷八百八十一

儀禮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七　原卷八百八十二之卷九百四十八

禮記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八　原卷九百四十九之卷九百九十

春秋左氏傳校勘記

卷一百一十九　原卷九百九十一之卷一千零二

春秋公羊傳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　原卷一千零三之卷一千一十五
春秋穀梁傳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一　原卷一千一十六之卷一千二十六
論語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二　原卷一千二十七之卷一千三十
孝經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三　原卷一千三十一之卷一千三十八
爾雅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四　原卷一千三十九上之卷一千五十四
孟子校勘記
卷一百二十五　原卷一千五十五之卷一千五十六
・車制圖考
卷一百二十六　原卷一千五十七之卷一千五十八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百二十七　原卷一千五十九之卷一千六十七
・疇人傳

卷一百二十八　原卷一千六十八之卷一千七十四
・揅經室集
卷一百二十九　原卷一千七十五之卷一千七十六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張觀察敦仁著
卷一百三十　原卷一千七十七之卷一千八十八
・易章句 以下焦孝廉循著
卷一百三十一　原卷一千八十九之卷一千一百零八
・易通釋
卷一百三十二　原卷一千一百零九之卷一千一百一十六
・易圖略
卷一百三十三　原卷一千一百一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六
・孟子正義
卷一百三十四　原卷一千一百四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八
・周易補疏
卷一百三十五　原卷一千一百四十九之卷一千一百五十
・尚書補疏

卷一百三十六　原卷一千一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一百五十五
、毛詩補疏
卷一百三十七　原卷一千一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一百五十八
、禮記補疏
卷一百三十八　原卷一千一百五十九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三
、春秋左傳補疏
卷一百三十九　原卷一千一百六十四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五
、論語補疏
卷一百四十　原卷一千一百六十六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九
、周易述補 江上舍藩著
卷一百四十一　原卷一千一百七十之卷一千一百七十七
、拜經日記以下臧明經庸著
卷一百四十二　原卷一千一百七十八
、拜經文集
卷一百四十三　原卷一千一百七十九之卷一千一百九十九
、瞥記 梁孝廉玉繩著

卷一百四十四　原卷一千一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零七
、經義述聞以下王尚書引之著
卷一百四十五　原卷一千二百零八之卷一千二百一十七
、經傳釋詞
卷一百四十六　原卷一千二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六
、周易虞氏義以下張編修惠言著
卷一百四十七　原卷一千二百二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八
、周易虞氏消息
卷一百四十八　原卷一千二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二百三十
、虞氏易禮
卷一百四十九　原卷一千二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三十二
、周易鄭氏義
卷一百五十　原卷一千二百三十三
、周易荀氏九家義
卷一百五十一　原卷一千二百三十四之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易義別錄

卷一百五十二　原卷一千二百四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五十
・五經異義疏證 以下陳編修壽祺著
卷一百五十三　原卷一千二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五十二
左海經辨
卷一百五十四　原卷一千二百五十三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四
左海文集
卷一百五十五　原卷一千二百五十五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六
・鑑止水齋集 許兵部宗彥著
卷一百五十六　原卷一千二百五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六
・爾雅義疏 郝戶部懿行著
卷一百五十七　原卷一千二百七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九
・春秋左傳補注 馬進士宗璉著
卷一百五十八　原卷一千二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八十九
・公羊何氏釋例 以下劉禮部逢祿著
卷一百五十九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
・公羊何氏解詁箋
卷一百六十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發墨守評
卷一百六十一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二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穀梁廢疾申何
卷一百六十二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四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五
・左氏春秋考証
卷一百六十三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六
・箴膏肓評
卷一百六十四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九十八
・論語述何
卷一百六十五　原卷一千二百九十九之卷一千三百零一
・燕寢考 以下胡主政培翬著
卷一百六十六　原卷一千三百零二
・研六室雜著
卷一百六十七　原卷一千三百零三之卷一千三百一十五
・春秋異文箋 以下趙徵君坦著

卷一百六十八　原卷一千三百一十六
・寶甓齋札記
卷一百六十九　原卷一千三百一十七
寶甓齋文集
卷一百七十　原卷一千三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夏小正疏義洪頤煊震煊著
卷一百七十一　原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秋槎雜記劉逢祿著
卷一百七十二　原卷一千三百二十三之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吾亦廬稿崔述著
卷一百七十三　原卷一千三百二十七
・論語偶記方申常觀旭著
卷一百七十四　原卷一千三百二十八
・經書算學天文考陳厚耀著
卷一百七十五　原卷一千三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三百三十
・四書釋地辨證宋訓導翔鳳著
卷一百七十六　原卷一千三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毛詩紬義李貞常鵬翔著
卷一百七十七　原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公羊禮說以下凌曙著
卷一百七十八　原卷一千三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禮說
卷一百七十九　原卷一千三百六十
・孝經義疏阮福著
卷一百八十　原卷一千三百六十一之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經傳攷證朱彬著
卷一百八十一　原卷一千三百六十九
・甓齋遺稿劉逢祿著
卷一百八十二　原卷一千三百七十
・說緯王謝進士崧著○以上三種編卷既成之後始得附於此
卷一百八十三　原卷一千三百七十一之卷一千四百
・經義叢鈔嚴杰補編

卷一百八十四　原卷一千四百零一
國朝石經考異以下馮教授登府著
卷一百八十五　原卷一千四百零二
漢石經考異
卷一百八十六　原卷一千四百零三
魏石經考異
卷一百八十七　原卷一千四百零四
唐石經考異
卷一百八十八　原卷一千四百零五
蜀石經考異
卷一百八十九　原卷一千四百零六
北宋石經考異
卷一百九十　原卷一千四百零七之卷一千四百零八
三家詩異文疏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詔刻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義矣唐宋人經疏如孔沖遠賈公彥諸人依據閎深包羅古
訓誠爲窒經者不可少之册也今雲貴總督　宮保阮師素以經術提唱後學嘉慶二十二
年奉
命總督兩廣數載之間百廢具舉於粵秀山蘀建學海堂爲課士之所取
國朝以來解經各書發凡起例酌定去取　命杰編輯爲
皇清經解是編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凡見於雜家小說家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編
錄計一千四百卷注疏罕言推算編中所載天算各書使孔沖遠明乎此不致誤爲三統以
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矣賈公彥明乎此自無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之說矣解經
貴通詁訓廣雅一書依乎爾雅王觀察之疏證尤宜奉爲圭臬也許氏說文凡經師異文莫
不畢采段大令積數十年心力而成是注悉有根據不同臆說諸如此類並爲編入更足補
注疏所未逮經術之盛洵無過於
昭代矣
道光九年九月九日錢塘弟子嚴杰謹識於督糧道署之調鶴書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學海堂

言周樂逸者春秋序義通賈服說殺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之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傳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以證杜氏之闕其二家之義左氏不能盡得之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於書而此不具也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寤寐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勃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不如早爲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故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美　解食而不嘗美非也故云辭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故云不當既封及葬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弃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竟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藻澗溪之菜　王肅注於粉切菜也毛萇曰溫水水草

四年老夫老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曰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鄧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馮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鄧莊公城樓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屬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樓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樓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潞夷吾之屈故屬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樓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二廟以賊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桓以敗王師固即馮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馮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饒邑能無慕焉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佾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一列之證隆言是也

末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皆知公之間入邾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傳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桓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氏以歸　此非備一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春秋時爲曹地縣西南則是也

八年請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鄒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關氏本子關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辛出盟于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解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徵者詞如司馬昭殺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介休縣南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

改云王師敗不書也爲蔣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

遂解諸鄭僖　鄧氏曰聖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爲殺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爲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荊

與吾同物　史記舊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霄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鄧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秉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夫成君之辭

十二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于郎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故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四年而復國夫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禧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大子削之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介休縣南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

改云王師敗不書也爲蔣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

遂解諸鄭僖　鄧氏曰聖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爲殺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爲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荊

與吾同物　史記舊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霄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鄧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秉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夫成君之辭

十二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于郎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故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四年而復國夫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禧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大子削之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皇清經解總目終

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解大人有不以禮故遺昏不書非也天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選史之策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點年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勉有其國矣按弗強言不必德立之也

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齊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除其字不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馬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歐公生子衍字樂父爲孫大心平南官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傳瑕甿　解有二心於巳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難納若彷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師　解見哀公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聲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聘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鍰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謂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云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幣于社非常也　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閔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厤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謬在司厤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推正月之朔以公乃照十七年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以王季是以不嗣以讓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泰伯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鄭古曰袀服黑衣纁裳赤舄韎韐之服也

軍尚左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矚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耳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若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由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蓋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故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殞於廟　邵氏曰殞於廟謂啟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殞

九年以是覩孤　覩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歲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十年帝訾我罰有罪矣　傳氏曰有罪謂柔于賈君

十二年王日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徙蹻乃職無逆厥命　按此數語與書僖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說未可知也

晉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伸山生敬仲夷吾曰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敗方敗方生成子襦襦生莊子虛虛虛生僖子其夷其夷生宴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

卜徒父筮之十八人兼筮筮者占書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

香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

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

石門之盟鄄伯之車僨于濟春秋固常有是事今特況下

文卜言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望解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印下言司馬招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鮑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追傳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爲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強矢之利莊云爲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既已聲宣也

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過女器　傳氏曰戎事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車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難簡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衆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蓋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亡之禍疑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

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傳氏曰質古贄字曾子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言語臣委質皆委贄於君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質意人不傳質爲臣皆是贄字

趾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辭不敬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恭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人　傳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議襄公不修人事而徒

二十八年小茂子生衷吾　解小茂尤趙之孫子也陸氏曰

城傳云元姓之裔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尤姓

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炔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炔不復　補云八臣腸炔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謂后外寵二嬖子配適大嬖稱國　解嬖姬爲內寵二

五爲外寵矣齊爲嬖子置沃爲大都按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

祇取內寵嬖子二事今從之改曰驕嬖妾齊嬖亂之本也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譖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益用諸侯證關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邢師於偃虛丘之戎將歸者也　魯與邢之尋師多矣詳而敗芮戎兵不必爲哀姜故也解整

二年虞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二門　服虔謂鄍晉邑也襄伐晉慶助晉入伐虞師故言虞之伐虞虞不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按此兩言自指虞之伐虞虞下未可非況鄍與顛軨皆虞邑而鄍謂氣自司杜說皆不可考矣

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吝舍也出師侵逆則依

善黑克劫息諸師會虞師伐號　解晉猶士兵不信虞按諸先伐號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言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晉王南征酉不復募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

其其齊耀屏廢　解屏草屋按劉熙釋名齊人謂草屋曰屏

五年夏必雩旱　雩嘔也如詩言無言不雩之雩漢書律厤志注鄭德云相應爲雩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虞也若車有之輔也輔頰也輔頰相依車虞號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君矣其言　解太子統師是矣其言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屬史記述此文曰

顧處士左傳杜解補正

說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指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實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去幾而死乃以田瀦其子獲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今閉蔽業而哭之則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閒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面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緱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爲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與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璧豈而用三夏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堅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解省官司具器用傳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苦盟于洮　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平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與章

二十六年宝如齊涖盟　齊國語作磬章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梭梁如懸磬也傳氏曰禮記磬于旬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大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鄄躍三百曲踊三百　郤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後故不

日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荔躍踊之度大約

有此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觜觿之使無以爲害也盬盬猶入腦中故子伏已而盬其腦當是以出入二親　郤氏曰始至而見一親也享醴受第二親也去而辭三親也

晉侯圍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則編莊子　晉人殺之則之也郤氏曰猶商君刑太子師傅之意

寧子疐納橐饘焉　荔以饘寘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宜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郤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筑會而討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音之往來　古者請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八年無以介行李告於寡君註作李昭十二年行理之命無以節逆之賈速日理束也小行人也漢李尉折里橋

郤閻頌行理李庭

若不關秦將焉取之　補云言君之棄秋當而內爲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揑也夫是傳氏曰厭勝也以尊陽卑如減人所云厭勝之耳

隧俟爲衛請成于晉就孔達以說　此郤上所謂我辭之者也

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記不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配而先帝也詩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姜嫄之功不忘厥始遂及伯禽君子曰遠

縣疑襄公時未爲晉境

隨雪相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其爲死君乎　死君謂忌其先君循范鞅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喪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　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造無遠已墨則不復反

哀故墨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誇克敵之功猶楚之棄廣自郤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宣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厤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書襄厤志日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蕆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親後九月歸古日秦之厤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志及史記漢未改秦厤之前歷書後九月是知厤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爲之請乎於晉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棄秋當而內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揑也夫是傳氏曰厭勝也以尊陽卑如減人所云厭勝之耳

隧俟爲衛請成于晉就孔達以說　此郤上所謂我辭之者也

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記不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配而先帝也詩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姜嫄之功不忘厥始遂及伯禽君子曰遠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賈云晉侯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雖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殷六關　案諸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　幣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也　郤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踰閤已終解譏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爲甚矣

三年再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師臺而來告故書然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晉侯如會會正　會正即朔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

襄二十二年隨於貳軫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宇而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泰稷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惡德難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爲興耳天子當陽言劉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泉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爲泉陶字躍祝以爲六泉陶之後慕庭堅之後陸氏據魏氏易林旄降庭堅爲陶叔後謂二國皆泉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於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憚小慕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當教

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皆所謂開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耳也謂連年有奈何之師楚伐鄭也

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補云欲入郢爲亂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耳也謂連年有奈何之師楚伐鄭也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討矣　討服虔作紂

杜郤以君故謀偏姑而立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　畏穆嬴之偏也以君之命無二適也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

十五年曾人以為較　傳以華孫無宮為令於潭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厭死不擇音部衆注曰野獸跳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曾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趙穿與趙皆晉侯女壻故以為質
十八年仲裘至及魏而立宣公　裘魏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且解并
潭敦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獬豸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為正　饕餮直以比身其為人傻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驕枉也帝之殛之亦祇過在有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生此還獲反為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鄧槐而死　廣迫而鄰槐則非趙盾距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殛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殛誅也解非
八年楚為眾舒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羅泌曰偪氏曰此蓋蓼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演冶之謂乎　以上辟為僻下辟為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蔡民之多僻分畏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子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惊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
十年公孫歸父餘如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
傳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虎帶　虎帶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從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鄀十一年滅六滅蓼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國傳氏曰晉楚適有九縣故鄀頹相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虞無中權後勁　傳氏曰言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也宣四年商臣弑其父而代立　商臣宮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宮而以鴟夷且不整所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溺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公卒焉
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為承副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相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車掉鞅相背馬之策也益驚馬車旋則其轅須相之而示閑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郤克夷皮以命婦如公宮　郤克穿鉤七環于鞅而射之貫手絕弦　傷因士季語言之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為偏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左右　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為偏
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邵氏曰南車指蘇秦馬之策也益驚
屈蕩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傳詞戶者無得入纂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
也漢書梁冀傳戶自道逢馬不敢前
楚人基之　定四年晉蔡侯商基問王室寮基毒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騙近將收衛而出耳未詳校社解引
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騙近將收衛而出耳未詳校社解引

為較於義為長益旨人固尼而楚人顧就之說蓋既脫而復有追言故傳書之以起其若如傳氏說則原中當增何可脫無謂矣
宵濟亦然衣有譽　言其宜碧無復部伍解非
遂圍鄭蕩潰　下有明日蕩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蕩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蕩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上之監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上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宣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郤我猶言讎我
楚之間之板蔡而起壓及於窒皇劇及干窒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窒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于窒門之外晨入蓬廬迫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壓也劇人蓬劇迫而及於窒門之外前此未及劇也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蓬與劇之遠如此
騁而斃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為獻物
十五年使孝元夜入楚師登于叉大林　傳氏曰孝元登林乘其不虞勃之與盟也
子反欒黶之與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為而欒黶孝元之脅也盟豈得已被鞭欒之一言則孝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考謂其經見情實宛非知孝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聞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日治列子鬻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何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郛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射大龜其宣榭射宣王之廟也榭射室之制也其文作卬古射字
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人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
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示譏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燕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遇雨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海何利之有焉傳氏曰言也廣書李紳傳詞戶者無得入纂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
兒廣書李紳傳詞戶者無得入纂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
武元年作上甲　周制四正為旬旬加一里為成其出長較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車十三人則正得十八人不及一車今作

正甲令正出二十五人一旬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正出旬賦踰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正所出十有八人積四正其一乘則今作正甲者即正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旬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旬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旬而增乘未可知也是八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正共出三甲者今使每正出一甲蓋非若杜氏之所謂正出一旬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裔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二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歷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韋下
四年楚殺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解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憂易觀　陸氏曰言易識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貢賦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樊邰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含偏兩之一焉　傳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

兩詩百兩偏之孟子草車二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
益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遂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陸氏曰有思開我疆者有縱德而不設
四正其一乘則今作正甲向之十有八人者
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旬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旬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旬而增乘未可知也是八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正共出三甲者今使每正出一甲蓋非若
杜氏之所謂正出一旬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裔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二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歷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韋下
四年楚殺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解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憂易觀　陸氏曰言易識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貢賦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樊邰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含偏兩之一焉　傳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

敗者豈大我不如子　敗者豈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車大崩為豈大及伽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羸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加論語仲弓為季氏宰之宰解家宰非
孟姬之譖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賈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鴻茲至於衡山　疑御井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鴻茲不遠
四年定姒震不殞於廟無楹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談宜在定
十五年姒氏卒下被加啖歃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養以之福　陸氏曰事養之以福
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益古本此姥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
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成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益敬慎於動作成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修引漢蕤賓令劉熊碑辭猶與明哲事道之極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曜就寡人　一篇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延孔解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之解非
郤之師荀偃不復從　謂不復從晉於楚解非
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蹙之象　傳氏曰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明夷於南狩是也復然自得必毀折矣
戎狄膺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巳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不謀於眾背晉之盟以屈師於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失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衛侯如晉　衛侯如晉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 加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愛云不行而坐圖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為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漢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李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希嘗則有祝融高辛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衆大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遘艮之八　陸氏曰劉昌錫穉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親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為穉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傳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僞知之穉姜亦自知之而以柔靜為說也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罪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禮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翰積聚以貸　傳氏曰翰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

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陸云亦兼受楚之赦命者非

諸侯之師遵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鄧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儁其　傳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大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曼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窮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日分公室而季氏擇二甚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蔑見之矣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鄧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鄧氏曰於三分得一之十一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非號也解可刪

夫婧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 唯是春秋寇雯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寇穿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讖故以為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脅果亂鄭

十四年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鄧氏曰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諡也解作字益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二國大夫後濟解云惰慢未明

寡妾使余　鄧氏曰親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鄧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鄧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獻藝言庶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今其縣秩比叔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詩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襄之如秘服終身　傳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公為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按如字讀曰猶如字讀之說

月日以閏喪而追服謂之祕　仲尼使襄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襄其死　言未有不亡

且吾聞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難倍楚可也　鄧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獻藝言庶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守句絕楚夫

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守句絕楚夫何以恤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侯入得賄者以告而反之　鄧氏曰凡入得賄者也得賄之為賕者也得賕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公之藏帛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六百乘於莊文子曰可慎乎也已　鄧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封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思謂木者位室之貝材莊者固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桓子也　言其尸其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除　鄧氏周禮注茢苕帚

先君若有知也不佾取之　服虔曰不佾佾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齊風乎　言二國同是齊風

固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為此謂變小雅也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二十三年禮為鬲間間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晉同不疑當服

樂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微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勑諸曲沃　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晉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按晉世家至悼公時徵極矣猶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智焉　言經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祚

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世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英庭　今襄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英庭城水經注葉谷水西逕英庭城南

戊鄢郤　今偃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郤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郤原縣　按郤郤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夏季使告公子樂子陳趙孟使殺諸鄢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服轅而鼓琴　傳氏曰轅當為軫詩小戎伐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縛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原簡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簡妻為句言夫既從風風能簡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為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藪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埴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為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馴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說詩作閔皇詩作遑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晉卻不如楚其大夫則賢吾卿材也　如宋之盟蔡子為客子與子木爭先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楚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孫僑如對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疑也即此象舞之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今其縣秩比叔向解非

二十七年公襄之如秘服終身　傳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公為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按如字讀曰猶如字讀之說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詩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襄之如秘服終身　傳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公為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按如字讀曰猶如字讀之說

月日以閏喪而追服謂之祕　仲尼使襄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襄其死　言未有不亡

且吾聞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難倍楚可也　鄧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獻藝言庶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守句絕楚夫

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守句絕楚夫何以恤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侯入得賄者以告而反之　鄧氏曰凡入得賄者也得賄之為賕者也得賕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公之藏帛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六百乘於莊文子曰可慎乎也已　鄧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封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思謂木者位室之貝材莊者固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桓子也　言其尸其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除　鄧氏周禮注茢苕帚

先君若有知也不佾取之　服虔曰不佾佾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齊風乎　言二國同是齊風

固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為此謂變小雅也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十七年 唯卿為大夫　鄧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為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 堅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閻非也閻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臣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王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大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聞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曰叔姬　解云顏懿音姬母姓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請子內官之籍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為諸妾姓子者王哀五年請子潛規之子荼嬖則又以為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鄧氏曰姑姊一人也其姑魯之宗女於成為狄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姑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謀明徵定保　今胤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五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為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說之以驕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傳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

鷹鸇考日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諸侯自我始　基古木有此法

邊暫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解見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虛山以北皆戎狄之塊自悼公以後始開邊邑而聞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唐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陽吉隰之間也封疆晉齊相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日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閻逵有言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脊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然是有煩手淫聲恬墮心耳乃忘耳和君子弗聽也　傅氏日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羽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倫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兆武使相譖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鳴而隊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日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奔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使之下

固則不共而就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壁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敷於守適　敷列也音色士反此其穢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侯將

則徒千人人衆則貲厲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慎也　補云言不可不慎

棄德曠宗　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虔改名曰虎

然塞也　雍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恪不可沒振　邵氏日出消爲振凡消音難爲力而沒者爲官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羽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倫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兆武使相譖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鳴而隊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日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奔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使之下

固則不共而就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壁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敷於守適　敷列也音色士反

此其穢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侯將

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獨　諸侯來頗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按求頗欲煩而子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心乎　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益人臣雖有諫君之言所以不議於君子也按昭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敢自出久矣陸說是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

國之靈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爲忠此叔向晏子之類自悼公以後始開邊邑而聞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唐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陽吉隰之間也封疆晉齊相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日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閻逵有言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脊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然是有煩手淫聲恬墮心耳乃忘耳和君子弗聽也　傅氏日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羽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倫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兆武使相譖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鳴而隊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日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奔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使之下

固則不共而就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壁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敷於守適　敷列也音色士反

此其穢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侯將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師師獻俘於文宮　傳氏曰以告成專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酉方宇從其酉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大人患失而慝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惡慝連眾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權遷聚而失位心志惑亂故何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二日　陸氏曰大叔廟疑之間其庭小不便於鬼宮除大叔不忍毀傷故過期二日卜庭見之而有後命也解非

此傳與十二年鄭伯以辛酉朝于王正義曰此傳為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為葬或以為薨

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為葬或以為薨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于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言勤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鄢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裹及許是也解以為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葬焉以庶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亦作弃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道傳言藏去以為葬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蠱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藏之則彼其室也　言潤固龍之室也豈能顧而去之

二十年相從為急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貞肉祖執益以當其闕　傳氏曰肉祖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傳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音侯亦通若　正義曰亦當作孩

四物七音　傳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字句

二十二年無元不衷猶言不端　衷而高之日亢不衷猶言不

懷者實用人人懷實難已懷何害　邵氏曰自懷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懷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得劉單之立王猛已懷則用舍在已故曰何害猶子自立于朝益是時太子既卒辟王子猛之外

卒辟立之謀生矣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毀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傳氏曰魯不直

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晉盟

先君之方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皆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郢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先正義亦以為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明也

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莊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益襄公列立廟陸氏曰周衰遭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不及於祖也今此論于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烝宮之屬

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罪

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距堙也　近謂近魯平陰將自往迎之

邵氏曰齊侯言為脅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　傳氏曰言臣千社之人

二十六年鳥民弗忍居王於瓦　劉炫曰王於瓦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召公代行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滅家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其國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慧龍之術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日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鴻鮑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突遽為大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家紀年晉王既弒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周王流疫詩人謂之流下或以諡法意政交外日攜非也梁元帝用倘書左丞劉賛議諡其兄邵陵王綸為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師輒不弔之人　傳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下

王可弒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矢之危是無奈我何　史記曰王僚可弒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矢之危是無奈我何則解云弒以老弱託光是也

鍼交於前遂弒王　鍼交於胸而鼸設諸不為之動所以能弒王也然鼸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為卿史竟言之

闔廬入殺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邵氏曰闔入取菅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君雖魯不敢故弔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獻而請女　燕禮司正命納大夫以安昔享臣下之體畢公也

二十八年盂丙為盂大夫　今本作盂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為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閻大夫之為閻邯鄲大夫也

其國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慧龍之術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有列山氏之子曰牲　賈逵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逸歷昔國一鼓鐵以鎮荊蠻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益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三軍之事

陳士大夫有所不復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生　言欲自比于先周盛王

若為三師以肆焉　肆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僞仕

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名而不如其已　傅氏謂至夫字為句言人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按有所猶言

欲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　王應麟曰欲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益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書以益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讀經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二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三十二年超得寇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涖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敗而失蒯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焉舊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已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戒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焉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焉我使之無忌吳自我也蓋吳辭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叛楚故使舒鳩入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焉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迂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束皙傳下文言楚靈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焉得又襄公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傅氏曰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顧處士左傳杜解補正

噴有煩言　噴爭言也管子有噴室之議荀子噴焉而不類

命以伯禽　孫賢銅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契之孫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以出　邵氏曰言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為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登爭先也襲宜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鰌之新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眾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吳而言之

皆嘆而衣裡製　傳氏曰皆白皆嘆以巾髮覆膚膚所服裡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灰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嶮絕兩山間通出南北門猶說云齊襲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無故曰萊蕪焉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直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視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為詛鄄而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絕衛之道　邵氏曰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傳氏曰禽如鴛鳥之發急持以衛其膺吳陳堅不可動　曠空也言不為徒死知上必有以慮之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為徒死知上必有以慮之

一年以兵車之施與罕驅兵車先陳　傳氏曰設師於車前盛為軍容與罕驅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罕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謀可也　故兆始謀優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以沧中行氏失援孀竭必夥亾

四年司馬起禮桥與伙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脅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眾以臨上雒而分軍為一以脅之上及於垝

一　音論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言語聲音有不得盡合者右之爲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昔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之爲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昔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魚虞模庚耕清青蒸登之部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以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姥詈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字如嬸字必欲作符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楊慎曰宋吳才老叶音以棟心夭夭毋氏劬勞勞叶音僚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歎叶他涓反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門叶音貧反四牡有騤騤朝夕嘽嘽驕叶音高今按勞之與夭歎之與泉門之與殷騤之與嘽本自相合才老必欲改之者以勞在豪韻夭在宵韻故改勞爲僚以就夭也泉在仙韻歎在寒韻故改歎爲他涓反以就泉也門驕二音之改意亦如此才老詩中所叶如揚且之顏爲魚堅反鴈之奔奔爲逋民反凡百餘字皆改古音以就沈約之韻也不思古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協何用勞脣吻費簡冊哉況四聲之分在齊梁間成周之世豈知有沈約韻哉子當慨近世俗儒信今疑古春秋三傳之祖也反以三傳疑春秋孟子班爵祿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漢人王制劉歆周禮而疑之謂孟子此章不與相合詩楚辭音韻之祖也反以沈約韻而改詩楚辭古音以合之其亦謬矣愚按古音止有十部一東冬鍾江二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三魚虞模侯四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五蕭宵肴豪幽六歌戈麻陽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尋談鹽添咸銜嚴凡宋齊以下作韻書者於此十大部固不必分而分其支韻字半入脂之半入歌戈麻陽唐半入魚虞庚韻字半入陽唐半入耕清尤韻字半入脂之半入歌戈半入魚虞庚韻字半入陽唐半入耕清尤韻字半入脂之半

入聲得宋齊以下作韻書者於此四小部又不當合而合上去二聲做此入聲之中別多舛錯今隨條正之

古詩無叶音

宋徐蕆序吳才老韻補曰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箴銘誦歌謡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脗儒之言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子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竊爲仁皆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燕幾不泯矣自周至後漢音已轉移其末變者猶多愚考說文之中多與毛詩合者乃徐鉉修說文音節田野偃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諧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執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不之非一國何以母必讀来非韻杞韻止則韻祉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鋤則韻旅韻士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偪（按逼字方鄂切）非韻德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雖以燁舉其短律之嚴即唐韻不啻此其

取諸叶胡爲者也且叶或一二用三四用多矣五六用至多矣
戛衍數十更無一不叶又胡爲者也詳者宜云慶古本讀羌而
今讀如茙當古本讀瑁而今讀如賞庶得之矣胡爲以今之讀
矣顛倒古今反覆倫類莫此甚也倡自一人天下羣而和之誤
自一世後世遽而從之智者不敢生疑賢者不敢致詰若安之
爲固然遵之爲讌訓者九原可作不啞然而笑乎
屈宋古音義序曰夫毛詩易象之音若日月中天耿然不可易
矣今考之屈宋其音往往與詩易合其詩易所無者又往往與
周秦漢魏之歌謠詩賦合其爲上世之音何疑自唐顏師古太
子賢註兩漢書於長卿子雲孟堅平子諸賦音有與時乖者直
以合韻叶音當之後儒相緣不復致思故自毛詩易象楚辭漢
賦與凡古音有韻之篇悉委於叶之一字矣余實漠慨而歎息
之竊念少好楚辭楚辭之中尤好屈宋一一以古音讀之聲韻
頗諧故復集此一篇公之同好
已上皆李立之論叶其辨古音非叶極爲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
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與恭之屬也而小戎末章與音爲韻
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務爲韻常
武首章與祖父爲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與偏爲韻孔子繫
易于屯于比于恆則以禽與窮中終容凶功爲韻于豪于泰則
以實與願瓢爲韻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
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四聲之始

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盧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
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
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
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周顒傳曰顒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
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約也
庾信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
變至是轉拘聲韻

陸厥傳又曰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
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
一而不飜其庶乎守約之旨也夫
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
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
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侶去約而言之卽
一人之身而出辭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其重其疾則
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
茨爲蔡黎椎爲終葵是也亦有二字併爲一字者舊唐書元吐
谷渾傳多謂之遲諱慈語急而然
故註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宮徐
呼中徵右上篇有此語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兩音
三音之所繇已

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
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註于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
言之齊人語也于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
人語也長言則今之平上去聲也短言則今之入聲也
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侷滯差殊然而祕之爲州見於
穀梁傳之爲牽見於公羊趨之爲促見於周禮提是支之爲抴
反常到見於禮弓若此之類不可悉數迨至六朝詩律漸工韻分
已密而唐人功令猶許通用故廣韻中有一字而收之三聲四
聲者非謂一字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詩之人使隨其遲疾
輕重而用之也後之牖儒未究厥旨乃謂四聲之設考諸五行
四序如東西之易向晝夜之異位而不相合也豈不謬哉且夫
古之爲詩主乎音者也江左諸公之爲詩主乎文者也文者一
定而難移音者無方而易轉夫不過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而已
諸於音順於耳矣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肉弓之
反上賓延之反平桃夭之室入東山之室去惟其時也大東一
篇兩言來而前韻疾後韻服離騷一篇兩言索而前韻姤後韻
迫惟其當也故有定之四聲以同天下之文無定之四聲以協天
下之律聖人之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非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

夫一字而可以三聲四聲若易爻之上下無常而唯變所適也
然上如其平去如其上入如其去而又還如其平是所謂言天
亦所謂勞脩而費簡冊者也方子讓名曰之小補抑又甚焉
今之爲書取前人一字而叶兩三聲者盡併之使學者之視聽
一而不飜其庶乎守約之旨也夫
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
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
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侶去約而言之卽
一人之身而出辭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其重其疾則
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
茨爲蔡黎椎爲終葵是也亦有二字併爲一字者舊唐書元吐
谷渾傳多謂之遲諱慈語急而然
故註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宮徐
呼中徵右上篇有此語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兩音
三音之所繇已

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
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註于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
言之齊人語也于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
人語也長言則今之平上去聲也短言則今之入聲也
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侷滯差殊然而祕之爲州見於
穀梁傳之爲牽見於公羊趨之爲促見於周禮提是支之爲抴
反常到見於禮弓若此之類不可悉數迨至六朝詩律漸工韻分
已密而唐人功令猶許通用故廣韻中有一字而收之三聲四
聲者非謂一字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詩之人使隨其遲疾
輕重而用之也後之牖儒未究厥旨乃謂四聲之設考諸五行
四序如東西之易向晝夜之異位而不相合也豈不謬哉且夫
古之爲詩主乎音者也江左諸公之爲詩主乎文者也文者一
定而難移音者無方而易轉夫不過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而已
諸於音順於耳矣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肉弓之
反上賓延之反平桃夭之室入東山之室去惟其時也大東一
篇兩言來而前韻疾後韻服離騷一篇兩言索而前韻姤後韻
迫惟其當也故有定之四聲以同天下之文無定之四聲以協天
下之律聖人之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非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

夫一字而可以三聲四聲若易爻之上下無常而唯變所適也
然上如其平去如其上入如其去而又還如其平是所謂言天

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聲音文字
相生相貫自然之理也
或曰一字而可以三聲則天可讀爲上去乎曰天不可去而地
可平楚辭天問敱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臿分竟地
是也東不可去而北可平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東西南北馳騖
往來是也是以四聲同用則歌者以上爲平而不以平爲上以
入爲去而不以去爲入何則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平音最長
上去次之入則謵然而止無餘音矣凡歌者貴其有餘音也以
無餘從有餘樂之倫也

入爲閒聲

平聲音長入聲音短平聲字多入聲字少長者多短者少此天
地自然之理也故入聲之部合之三聲但有其四去古去而五方
之音或有或無尚不能齊必欲以配三聲或以其無是聲也而
削之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三聲則均之不達矣
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入與入爲韻者什之七八
與平上去爲韻者什之三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嘗無入聲
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聲可轉爲三聲也故入聲聲之間也猶
五音之有變宮變徵而爲七也

近代入聲之誤

韻書之序平聲一東二冬入聲一屋二沃若將以屋承東以沃
承冬若仍舊貫則莫察也屋之平聲爲烏故小戎以讌驅聘
不協於東董遠可知也沃之平聲爲天放楊之水以顯鑿襮樂
不協於冬腫末可知也術轉去而音遠故月令有雷端徑術之
交曷轉去而音害故孟子有時日害喪之引質爲傅質爲臣之
質覺爲尚寐無覺之覺沒音殊也見於子產之書燭音主也著
於孝武之紀此皆載之經傳章章著明者至其韻中之字隨部
而誤者十之八以古人兩部混併爲一而誤者十之二是以審
音之士談及入聲便茫然不解而以意爲之遂不勝其舛互矣
茲既本之五經參之傳記而亦略取說文形聲之相不惟通其
本音而又可轉之於平上去三代之音八絕而復有其必自今
日始乎
夫平之讀去中中將將行行興興上之讀去語語弟弟好好有
有而人不疑之者一音之自爲流轉也去之讀入猶宿出出惡
惡易易而人疑之者猶有而猶屋出至而出衡惡譽而惡鐸易
寘而易音後之爲韻者以屋承東以術承諄以鐸承唐以術承
清若古之代歲實之易羊而其統系漢人詘固有三平而共一入者是殆不然
從來以文相駕以聲相協在乎此者不得移乎彼所謂天之生
物也使之一本夫文字則亦有然者也若曰他部可承三代經
傳之文何無一出於彼者乎故歌戈麻三韻舊無入聲侵覃以
下九韻舊有入聲今因之餘則反之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
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
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古書也不敢
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陳本禮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
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又亦亡此尤可
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乃夜觀書每讀尚書洪
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
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聚卦之九四大吉无咎匪孚元永貞悔
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
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
猶仍其舊而更記宋世家之誤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
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誇昌故陸爲逵朱子謂以
韻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小過上六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遇過之飛鳥離之罹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
知古人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
奕改誄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書爲注正與誄爲讞也楚辭天問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
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
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些二字選
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

毋固誰騙余固知寒塞之爲患兮忽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備業長承聖治摹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子曰有斐侯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鄒衍傳今賽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左繡之衣而乘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蟲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東益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縱隨舒容裴回安步廊集波瀾川衡澤虞矢魚陳罟兔飛宿沙田閒古冶鞏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檝發戶測潛鱗躡介旁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干以奠之宗室矚下誰其之有誉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盧數之不能終也其詳竝見唐陸德明釋文阮琇七章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雕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唐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嫮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劣疎茂才以爲不必是醫矣張說龍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慷慨唐文粹本改防爲阯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而唆咀蹉垮長城豁險谷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嶺垮長城高標否今本盧詩或訪爲旁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溪雲夏好賞弄終日夕月衙樓閒攀泉漱瞰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愔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蓬化怨浮齡之如借己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盧數之不能終也其詳竝見唐唆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旨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今寶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繹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註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註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聚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緒簡之說註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發明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發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閒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舊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註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註且徑改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變愈出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曰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思其不傺於尋討而更窴併入之者而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兗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剎漏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遡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徑日知所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

易音

崑山顧炎武 著

豕解 初筮告一讯再三瀆一屋瀆則不告見上

蒙解 无所往其來復一屋吉有攸往夙一屋吉

震 震來虩虩陌二十五馬二笑言啞啞二十五馬二古者以笑言爲戒見禮記曲禮檀弓內則玉藻等篇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十七眞一韻古者多用音和以便人之玩誦經意簡之易不傳於世然魚虞之辭於文不如於口王也易繫文王所作其用音止此所以就其音韻必欲遠比秦古牽合上下以就其音韻然者易之體不同於詩聖人之意荒矣故但取其曠韻之切者

艮解

乾九二 見龍在田一先利見大人真十七

九四 或躍在淵一先一或間此隔三爻而與二五爲音可乎不言龍而其義則龍也其不言龍者二言人事至四而言或躍在淵何不言龍而言或躍其音也

上六 乘馬班如十七眞泣血漣二仙如

需六四 需于血自穴十六屑

師六五 長子帥師六脂弟子輿尸六脂

小畜初九 復自道三十皓何其咎四十

九二 牽復吉四十一屋夫妻反目一屋夫妻反目古者以笑言爲戒見禮記曲禮檀弓內則玉藻等篇

上九 既雨既處八語

泰九二 包荒十一唐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十陽得尚于中行音戶郎反見詩卷耳

否九五 其亡十陽其亡以繫于苞桑十一唐

上九 傾否五旨先否後喜六止

同人九三 升其高陵十六蒸三歲不興十六蒸

九四 乘其墉三鍾弗克攻一東

隨上六 拘係十二齊之乃從維六脂之此文以平去通爲一韻

觀六四 觀國之光十一唐利用賓于王十陽

噬嗑六三 噬腊肉一屋遇毒一沃

九四 噬乾胏六止得金矢五旨

賁六四 賁六徵二十文二十三魂五痕四寒一屋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古者以笑言爲戒見禮記曲禮檀弓內則玉藻等篇

剝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二十文

復六二 休復吉一屋

无妄六三 无妄之災十六哈或繫之牛古音疑見行人之得邑詩秦苗

大過九二 枯楊生稂十二唐老夫得其女妻十二齊

上六 過涉滅頂一迥凶无咎无譽九慶

坎初六 習坎四十八感入于坎窞四十八感

六三 來之坎坎八感險且枕七寢入于坎窞四十八感

六四 樽酒簋貳古音九見貳用缶四十八感納約自牖四有

九五 坎不盈古音九見祇既平十一庚

上六 係用徽纆五德寘于叢棘二十四職三歲不得二十四職

離九三 日昃之離詩音羅

九麻

六五 出涕沱七歌若戚嗟十九麻若

上九 有嘉折首四十薛獲匪其醜四有

咸九四 憧憧往來十六咍朋從爾思七之

大壯九三 小人用壯四十漾君子用罔以上去通爲一韻

上六 不能退十八隊不能遂十八隊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四職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十四職

九三 明夷于南狩九有得其大首四十四有以上去通爲一韻

家人六二 无攸遂六至在中饋六至

睽初九 喪馬勿逐一屋自復一屋

六三 見輿曳其牛掣三其人天且劓十三祭

上六 其牛掣三其人天且劓祭

蹇六四 往蹇來連一先

解六三 負且乘二蒸致寇至貞吝

損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六脂弗克違八微

益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八微

上九 莫益二十之或擊三蒸之

夬九四 臀无膚十虞其行次且九魚

姤九三 臀无膚十虞其行次且九魚

萃初六 若號七豪三十一握爲笑五笑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一屋入于幽谷二沃三歲不覿古音狄

九二 困于酒食四十七志二十一麌朱紱方來十六咍利用享祀六止此爻以下入通爲一韻詩中食來祀多同用者故不得而關之

六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十二齊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十二齊

九四 來徐徐九魚困于金車九魚

九五 劓刖十月困于赤紱八物乃徐有說十七薛

井九二 井谷射鮒十遇甕敝漏古音侯故反見詩谿

九三 井渫不食二十四職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古音方北反見詩天

革上六 君子豹變三十小人革面三十

鼎初六 鼎顛趾六止利出否五旨得妾以其子六止

九二 鼎有實五質我仇有疾五質不我能即二十四職見

九三 鼎耳革古音舒見其行塞二十德雉膏不食二十四職

九四 鼎折足三燭覆公餗一屋其形渥四覺

震初九 震來虩虩陌二十後笑言啞啞三十五馬二

六二 震來厲祭十三億喪貝十泰

上六 震索索十九陌二顧視矍矍十八

艮六五 艮其輔九虞言有序八語

漸初六 鴻漸于干十五寒小子厲有言二十二元

六二 鴻漸于磐六桓飲食衎衎以平去通爲一韻此文

九三 鴻漸于陸一屋夫征不復一屋婦孕不育一屋

六四 鴻漸于木一屋或得其桷古音祿後人混入四覺韻

九五 鴻漸于陵十六蒸三歲不孕四十七證鴻漸于陸先偶江讀上九文嬪鴻漸于陸先偶江讀此文以平去通爲一韻上九文嬪與此文協韻非也古人讀儀爲

上九 睽孤十一模見豕負塗十一模載鬼一車九魔九麻二韻古音居見詩何彼襛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孤十一模匪寇婚媾古音故反

損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六脂弗克違八微

益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龜六脂弗克違八微

上九 莫益二十之或擊三蒸之

夬九四 臀无膚十虞其行次且九魚

姤九三 臀无膚十虞其行次且九魚

萃初六 若號七豪三十一握爲笑五笑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一屋入于幽谷二沃三歲不覿古音狄

九二 困于酒食四十七志二十一麌朱紱方來十六咍利用享祀六止此爻以下入通爲一韻詩中食來祀多同用者故不得而關之

六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十二齊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十二齊

九四 來徐徐九魚困于金車九魚

九五 劓刖十月困于赤紱八物乃徐有說十七薛

井九二 井谷射鮒十遇甕敝漏古音侯故反見詩谿

九三 井渫不食二十四職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古音方北反見詩天

革上六 君子豹變三十小人革面三十

鼎初六 鼎顛趾六止利出否五旨得妾以其子六止

九二 鼎有實五質我仇有疾五質不我能即二十四職見

九三 鼎耳革古音舒見其行塞二十德雉膏不食二十四職

九四 鼎折足三燭覆公餗一屋其形渥四覺

震初九 震來虩虩陌二十後笑言啞啞三十五馬二

六二 震來厲祭十三億喪貝十泰

上六 震索索十九陌二顧視矍矍十八

艮六五 艮其輔九虞言有序八語

漸初六 鴻漸于干十五寒小子厲有言二十二元

六二 鴻漸于磐六桓飲食衎衎以平去通爲一韻此文

九三 鴻漸于陸一屋夫征不復一屋婦孕不育一屋

六四 鴻漸于木一屋或得其桷古音祿後人混入四覺韻

九五 鴻漸于陵十六蒸三歲不孕四十七證鴻漸于陸先偶江讀上九文嬪鴻漸于陸先偶江讀此文以平去通爲一韻上九文嬪與此文協韻非也古人讀儀爲

案人　女正位乎內十八男正位乎外　六二　文父子子　六止
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　反見詩魂而家道正　四十五韻　正家而天下定　四十六徑矣
睽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反郎說而睽乎明　編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唐　天地睽而其事同　一東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一東也
蹇　蹇利西南往得中　一東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一東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一東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反也
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　志二韻一東也其來復吉乃得中　一東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一東也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　陌
損　損損下益上　三十六止義四韻此傳以上　其道上行　戶郎反　此傳以益　損益上益下民說无疆　十一講二韻平去通為一韻
益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十陽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唐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音羌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戶郎反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見上
夬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　十一　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　唐　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　一東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一東也
姤　姤遇也柔遇剛　唐　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十陽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戶郎反　也
萃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　四十五勁　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　反　也
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許郎反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音羌　也南征吉志行　戶郎反　也
困　貞大人吉以剛中　一東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一東也
井　井養而不窮　一東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一東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　一東也羸其瓶是以凶　三錫　也
革　革音棘　水火相息　二十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二十四曰革　見上　革而當　十一唐　四十　其悔乃亡　十陽天地革而四時成　十四清湯武革命　反　順乎天而應乎人　平去通為一韻　此傳以見乾卦　鼎　象而耳目聰明　瀰郎柔進而上行　戶郎反　得中而應乎剛　一東　是以元亨　許郎反　唐　也
震　震來虩虩恐致福　方逼反也笑言啞啞後有則　五止　也
艮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反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編郎反　也
漸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六脂反　也進以正可以正邦　博工　也其位剛得中　一東也
歸妹　征凶位不當　二宕二韻也歸妹以正　四十五勁　也
豐　日中則昃　四職月盈則食　二十四職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二十四職　而況於人乎　十七麻乎況於鬼神　十七乎
旅　旅小亨　許郎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唐　止而麗乎明　編郎
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戶郎反　柔皆順乎剛　十一唐　也
兌　說以利貞　四十六清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十七真　也
渙　剛來而不窮　一東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一東王假有廟　也乃利涉大川乘木有功　一東也
節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一東苦節不可貞其道窮　一東也
中孚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一東說而與乎乃化邦　博工　也
小過　小過小者過而亨　許郎反也利貞　四十五勁　也與時行　戶郎反　也
既濟　既濟亨小者亨　反也初吉柔得中　一東也終止則亂其道窮　一東也
未濟　未濟亨柔得中　一東也小狐汔濟未出中　見上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　一東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十六蒸四十七證　也
象傳
乾　潛龍勿用陽在下　音戶　也見龍在田德施普　十姥　也終日乾乾反復道　二十二皓　也或躍在淵進无咎　四十　也飛龍在天大人造　十七麥二十二錫　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　音九　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四有　也
坤　履霜堅冰陰始凝　蒸　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十六　也六二之動直以方　十陽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　唐　也含章可貞以時發　十月　也或從王事　知光大泰　也括囊无咎慎不害　十四　也黃裳元吉文在中　一東　也龍戰于野道窮　一東　也用六永貞以大終　一東　也
屯　雷雨之動滿盈　清　也見龍在田德施普　十姥　也終日乾乾反復道　二十二皓　也或躍在淵進无咎　四有　也飛龍在天大人造　十七麥二十二錫　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　音九　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四有　也
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　一東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　十六證　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一東也蒙以養正聖功　也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中　一東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一東也
訟　訟上剛下險　琰險而健　訟　也訟有孚窒惕中吉　質也終凶訟不可成　十四清也利見大人尚中正　十四清四五勁　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　先　也
師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　四十六清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一東也吉又何咎矣　十九皆
比　比輔也下順從　三鍾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一東也
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戶郎反乃亨　許郎反也密雲不雨尚往　十養也自我西郊施未行　見上也
履　履柔履剛　唐　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許郎反也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　一東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一東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一東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反也
同人　同人曰　古音羌見詩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寒　也曰我西郊施未行　見上也
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　編郎應乎天而時行　反郎是以元亨　許郎反也
謙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編郎地道卑而上行　戶郎反
豫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　一東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東也
隨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　反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反之義大矣哉　一東也
蠱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　反也蠱元亨而天下治　志二韻也
臨　臨剛浸而長　十陽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二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　古音九
觀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反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二十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反浦北矣
噬嗑　噬嗑亨　許郎剛柔分動而明　編郎雷電合而章　十陽柔得中而上行　戶郎反
賁　賁亨柔來而文剛　唐　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十陽二十也順而止之觀柔　二十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反也
剝　剝剝也柔變剛　十一　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十陽二十也
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　戶郎　也利有攸往剛長　十六蕩二韻也
大畜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　十四清四十五勁二韻說見乾卦　也不家食吉養賢　先　也利涉大川應乎天　先　也
頤　觀頤觀其所養　二十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見上也
大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戶郎反利有攸往　六養乃亨　許郎反此傳以平上通為一韻
坎　維心亨乃以剛中　一東也行有尚往有功　一東也天險不可升　十六也地險山川丘陵　六也
離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十姥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音戶
咸　柔上而剛下　音戶二氣感應以相與　八語止而說男下女　八語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十二庚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二庚
恆　剛上而柔下　音戶雷風相與　八語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　六止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　六止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見上
遯　遯亨遯而亨　許郎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反郎也小利貞　浸而長　十陽三十也
晉　明出地上　三十六養四順而麗乎大明　編郎柔進而上行　戶郎反此傳以平去通為一韻
明夷　明入地中　三十六養四順而內文明以蒙大難　反郎文王以之　此傳以平去通為一韻
家人　女正位乎內　十八男正位乎外　六二　文父子子　六止
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　反見詩魂而家道正　四十五韻　正家而天下定　四十六徑矣
睽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反郎說而麗乎明　編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唐　天地睽而其事同　一東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一東也
蹇　蹇利西南往得中　一東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一東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一東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反也
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　志二韻一東也其來復吉乃得中　一東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一東也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　陌
損　損損下益上　三十六止義四韻此傳以上　其道上行　戶郎反　此傳以益　損益上益下民說无疆　十一講二韻平去通為一韻
益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十陽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唐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音羌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戶郎反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見上
夬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　十一　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　唐　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　一東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一東也
姤　姤遇也柔遇剛　唐　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十陽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戶郎反　也
萃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　四十五勁　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　反　也
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許郎反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音羌　也南征吉志行　戶郎反　也
困　貞大人吉以剛中　一東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一東也
井　井養而不窮　一東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一東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　一東也羸其瓶是以凶　三錫　也
革　革音棘　水火相息　二十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二十四曰革　見上　革而當　十一唐　四十　其悔乃亡　十陽天地革而四時成　十四清湯武革命　反　順乎天而應乎人　平去通為一韻　此傳以見乾卦　鼎　象而耳目聰明　瀰郎柔進而上行　戶郎反　得中而應乎剛　一東　是以元亨　許郎反　唐　也

有所疑七之也見傳以平去八通為一韻
履 素履之往得行願五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二十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獮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反戶郎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二十一唐四十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十一唐也愬愬終吉志行見上也夬履貞厲位正當見上也元吉在上大有慶音羌也
泰 拔茅征吉志在外十四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泰十四也无往不復天地際十三也翩翩不富皆失貧五質說見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五願十一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見上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九換也通為一韻十二此傳以去入
否 拔茅貞吉志在君文十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二十也包羞位不當十二唐四十也有命无咎志行反戶郎也大人之吉位正當見上也否終則傾何可長十陽三十也
同人 出門同人又誰咎四有十也同人于宗吝道三十也伏戎于莽敵剛唐一也三歲不興安行戶郎也乘其墉義弗克二十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二十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二十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五德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二十也
大有 大有初九无交害十四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十七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見上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晢晢十七辞字从折从日陸德明釋文章舌反王廣作晰同音徐李之世反鄭本作悊云謂如明星晢晢之晢陸本作逝虞作折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十七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六至也大有上吉自天祐見古音以考易韵字凡二見志韵十九有韵
謙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詩出車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二十也勞謙君子萬民服濡北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二十一也利用侵伐征不服見上也鳴謙志未得見上也可用行師征邑國十二五德也
豫 盱豫有悔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戶郎反也六五貞疾乘剛十一也恒不死中未亡十一韵也其孰在上何可長十陽三十也
隨 官有渝從正吉五質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五質也係小子弗兼與入語也係丈夫志舍下音戶也隨有獲其義凶三鐘也有孚在道明功一東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一東也拘係之上窮
蠱 幹父之蠱意承考二十一唐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二十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五德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臨 咸臨貞吉大有慶音羌也咸臨貞吉行正四十五勁說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既憂之咎不長六陽二韻也至臨无咎位當見上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八未也敦臨之吉志在內十八也
觀 初六童觀小人道二十也闚觀女貞亦可醜四十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見上也觀國之光尚賓十七也觀我生觀民十二庚說也
噬嗑 屨校滅趾不行戶郎也噬膚滅鼻乘剛十一也遇毒位不當十二唐四十也利艱貞吉未光十一也貞厲无咎得當也
賁 舍車而徒義弗乘十六也賁其須與上興十六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十六也六四當位疑七之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古音羌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七志也
剝 剝牀以足以滅下音戶也剝牀以辨未有與八語也剝之无咎失上下見上也剝牀以膚切近災哈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復 不遠之復以修身十七也休復之吉以下仁真十七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七志也以從道三十也遠復之凶反君道見上也
无妄 无妄之往得志七志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七志也不耕穫不當方二也无妄之藥有喜六止也
大畜 有厲利己不犯災哈也六四元吉有喜六止也六五之吉有慶音羌也
頤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八末也六二征凶行失類六至也十明夷 君子于行義不食四十一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二十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二十五德也八于左股獲心意七志也其于之貞明

以從上二十六養四也由頤厲吉大有慶音羌也此傳以平去
大過 藉用白茅柔在下音戶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八語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虞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見上也枯楊生華何可久音非說見也老婦士夫亦可醜四十也過涉之凶不可咎四十也
坎 習坎入坎失道凶三鐘也求小得未出中一東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一東也樽酒簋貳剛柔際十三也坎不盈中未大四十也
離 履錯之敬以辟咎四有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二十也日昃之離何可久音昔說見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三鐘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一東也王用出征以正邦博工也
咸 咸其拇志在外十四也雖凶居吉順不害十四也咸其股亦不處八語也志在隨人所執下音戶也貞吉悔亡未感害見上也憧憧往來未光六泰十四也咸其脢志未末十三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七韓二韻也通為一韻
恆 浚恆之凶始求深韓二十一侵說見屯卦唐韓愈送李愿有正音詩體即與今為韻是也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一東也不恆其德无所容三鐘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二十一侵說見屯卦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一東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三鐘也振恆在上大无功一東也
遯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哈十六也執用黃牛固志七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十六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七志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五旨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七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之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大壯 壯于趾其孚窮一東也九二貞吉以中一東也小人用壯君子罔六養也羝羊觸藩羸其角三十一養也喪羊于易不當十一二韻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十陽也艱則吉咎不長十六養二也此傳以平上通為一韻
晉 晉如摧如獨行正四十五勁說也裕无咎罕受命反獨者也受茲介福以中正見上也眾允之志上行戶郎反也鼫鼠貞厲位不當十二唐四十也失得勿恤往有慶音羌也裕用伐邑道未光唐一也
旅 旅瑣瑣志窮災哈十六也得童僕貞終无尤羽其也旅焚其次亦以傷十陽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二十一唐四十也旅于處未得位六至也得其資斧心未快十七也以旅在上其義焚文十一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二十也
巽 進退志疑七之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七之七也紛若之吉得中一東也頻巽之吝志窮二十一東也田獲三品有功一東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一東也巽在牀下上窮見上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三鐘也
兌 和兌之吉行未疑七之也孚兌之吉信志七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二十二唐四十也九四之喜有慶音羌也孚于剝位正當見上也上六引兌未光十一也此傳以平去通為一韻
渙 初六之吉順二十也渙奔其机得願五願也渙其躬志在外十四也渙其羣元吉光大十四也王居无咎正位六至也渙其血遠害十四也
節 不出戶庭知通塞二十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四質也不節之嗟又誰咎四有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二十一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一東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一東也
中孚 初九虞吉志未變二十一侯說見屯卦也有它不燕志未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中心願五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馬匹亡絕類十二十五養四也或泣或歌不自持也有孚攣如位正當見上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十陽三十一養二韻也傳以平通為一韻
小過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七歌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八戈也從或戕之凶如何見上也弗過遇之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十陽三十一養二韻也密雲不雨已上十二文二韻也弗遇過之已亢二谷也通為一韻
既濟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四有也七日得二十也不極其鬠未遑聽四十也不極其鬠志窮三鐘也
未濟 未濟征凶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貞吉悔亡志行見上也君子之光有孚吉二質也有孚于飲酒无咎上得志也濡其首有孚失是二質也

不可息二十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二十德也後入于地失則見上也通為一韻
家人 閑有家志未變三十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二十也家人嗃嗃未失五質也婦子嘻嘻失家節屑十九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八未也
睽 見惡人以辟咎四有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二陌也見輿曳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无初有終遇剛十一也交孚无咎志行戶郎反也厥宗噬膚往有慶音羌也遇雨之吉羣疑亾十陽也
蹇 往蹇來譽宜待十五海節時也終順更切羽其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五質也大蹇朋來以中節屑十六也往蹇來碩志在內十八也利見大人以從貴八未也通為一韻
解 剛柔之際義无咎四有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二十也負且乘亦可醜四有也自我致戎又誰咎見上也解而拇未當位六至也君子有解小人退隊十八也公用射隼以解悖十八也
損 已事遄往尚合志七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見上也一人行三則疑七之也損其疾亦可喜六止也六五元吉自上祐音以也弗損益之大得志見上也去通為一韻
益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七志也或益之自外來哈十六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七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七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見上也來惠我德大得志見上也莫益之偏辭七之也或擊之自外來見上也通為一韻
夬 不勝而往咎四有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二十也君子夬夬終无咎見上也其行次且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聞言不信聰不明反獮也中行无咎中未光十七也居
姤 繫于金柅柔道牽一先也包有魚義不及賓十七也其行次且行未牽見上也无魚之凶遠民十一也九五含章中正四清四十五勁二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反也姤其角上窮吝一震平去通為一韻
萃 乃亂乃萃其志亂九換二十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三線也往无咎上巽二十一也大吉无咎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萃有位志未光唐十二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二十六養四十也
升 允升大吉上合志七志也升虛邑无所疑七之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七志也貞吉升階大得志見上也冥升在上消不富方二也
困 入于幽谷幽不明獮部也困于酒食中有慶音羌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困于赤紱中有慶音羌也
井 井泥不食下音戶也舊井无禽不食行反也修井貞吉中正也
鼎 鼎顛趾未悖十八也利出否以從貴八未也鼎有實慎所之七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羽其也鼎耳革失其義五旨也鼎耳革其行塞也雉膏不食方二也去通為一韻
震 震來虩虩恐致福方墨也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十陽也震索索中未得二十也雖凶无咎畏鄰戒十六徒說也此傳以去入通為一韻
艮 艮其趾未失正五質也不拯其隨未退聽四十也艮其限危薰心二十一侯說見屯卦也艮其身止諸躬一東也
漸 小子之厲義无咎四有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二韻也利禦寇順相保二十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二屋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九換也
歸妹 歸妹以娣以恆也六五之吉位中以行願見上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反上也
豐 雖旬无咎過旬災哈十六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七志也豐其蔀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日中見斗幽不明獮部也豐其沛日中之明未大也豐其屋天際翔十陽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唐一部也
旅 旅瑣瑣志窮災哈十六也得童僕貞終无尤羽其也旅焚其次亦以傷十陽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二十一唐四十也旅于處未得位六至也得其資斧心未快十七也以旅在上其義焚文十一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二十也
巽 進退志疑七之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七之七也紛若之吉得中一東也頻巽之吝志窮二十一東也田獲三品有功一東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一東也巽在牀下上窮見上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三鐘也
兌 和兌之吉行未疑七之也孚兌之吉信志七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二十二唐四十也九四之喜有慶音羌也孚于剝位正當見上也上六引兌未光十一也此傳以平去通為一韻
渙 初六之吉順二十也渙奔其机得願五願也渙其躬志在外十四也渙其血遠害十四也
節 不出戶庭知通塞二十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四質也不節之嗟又誰咎四有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二十一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一東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一東也
中孚 初九虞吉志未變二十一侯說見屯卦也有它不燕志未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中心願五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馬匹亡絕類十二十五養四也或泣或歌不自持也有孚攣如位正當見上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十陽三十一養二韻也傳以平通為一韻
小過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七歌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八戈也從或戕之凶如何見上也弗過遇之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十陽三十一養二韻也密雲不雨已上十二文二韻也弗遇過之已亢二谷也通為一韻
既濟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四有也七日得二十也不極其鬠未遑聽四十也不極其鬠志窮三鐘也
未濟 未濟征凶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貞吉悔亡志行見上也君子之光有孚吉二質也有孚于飲酒无咎上得志也濡其首有孚失是二質也

既濟 卦其綸義无咎四十也七日得以中道二十也三年克之憊怪十六也終日戒有所疑七之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七之也實受其福吉大來咱十六也需其首厲何可久音几也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未濟 未濟征凶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也貞吉悔亡志行戶郎反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五質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屑十六也

繫辭上傳

一章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九虞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八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八語 乾以易知五支 坤以簡能古音敷來反見詩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三韻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一東

二章 是故刻賞賤者存乎位六至齊小大者存乎卦十五辨吉凶者存乎辭七之憂悔吝者存乎介十六震无咎者存乎悔十八是故卦有小大六泰十四辭有險易五寘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七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七章 成性存存二十道義之門二十三魂

八章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八語或默或語八語二人同心十二侵其利斷金二十侵同心之言二元其臭如蘭二十寒君不密則失臣真十七臣不密則失身十七幾事不密則害成見乾鑿傳負也者小人之事七志也乘也者君子之器六至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十三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十月之矣

十二章 天之所助者順二十也人之所助者信二十也履信思乎順見上又以尚賢一先也通爲一韻

繫辭下傳

一章 爻五肴也者效三十此者也象六養也者像三十六養此者也通爲一韻

二章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古音陀見時新平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古音魚何反見 作結繩而爲罔罟十姥以佃以漁九魚以魚上通爲一韻 斲木爲耜六止揉木爲耒十八隊以上通爲一韻 耨木爲耜六止揉木爲耒十八隊以上通變三線十神而化見楚辭五見亦同後人誤入四十之使民宜見上之爲平去通 服牛乘馬詩漢廣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音戶 重門擊柝十九以待暴客陌十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古音其以反淮南子以日韻臼杵之利六至萬民以濟去通爲一韻以上

上古穴居而野處八語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九慶以待風雨九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古音神與反不封不樹十遇喪期无數十遇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十孫傳並同○以上去入通爲一韻王肅傳見詩燕燕上古結繩而治七志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十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十四黠以去通爲一韻見上 萬民以察十四黠以去通爲一韻

三章 是故易者象六養也象也者像三十六養也

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九御天下同歸而殊塗十一一致而百慮見上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庚十二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見上焉尺蠖之屈以求信音申今廣韻十七真伸字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十七也 君子知微知彰十陽知柔知剛十一萬夫之望十陽 天地絪縕廣韻作煴二十文晉潘岳賦陸機萬物化醇十八諄男女構精詩擊自初創二儀烟溫音於云切將十四萬物化生庚二

八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二十阮二十爲道也屢遷二仙變動不居九魚周流六虛九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二十昔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二十昔其出入以度泰一外內使知懼遇十又明於憂患與故幕一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滿補反說見詩遇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十陽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戶郎反

九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五術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八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十三也 二多譽九魚九御二四多懼十遇 三多凶三鍾五多功一東 貴賤之等十五哈也列貴賤者存乎位六至齊小大者存乎卦十五辨吉凶者存乎辭七之憂悔吝者存乎介十六震无咎者存乎悔十八是故卦有小大六泰十四辭有險易五寘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七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七章 成性存存二十道義之門二十三魂

八章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八語或默或語八語二人同心十二侵其利斷金二十侵同心之言二元其臭如蘭二十寒君不密則失臣真十七臣不密則失身十七幾事不密則害成見乾鑿傳負也者小人之事七志也乘也者君子之器六至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十三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十月之矣

十二章 天之所助者順二十也人之所助者信二十也履信思乎順見上又以尚賢一先也通爲一韻

繫辭下傳

一章 爻五肴也者效三十此者也象六養也者像三十六養此者也通爲一韻

二章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古音陀見時新平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古音魚何反見 作結繩而爲罔罟十姥以佃以漁九魚以魚上通爲一韻 斲木爲耜六止揉木爲耒十八隊以上通變三線十神而化見楚辭五見亦同後人誤入四十之使民宜見上之爲平去通 服牛乘馬詩漢廣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音戶 重門擊柝十九以待暴客陌十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古音其以反淮南子以日韻臼杵之利六至萬民以濟去通爲一韻以上

上古穴居而野處八語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九慶以待風雨九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古音神與反不封不樹十遇喪期无數十遇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十孫傳並同○以上去入通爲一韻王肅傳見詩燕燕上古結繩而治七志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十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十四黠以去通爲一韻

三章 是故易者象六養也象也者像三十六養也

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九御天下同歸而殊塗十一一致而百慮見上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庚十二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見上焉尺蠖之屈以求信音申今廣韻十七真伸字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十七也 君子知微知彰十陽知柔知剛十一萬夫之望十陽 天地絪縕廣韻作煴二十文晉潘岳賦陸機萬物化醇十八諄男女構精詩擊自初創二儀烟溫音於云切將十四萬物化生庚二

八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二十阮二十爲道也屢遷二仙變動不居九魚周流六虛九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二十昔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二十昔其出入以度泰一外內使知懼遇十又明於憂患與故幕一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滿補反說見詩遇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十陽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戶郎反

九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五術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八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十三也 二多譽九魚九御二四多懼十遇 三多凶三鍾五多功一東 貴賤之等十五哈也列貴賤者存乎位六至齊小大者存乎卦十五辨吉凶者存乎辭七之憂悔吝者存乎介十六震无咎者存乎悔十八是故卦有小大六泰十四辭有險易五寘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七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七章 成性存存二十道義之門二十三魂

八章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八語或默或語八語二人同心十二侵其利斷金二十侵同心之言二元其臭如蘭二十寒君不密則失臣真十七臣不密則失身十七幾事不密則害成見乾鑿傳負也者小人之事七志也乘也者君子之器六至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十三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十月之矣

十二章 天之所助者順二十也人之所助者信二十也履信思乎順見上又以尚賢一先也通爲一韻

繫辭下傳

一章 爻五肴也者效三十此者也象六養也者像三十六養此者也通爲一韻

二章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古音陀見時新平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古音魚何反見 作結繩而爲罔罟十姥以佃以漁九魚以魚上通爲一韻 斲木爲耜六止揉木爲耒十八隊以上通變三線十神而化見楚辭五見亦同後人誤入四十之使民宜見上之爲平去通 服牛乘馬詩漢廣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音戶 重門擊柝十九以待暴客陌十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古音其以反淮南子以日韻臼杵之利六至

上古穴居而野處八語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九慶以待風雨九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古音神與反不封不樹十遇喪期无數十遇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十孫傳並同○以上去入通爲一韻王肅傳見詩燕燕上古結繩而治七志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十二百官以治

萬民以濟去通爲一韻以上

上古穴居而野處八語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九慶以待風雨九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古音神與反不封不樹十遇喪期无數十遇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十孫傳並同○以上去入通爲一韻王肅傳見詩燕燕上古結繩而治七志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十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十四黠以去通爲一韻見上 萬民以察十四黠以去通爲一韻

三章 是故易者象六養也象也者像三十六養也

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九御天下同歸而殊塗十一一致而百慮見上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庚十二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見上焉尺蠖之屈以求信音申今廣韻十七真伸字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十七也 君子知微知彰十陽知柔知剛十一萬夫之望十陽 天地絪縕廣韻作煴二十文晉潘岳賦陸機萬物化醇十八諄男女構精詩擊自初創二儀烟溫音於云切將十四萬物化生庚二

八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二十阮二十爲道也屢遷二仙變動不居九魚周流六虛九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二十昔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二十昔其出入以度泰一外內使知懼遇十又明於憂患與故幕一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滿補反說見詩遇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十陽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戶郎反

九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五術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八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十三也 二多譽九魚九御二四多懼十遇 三多凶三鍾五多功一東 貴賤之等十五哈也列貴賤者存乎位六至齊小大者存乎卦十五辨吉凶者存乎辭七之憂悔吝者存乎介十六震无咎者存乎悔十八是故卦有小大六泰十四辭有險易五寘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七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七章 成性存存二十道義之門二十三魂

八章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八語或默或語八語二人同心十二侵其利斷金二十侵同心之言二元其臭如蘭二十寒君不密則失臣真十七臣不密則失身十七幾事不密則害成見乾鑿傳負也者小人之事七志也乘也者君子之器六至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十三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十月之矣

十二章 天之所助者順二十也人之所助者信二十也履信思乎順見上又以尚賢一先也通爲一韻

繫辭下傳

一章 爻五肴也者效三十此者也象六養也者像三十六養此者也通爲一韻

二章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古音陀見時新平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古音魚何反見 作結繩而爲罔罟十姥以佃以漁九魚以魚上通爲一韻 斲木爲耜六止揉木爲耒十八隊以上通變三線十神而化見楚辭五見亦同後人誤入四十之使民宜見上之爲平去通 服牛乘馬詩漢廣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音戶 重門擊柝十九以待暴客陌十 斷

下音戶也見龍在田時舍音暑也終日乾乾行事七志也或躍在淵自試七志也飛龍在天上治志二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十六也乾元用九天下治見上也爲一韻以平上通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唐十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彌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戶郎反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音棘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二十九龍有悔與時偕極二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二十正二韻說見乾鑿傳純粹精十四也六爻發揮旁通情十四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先也雲行雨施天下平庚十二也上不在天一先下不在田一先上不在天見上下不在田見上中不在人眞十七先天而天弗違入微後天而奉天時七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十七乎況於鬼神十七乎知存而不知亡十陽知得而不知喪二若二韻唐四十

坤 坤至柔而動也剛十一至靜而德方十陽後得主而有常十陽含萬物而化光唐十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戶郎反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音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十陽君子壞以直內十八隊義以方外泰十四君子黃中通理六止正位居體十一

說卦傳

二章 分陰分陽十陽迭用柔剛十一故易六位而成章十陽

三章 天地定位六至山澤通氣八未雷風相薄鐸十九水火不相射唐韻正八卦相錯鐸十九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十

六章 故水火相逮代陳十八山澤通氣八未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八物也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襍卦傳

乾剛坤柔十八北樂師憂九止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十八屯見而不失其居九魚蒙穉而著九御以平通爲一韻震起六止也民止六止也損益盛衰之始六止也大畜時七之也无妄災十六也萃聚而升不來哈十六也謙輕而豫怠十五也以平上通噬嗑食二四多懼也責无色二十職也兌見而巽伏見詩盤水北反也隨无故也蠱則飭四職也剝爛八鐸也復反二十職也以去通晉晝考書字易一見左傳一見並同四十九宥韻也明夷誅十虞也井通而困相遇十遇也爲一韻成速也恒久音九也渙離也節止六止也解緩二十四也蹇難二十五寒二也以七去通爲二韻睽外十四泰也家人內十八隊

詩本音　　昆山顧處士炎武著

國風

周南

關關雎鳩唐韻十八尤　言十八尤者此字在河之洲十八尤　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十八尤

參差荇菜左右流十八尤之窈窕淑女寤寐求十八之尤

以上文一字爲讀如今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且斯其之猶一類皆不入韻又有二字不入韻者著之于前是也若併用其一則逐以入韻其君也哉誰得是也參三見儀禮二見禮記二見禮雅一見楚辭一見易三見儀禮二見禮記二見禮雅一見楚辭一見然矣入之爲言胡得焉凡十七見易三見儀禮二見禮記二見禮雅一見楚辭一見葡同考隊字詩凡一見楚辭一見易三見儀禮二見禮記二見禮雅一見楚辭一見翻詳見唐韻正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唐韻正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十七之尤同諸子先秦兩漢之書皆然後人誤入一屋凡言古音者倣此悠悠字如洲復加水旁六經通用俗改倒誤詳辨正字

寤寐思服北反與

爲輾讀之類音鄉見倒誤詳辨正字

參差荇菜左右采十五之芣苢友古音以考友字詩

益同後人誤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七号之芣苢宛淑女鐘鼓樂

陸德明音五教之

反三十六效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一屋三燭二燭與維葉萋萋十二黃鳥于

飛八微集于灌木一屋其鳴喈喈十四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見上維葉莫莫十一暮十是刈是濩十一

九鐸爲絺爲綌二十服之無斁二十二昔古音徹乃逝之

二錫入聲絺乃區之入聲斁乃褐之入聲莫乃摸之入聲濩乃蠖之

入聲絺乃區之入聲斁乃余之入聲本同一韻見音論近代入聲

都盧修理遂不可尋矣凡入聲字倣此詳見音論近代入聲

之誤

言告師氏四紙倣此詳見音論古音考說見免罝

言告言歸八微薄汙我私六脂薄澣我衣八微害浹害否五旨　考古字詩

薄汙我私六脂薄澣我衣八微害浹害否五旨　考古字詩

見書三見易四十四見左傳一見禮記三見孟子詩見楚辭十二

見荀卿賦十二見荀卿賦十二見荀卿賦十二見荀卿賦

采蘋三章章四句

曖曖草蟲一東趯趯阜螽一東未見君子六止與憂心忡忡一東亦既見止六止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降字詩凡四見禮記一見禁都三見江韻同後人分四江韻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十月未見君子見上憂心惙惙十七薛亦既見止見上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說十七薛以上入通為一韻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夷六脂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為一韻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十月未見君子見上憂心烈烈十七薛亦既見止見上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傷悲六脂亦既見止見上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夷六脂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為一韻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二十七真南澗之濱十七于以采藻二十二皓于彼行潦二十二皓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八語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九麌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古音戶考下字詩凡一十七見易一十六見書一見禮記六見孟子二見楚辭十四見莊子二十五馬韻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八語

采蘋二章章四句

殷武行露十一章不屋或榖十一屋古音據考殷字詩凡七見左傳一見易一見禮記二見易後人混入四十一暮韻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一屋誰謂女無家古音姑叶音谷非此韓詩本不誤引詩證也何以速我獄三燭雖速我獄見上亦不女從二鍾

誰謂鼠無牙誤入九麻韻與家協隔句為韻集傳句首增謂字誤何以穿我墉三鍾誰謂女無家古音姑叶音谷反非此音與舌之相從如水之於水大之於火也其在詩之中如風之不可去通為一韻何以速我訟見上亦不女從二鍾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我心匪石匪席十陌不可轉六線也我心匪席二十不可卷十二阮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二十一先也

憂心悄悄三十一篠慍于羣小三十一篠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十一小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八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八卦靜言思之七之不能奮飛八微日居月諸一句一字古音必以反考兵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禮記一見荀子一見楚辭一見易後人混入八微日居月諸出自東方自東方之日兩句一見詩中凡三見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十陽心之憂矣六止曷維其已六止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十陽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十陽

綠兮絲兮女所治七之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古音羽俟後人混入八尤韻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古音方凡反考風字詩凡六見楚辭二見荀子一見韓詩外傳一見後人混入一東韻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十一侵

綠兮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八微差池其羽九麌之子于歸八微遠送于野古音羊朱反考野字詩凡十二見左傳一見楚辭九歌一見禮記一見易後人混入八尤韻同後人混入一東韻仰止景行行止四止皆語助詞有此字詞於二十五馬韻再出贈望弗及泣涕如雨九麌

燕燕于飛見上頡之頏十一之之子于歸見上遠于將十陽之贈望弗及二十一東仵立以泣二十一緝

燕燕于飛見上下上其音二十一侵之子于歸見上遠送于南二十一覃瞻望弗及云誰之思正義曰依文協句宜乃林父謂送歸人為誰之思反今讀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二十一侵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一先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十七先君子之思以勗寡人十七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十姥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入語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十一暮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日居月諸下土見上是冒七号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七号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七号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十陽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十陽胡能有定俾也可忘十陽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六術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六術胡能有定寧我不述六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下土見上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入語胡能有定寧不我思十一暮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日居月諸下土見上三十德音無良十陽胡能有定俾我悲三脂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十陽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十陽胡能有定俾也可忘十陽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六術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六術胡能有定寧我不述六術

終風且暴七号顧我則笑三十謔浪笑敖三十中心是悼七号

終風且霾七号惠然肯來三十莫往莫來見上悠悠我思七之

終風且曀七号惠然肯來三十莫往莫來見上悠悠我思七之

曀曀其陰十二侵虺隤其靈十五青寤言不寐二十一侵願言則嚏十四

擊鼓其鏜十一踊躍用兵古音必以反考兵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禮記一見荀子一見楚辭一見後人混入八微韻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一送平陳與宋二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一東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爰居爰處八語爰喪其馬古音姥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死生契闊十三泉子成說十七薛子之手四有與子偕老二皓

于嗟闊兮上今不我活十三今于嗟洵十八分不我信毛音申十七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二十吹彼棘心二十棘心夭夭四宵母氏劬勞六豪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十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十七

雨雪其霏十五青霰曰流十八宴言不去六御遄臻古音先後人混入五真

爰有寒泉二仙在浚之下古音戶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二十一侵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二十一侵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二十一侵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八微泄泄其羽九麌我之懷十四自詒伊阻八語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二十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二十一侵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十六之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十一灰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反即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唐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二十盍有深涉九葉深則厲十三濟則揭十三

有瀰濟盈十四有鷕雉鳴十二齊盈不濡軌誤入五旨韻古音九軌

雝雝鳴鴈反傳人四十五原韻譌文鴈只鳥唯聲舊協求其韻下句雨雪載塗為以小元叶韻自此章上平句溯與

招招舟子六止人涉卬否反人涉卬否見上卬須我友古音以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方凡反以陰以雨九麌黽勉同心二十一侵不宜有怒遲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四微胡不歸入微微君之故十一模胡為乎中露十一

式微式微四微胡不歸見上微君之躬十一東胡為乎泥中一東

旄丘之葛兮二十一末何誕節十六月伯字不

何其處八語也必有與八語也何其久古音九考久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荀子一見楚辭一見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也必有以之見上其音二十一侵

叔兮伯兮十一東匪車不東一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一東

琐兮尾七尾兮流離之子六止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六止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九麌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八語

碩人俁俁九慶公庭萬舞見上有力如虎十姥執轡如組十姥

左手執籥十八右手秉翟二十陌二十昧如舞祝公言錫爵八藥不入韻

山有榛十九臻隰有苓古音力珍反考苓字詩凡二見合字凡四見心協以陰以雨九麌匪鶉匪鳶古音弋支反考鳶字凡一見楚辭一見後人混入十一真韻翔集維鳥古音子六反考集字詩凡二見合字凡四見心協以降以下

江有渚八語之子歸不我與入語不我與見上其後也處入語

江有沱七歌之子歸不我過八戈不我過見上其嘯也歌七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十七真白茅包五肴之有女懷春十八諄吉士誘四十之通為一韻

林有樸樕一屋野有死鹿一屋白茅純束三燭有女如玉三燭

舒而脫脫十三分無感我帨祭十三分無使尨也吠二十廢此章以古入通為一韻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三鍾棠棣協韻今本有作襛者唐石經作穠開成石經同後人改從木旁非是古音農吳唐棣之華古音居考反考華字詩凡二十一見後人混入六麻韻

何彼襛矣六止華如桃李六止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六止○首為韻二章以後章以襛字協韻古音敷救反考救字詩凡二見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三魂

何彼襛矣二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三鍾棠棣協韻今本有作襛者唐石經作穠開成石經同後人改從木旁非是古音農吳唐棣之華古音居考反考華字詩凡二見後人混入六麻韻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十七真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三魂

彼茁者葭一東壹發五豝一東于嗟乎騶虞見上首章以後通為一韻

彼茁者葭一東壹發五豝一東于嗟乎騶虞見上首章以後通為一韻

騶虞二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

汎彼柏舟十八尤亦汎其流十八尤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十八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十八尤此章之酒字古音疾考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荀子一見楚辭一見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我船不閱逞慠我我音古反考俟字詩凡八見禮記二見公羊傳一見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

不注而發其例於此後之善讀者自能知之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九魚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九御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十遇

今下以魂征生字為韻而有句自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真十七青韻不入韻是後人誤入十五青韻美人見上兮西方之人見上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七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七之婛彼諸姬七之聊與之謀古音媒考證字詩凡九見易一見左傳二見楚辭一見是同後人誤入十八尤韻出宿于泲十一薛飲餞于禰音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賣十一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五旨

出宿于干十二寒飲餞于言二元十載脂載牽十五銑遵車言遵大十一先遵渚于衛十四泰不瑕有害十四泰一此章以我思肥泉二仙茲之永歎二十八寒思須與漕十六豪我心悠悠十八駕言出遊九十八以寫我憂九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二十文憂心殷殷二十文終窶且貧十七真莫知我艱二十四寒已焉哉十六咍焉哉見上天實為之七之謂之何哉見上按詩之以語助為韻詩中亦或有之李韻為古音通轉見下相同

王事適我二十支政事一埤益二十昔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二十麥一我已焉哉見上天實為之見上謂之何哉見上按詩之以語助為韻詩中亦或有之李

王事敦我十五灰政事一埤遺六脂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十五灰一我已焉哉見上天實為之見上謂之何哉見上此章之次處與北門反為一韻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十陽雨雪其雱十一唐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戶郎反其虛九魚其邪麥云韻如徐正義曰猶雖作其徐考邪反北風其喈十四皆雨雪其霏十四微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八微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九魚其虛見上其邪見上既亟只且見上

莫赤匪狐十一模莫黑匪烏十一模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九魚其虛見上其邪見上既亟只且見上

北風二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十虞俟我於城隅十虞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十虞靜女其孌二十點貽我彤管四緝彤管有煒七尾說懌女美五旨自牧歸荑十二灰洵美且異七之匪女之為美見上美人之貽七之

去通為一韻
靜女二章章四句

靈雨既零古音力珍反命彼倌人十七星言夙駕說于桑田七之田氏小雅信南山雖馬每之證詩作酬與謝字古韻通先不必改匪直也人見上衷心寒淵一先驟牝三千一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堅連在東莫之故指五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十一薺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九麌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語韻反說乃如之人十七真也懷昏姻十七真也大無信二十一震也不知命漏吾反考命字詩凡九見古音同後人誤入四十三映韻也此章以千去通為一韻

堅連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音婆人而無儀音俄人而無儀見上不奴何為古音馬字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考按詩自騏馬悠悠以下韻是一韻

相鼠有齒六止人而無止見上不奴何俟六止人而無止六止人而無禮見上胡不遄奴五旨

相鼠有體薺十一人而無禮見上胡不遄死五旨

干旄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五音在浚之郊五爻素絲紕之良馬四二宵之彼妹者子何以舉六止之衛侯之妻十二

子子干旗九魚在浚之都模一素絲組十姥之良馬五十姥之彼妹者子何以予語二韻之通為一韻

子子干旌十四在浚之城清十四素絲祝二屋之良馬六一屋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三沃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十虞歸唁衛侯脩字韻考脩字詩各一見並同後人誤分乃如之人十七真思馬悠悠以下韻是一韻按此詩自騏馬悠悠以下韻是一韻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二十緩卒不我嘉不能旋濟十二霽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二十緩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十二霽卒不我嘉不能旋反二十緩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十二霽

陟彼阿丘古音去其反考丘字詩凡三見易一見左傳一見言采其蝱古音芒後人混入十八尤韻與懷之協女子善懷十四亦各有行百姓許人尤之鬼以行其野弗見上反

我行其野弗見上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二十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古音羽其反凡九見易六見楚辭三百廂所思七之不如我所之七之此章以平入通為一韻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顧處士詩本音

新臺有泚四紙河水瀰瀰四紙燕婉之求遂誤不鮮古音羶肯大傳曰燕婉之求遂誤不鮮古音羶肯大傳曰燕婉之求遂誤不鮮古音羶肯大傳曰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五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五質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十八隊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十八隊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十陽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十陽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十三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十四祭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二十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蒲北反

有狐二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古音孤考瓜字詩凡三見左傳報之以瓊琚九魚
匪報三十也永以爲好七号也
投我以木桃六豪報之以瓊瑤四宵匪報見上也永以爲好見上也通爲二韻去
投我以木李六止報之以瓊玖古音几考玖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匪報見上也永以爲好見上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王

彼黍離離音羅與彼稷之苗四宵行邁靡靡古音摩考靡字詩凡三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中心搖搖四宵知我者謂我心憂九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上悠悠蒼天見上此何人見上哉
彼黍離離見上彼稷之實五質行邁靡靡見上中心如噎十六屑知我者謂我心憂見上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上悠悠蒼天見上此何人見上哉
彼黍離離見上彼稷之穗六至行邁靡靡見上中心如醉六至知我者謂我心憂見上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上悠悠蒼天見上此何人見上哉

黍稷二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七之曷至哉哈雞棲于塒七之日于夕矣羊牛下來十六哈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七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十月曷其有佸十三末雞棲于桀十七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十三末或作牛羊非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十二末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十陽左執簧唐十一庚右招我由房唐十一庚其樂只且末句協韻見前篇之首

君子陶陶六豪左執翿六豪右招我由敖六豪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子鱗五旨與不流束薪十七真彼其之子六止不與我戍申十七真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楚八語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甫九麌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蒲模一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許八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薪十七真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甫九麌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楚八語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甫九麌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蒲模一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許八語

中谷有蓷暵其乾二十寒有女仳離嘅其歎二十寒嘅其歎見上矣遇人之艱難二十寒
中谷有蓷暵其修十八尤有女仳離條其獻三十四嘯條其蓄三十四嘯
中谷有蓷暵其脩十八尤有女仳離條其獻三十四嘯轉音蓄矣條其反
中谷有蓷暵其乾見上矣遇人之不淑音殊鄙反矣此章以平去同後人誤入四十四有韻
中谷有蓷暵其脩見上矣遇人之不淑見上矣此章以平去同後人誤入四十四有韻
中谷有蓷暵其乾見上矣啜其泣十緝矣啜其泣見上矣何嗟及人之不淑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見上矣有女仳離條其獻三十四嘯條其蓄三十四嘯
中谷有蓷暵其脩十八尤有女仳離條其獻三十四嘯轉音蓄矣條其反
中谷有蓷暵其乾見上矣啜其泣十緝矣啜其泣見上矣何嗟及人之不淑

兎爰三章章七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七歌我生之初尚無爲音訛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七虞我生之初尚無造三十六號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有兎爰爰雉離于罗十八我生之初尚無造三十六號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兎爰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七歌我生之初尚無爲音訛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七虞我生之初尚無造三十六號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有兎爰爰雉離于罗十八我生之初尚無造三十六號我生之後逢于罹五支

葛藟三章章六句

縣縣葛藟五旨與在河之滸十姥終遠兄弟十一薺謂他人父九麌
縣縣葛藟見上在河之涘六止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母九厚
縣縣葛藟見上在河之漘十一真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昆二十三魂

葛藟三章章六句

縣縣葛藟五旨與在河之滸十姥終遠兄弟十一薺謂他人父九麌
縣縣葛藟見上在河之涘六止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母九厚
縣縣葛藟見上在河之漘十一真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昆二十三魂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五十敢毳衣如菼四十敢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九敢
大車啍啍二十魂毳衣如璊二十魂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二十魂
穀則異室五質死則同穴十六薛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五質

大車三章章四句

匪中有厥九魚彼留子嗟九麻彼留子嗟見上將其來施施何反
匪中有爰爰反北彼留子國二十德彼留子國見上將其來食二十職
匪中有爾反六止彼留之子六止彼留之子見上貽我佩玖音几

匪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

緇衣之宜音何兮敝予又改爲音訛兮適子之館二十換兮還子之粲二十換
緇衣之好二號兮敝予又改造二十號兮適子之館見上兮還子
緇衣之蓆二十昔兮敝予又改作十九鐸兮適子之館見上兮還予
緇衣之粲見上兮

緇衣三章章六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六止無折我樹杞六止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虞以仲可懷十四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入未也此章末上去通爲一韻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十陽無折我樹桑十一唐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虞王仲可懷見上也諸兄之言亦可畏見上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二元無折我樹檀二十寒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二元仲可懷見上也人之多言亦可畏見上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一先巷無居人十七真豈無居人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真十七

叔于狩九宥巷無飲酒四十有豈無飲酒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好二十皓

叔適野巷無服馬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出其東門二十文有女如雲二十文雖則如雲見上匪我思存二十
縞衣綦巾十七真聊樂我員十六文
出其闉闍十一寒有女如荼見上匪我思且九魚
縞衣茹蘆九魚聊可與娛十虞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溥溥二十五寒有美一人清揚婉阮二十分邂逅相遇適我願五願分去通爲一韻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十陽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十陽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十一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二十分士與女方秉蕑八山分女曰觀乎十一模
士曰既且九魚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許九魚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蒸十八職贈之以勺藥平去通爲一韻
溱與洧瀏其清十四矣士與女殷其盈十四清矣曰觀乎見上
士曰既且見上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見上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見上贈之以勺藥見上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武九慶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黑馬音姥執轡如組十姥兩驂如舞九慶叔在藪古音音色主反考藝字詩一見書一見火烈具揚八語礦碭揚桑虎十姥
獻于公所八語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八語

叔于田乘乘黃唐一兩服上襄十陽兩驂鴈行反邸叔在藪火烈具揚十陽叔善射忌又良御九魚忌抑磬控一送忌抑縱送四十碼韻忌又良御九魚忌抑磬控一送忌抑縱送

叔于田乘乘馬三十二皓多誤作馬叔在藪火烈具阜四十有叔馬慢三十忌叔發罕二十忌手四十有叔馬慢三十忌叔發罕二十忌
清人在彭音逋古音邊考彭字詩凡八見翻駟介旁旁唐一二子重英
楚辭四見知同後人混入庚韻河上乎翱翔十陽
清人在消四青見知同後人混入二庚韻河上乎逍遙四宵
清人在軸一屋舉駟介麃麃四宵二子重喬四宵河上乎逍遙四宵

清人二章章四句

清人在彭音逋古音邊考彭字詩凡八見翻駟介旁旁唐一二子重英
楚辭四見知同後人混入庚韻河上乎翱翔十陽
清人在消四青見知同後人混入二庚韻河上乎逍遙四宵
清人在軸一屋舉駟介麃麃四宵二子重喬四宵河上乎逍遙四宵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十虞洵直且侯古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十虞

羔裘豹飾二十三錫孔武有力二十職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十職
羔裘晏晏十諫三英粲二十翰兮彼其之子邦之彦三十線兮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豹袪九魚兮自我人居居九魚兮豈無他人七歌不如我所
羔裘豹袖二十三幼兮自我人究究二十三幼兮豈無他人七歌不如我所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九魚兮無我惡十一暮不寁故十一暮也此章以平通爲一韻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四十有兮無我魗十八尤不寁好三十二皓也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七陽士曰昧旦二十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二十翰將翱將翔七陽弋鳧與鴈三十
弋言加九麻之與子宜室家二十七曷
弋言加九麻之與子左鳴琴二皓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二皓
知子之來哈之順予之望十六漾佩以贈之十七志
知子之來哈之禮佩以贈之十六霽贈字不可讀入聲

女曰雞鳴二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二十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二十翰將翱將翔七陽弋鳧與鴈三十
弋言加九麻之與子宜室家二十七曷
弋言加九麻之與子左鳴琴二皓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二皓
知子之來哈之順予之望十六漾佩以贈之十七志
知子之來哈之禮佩以贈之十六霽贈字不可讀入聲

有女同車九魚顏如舜英音央將翱將翔十陽佩玉將將十陽
彼美孟姜見上德音不忘十陽此章通爲一韻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九魚顏如舜華音敷將翱將翔十陽佩玉瓊琚九魚
彼美孟姜見上德音不忘十陽此章通爲一韻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十一模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十一模乃見狂且九魚
山有橋松三蕭隰有游龍三鍾不見子充一東乃見狡童一東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十一模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十一模乃見狂且九魚
山有橋松三蕭隰有游龍三鍾不見子充一東乃見狡童一東

子之丰三鍾俟我乎巷古音胡一送兮此章以平通爲一韻
子不送一送兮此章以平通爲一韻
子之昌七陽兮俟我乎堂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十陽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十庚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八夬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八微

丰四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二十三阮茹蘆在阪阮二十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二十
東門之栗五質有踐家室五質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反考即字古音節
子之丰三鍾俟我乎巷古音胡一送兮此章以平通爲一韻
子不送一送兮此章以平通爲一韻
子之昌七陽兮俟我乎堂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十陽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十庚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八夬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八微

丰四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二十三阮茹蘆在阪阮二十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二十
東門之栗五質有踐家室五質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反考即字古音節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二十文有女如雲二十文雖則如雲見上匪我思存二十
縞衣綦巾十七真聊樂我員十六文
出其闉闍十一寒有女如荼見上匪我思且九魚
縞衣茹蘆九魚聊可與娛十虞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溥溥二十五寒有美一人清揚婉阮二十分邂逅相遇適我願五願分去通爲一韻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十陽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十陽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十一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二十分士與女方秉蕑八山分女曰觀乎十一模
士曰既且九魚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許九魚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蒸十八職贈之以勺藥平去通爲一韻
溱與洧瀏其清十四矣士與女殷其盈十四清矣曰觀乎見上
士曰既且見上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見上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見上贈之以勺藥見上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顧處士詩本音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齊

雞既鳴矣二矣朝既盈十四矣匪雞則鳴見上蒼蠅之聲十四
東方明記古音彌鄧反考明字詩凡十六見書二見易十七見禮若此詩用鳴字則以盈聲二字爲韻而他詩之用鳴者又不止今人讀爲一音不知鳴彌平反明彌鄧反載籍然二音而已今人讀明字則以盈聲二字爲韻而他詩之用鳴者又不止今人讀爲一音不知鳴字從之聲明字從之聲古音書傳詩騷皆然平生成征諸字從之用明字則以冒亮二字爲韻而他詩之用明者莫不以方王將良諸字從之何其寡也謂三百五篇即古人之音書具在未曾深詳耳矣
蟲飛薨薨十七甘與子同夢古音莫縢反考夢字詩凡四見竝同後人讀入一東又轉入一送韻竝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十七竝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二十七剛今遭我乎猱之間二十八山今竝驅從兩肩一先
今揖我謂我儇二仙
子之茂古音奏考茂字詩凡五見豳雅今人讀入五十候韻後人誤入五十侯韻
今竝驅從兩牡莫九今揖我謂我好三十皓今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子之昌十陽今遭我乎猱之陽十陽今竝驅從兩狼十一唐今揖
我謂我臧十一唐今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九御乎而充耳以素十一模而尚之以瓊華十二庚著數乎
而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俟我於庭十五耕乎而充耳以青十五青乎而尚之以瓊瑩十二庚庭乎
而
俟我於堂十一唐乎而充耳以黃十一唐乎而尚之以瓊英音央乎
而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五質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五質今在我室見上今履
我即反
東方之月十月今彼姝者子在我闥十二曷今在我闥見上今履
我發十月今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十庚顛倒衣裳十陽顛之倒三十二皓之自公召三十
東方未晞八微顛倒裳衣八微倒之顛一先之自公令竝見上力珍反
今之

折柳樊圃十姥狂夫瞿瞿十虞今本誤作晨依唐石經及國子監
注疏本改正呂氏讀詩記攷氏詩補竝同後不更注傳曰辰時也不足則莫十一暮此
爲一韻

南山崔崔十五雄狐綏綏六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八微既曰
歸止

析薪如之何七歌匪斧不克二十六德取妻如之何見上匪媒不
得二十既曰得見上止曷又止曷又極四職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一先維莠驕驕四宵無思遠人真十七勞心忉忉六豪
無田甫田見上維莠桀桀十七無思遠人見上勞心怛怛十二曷

婉阮二十分孌仁二十分總韻同
綰二十分婉阮二十分
三分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力珍反按說文引此作盧獵獵魯力反
盧重環二十其人美且鬈二仙
盧重鎛五其人美且偲哈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二十八山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二十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五旨齊子歸止其從如雨九虞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十九鐸簟茀朱鞹十九藥魯道有蕩齊子發夕二十
四驪濟濟十一齊垂轡瀏瀏四緝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十一薺
汶水湯湯十陽行人彭彭十庚魯道有蕩七蕩齊子翱翔十陽
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汶水滔滔六豪行人儦儦四宵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六豪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十陽兮頎而長十陽兮抑若揚十陽兮美目揚見上兮
巧趨蹌十陽兮射則臧十一唐兮

猗嗟名十四清兮美目清十四清兮儀既成十四清兮終日射侯不出
正十四兮展我甥十二庚兮

猗嗟孌二十兮清揚婉二十兮舞則選二十八獮兮三十兮射則
貫二十兮四矢反二十兮以禦亂九換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十陽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十陽要之襋十四職之好人服當北反之
好人提提五支宛然左辟五寘佩其象揥十三祭維是褊心是以爲刺五寘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葛屨二章二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九魚言采其莫十一暮彼其之子美無度十一暮美無度
見上殊異乎公路十一暮
彼汾一方十陽言采其桑十一唐彼其之子美如英音央美如英
見上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彼汾一曲三燭言采其藚三燭彼其之子美如玉三燭美如玉
見上殊異乎公族一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六豪其實之殽五肴心之憂十八尤我歌且謠四宵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四宵彼人是哉咍十六子曰何
其七之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七之其誰知之見上益亦勿思七之
園有棘二十其實之食四職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二十德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罔極二十德彼人是哉四職彼人是哉見上子曰何其見上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見上益亦勿思見上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十姥兮瞻望父九慶兮父曰嗟予子上止行役李因篤
孝日兄曰昔至行役爲句予季弟於句牢爲韻各協下音倣此正
之半句爲讀也聲讀歌帝何力於我哉力字與上息食爲韻與此正同
陟彼屺六止兮瞻望母薈以分母曰嗟予季六至行役夙夜無
寐六至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六止

陟岵十姥兮行役之人胡不比見上焉人無兄弟胡不佽見上
以平去通爲一韻

杕杜二章章九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三十皓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二箇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本二句無韻或以二章合爲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九尤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九尤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羔裘豹袪九魚自我人居居九魚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三十号
羔裘豹袖四宥自我人究究九宥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三十号

羔裘二章章四句

鼓鐘鍾羽九慶淑人君子一先其德不回十灰
鼓鐘鍾羽九慶集于苞栩九慶王事靡盬十姥不能蓺稷黍八
語父母何怙八姥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八語

鼓鐘鍾翼四職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十尤
鼓鐘鍾翼四職集于苞棘四職王事靡盬四姥不能蓺黍稷四職父
母何食四職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四職

鼓鐘鍾鞉十九鐸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十灰
鼓鐘鍾鞉十九鐸集于苞桑十一唐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十陽父
母何嘗十陽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十陽

鼓鐘五章章四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十七藥素衣朱襮二沃從子于沃二沃既
見君子云何其憂十七尤
揚之水白石皓皓二皓素衣朱繡四宥從子于鵠一屋既見君子云何其
去通爲一韻

揚之水二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十九鐸素衣朱襮二沃從子于沃二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十九藥
揚之水白石皓皓二皓素衣朱繡四宥從子于鵠一屋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十七尤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十蒸彼其之子碩大且篤二沃椒聊且
遠條二蕭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一屋彼其之子碩大且篤二沃椒聊且遠
且遠條見上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十七三星在天一先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真十七今
綢繆束芻四虞三星在隅十虞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一侯
綢繆束楚二語三星在戶十姥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音倉故反考詩凡
四見楚翻入二十五馬韻後人混入三十一養韻後人混入二十三哿韻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十姥其葉湑湑六魚獨行踽踽九慶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九慶嗟行之人胡不比六至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六至
人通爲一韻後人混入五十候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九尤獨行睘睘十先豈無他人不如我
親十七真嗟行之人胡不比六至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六至

羔裘四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十虞洵直且侯四宥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七虞
羔裘如膏四豪洵直且勞四豪彼其之子舍命不牢四豪
羔裘如脂四支洵直且好四皓彼其之子舍命不移四支

鴇羽三章章七句

肅肅鴇羽九慶集于苞栩九慶王事靡盬十姥不能蓺黍稷八語
父母何怙八姥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八語
肅肅鴇翼四職集于苞棘四職王事靡盬四姥不能蓺黍稷四職
父母何食四職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四職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十一唐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十陽父
母何嘗十陽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十陽

鴇羽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八微七五質兮不如子之衣見上二衣安且吉五
質兮
豈曰無衣見上六一屋兮不如子之衣見上二衣安且燠一屋兮

無衣二章章四句舊作章三今改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三十皓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二箇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本二句無韻或以二章合爲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九尤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九尤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八語蘞蔓于野語與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八語
葛生蒙棘四職蘞蔓于域四職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二十
角枕粲二十幽錦衾爛八翰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二十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音戶歸于其居九魚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珍反采苓見上首陽之巔一先人之爲言二元苟亦無信
舍命不渝二侵舍命不信見上苟亦無然二侵人之爲言見上胡得
焉平去通爲一韻此章以

采苦十處采苦見上首陽之下音同人之爲言苟亦無與入語舍旃見上舍旃見上苟亦無然見上人之爲言見上胡得焉見上采葑三種采葑見上首陽之東一夫人之爲言苟亦無從二語舍旃見上舍旃見上苟亦無然見上人之爲言見上胡得焉見上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五句

秦

車鄰鄰十七有馬白顛一夫見君子寺人之令力珍阪有桑十一隰有楊十一隰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唐一今音不樂逝者其亡十一隰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四十六轡在手四有十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四十九宵上去通爲一韻

奉時辰牡孔碩二十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二十一麥

游于北園二十四馬既閑二十八山鴈車鶩鑣四宵戴弇歡驕四青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十八五梁梁輈十八游環脅驅十虞陰靷鋈續三燭鋈音觼軜十八遠音蒙筒反今文茜轙轂音轄温其如玉三燭轉在其板屋一屋轉駕我心曲三燭轉音苗

言念君子温其在邑二十輯音合鋈以觼軜二轉十合言念君子温其在邑二十一輯音合烏反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五支韓之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中字不也若中字止有竹仲二反或通爲仲字自古及今惟此二古人之字必有定音未盡音而可叶音而已集傳於桑中之竹仲二反或通爲仲字自古及今惟此二小戎之篇則曰竹音仲之反則曰竹音陟玄反於

俴駟孔羣二十公矛鋈錞二十一東元音元矛文二章章六句

氏曰鋈底白鐵平底曰錞蓋鐓平釋文錞音純也說文曰進兵之器下銅上銳通用詩云公矛鋈錞二十三魂蒙伐有苑二十四寒虎韔鏤膺二十六蒸交韔二弓音躬竹閉緄縢十七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十六職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二十一侵

音義同前文選注引韓詩曰厭厭安貌秩秩有知識貌毛詩曰厭厭夜飲秩秩德音箋云厭厭安貌秩秩有知識貌

參差荇菜十一哿左右芼之十八號

芼音冒擇也

窈窕淑女十一語寤寐求之三支

寤覺也

求之不得二十四德寤寐思服一屋

服事也

悠哉悠哉十六咍輾轉反側十六德

輾轉反側不安貌

琴瑟友之十七有

琴瑟和樂貌

參差荇菜十一哿左右采之十八號

采取也

窈窕淑女十一語鐘鼓樂之三支

樂音洛

關關雎鳩十一尤在河之洲十一尤

雎鳩王雎也

窈窕淑女十一語君子好逑十一尤

逑匹也

參差荇菜十一哿左右流之十八尤

流求也

窈窕淑女十一語寤寐求之三支

求之不得二十四德寤寐思服一屋

悠哉悠哉十六咍輾轉反側十六德

琴瑟友之十七有

琴瑟和樂貌

參差荇菜十一哿左右芼之十八號

芼音冒擇也

窈窕淑女十一語鐘鼓樂之三支

樂音洛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之覃兮十二覃施于中谷一屋

施音移

維葉莫莫十藥是刈十泰

刈取也

是絺是濩十藥爲絺爲綌十錫

絺細葛綌粗葛

服之無斁十藥

斁厭也

言告師氏十紙言告言歸十微

師氏女師

薄汚我私十脂薄澣我衣十微

汚去聲

害浣害否十賄

害何也

歸寧父母十姥

寧安也

葛覃三章章八句

卷耳三章章四句

采采卷耳十四有不盈頃二十三耕

頃畚屬

嗟我懷人十一真寘彼周行十庚

寘置也

陟彼崔嵬十灰我馬虺隤十灰

虺隤病也

我姑酌彼金罍十灰維以不永懷十灰

永長也

陟彼高岡十唐我馬玄黃十唐

玄黃馬病則黃變而玄

我姑酌彼兕觥十庚維以不永傷十陽

兕觥罰爵

陟彼砠矣十魚我馬瘏矣十虞

瘏病也

我僕痡矣十虞云何吁矣十虞

痡病也

卷耳三章章八句

樛木三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十九葛下垂纍之五支

樛木下曲上直

纍繫也

樂只君子四止君子福履綏之五支

樂只君子四止君子福履將之十陽

樂只君子四止君子福履成之十庚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十九詵詵兮二十文

詵詵衆多和集貌

宜爾子孫十七振振兮二十一真

振振盛貌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二蕭灼灼其華十麻

灼灼華盛貌

之子于歸十灰宜其室家十一質

室家猶言一家之人

桃之夭夭二蕭有蕡其實五質

蕡實貌

之子于歸十灰宜其家室十一質

家室猶言一家之人

桃之夭夭二蕭其葉蓁蓁十一真

蓁蓁葉盛貌

之子于歸十灰宜其家人十一真

家人猶言一家之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十一真施于中逵五支

施音移

赳赳武夫十虞公侯干城十庚

干城如今言捍城

肅肅兔罝十一真施于中林十侵

施音移

赳赳武夫十虞公侯腹心二十一侵

腹心謂同心輔助

肅肅兔罝十一真施于中野二十

施音移

赳赳武夫十虞公侯好仇十九尤

仇匹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十六哿薄言采之一支

薄言辭之助

采采芣苢十六哿薄言有之一支

有取也

采采芣苢十六哿薄言掇之五祭

掇拾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三章章八句

南有喬木二蕭不可休二尤

喬上竦也

休息也

漢有游女二語不可求二尤

游女出遊之女

漢之廣矣十養不可泳十映

泳潛行也

江之永矣十養不可方十陽

方泭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三章章四句

遵彼汝墳十一真伐其條枚十灰

條枚皆木名

既見君子十一真不我遐棄十四

遐遠也

遵彼汝墳十一真伐其條肄十七

肄餘也

既見君子十一真不我遐弃十四

遐遠也

魴魚赬尾十一尾王室如燬四賄

燬火也

雖則如燬四賄父母孔邇四賄

邇近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十四止振振公子十一真

振振仁厚貌

于嗟麟兮十四止

于嗟歎辭

麟之定角二覺振振公姓十一真

公姓猶言公族

于嗟麟兮十四止

麟之角二覺振振公所十語

公所猶公庭

于嗟麟兮十四止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召南

鵲巢三章章四句

維鵲有巢二蕭維鳩居之五支

居之謂成其室

之子于歸十灰百兩將之十陽

百兩車數

之子于歸十灰百兩成之十庚

百兩之數

之子于歸十灰百兩御之五支

御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五支于沼于沚四紙

于以猶言於是也

于以用之三鍾公侯之事

用之謂薦之

于以采蘩五支于澗之中一東

于以采蘩五支于澗之中一東

于以用之三鍾公侯夫人之事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一東趯趯阜螽一屋

喓喓趯趯皆聲

未見君子十一真憂心忡忡一東

忡忡猶衝衝

亦既見止十四止亦既覯止四宥

覯遇也

我心則降二江

降下也

亦既見止十四止亦既覯止四宥

覯遇也

我心則夷十脂

夷平也

陟彼南山十一真言采其蕨五月

蕨鼈也

未見君子十一真憂心惙惙十四

惙惙憂之甚

亦既見止十四止亦既覯止四宥

覯遇也

我心則說十七

說喜也

草蟲三章章四句

甘棠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十一唐勿翦勿伐十一月

蔽芾茂盛貌

召伯所茇十一月

茇舍也

蔽芾甘棠十一唐勿翦勿敗十一夬

敗折也

召伯所憩十一霽

憩息也

蔽芾甘棠十一唐勿翦勿拜十一泰

拜屈也

召伯所說十七

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四句

行露三章章八句

厭浥行露二十四緝豈不夙夜二十

夙早也

謂行多露十一遇

謂猶畏也

豈不夙夜二十

夜行也

謂行多露十一遇

謂猶畏也

誰謂雀無角二覺何以穿我屋一屋

穿穴也

誰謂女無家六麻何以速我獄二沃

速獄速訟也

雖速我獄二沃室家不足十一遇

室家猶言一家之人

誰謂鼠無牙六麻何以穿我墉二冬

墉牆也

雖速我訟二宋亦不女從十一遇

女從汝從也

行露三章章八句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革十一尾素絲五紽五支

紽數也

退食自公一東委蛇委蛇五支

委蛇行可從之貌

羔羊之皮五支素絲五緎十蒸

緎數也

羔羊之縫二冬素絲五總一董

總數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十一真在南山之陽十一尤

殷雷聲

何斯違斯十一真莫或遑處六語

遑暇也

振振君子十一真歸哉歸哉十灰

歸哉歸哉勸其反也

殷其雷十一真在南山之側十一尾

側山旁也

何斯違斯十一真莫或遑息二十

息止也

振振君子十一真歸哉歸哉十灰

歸哉歸哉勸其反也

殷其雷十一真在南山之下九麻

下山足也

何斯違斯十一真莫或遑宿二沃

宿夜宿也

振振君子十一真歸哉歸哉十灰

歸哉歸哉勸其反也

殷其雷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十一隊其實七質

摽落也

七質猶言七個

求我庶士十紙迨其吉兮四質

迨及也

摽有梅十一隊其實三質

三質猶言三個

求我庶士十紙迨其謂之四寘

謂會語之辭

摽有梅十一隊頃筐塈之十一隊

塈取也

求我庶士十紙迨其暨之四寘

暨及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十一青三五在東一東

嘒微貌

肅肅宵征十一真夙夜在公一東

肅肅疾貌

寔命不同一東

寔是也

嘒彼小星十一青三五在東一東

嘒微貌

肅肅宵征十一真抱衾與裯一尤

裯牀單

寔命不猶一東

猶同也

小星三章章四句

江有汜三章章四句

江有汜十一尾之子歸十灰不我以二紙

以與也

不我以後十一有

後猶遲也

江有渚六語之子歸十灰不我與六語

與猶以也

不我與後十一有

後猶遲也

江有沱五歌之子歸十灰不我過六哿

過猶與也

不我過後十一有

後猶遲也

江有汜三章章四句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

野有死麕十一真白茅純束一屋

純束猶言一束

有女懷春十一真吉士誘之四宥

誘進也

林有樸樕一屋野有死鹿一屋

樸樕小木叢生者

白茅包之三肴有女如玉三燭

如玉喻潔白

舒而脫脫六泰無感我帨十一隊

脫脫舒遲貌

無使尨也吠二泰

尨犬之多毛者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五支唐棣之華五麻

襛猶戎戎盛貌

曷不肅雝一東王姬之車五魚

肅雝和敬貌

何彼襛矣五支華如桃李四紙

華如桃李喻美盛

平王之孫二十三魂齊侯之子四紙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二十四緝壹發五豝五麻

茁生出貌

于嗟乎騶虞六魚

騶虞義獸

彼茁者蓬一東壹發五豝五麻

于嗟乎騶虞六魚

騶虞三章章四句

邶

柏舟五章章四句

汎彼柏舟十九尤亦汎其流十九尤

汎汎流貌

耿耿不寐十四止如有隱憂十一真

隱憂猶言憂深

微我無酒二十四緝以敖以遊二尤

敖遊皆放縱之意

我心匪鑑十四止不可以茹六語

茹度也

亦有兄弟十一真不可以據六語

據依也

薄言往愬十一隊逢彼之怒六語

逢遇也

我心匪石十一真不可轉也一先

我心匪席十一陌不可卷也一先

威儀棣棣十四止不可選也一先

柏舟五章章八句

綠衣三章章四句

綠兮衣兮五支綠衣黃裳七陽

綠兮衣兮五支綠衣黃裡七陽

心之憂矣三蕭曷維其已四紙

綠兮絲兮五支女所治兮四紙

我思古人十一真俾無訧兮四紙

訧過也

絺兮綌兮十六哿凄其以風一東

凄其以風猶言風凄凄然

我思古人十一真實獲我心十七

綠衣三章章八句

燕燕三章章八句

燕燕于飛五微差池其羽五微

差池不齊貌

之子于歸十灰遠送于野二語

瞻望弗及二緝佇立以泣二緝

燕燕于飛五微頡之頏之十一唐

頡上飛也

頏下飛也

之子于歸十灰遠于將之十陽

將行也

瞻望弗及二緝實勞我心二侵

實勞我心猶言實使我心勞

仲氏任只十一侵其心塞淵五支

仲氏女字任只語辭

終溫且惠十一霽淑慎其身十一真

燕燕三章章八句

日月三章章四句

日月出照二蕭佼人僚兮二蕭

佼人美好人

舒窈糾兮四宵勞心悄悄二蕭

舒窈糾猶言舒窈然

月出皓兮二蕭佼人懰兮二蕭

懰音流

舒懮受兮四宥勞心慅慅二蕭

懮受猶言懮然

慅慅猶悄悄

日月出皓二蕭佼人燎兮二蕭

燎音遼

舒夭紹兮二十三魂勞心慘慘二蕭

夭紹猶言夭然

慘慘猶悄悄

日月三章章四句

終風三章章四句

終風且暴二號顧我則笑四嘯

顧我則笑謂視我而笑

謔浪笑敖二號中心是悼二號

謔浪笑敖戲謔而傲慢

悼傷也

終風且霾十灰惠然肯來十灰

惠然肯來猶言肯來

莫往莫來十灰悠悠我思七之

終風且暴二號顧我則笑四嘯

謔浪笑敖二號中心是悔十賄

悔恨也

終風且霾十灰惠然肯來十灰

莫往莫來十灰悠悠我悲五脂

終風三章章八句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其鐘一東于宋百乘一東

擊鼓其鐘一東于宋翕兮四緝

擊鼓其鐘一東于宋差兮五歌

擊鼓其鐘一東于宋不我活六末

不我活猶言不活我

于嗟闊兮十四止不我信十一真

于嗟闊兮十四止不我活六末

于嗟洵兮十一霰不我信十一真

于嗟洵兮十一霰不我活六末

擊鼓五章章八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一東吹彼棘心二侵

凱風南風

棘心夭夭二蕭母氏劬勞二號

劬勞猶言勞苦

凱風自南一東吹彼棘薪十一真

棘薪猶言棘然

母氏聖善十一霰我無令人十一真

凱風自南一東吹彼棘心二侵

棘心夭夭二蕭母氏劬勞二號

凱風自南一東吹彼棘薪十一真

棘薪猶言棘然

母氏聖善十一霰我無令人十一真

凱風四章章八句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五微泄泄其羽五微

泄泄猶言舒緩貌

展矣君子十一真實勞我心二侵

展誠也

雄雉于飛五微下上其音十一侵

下上猶言上下

展矣君子十一真實勞我心二侵

雄雉于飛五微下上其音十一侵

下上猶言上下

展矣君子十一真實勞我心二侵

雄雉四章章八句

匏有苦葉四章章八句

匏有苦葉十九麌濟有深涉四葉

匏瓠也

深則厲二霽淺則揭四寘

厲帶也

揭褰衣也

有瀰濟盈十一青有鷕雉鳴十一青

瀰盈皆深貌

鷕雌雉鳴聲

濟盈不渡十一遇雉鳴求牡四有

牡雄也

雉鳴求牡四有

雉鳴求其牡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八句

谷風三章章八句

習習谷風一東以陰以雨五魚

習習和舒貌

黽勉同心二侵不宜空我十一送

黽勉猶言勉力

采葑采菲十一尾無以下體六止

葑菲蔓菁蘆菔

德音莫違十一尾及爾同死四止

德音猶言善言

行道遲遲四寘中心有違十一尾

遲遲舒緩貌

不遠伊邇四寘薄送我畿五微

畿門內也

誰謂荼苦六姥其甘如薺十一霽

荼苦菜

宴爾新昏十一真如兄如弟十一霽

宴安也

新昏猶言新婚

涇以渭濁十一尾湜湜其沚四紙

涇渭二水名

湜湜水清見底貌

沚小渚也

宴爾新昏十一真如兄如弟十一霽

涇以渭濁十一尾湜湜其止四紙

宴爾新昏十一真如兄如弟十一霽

谷風三章章八句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式微五微胡不歸十一尾

式微猶言微乎微乎

微君之故五遇胡爲乎中露一東

中露露中也

式微式微五微胡不歸十一尾

微君之躬一東胡爲乎泥中四止

泥中泥水中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三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十九盍何誕之一先

旄丘前高後下貌

盍何之何也

誕闊也

何多日也五支

何多日猶言多日

何其久也一有

何其處也六語

必有與也六語

與猶以也

何其久也一有

何其處也六語

必有以也四止

旄丘三章章八句

簡兮三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十五删方將萬舞一麌

簡兮大也

萬舞舞名

日之方中一東在前上處十一真

碩人俁俁六語公庭萬舞一麌

俁俁大貌

有力如虎六語

執轡如組二十四緝

組織成文

左手執籥四覺右手秉翟二十四緝

籥樂器

翟雉羽

赫如渥赭三蕭公言錫爵二十

渥赭厚赤色

公言錫爵猶言公賜爵

山有喬松二冬

喬上竦也

南方之原一先

原高平曰原

不忘君子十一真

山有喬松二冬

喬上竦也

南方之原一先

原高平曰原

德音不忘十一真

簡兮三章章八句

泉水四章章八句

毖彼泉水四止亦流于淇四止

毖泉流貌

淇水名

有懷于衛十一隊靡日不思五支

靡無也

孌彼諸姬五微聊與之謀一尤

孌美好貌

諸姬同姓之國

出宿于泲四止飲餞于禰十一霽

泲水名

禰近國也

女子有行十一唐遠兄弟父母十姥

遠兄弟父母猶言遠離兄弟父母

泉源在左十賄

泉源水名

淑問如皋四豪

淑善也

如皋猶言皋然

載脂載舝十一黠還車言邁十一卦

舝車軸頭鍵也

遄臻于衛十一隊不瑕有害十賄

瑕過也

泉水四章章八句

北門三章章四句

出自北門十一真憂心殷殷十一真

殷殷猶言殷然

終窶且貧十一真莫知我艱十五刪

窶貧無禮也

已焉哉一灰天實爲之五支

已焉哉猶言止矣

謂之何哉一灰

王事適我十一真政事一埤益我

適我猶言於我

我入自外十一隊室人交徧謫我二十

室人猶言一家之人

已焉哉一灰天實爲之五支

謂之何哉一灰

王事敦我十一真政事一埤益我

敦我猶言於我

我入自外十一隊室人交徧摧我二十

已焉哉一灰天實爲之五支

謂之何哉一灰

北門三章章八句

北風三章章四句

北風其涼七陽雨雪其雱十蒸

雱盛貌

惠而好我二十四緝攜手同行十庚

攜手同行猶言相攜而行

其虛其邪六魚既亟只五支

虛邪皆舒緩之意

既亟只五支既急只五支

北風其涼七陽雨雪其霏五微

霏雪貌

惠而好我二十四緝攜手同歸五微

其虛其邪六魚既亟只五支

既亟只五支既急只五支

北風其涼七陽雨雪其霰一先

霰雪貌

惠而好我二十四緝攜手同車六魚

其虛其邪六魚既亟只五支

既亟只五支既急只五支

北風三章章八句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其姝六魚俟我于城十庚

靜女閑雅貌

姝美色也

俟我于城隅二十三魂愛而不見二霰

搔首踟躕六魚

踟躕猶躑躅

靜女其孌五微貽我彤管一先

孌美好貌

彤管赤管

彤管有煒十賄說懌女美十賄

煒赤貌

說懌猶言喜悅

自牧歸荑四紙洵美且異四寘

牧郊外也

荑茅之始生者

匪女之爲美五微美人之貽一之

靜女三章章八句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四紙河水洋洋七陽

泚鮮明貌

燕婉之求二蕭籧篨不鮮一先

燕婉美貌

籧篨口不能仰

新臺有洒四紙河水浼浼十賄

洒高峻貌

浼浼平貌

燕婉之求二蕭籧篨不殄二十三魂

殄絕也

新臺有灑四紙河水浼浼十賄

燕婉之求二蕭蘧篨不屑四寘

新臺三章章八句

二子乘舟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十一尤汎汎其景十四止

汎汎流貌

願言思子四紙不瑕有害十賄

瑕過也

二子乘舟十一尤汎汎其逝十四止

願言思子四紙不瑕有逮十賄

逮及也

二子乘舟三章章四句

鄘

柏舟五章章四句

汎彼柏舟十九尤在彼中河二哿

汎汎流貌

髧彼兩髦十一唐實維我儀五支

髧髦貌

兩髦男子未冠垂髮爲飾

實維我儀猶言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五歌母也天只五支

之死猶言誓死

母也天只語辭

汎彼柏舟十九尤在彼河側一德

髧彼兩髦十一唐實維我特一德

之死矢靡慝一德母也天只五支

柏舟五章章八句

牆有茨三章章四句

牆有茨十一齊不可埽也二皓

茨蒺藜

牆所以蔽風雨

中冓之言二十三魂不可道也二皓

中冓內室也

所可道也二皓言之醜二有

醜惡也

牆有茨十一齊不可襄也七陽

襄除也

中冓之言二十三魂不可詳也七陽

詳說也

所可詳也七陽言之長十一唐

長言之多也

牆有茨三章章四句

君子偕老三章章十二句

君子偕老二皓副笄六珈六麻

副笄六珈首飾

委委佗佗五歌如山如河七歌

委委佗佗美好貌

象服是宜五支

象服祭服

子之不淑一屋云如之何五歌

子之不淑猶言不善

玉之瑱也十二霰象之揥也五支

瑱塞耳

揥所以搔頭

揚且之皙也十二錫胡然天也五先

揚且之皙猶言揚然白皙也

胡然猶言何爲

瑳兮瑳兮五歌其之展也七軫

瑳玉色鮮白

展誠也

蒙彼縐絺四紙是紲袢也十二霰

縐絺細葛

紲袢內衣

是紲袢也十二霰

是紲袢猶言袢然

清揚婉兮十一阮揚且之顏也二十

清揚婉兮十一阮揚且之顏也二十

揚且之顏也二十三魂胡然天也五先

君子偕老三章章十二句

桑中三章章四句

爰采唐矣七陽沫之鄉矣七陽

沫衛邑

云誰之思四寘美孟姜矣七陽

孟姜姜氏長女

期我乎桑中十一唐要我乎上宮二冬

上宮樓名

送我乎淇之上一先

爰采麥矣十一尾沫之北矣一德

沫之東矣一屋云誰之思四寘

美孟弋矣十一職期我乎桑中十一唐

要我乎上宮二冬

送我乎淇之上一先

爰采葑矣二冬沫之東矣一屋

云誰之思四寘美孟庸矣二冬

期我乎桑中十一唐要我乎上宮二冬

送我乎淇之上一先

桑中三章章八句

鶉之奔奔四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一東人之無良七陽

鶉之奔奔一東人之無禮四紙

鶉之奔奔一東人之無信十一真

鶉之奔奔四章章八句

定之方中三章章八句

定之方中一東作于楚宮二冬

定之方中一東揆之以日十一質

作于楚宮二冬

揆之以日十一質

作于楚室十一質

望楚與堂十一唐

楚丘之堂七陽

景山與京十一唐

京丘也

降觀于桑十一唐

降下也

卜云其吉十一質

終然允臧一先

卜云其吉十一質

終然允成十一清

卜云其吉十一質

終然允升十蒸

定之方中三章章八句

蝃蝀四章章四句

蝃蝀在東一東莫之敢指四紙

蝃蝀虹也

指斥也

女子有行十一唐遠兄弟父母十姥

遠兄弟父母猶言遠離兄弟父母

朝隮于西十二霽崇朝其雨五魚

朝隮虹氣也

崇終也

崇朝其雨猶言終朝其雨

女子有行十一唐遠父母兄弟十姥

遠父母兄弟猶言遠離父母兄弟

乃如之人也十一真懷昏姻也一先

懷思也

昏姻猶言婚姻

大無信也十一真不知其可也上

蝃蝀四章章八句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四紙人而無儀五支

儀威儀也

人而無儀五支不死何爲五支

相鼠有齒四紙人而無止四紙

止容止也

人而無止四紙不死何俟四紙

相鼠有體十一霽人而無禮四紙

體猶言身體

人而無禮四紙胡不遄死四紙

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八句

干旄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二肴在浚之郊四肴

孑孑干旄二肴在浚之都四模

素絲紕之四支良馬五之四支

紕飾也

良馬五之四支良馬四之四支

良馬六之四支

素絲組之四支良馬五之四支

組織成文

良馬四之四支良馬六之四支

素絲祝之四支良馬五之四支

祝織也

良馬六之四支良馬四之四支

孑孑干旄二肴在浚之城四庚

素絲紕之四支良馬五之四支

良馬五之四支良馬六之四支

素絲祝之四支良馬六之四支

良馬六之四支良馬五之四支

干旄三章章八句

載馳四章章八句

載馳載驅五歌歸唁衛侯十一尤

載馳載驅猶言馳驅

歸唁衛侯猶言往弔衛侯

驅馬悠悠十一尤言至于漕七豪

悠悠遠貌

大夫跋涉六葉我心則憂十一尤

跋涉山行曰跋水行曰涉

既不我嘉二歌不能旋反二十

嘉善也

不能旋反猶言不得旋反

不能旋濟十二霽不能旋歸五微

視爾不臧十一唐我思不閟四寘

臧善也

閟已也

我行其野六語芃芃其麥二十四緝

芃芃麥盛貌

控于大邦二江誰因誰極十三職

控告也

因依也

極至也

大夫君子十一真無我有尤一先

有尤猶言有過

百爾所思四寘不如我所之五支

載馳四章章八句

竹竿四章章四句

籊籊竹竿二十四緝以釣于淇四止

籊籊長而殺貌

淇水名

巧笑之瑳二歌佩玉之儺五歌

瑳玉色鮮白

儺行有節度

淇水滺滺十一尤檜楫松舟七尤

滺滺流貌

檜楫松舟猶言檜楫松船

駕言出遊十一尤以寫我憂十一尤

駕言出遊猶言駕而出遊

寫除也

淇水在右十賄泉源在左十賄

泉源水名

巧笑之姝六魚佩玉之瑩十一青

姝美色也

瑩玉色光潤

淇水在右十賄泉源在左十賄

巧笑之媚四寘佩玉之葱一東

媚愛也

葱青白色

竹竿四章章八句

芄蘭三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葉柔弱四覺

芄蘭草名

垂帶悸兮四寘

悸動貌

垂帶悸兮四寘

垂帶悸猶言悸然

垂帶悸兮四寘

垂帶悸猶言悸然

芄蘭三章章八句

河廣三章章四句

誰謂河廣七陽曾不容刀豪

曾猶乃也

誰謂宋遠二阮曾不崇朝二蕭

崇終也

崇朝猶言終朝

誰謂河廣七陽曾不容杭唐

誰謂宋遠二阮曾不日之間

河廣三章章八句

伯兮五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十四止邦之桀兮四質

朅武貌

桀特立也

伯也執殳六魚爲王前驅十一尤

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一東首如飛蓬一東

飛蓬隨風飄轉

豈無膏沐二沃誰適爲容二冬

膏沐潤髮之油

其雨其雨十一尤杲杲出日五質

杲杲日出貌

願言思伯四寘甘心首疾十一質

願言思伯猶言每思伯也

焉得諼草二十三魂言樹之背一隊

諼草忘憂草

願言思伯四寘使我心痗四寘

痗病也

伯兮五章章八句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十一尤在彼淇梁七陽

綏綏匹行貌

淇水名

心之憂矣三蕭之子無裳七陽

之子無裳猶言子無裳

有狐綏綏十一尤在彼淇厲二霽

厲帶也

心之憂矣三蕭之子無帶十一隊

有狐綏綏十一尤在彼淇側一德

心之憂矣三蕭之子無服一屋

有狐三章章八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二麻報之以瓊琚六魚

投我以木瓜二麻報之以瓊瑤四宵

投我以木瓜二麻報之以瓊玖四有

木瓜三章章四句

王風

黍離三章章八句

彼黍離離四寘彼稷之苗二蕭

離離垂實貌

行邁靡靡四寘中心搖搖二蕭

靡靡猶遲遲

搖搖心神不寧貌

知我者二歌謂我心憂二尤

不知我者二歌謂我何求二尤

悠悠蒼天一先此何人哉一灰

彼黍離離四寘彼稷之穗一隊

行邁靡靡四寘中心如醉六至

如醉猶言醉也

知我者二歌謂我心憂二尤

不知我者二歌謂我何求二尤

悠悠蒼天一先此何人哉一灰

彼黍離離四寘彼稷之實五質

行邁靡靡四寘中心如噎一屑

如噎猶言噎然

知我者二歌謂我心憂二尤

不知我者二歌謂我何求二尤

悠悠蒼天一先此何人哉一灰

黍離三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三章章四句

君子于役十一尾不知其期四支

曷至哉一灰

雞棲于埘四支日之夕矣四紙

羊牛下來一灰

君子于役十一尾不日不月五質

曷其有佸十賄

雞棲于桀十七日之夕矣四紙

羊牛下括十五

君子于役十一尾苟無飢渴十一曷

苟誠也

君子于役三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四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七陽左執簧二冬

陽陽得意貌

簧笙中金葉

右招我由房七陽

房旁也

其樂只且四止君子

樂只且猶言樂哉

君子陽陽七陽左執爵二藥

爵酒器

右招我由堂七陽

其樂只且四止君子

君子陽陽四章章八句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二藥

鑿鑿鮮明貌

素衣朱襮二沃從子于沸四未

襮領也

沸地名

揚之水白石皓皓二皓

皓皓潔白貌

素衣朱繡二宥從子于鹿一屋

繡刺繡文

鹿山名

揚之水白石粼粼十一真

粼粼清澈貌

我聞有命二敬不敢以告人十一真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出其東門三章章四句

出其東門十一真有女如雲一東

雖則如雲一東匪我思存十一真

縞衣綦巾十一真聊樂我員一先

縞衣綦巾女所服

出其闉闍十一真有女如荼六魚

雖則如荼六魚匪我思且十一真

縞衣茹藘六魚聊可與娛六語

縞衣茹藘女所食

出其閨閣十一真有女如荼六魚

雖則如荼六魚匪我思夸六麻

縞衣綦巾十一真聊可與娛六語

出其東門三章章八句

野有蔓草二章章四句

野有蔓草十九皓零露漙兮二冬

漙露貌

有美一人十一真清揚婉兮十一阮

邂逅相遇四寘適我願兮二十三魂

野有蔓草十九皓零露瀼瀼十陽

瀼瀼露多貌

有美一人十一真婉如清揚十一阮

邂逅相遇四寘與子偕臧七陽

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八句

溱洧二章章四句

溱與洧方渙十一換

溱洧二水名

渙渙流貌

士與女方秉蕑兮一先

蕑蘭草

女曰觀乎四寘士曰既且四寘

且語辭

且往觀乎四寘洧之外十一泰

洧外洵訏且樂四覺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四藥

伊其猶言維其

贈之以勺藥二十四緝

勺藥香草

溱洧二章章八句

鄭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之宜兮五支敝予又改爲兮四支

敝予又改爲猶言敝予改爲

適子之館兮二十三魂還予授子之粲兮二十四緝

還予授子猶言還授予

緇衣之好兮四皓敝予又改造兮四號

敝予又改造猶言敝予改造

適子之館兮二十三魂還予授子之粟一屋

緇衣之蓆兮十一陌敝予又改作兮十藥

敝予又改作猶言敝予改作

適子之館兮二十三魂還予授子之觀一先

緇衣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兮十語無踰我里六止

將請也

無踰我里猶言無踰我里而來

無折我樹杞四紙

無折我樹杞猶言無折我杞樹

豈敢愛之一隊畏我父母十姥

畏我父母猶言畏父母之責我

仲可懷也十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四寘

將仲子兮十語無踰我牆七陽

無踰我牆猶言無踰我牆而來

無折我樹桑二冬

無折我樹桑猶言無折我桑樹

豈敢愛之一隊畏我諸兄十庚

畏我諸兄猶言畏諸兄之責我

仲可懷也十灰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四寘

將仲子兮十語無踰我園十元

無踰我園猶言無踰我園而來

無折我樹檀十寒

無折我樹檀猶言無折我檀樹

豈敢愛之一隊畏我諸人十一真

畏我諸人猶言畏人之責我

仲可懷也十灰人之言亦可畏也四寘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一先乘乘黃四宕

乘乘黃猶言乘黃馬

兩驂如舞六語

兩驂如舞猶言驂馬如舞

叔在藪十九皓火烈具舉一語

火烈具舉猶言火烈俱舉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抑釋掤忌四寘

抑釋掤猶言抑釋掤然

叔善射忌四寘

叔善射忌四寘

叔于田一先乘乘黃四宕

兩驂如手六語

兩驂如手猶言驂馬如手

叔在藪十九皓火烈具阜一語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抑釋掤忌四寘

抑釋掤猶言抑釋掤然

叔善射忌四寘

叔善射忌四寘

叔于田一先乘乘黃四宕

兩驂如舞六語

兩驂如舞猶言驂馬如舞

叔在藪十九皓火烈具揭一語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叔馬慢忌四寘叔發罕忌四寘

抑釋掤忌四寘

抑釋掤猶言抑釋掤然

叔善射忌四寘

叔善射忌四寘

叔于田三章章八句

大叔于田三章章四句

大叔于田一先乘乘乘黃四宕

兩驂如手六語

兩驂如手猶言驂馬如手

兩驂如舞六語

兩驂如舞猶言驂馬如舞

執轡如組二十四緝

組織成文

兩驂如手六語

兩驂如手猶言驂馬如手

兩驂如舞六語

兩驂如舞猶言驂馬如舞

執轡如組二十四緝

組織成文

兩驂如手六語

兩驂如手猶言驂馬如手

兩驂如舞六語

兩驂如舞猶言驂馬如舞

執轡如組二十四緝

組織成文

大叔于田三章章四句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在彭七陽駟介旁旁七陽

駟介四馬被甲者

二矛重英二冬

二矛矛有二刃

河上乎翱翔七陽

翱翔猶言翱翔然

清人在消四宵駟介麃麃四宵

麃麃衆武貌

二矛重喬二冬

二矛矛有二刃

河上乎逍遙四宵

逍遙猶言逍遙然

清人在軸二沃駟介陶陶四宵

陶陶衆和樂貌

二矛重皮五支

二矛矛有二刃

河上乎翱翔七陽

翱翔猶言翱翔然

清人三章章八句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豹袪六魚自我人居居六魚

袪袖口也

豈無他人六麻維子之故六遇

羔裘豹裘十一尤自我人究究十一尤

豈無他人六麻維子之好四皓

羔裘豹飾十一尤自我人好好四皓

豈無他人六麻維子之休十一尤

羔裘三章章八句

遵大路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六語執子之袪兮六語

遵大路兮六語不寁故也六語

無我惡兮十一暮不寁好也四皓

遵大路兮六語不寁手也四有

無我魗兮四宥不寁醜也四有

遵大路三章章八句

女曰雞鳴三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七陽士曰昧旦十五刪

昧旦猶言昧然旦明

子興視夜七陽明星有爛十五刪

興起也

將翱將翔七陽弋鳧與雁十五刪

弋鳧與雁猶言弋鳧雁

弋言加之七陽與子宜之五支

弋言加之猶言加之

宜爾室家十一質

宜爾室家猶言一家之人

雞既鳴矣十一青朝既盈矣十一青

盈滿也

匪東方則明十一青

匪東方則明猶言非東方明

月出之光七陽

月出之光猶言月光

興子視夜七陽明星煌煌十一唐

煌煌猶言煌然

將翱將翔七陽弋鳧與鴈十五刪

弋鳧與鴈猶言弋鳧鴈

弋言加之七陽與子宜之五支

宜爾室家十一質

宜爾室家猶言一家之人

女曰雞鳴三章章八句

有女同車三章章四句

有女同車五歌顏如舜華六魚

顏如舜華猶言顏如華

將翱將翔七陽佩玉瓊琚六魚

佩玉瓊琚猶言佩瓊琚

彼美孟姜七陽洵美且都六魚

洵信也

有女同行十一唐顏如舜英十一唐

鴥鳩四章章六句
浿彼下泉 一仙奥叙浸彼苞稂十一 儀我聯歎二十念彼周京
音讀
浿彼下泉 見上浸彼苞蓍三蕭 愾我寤歎 見上念彼京周十八
浿彼下泉 見上浸彼苞蓍六脂 愾我寤歎 見上念彼京師六脂
芃芃黍苗 四青 陰雨膏之七号二部 之四國有王郷伯勞六豪二十二部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轄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七月流火 古音閉考火字詩凡四見左傳一 九月授衣 八微一之日嘉發十月二之日栗烈 十二無衣無褐 十二何以卒歲三 祭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六止同我婦子 六止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六止 此章以平上以去入通歌 反 褐以田畯至喜為一韻亦可通一章為一韻
七月流火 見上九月授衣 見上春日載陽十陽有鳴倉庚古音 庚字詩凡二見竝同今十二女執懿筐 十陽遵彼微行 反 庚與平生等字混為一韻 爰求柔桑十一 春日遲遲六脂 采繁祁祁六脂 女心傷悲六脂 始及公子同歸八微
七月流火 見上八月萑葦 九尾蠶月條桑十一 取彼斧斯十陽以伐遠揚十陽 猗彼女桑 見上七月鳴鴂 二錫八月載績三十錫 載玄載黃十一 我朱孔陽 十陽 為公子裳十陽
四月秀葽 四青 五月鳴蜩 三蕭 八月其穫十九十月隕蘀 十九 一之日于貉 十九 取彼狐狸七之為公子裘 裘 反 二之日其同 一東 載纘武功 一東 言私其豵 一東 獻豜于公 一東
五月斯螽動股十 十 六月莎雞振羽九虞 七月在野 洋 與八月 在宇九慶 九月在戶 十虞 十月蟋蟀八我 狄下 音戶 穹窒熏鼠 八語 塞向墐戶 見上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八此室處 八語
六月食鬱及薁一屋 七月亨葵及菽一屋 八月剝棗二十 十月穫稻二十 為此春酒四十以介眉壽 四十七月食瓜 音孤 八月斷壺十一 九月叔苴九魚 采荼薪樗 九月築場圃十 虞 十月納禾稼古音古禾字詩凡二見 黍稷 重穋 禾麻菽麥 稷麥二字共韻 李因篤曰 按人說入四韻 吳棫曰 二韻 說 黍稷 八語 以下 為大字為韻 與 圖 稼 穡 嗟 我農夫 十一 模
我稼既同 一東 上入執宮功 一東 書爾于茅宵爾索綯六豪 亟其乘屋一屋 其始播百穀一屋 此章以
二之日鑿冰沖沖一東 三之日納于凌陰一東 四之日其蚤二十一侯 侯韻字 獻羔祭韭 四有 九月肅霜 二語 獻羔祭韭 四有 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十 陽 朋酒斯饗二語 曰殺羔羊 陽 躋彼公堂 六豪 二部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十一稱彼兕觥 先光 萬壽無疆十一陽 此章以 為一韻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六止 無毀我室 五質 恩二十 斯勤二十 斯 四支 以下八韻 為一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古音戕 七陽 亦孔之哀 十灰 予手拮据 九魚 予所捋荼 十一 予所蓄租 十一 予口卒瘏十一 模
曰予未有室家 音姑 予羽譙譙 四宵 予尾脩脩 三蕭 予室翹翹 四宵 風雨所漂搖 四宵
予維音曉曉 三蕭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八微 零雨其濛 見上 果贏之實 亦施于宇 九慶 伊威在室 五質 蠨蛸在戶 十 虞 町畽 鹿場 十陽 熠燿宵行 反 戶 不可畏 八未 也伊可懷十四 也 此章以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我來自東 見上 零雨其濛 見上 鸛鳴于垤 五質 婦歎于室 五質 洒掃穹窒 五質 我征聿至 六至 有敦瓜苦 烝在栗薪 真十七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去入通為一韻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我來自東 見上 零雨其濛 見上 倉庚于飛 三灰 皇駁其馬 音姥 親結其縭 九魚 九十其儀 古音牛何反 十七 其新孔嘉 九麻 其舊如之何 音河 何 見上 叶 音 以下 為大字為韻 與 圖 嘉 儀 何 見上 宜室家 三章 之 協 也 以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我來自東 見上 零雨其濛 見上 果贏之實 亦施于宇 九慶 伊威在室 五質 蠨蛸在戶 十 虞 町畽 鹿場 十陽 熠燿宵行 反 戶 不可畏 八未 也伊可懷十四 也 此章以平

見上和樂且孺二 韻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二十七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八微 周道倭遲六脂 豈不懷歸八微 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六脂
四牡騑騑 見上 與 嘽嘽駱馬 音姥 豈不懷歸 見上 王事靡盬
十虞 不遑啟處八語
翩翩者雛 載飛載下 音戶 集于苞栩九慶 王事靡盬 見上 不遑
將父九慶
翩翩者雛 載飛載止六止 集于苞杞六止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滿以
駕彼四駱 載驟駸駸二侵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 來諗七賡
此章以平
上通為一韻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 音義與夫 于彼原隰二十 駪駪征夫十一 虞 每懷靡及
二十
我馬維駒十虞 六轡如濡十虞 載馳載驅十虞 周爰咨諏十虞
我馬維騏七之 六轡如絲七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音謀
我馬維駱十九 六轡沃若十九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十九
我馬維騏 真七 六轡既均十八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十八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七尾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十一 脊
死喪之威八微 兄弟孔懷十四 原隰裒矣二十 脅 人矣兄
弟次九 矣
脊令在原二十 兄弟急難之難 二十五寒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十八 嘆 二韻 後周庾信哀江
南賦本無情於急難而為兄弟發 此恩 雖正用此作平聲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十八 嘆 二韻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左氏傳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考戎
凡四韻 見泥三章 與 音義同 韻出章九章與桑葚神鶉此章則與
終窮悉云 戎猶 延 古戎字有汝音故又韻為汝民勞
烝尚書烝民韓奕 烝徒 烝然 烝也無戎烝也永歎 烝 與
外禦其務 務音侮 烝尚書烝民韓奕 烝徒 烝然 烝也無戎烝也永歎 烝 與
雷音次 烝尚書烝民韓奕 烝徒 烝然 烝也無戎烝也永歎 烝 與
予 見上 古者戎汝同音 音呂 氏 戎 與 祜 音 豪 而 不 顧 左 傳 引 詩 之 文
矢之矣
寧亂既平十二 既安且寧十五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十二
儐爾邊豆古音田故反 考豆字詩凡二見 飲酒之飫九侯 兄弟
既具十遇 和樂且孺十遇

妻子好合二十 如鼓瑟琴二 侯 兄弟既翕二十 和樂且湛二十
合 與 翕 琴 音 協 湛 音 諶 平 入 期 協 音 同 樂 爾 妻 帑 十一 是究是圖十一 亶其然乎十一
究 音 九 救 反 圖 音 同 樂 爾 妻 帑 模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丁丁十三 鳥鳴嚶嚶十三 出自幽谷一屋 遷于喬木一屋
嚶其鳴矣 反 求其友聲 十青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見上 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十二 神之聽之十五之終和且平十二
伐木許許十二 釃酒有藇八語 既有肥羜八語 以速諸父九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十一 於粲洒埽三十 陳饋八簋音九既有
肥牡 與九以速諸舅四有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四十 國有此
一韻
伐木于阪阮二十 釃酒有衍二十 籩豆有踐八獮 兄弟無遠二十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二侯 有酒湑八語 我無酒酤十一 我坎坎
鼓十姥 我蹲蹲舞九慶 我迨我暇 音義考暇字古音 洪 三見 以愆
飲此湑見上 矣 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十一 俾爾單厚 古音戶考厚字詩凡三見
單 音 丹 厚 韻 二 侯 何福不除二 魚 韻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以上去通為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一屋 維日不足 三燭 以莫不興十六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十六 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十七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二十 禴祠烝嘗十陽 于公先王十陽 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十陽 此章以 為一韻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古音方 緊反考福字詩凡十六見書三見
易五見儀禮二見周禮工記一見 如同後人 誤入 五十 侯 韻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二 燭 群黎百姓徧為爾德五德
爾受天百祿十六 不
如日之升 蒸 古音承 二 韻 與 茂 協
如月之恒十七 如日之升 蒸 古音承 二 韻 與 茂 協
如松柏之茂 茂 音 無不爾或承十六 蒸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歸 八微 曰歸 見上 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 音姑 玁狁之故 音古 與 家 協 不遑啟居 九魚 玁狁之故 音古 與 家 協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歸 見上 歲亦莫止 憂心烈烈 音列 入 薛 協 載饑載渴 載 音 子 亥 反 我戍未定六徑 靡使
歸聘四十 五 韻
采薇 見上 采薇亦剛十一 止 曰歸 見上 曰歸 見上 歲亦
陽十陽 止王事靡盬十虞 不遑啟處八語 憂心孔疚古音几考
五見 立同 後入 凡四十九 宿 不來 十六 哈 此章以
入 四十九 宿 不來 見上 通為一韻
彼爾維何下 何 篇 與 維 常 之 華 音 敷 彼路斯何 見上 君子之車九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三十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二十 九 葉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六 脂 君子所依八微 小人所腓八微 四牡
翼翼二十 象弭魚服 蒲北反 豈不日戒十六 怪 音 常 武 敦 音 堆 此章以 平 去 通為一韻
象弭與 得 紐 音 記 力 反 捷 獫 孔 棘二十四 職 為一韻
豈 音 與 得 韻 紐 音 記 力 反 捷 獫 孔 棘 以 去 入 通 為 一 韻
豈 九 喜 韻 往 日 亦 與 得 韻 紐 音 記 力 反 捷 獫 孔 棘 以 去 入 通 為 一 韻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八微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九微 行道遲遲
六脂 載渴載飢六止 我心傷悲六脂 莫知我哀十六 哈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古音墨考牧字詩一見易一見楚辭無
見 音 與 協 于 彼 牧 古 音 墨 考 牧 字 詩 一 見 易 一 見 楚 辭 無 入 聲 協 音 故 天子所謂我來 十六 哈 矣召彼傑夫謂之載驅音敺 吳王事多艱維
其棘二十四 職 轉 矣 此章以平去 通為一韻
我出我車于彼郊五有 矣設此旐三十 矣建彼旄六豪 矣彼旟
施斯胡不旆旆十四 憂心悄悄三十 僕夫況瘁六至 此章以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十陽 出車彭彭音蒲 旂旐央央十陽 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見上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十陽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敷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十一 王事多難
不遑啟居九魚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九魚
喓喓草蟲一東 趯趯阜螽一東 未見君子六止 憂心忡忡
一東 既見君子見上 我心則降戶江 赫赫南仲一 送 薄伐西戎
一東 此章以 平去通為一韻
春日遲遲六脂 卉木萋萋齊 倉庚喈喈十四 采蘩祁祁六脂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八微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六脂
出車六章章八句
采薇見上 薇亦作止十一 暮止 曰歸 八微 曰歸 見上
有杕之杜十 姥 與 雨 協 有睆其實五質 王事靡盬十 姥 繼嗣我日
五質 日月陽十陽 止女心傷十陽 止征夫遑十一 止
有杕之杜見上 其葉萋萋齊 十二 王事靡盬見上 我心傷悲六脂

卉木萋見上 止女心悲見上 止征夫歸入衾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六止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滿以擅車轉輾
二十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 憂心孔疚 音見 期逝不至六至 而多爲恤六術
卜筮偕十四 止會言近 古音祈祁嘉麦日近辭也聲如祈後訓之
九隰二十 止征夫遑 因紙止入通爲一韻
杕杜四章章七句

南陔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罶四十四有鱨鯊九魚 君子有酒四十四有 旨且多七歌
魚麗見上 旨且有 音以
魚麗于罶見上 鱨鯉六止 君子有酒見上 旨且有
物其多見上 矣維其嘉九麻矣
物其旨見上 矣維其偕十四 矣通爲此章以平上
物其有見上 矣維其時七之 矣此章以平上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三十六效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三十六效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三十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二十八翰
南有樛木甘瓠纍六脂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六脂之
翩翩者雛十六魚 烝然來暮十六模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古音肄
詩凡四見此同後人混入四十九有韻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由庚

崇丘

南山有臺十六咍 北山有萊十六咍 樂只君子六止 與下邦家之基
七之 樂只君子見上 萬壽無期七之 此章亦可
南山有桑唐 北山有楊十陽 樂只君子見上 邦家之光十一唐
樂只君子見上 萬壽無疆十陽
南山有杞六止 北山有李六止 樂只君子見上 民之父母 滿以
樂只君子見上 德音不已六止

南山有栲四十一early 北山有杻四十 樂只君子見上 遐不眉壽四十四有
宥二韻 樂只君子見上 德音是茂 音耄
南山有枸九慶 北山有楰九慶 樂只君子見上 遐不黃耇古音苟
反 老字非韻 壽見上 樂只君子見上 遐不黃耇 古音
五厚韻後 樂只君子見上 保艾爾後 音戶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五德 音見 以佐天子六止 此章亦可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八語 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古音悉寫考字詩
湑入三十分燕笑語八語 兮是以有譽處八語 兮
五馬韻二十分燕笑語八語 兮是以有譽處八語 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十陽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十一唐 其德
瀼見上 此章以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十齊 既見君子六止 孔燕豈弟十二霽二韻
宜兄宜弟見上 令德壽豈十五海
戎車既安二十如 轄如軒二十元 四牡既信既佶旦開二十文入山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二十元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二十五願 以平去通爲一韻
吉甫燕喜六止 既多受祉六止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音几 飲御
諸友 音以 飫讎謂鯉六止 侯誰在矣六止 張仲孝友見上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六止 于彼新田一先 與千 于此菑畝滿以 方叔涖止
六止 其車三千一先 師干之試七志 方叔率止見上 乘其四騏
四騏翼翼四職二十 路車有奭四職二十 簟茀魚服屋 音蝮
可通下文入聲爲一韻 鉤膺鞗革音勒 此
薄言采芑見上 于彼新田見上 于此中鄉十陽與央常皇 方叔
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旂旐央央十陽 方叔率止見上 約軧
錯衡古音戶郎反考薌字詩凡五見此同後人混入十二庚 八鸞瑲瑲十陽 服其命服朱
芾斯皇十一有 有瑲葱珩古音戶郎反後人混入十二庚 韻
鴥彼飛隼同與止協韻後人混入十七準 韻 其飛戾天一先 與
亦集爰止六止 方叔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師干之試 方
叔率止見上 征人伐鼓十姥 陳師鞠旅入語 顯允方叔伐鼓淵
淵一先 振旅闐闐一先
采芑五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二齊 戎車既飭二十四 駕彼四牡四十一early 載是常服北
宥二韻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二十六緝 急字非韻 此作我是用戒當從之說見采薇
玁狁匪茹此作我是用戒當從之說見采薇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十五庚 此章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五德 音見 我服既成十四清 于三十里六止 王于出征清 以佐天子六止 此
征韻 章亦可以爲一韻
四牡修廣其大有酺三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一東 有嚴有翼
二十一職 共武之服滿北 共武之服見上 以定王國五德
四職 玁狁匪茹八語 整居焦穫十一 侵鎬及方十陽 至于涇陽十陽
織文鳥章十陽 白旆央央十陽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戶郎反 此章以上
去通爲一韻
戎車既安二十如 轄如軒二十元 四牡既信既佶旦開二十文入山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二十元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二十五願 以平去通爲一韻 此章○
吉甫燕喜六止 既多受祉六止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音几 飲御
諸友 音以 飫讎謂鯉六止 侯誰在矣六止 張仲孝友見上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六止 于彼新田一先 與千 于此菑畝滿以 方叔涖止
六止 其車三千一先 師干之試七志 方叔率止見上 乘其四騏
四騏翼翼四職二十 路車有奭四職二十 簟茀魚服屋 音蝮
可通下文入聲爲一韻 鉤膺鞗革音勒 此
薄言采芑見上 于彼新田見上 于此中鄉十陽與央常皇 方叔
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旂旐央央十陽 方叔率止見上 約軧
錯衡古音戶郎反考薌字詩凡五見此同後人混入十二庚 八鸞瑲瑲十陽 服其命服朱
芾斯皇十一有 有瑲葱珩古音戶郎反後人混入十二庚 韻
鴥彼飛隼同與止協韻後人混入十七準 韻 其飛戾天一先 與
亦集爰止六止 方叔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師干之試 方
叔率止見上 征人伐鼓十姥 陳師鞠旅入語 顯允方叔伐鼓淵
淵一先 振旅闐闐一先
采芑五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夜極文以韻之如字讀之不協見於左傳僖五年從古音讀之則協
十五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入微上通爲一韻 如字讀如靈
灰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一東 我馬既同一東四牡龐龐古音蒲蓬後人分爲二音 四江韻
田車既好三十四牡孔阜四十東有甫章二十一姥 駕言行狩九有
此章以上
去通爲一韻
四有 遵徒敶敶四有六章 建旐設旄六豪 搏獸于敖
六豪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二十一昔 赤芾金舄二十一昔 會同有繹二十
一昔 調字非
決拾既佽四牡奕奕二十一昔 赤芾金舄二十一昔 會同有繹二十
一昔 調字非
決拾既佽柴也至與弓矢既調三蕭 射夫既同一東 韻宋祕韻補
弓矢既調三蕭 射夫既同一東 調字非韻宋祕韻補
柴此章首尾為一韻 兼收并包 同能調馬御車 射不失的 以待田禽
同能調馬御車 射不失的 以待田禽 古音鄰後人分爲二音 四江韻
柴此章首尾為一韻 兼收并包 同能調馬御車 射不失的 以待田禽
瑲瑲玉聲 舒而不疾 和鸞雝雝 行中規矩 進退有度 以下五章
瑲瑲玉聲 舒而不疾 和鸞雝雝 行中規矩 進退有度 以下五章
體士昏禮往迎婦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相與為韻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儛此何以與死為韻宋玉與屈原
不死長人何守首與守為韻差與死為韻宋玉與屈原
衛孔穎達疏引詩作韻 此章以上
相與為韻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儛此何以與死為韻宋玉與屈原
不死長人何守首與守為韻差與死為韻宋玉與屈原
衛孔穎達疏引詩作韻 此章以上
是毋中敬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樂與緒為韻二章為韻漢安世
韻皆同此例以依樂為韻但以
句無韻但以例以依樂為韻但以
句無韻但以例以依樂為韻但以
句無韻但以例以依樂為韻但以
五支韻入舍矢如破以平去通爲一韻 此章
蕭蕭馬鳴十二 悠悠旆旌清 徒御不驚十二庚 大庖不盈十四清
之子于征十四清 有聞無聲十四清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十四
清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古音羌後人誤入五支韻 既伯既禱三十 田車既好三十四 牡
孔阜四有 升彼大阜見上 從其羣醜四十一early 此章
四有 升彼大阜見上 從其羣醜四十一去通爲一韻
吉日庚午十姥 既差我馬音滿 獸之所同八語
九慶 漆沮之從三鍾 天子之所八語
瞻彼中原其祁有音以 鹿麌俟俟六止 或羣或友音以 悉率
左右音以 以燕天子六止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五旨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五旨 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十一 音禮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九麌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反神與麌 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古音古考音字詩凡三見馬一見姑五十五馬韻
見姑同後人混入三十五馬韻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二十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睹十九麌 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陌十一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六豪 維此哲人六質 謂我宣驕四宵
雖彼愚人見上 謂我宣驕四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十 庭燎之光十一唐 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十陽
夜如何其夜未央十 庭燎之光十一唐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四
泰 夜如何其夜未艾十四 庭燎晰晰十二齊 君子至止鸞聲瑲瑲十陽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五旨 朝宗于海十五賄 鴥彼飛隼反之水 載飛載止六止
嘖我兄弟十一 邦人諸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
沔彼流水見上 朝宗于海十五賄 鴥彼飛隼見上 載飛載揚
嘖我兄弟見上 邦人諸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
沔水三章章二章章八句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古音方羽反考音字詩凡五處入十一尾韻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一先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一先 樂彼之
園二十元 爰有樹檀五寒 其下維蘀十九鐸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見上 爰有樹檀見上 其下維穀一屋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新父三章章四句

新父之爪十六止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新父之爪見上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十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七之 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皇十一 庚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屋 生芻一束三燭 其人如玉三燭 毋金
玉爾音一侵 而有遐心二侵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一屋 無啄我粟三燭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汝上一屋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一屋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十一 無啄我粱十陽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謔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虞王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九魚 昏姻孔夷十一 言就爾居九魚
我行其野見上 蔽芾其樗見上 昏姻之故見上 言就爾宿一屋
爾不我畜一屋 言歸思復一屋 此章以
爾不我畜見上 言歸思復見上 言采其遂一屋 昏姻之故見上 言就爾宿一屋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古音方墨反後人混入一屋韻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十一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七志 此章以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見上 以慰我心七志 此章以
斯干九章章四句

秩秩斯干五寒 幽幽南山二十 如竹苞五肴 矢如松茂音戊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十一 矣無相猶十八尤 矣此章以平上
似續妣祖十姥 築室百堵十姥 西南其戶十姥 爰居爰處八語
爰笑爰語八語

約之閣閣十九 椓之橐橐十九鐸 風雨攸除九魚 鳥鼠攸去八語
君子攸芋十遇 此章亦
君子攸芋見上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君子攸寧十一庚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君子攸寧見上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如跂斯翼四職 如矢斯棘四職 如鳥斯革音棘 如翬斯飛八微
君子攸躋以平入通爲一韻 此章亦可
殽殽白駒食我場苗四宵 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四宵 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四宵

約之閣閣見上 椓之橐橐見上 風雨攸除見上 鳥鼠攸去八語
君子攸芋見上 此章亦
君子攸芋見上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新父之爪十六止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新父之爪見上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寘三 鍾
新父三章章四句

顧處士詩本音

下茫上聲五十乃安斯寢四十六乃占我蘆莫胡反一音吉慶雅何七叙維熊羆羆古音波考羆字詩凡二見維虺維蛇音陀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見上男子之祥十羆維虺維蛇見上女子之祥見上二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十羆載衣之裳十羆載弄之璋十羆其泣喤喤古音皇考喤字詩凡二見宋韻同後人誤入唐韻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解二見地古音陀考地字詩凡一見易一見楚辭同後人誤入六至韻載衣之裼同後人誤入五質韻唯酒食是議古音羲考議字詩凡二見五寘韻無父母詒罹音離一章以平上通為一韻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之一十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十八尨羊來思七之魚其負譙載之二十貔牛來思見上其耳湿湿二十貔或降于阿七歌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訛八戈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古音胡讹三十維物爾牲具十遇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十六以雌以雄古音于陵反考雄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一東韻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十六不騫不崩十七塵之以肱十七登畢來既升十六牧人乃夢眾維魚九魚矣旐維旟九魚矣人占之眾維魚見上矣實維豐年一先旐維旟見上矣室家溱溱十九臻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七銜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二十四盬憂心如惔二十三談不敢戲談二十三談國既卒斬五十一豏何用不監二十七銜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七歌天方薦瘥七歌喪亂弘多七歌民言無嘉九麻憯莫懲嗟九麻尹氏大師六脂維周之氏十一齊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六脂天子是毗六脂俾民不迷十二齊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見上

弗躬弗親十七庶民弗信二十震弗問弗仕六止勿罔君子六止式夷式已六止無小人殆十五瑱瑣婀亞則無膴仕見上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昊天不傭三鍾降此鞫訩三鍾昊天不惠十二霽降此大厲十二霽君子如届怪十六皆俾民心闋屑十六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入聲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七銜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二十四盬憂心如惔二十三談不敢戲談二十三談國既卒斬五十一豏何用不監二十七銜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師

爲鬼爲蜮二十則不可得五德有醜面目視人罔極四職二十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二十四職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蓼蕭十二分妻七是兮成是貝錦七寢彼譖人者亦已大甚七寢上通爲一韻

哈哀四狹二十五馬三韻分修人誤入四狹朝今成是南箕七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音謀

揖揖翩翩二仙謀欲譖人十七侵侵言二元也謂爾不信二十震去通爲一韻

捷捷幡幡二十謀欲譖言二十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二仙騸人好好三十皓勞人草草二十皓蒼天蒼天一先視彼騸人十七眞矜此勞人見上

彼譖人者音諸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十姥豺虎不食二十投畀有北二十有北不受四十有投畀有昊三十二皓四職德謀女終其女人謀入四覺職我日構禍楊園之道猗于亟臣去其寺人孟子六止與下子韻作爲此詩七之凡百君子見上敬而聽之七之此章亦可通爲一韻

恭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九虞將恐將懼十遇維予與女八語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九魚八語二韻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十五灰將恐將懼予于懷皆十四皆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六脂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十五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五支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本二句無韻未詳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六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六豪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八未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六至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六止鮮民之生不如無之久音九矣無父何怙十姥無母何恃六止出則銜恤六術入則靡至六至此章以上一韻

父兮生我母兮鞠一厓我劬我瘁一厓我顧我復一厓我出入腹一厓我欲報之德五德昊天罔極二十四職

南山烈烈十七薛飄風發發十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十四泰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四十七韻豈不懷歸畏此反覆此章以去入協韻爲一韻

蓼莪四章章六句

蓼莪匪莪伊蒿一篇言君子無德安處八語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四職二十韓之聽之介爾景福一篇言君子無德安息四職二十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入語韓之聽之介爾景福方墨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十陽淮水湯湯十陽憂心且傷十陽叔人君子懷允不忘十陽

鼓鍾喈喈十四淮水湝湝皆十四憂心且悲六脂叔人君子其德不回十五灰

鼓鍾伐鼛六豪淮有三洲十八憂心且妯十八叔人君子其德不猶十尤

鼓鍾欽欽二十鼓瑟鼓琴二十侵笙磬同音二十侵以雅以南二十二覃以籥不僭五十六咸二韻爲一韻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六脂言抽其棘四職自昔何爲我藝黍稷二十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二十職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四職以爲酒食七志以享以祀六止以妥以侑古音以侑入四十九有韻以介景福方墨此章以平上二韻爲一韻

清清瞻瞻十陽執爨踖踖二十藥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古音之反或剝或亨古音普庚反

既齊既稷二十職既匡既敕二十職既坻既京庚音居良反既齊既稷二十職既匡既敕二十職時萬時億二十四職此章以平上二韻爲一韻

禮儀既備六至孝孫徂位六至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六止皇尸載起六止鼓鍾送尸六脂神保是格六止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六止

孝孫徂位六至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六至苾芬孝祀六止神嗜飲食七志卜爾百福方墨如幾如式四職

既齊既稷二十職既匡既敕二十職時萬時億二十四職此章以平上二韻爲一韻

禮儀既備六至孝孫徂位六至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六止皇尸載起六止鼓鍾送尸六脂神保是格六止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六止

我孔煞八黠我式燕及六至兄弟既具二侯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六至苾芬孝祀六止神嗜飲食七志卜爾百福方墨如幾如式四職

既齊既稷二十職既匡既敕二十職時萬時億二十四職此章以平上二韻爲一韻

楚茨四章章六句

信彼南山十五刪維禹甸平二十四敬之畇畇四真原隰既平二十四敬徹田爲糧九魔

南山有臺一咍北山有萊一咍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咍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一支

信彼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彼南山一先維禹甸平去通爲一韻我理六止南東其畝二十四有上天同雲二十一東雪雰雰文二十一東益之以霢霂一屋既優既渥三燭既霑既足三燭生我百穀一屋

疆埸翼翼二十四職黍稷彧彧一屋曾孫之穡二十四職以爲酒食七志以享以祀六止以妥以侑古音以侑入四十九有韻以介景福方墨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中田有廬九魚疆埸有瓜八麻是剥是菹九魚獻之皇祖十姥

曾孫來止六止以其婦子六止饁彼南畝二十四有田畯至喜六止

上天同雲二十一東雪雰雰文二十一東益之以霢霂一屋既優既渥三燭既霑既足三燭生我百穀一屋

曾孫來止六止以其騂黑二十一屋白牡周祭之禮二十一薛

以介景福方墨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大田四章章六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怪六止既備乃事七志以我覃耜六止俶載南畝六厚播厥百穀一屋既庭且碩二十一昔曾孫是若十八藥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既方既皁三十皓既堅既好二十皓不稂不莠四十九有去其螟螣五德及其蟊賊五德無害我田穉二十四宥以穫薅茶三十一模

曾孫之稼如茨四支如梁十陽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庚音居良乃求千斯倉十一唐乃求萬斯箱十陽黍稷盈止見上稻糯秬秠一東是穫是畝二十四有或肆或將十陽祝祭于公一東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八語

甫田四章章十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二宵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二宵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二屑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屑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怪六止既備乃事七志以我覃耜六止俶載南畝六厚播厥百穀一屋既庭且碩二十一昔曾孫是若十八藥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既方既皁三十皓既堅既好二十皓不稂不莠四十九有去其螟螣五德及其蟊賊五德無害我田穉二十四宥以穫薅茶三十一模

曾孫之稼如茨四支如梁十陽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庚音居良乃求千斯倉十一唐乃求萬斯箱十陽黍稷盈止見上稻糯秬秠一東是穫是畝二十四有或肆或將十陽祝祭于公一東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八語

甫田四章章十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二宵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二宵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二屑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屑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南山律律六術飄風弗弗八物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六術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彼蓼蟲四送音以反一韻不知其辛十一真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匪匪翼翼二十四職黍稷非馨昊天不平二庚我行其野十七薛言采其蓫之音直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屑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南山律律六術飄風弗弗八物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六術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彼蓼蟲四送音以反一韻不知其辛十一真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匪匪翼翼二十四職黍稷非馨昊天不平二庚我行其野十七薛言采其蓫之音直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屑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南山律律六術飄風弗弗八物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六術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彼蓼蟲四送音以反一韻不知其辛十一真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匪匪翼翼二十四職黍稷非馨昊天不平二庚我行其野十七薛言采其蓫之音直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屑

婉兮孌兮二十四緩總角丱兮二十四緩未幾見兮二十四緩突而弁兮二十四緩

支交桑思背詩 有鶯其領 四十 君子樂得見上 萬邦之屏 十四 詩

之屏之翰 十二 五寒二酒 百辟爲憲 五質 不敢不難 此字有二音 讀者乃厚反板音乃反 下去同 爲一音 音義 乃多反 讀記月令命圖難 天子乃難以達狀氣命有司大難 疏音乃多反 與難同 左傳疾十八年 劉難士 劉難音乃多反 是其證也今讀書止收入二十五寒二十八翰二韻 那 七歌 饒石德作邪古二音同也 那 儺文引此作委蛇不 那 就其餘 九 旨酒思柔 九 攸攸匪敖 六豪三十 萬福來求 十八

桑扈四章章四句

交匪敖 六豪三十 萬福來求 十八 尤

鴛鴦于飛畢之羅 七歌 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五支 有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四職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方德 反

乘馬在廄秣之林 十三 之君子萬年福祿艾 泰 四之入通爲一 讀

乘馬在廄秣之橘 十五 質 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六脂 以遲字音夫叔反則與綏不協當從本音

君子萬年福祿綏 六脂 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 七歌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九麻 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 七歌 蓺與女蘆 七歌 施于松柏 陌二十 未見君子 六止 與下

君子萬年福祿綏 六脂 之

有頒者弁實維伊期 七之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七之 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 十六 蓺與女蘿施于松上 三十六 憂 四末見君子 六止 憂心奕奕

古音亦讀如夷 此章以 上通爲一韻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 四寒 爾酒既旨爾殽既阜 四有 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 四有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二十四 霰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二十四 霰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 十五 黠 思孌季女逝兮 十三 祭 匪飢匪渴 十三 德 音

來括 十三 末 雖無好友 音以 式燕且喜 一 韻 止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

韻 此章可通下二句爲一韻

依彼平林集維鷮 四宵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三十 六效 式燕且譽 九魚 凡

與魚同 二韻 好爾無射 射音羊益反 下同 毛音亦 通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

韻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 微韻 與旨酒式飲庶幾 五旨 式欽庶幾 下 幾音祈 雖無德與女 八語 式歌且舞 九麌 式食庶

幾見上 與有鶯其領 四十 君子樂得見上 萬邦之屏 十四 詩

之屏之翰 十二 寒 二酒 百辟爲憲 五質 不敢不難 此字有二音 讀者乃厚反 板音乃反 下去同 爲一音 音義 乃多反 讀記月令命圖難 天子乃難以達狀氣命有司大難 疏音乃多反 與難同 左傳疾十八年 劉難士 劉難音乃多反 是其證也今讀書止收入二十五寒二十八翰二韻 那 七歌 饒石德作邪古二音同也 那 儺文引此作委蛇不 那 就其餘 九 旨酒思柔 九 攸攸匪敖 六豪三十 萬福來求 十八

桑扈四章章四句

十陽常服韜晻九慶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十姥
舞念爾祖聿修厥德二十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反墨殷之未喪
師六韻克配上帝十二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五質此章以平
通上文
為一韻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以躬韻都姥反下同遏音謁塞終夫數
信聞宣昭義問二十有虞殷自天一先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十四
之九有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古音孵考孚字入十一模韻此章上下偶以平去通
為一韻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十六養四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十陽天
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十陽平去通為一韻此章以
聲仲氏任自彼殷商十陽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音疆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戶郎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二十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方墨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二德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六緝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七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六止文王嘉止六止大邦有子上倪反
大邦有子見上倪天之妹十八隊文定厥祥十陽與梁充協親迎于渭八
造舟為梁十陽不顯其光上去通為一韻此章以
有命自天一先命此文王十陽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十九
臻長子維行戶郎反為士武王見上侮天之
殷商之旅野女協與其會如林一侵矢于牧野洪範反與維予侯興十六
蒸說見上帝臨女八語無貳爾心二侵
牧野洋洋十陽檀車煌煌十一唐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十陽涼彼武王十陽肆伐大商十陽會朝清明獨郎反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十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五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五質
古公亶父九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十姥至于岐下音戶
爰及姜女八語聿來胥宇九慶
周原膴膴文意疏都賦註引韓詩作腜菫荼如飴七之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六脂曰止日時七之築室于茲七之
通韻通止十一止
左左通右音以通疆通理十六止通宜通畝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七志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西
徂召司徒十一傳立室家音姑其絕則直四職十輯版
為一韻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暇亦式不諫亦入無韻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樂嗣斯士無韻

思齊十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十一陌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十九維此二國
二十五德與下國臨其政聖作明哲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一德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六緝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七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六止文王嘉止六止大邦有子上倪天之妹十八隊文定厥祥十陽與
梁充協親迎于渭八
造舟為梁十陽不顯其光上去通為一韻此章以
有命自天一先命此文王十陽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十九
臻長子維行戶郎反為士武王見上侮天之
殷商之旅野女協與其會如林一侵矢于牧野洪範反與維予侯興十六
蒸說見上帝臨女八語無貳爾心二侵
牧野洋洋十陽檀車煌煌十一唐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十陽涼彼武王十陽肆伐大商十陽會朝清明獨郎反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十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五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五質
古公亶父九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十姥至于岐下音戶
爰及姜女八語聿來胥宇九慶
周原膴膴文意疏都賦註引韓詩作腜菫荼如飴七之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六脂曰止日時七之築室于茲七之
通韻通止十一止
左左通右音以通疆通理十六止通宜通畝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十四之庶民攻之不日成十四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哈十六王在靈囿八四十九宥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音軔於牣魚躍十八藥
鹿鹿濯濯四覺白鳥翯翯四覺王在靈沼于牣於牣魚躍十八藥
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三鍾於論鼓鍾三鍾於樂辟廱三鍾
於論鼓鍾見上於樂辟廱見上鼉鼓逢逢古音蒲工反後放此矇瞍
奏公一東

靈臺三章章四句何侯毛傳章句以
每章一韻故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十陽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九尤十八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四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二十德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二十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蒲北反
昭茲來許八語繩其祖武九慶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十姥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三十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三箇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十四過駿有聲見上過求厥寧十五過靜厥成十四清
文王烝哉韻說見前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一東既伐于崇一東作邑于豐一東文王
烝哉

築城伊淢二十作豐伊匹五質匪棘其欲職吏引此作猶通追
來孝三十王后烝哉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元熊朋來曰此詩自有韻記匪棘其猶可證乃不改從字
作猶而改孝字音許六反此類大
詩中此類當據協音改正
王公伊灌灌維豐之垣二元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二十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二十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二十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三鍾自西自東一東自南自北二十無思不服滿北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十陽宅是鎬京音疆維龜正五勞二韻十之武王成
十四之武王烝哉

皇清經解 卷四

臨衛莆弗八物崇墉仡仡九迄是伐是肆六是是絕是忽十一
四方以無拂八物此章以上去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庶民攻之不日成十四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哈十六王在靈囿古音肆後入混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於牣魚躍十八藥
鹿鹿濯濯四覺白鳥翯翯四覺王在靈沼于牣於牣魚躍十八藥
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三鍾於論鼓鍾三鍾於樂辟廱三鍾
於論鼓鍾見上於樂辟廱見上鼉鼓逢逢古音蒲工反後放此矇瞍
奏公一東

靈臺三章章四句何侯毛傳章句以
每章一韻故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十陽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九尤十八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四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二十德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二十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蒲北反
昭茲來許八語繩其祖武九慶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十姥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三十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三箇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十四過駿有聲見上過求厥寧十五過靜厥成十四清
文王烝哉韻說見前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一東既伐于崇一東作邑于豐一東文王
烝哉

築城伊淢二十作豐伊匹五質匪棘其欲職吏引此作猶通追
來孝三十王后烝哉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元熊朋來曰此詩自有韻記匪棘其猶可證乃不改從字
作猶而改孝字音許六反此類大
詩中此類當據協音改正
王公伊灌灌維豐之垣二元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二十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二十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二十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三鍾自西自東一東自南自北二十無思不服滿北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十陽宅是鎬京音疆維龜正五勞二韻十之武王成
十四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六止武王豈不仕六止詒厥孫謀音姥以燕翼子六
武王烝哉此章以平上
通為一韻

文王有聲八章章十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七章四百一十四句

厥初生民十七真時維姜嫄二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六止以弗
無子六止履帝武敏音每拇履帝武敏歆音吟
止六止載震載夙一屋載生載育四沃時維后稷十四職
誕彌厥月十月先生如達羊二十四曷
誕彌厥月十月先生如達羊二十四曷此章以上入通為一韻
不坼不副古音方逼反下同無菑無害十四曷以赫厥靈十五青上帝不寧十五青不康禋祀六止
居然生子六止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七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見上音為一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四職十之鳥乃去爾七語矣后
字自為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四職十之鳥乃去爾七語矣后
稷呱矣十一尤實覃實訏十一虞厥聲載路十一暮此章以去
誕real厥月十月先生如達羊二十四曷此章以平入通為一韻
不坼不副古音方逼反下同無菑無害十四曷以赫厥靈十五青上帝不寧十五青不康禋祀六止
居然生子六止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七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見上音為一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四職十之鳥乃去爾七語矣后
稷呱矣十一尤實覃實訏十一虞厥聲載路十一暮此章以去
實發實秀九宥有實堅實好二皓實穎實栗十一質即有邰家室五質
古公亶父九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十姥至于岐下音戶
爰及姜女八語聿來胥宇九慶
周原膴膴文意疏都賦註引韓詩作腜菫荼如飴七之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六脂曰止日時七之築室于茲七之
通韻通止十一止
左左通右音以通疆通理十六止通宜通畝反

厥初生民十七真時維姜嫄二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六止以弗
無子六止履帝武敏音每拇履帝武敏歆音吟
止六止載震載夙一屋載生載育四沃時維后稷十四職
誕彌厥月十月先生如達羊二十四曷
誕彌厥月十月先生如達羊二十四曷此章以上入通為一韻
不坼不副古音方逼反下同無菑無害十四曷以赫厥靈十五青上帝不寧十五青不康禋祀六止
居然生子六止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七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見上音為一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四職十之鳥乃去爾七語矣后
稷呱矣十一尤實覃實訏十一虞厥聲載路十一暮此章以去
實發實秀九宥有實堅實好二皓實穎實栗十一質即有邰家室五質

古候人猗八物三百赤芾在股以邶或媚或負四有二十嘉歌胡可反
三十五馬韻八物三百赤芾在股以邶或媚或負四有二十嘉歌胡可反
或歌或哭十九鐘此章以上平
敦弓既堅十九先四鍭既鈞十八含矢既均十八真序賓以賢一先
敦弓既句十九庚十週二韻按說四鍭古音胡玩反四鍭如樹
十遇序賓以不侮九慶此章以去
曾孫維主九慶酒醴維醹九慶酌以大斗古音當口反斝半字有
後人混入四以祈黃耇古音垢黃耇台背十八隊以引以翼十一職壽
十五厚韻以介景福九德此章以
考維祺七之以介景福古墨反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二十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九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十陽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一東
昭明有融一東高朗令終一東令終有俶一屋公尸嘉告一沃
其告維何七歌遷豆靜嘉九麻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
威儀孔時七之君子有孝子六止孝子不匱六至永錫爾類六至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二十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真二十一震此
部

其殽維何天被爾祿一屋君子萬年景命有僕一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六止釐爾女士見上從以孫子六止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十五公尸來燕來寧十五青爾酒既清十四清爾殽既馨
青十五公尸燕飲福綏成十四清
鳧鷖在沙九麻公尸來燕來宜反何爾酒既多七歌爾殽既嘉
九麻公尸燕飲福綏來為音訛
鳧鷖在渚八語公尸來燕來處八語爾酒既清八語爾殽伊脯
九慶公尸燕飲福綏來下音戶
鳧鷖在亹二十公尸來止熏熏二十旨酒欣欣一殷燔炙芬芬
文二十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二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六止顯顯令德二十宜民宜人十七真受祿于天一先
保右命爾命爾受之自天申十此章以上入通為一韻真

皇清經解 卷四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三十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三十二皓此
章以上去通為
一韻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暇亦式不諫亦入無韻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樂嗣斯士無韻

思齊十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四十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十九維此二國
二十五德與下國臨其政聖作明哲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一德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六緝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七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六止文王嘉止六止大邦有子上倪天之妹十八隊文定厥祥十陽與
梁充協親迎于渭八
造舟為梁十陽不顯其光上去通為一韻此章以
有命自天一先命此文王十陽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十九
臻長子維行戶郎反為士武王見上侮天之
殷商之旅野女協與其會如林一侵矢于牧野洪範反與維予侯興十六
蒸說見上帝臨女八語無貳爾心二侵
牧野洋洋十陽檀車煌煌十一唐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十陽涼彼武王十陽肆伐大商十陽會朝清明獨郎反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十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五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五質
古公亶父九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十姥至于岐下音戶
爰及姜女八語聿來胥宇九慶
周原膴膴文意疏都賦註引韓詩作腜菫荼如飴七之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六脂曰止日時七之築室于茲七之
通韻通止十一止
左左通右音以通疆通理十六止通宜通畝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十四之庶民攻之不日成十四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哈十六王在靈囿古音肆後入混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於牣魚躍十八藥
鹿鹿濯濯四覺白鳥翯翯四覺王在靈沼于牣於牣魚躍十八藥
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三鍾於論鼓鍾三鍾於樂辟廱三鍾
於論鼓鍾見上於樂辟廱見上鼉鼓逢逢古音蒲工反後放此矇瞍
奏公一東

靈臺三章章四句何侯毛傳章句以
每章一韻故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十陽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九尤十八尚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四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二十德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二十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蒲北反
昭茲來許八語繩其祖武九慶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十姥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三十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三箇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十四過駿有聲見上過求厥寧十五過靜厥成十四清
文王烝哉韻說見前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一東既伐于崇一東作邑于豐一東文王
烝哉

築城伊淢二十作豐伊匹五質匪棘其欲職吏引此作猶通追
來孝三十王后烝哉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元熊朋來曰此詩自有韻記匪棘其猶可證乃不改從字
作猶而改孝字音許六反此類大
詩中此類當據協音改正
王公伊灌灌維豐之垣二元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二十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二十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二十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三鍾自西自東一東自南自北二十無思不服滿北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十陽宅是鎬京音疆維龜正五勞二韻十之武王成
十四之武王烝哉

顧處士詩本音

異曰不可 三十三 智覆背善詈 五宗 雖曰匪予 九魚八語 既作爾歌 七歌 此章以平去 通爲一韻

桑柔十六章八句 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一先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十七 天降喪亂滅我辟瘥 九麻 丁我 不棘不極 二十一侵 補鋸見中切 皇矣瞻衛韓詩作隆衝溝司馬相如長門賦奉虛言而望誠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一東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 一東 不殄心憚 祁自郊徂宮 一東 上下奠瘥 喪亂弘多 十歌 南土是保 二皓

靡神不宗 三鍾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二十一侵 說見七月 穹蒼 王親命見上 之纘戎祖考 三十無廢朕命 見上 夙夜匪解 十五 庶 其爾位 六至 朕命不易 五寘 二韻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二十二昔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十陽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十陽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十陽 簟茀錯衡 反 玄袞赤舄 二十二昔 鉤膺鏤鍚 十陽 鞹鞃淺幭 二十 鞗革金厄 一麥 韓侯出祖 十姥 出宿于屠 十一 顯父餞之 清酒百壺 十一 其殽維何 七歌 與下 炰鱉鮮魚 九魚 其蔌維何 見上 維筍及蒲 十一 模 其贈維何 見上 乘馬路車 九魚 籩豆有且 九魚 侯氏燕胥 九魚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韓侯受命 蘭客 王親命見上 之纘戎祖考 三十無廢朕命 見上 夙夜匪解 十五 庶 其爾位 六至 朕命不易 五寘 二韻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二十二昔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音姥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十姥 錫爾介圭 有南土是保 二皓

申伯信邁 王餞于郿 六脂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八微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四寘 登是南邦 反 工世執其功 一東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申伯之德 五德 柔惠且直 四職 揉此萬邦 聞于四國 五德 吉甫 作誦其詩 孔碩 二十 其風肆好 以贈申伯 四職 ○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維嶽 一覺 駿極于天 一先 維嶽降神 十七 生甫及申 十七 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 十四 四方于宣 二仙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 七志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二十四寘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四寘 登是南邦 反 工世執其功 一東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王遣申伯 路車乘馬 音姥 我圖爾居 莫如南土 十姥 錫爾介圭 有南土是保 二皓

申伯信邁 王餞于郿 六脂 申伯還南 謝于誠歸 八微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四寘 登是南邦 反 工世執其功 一東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有物 有則 二十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二十 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 音戶 保茲天子 生仲山甫 九麌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仲山甫出祖四牡 業業 三十 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 四緝 諏謀 十尤 慎爾出納 王命 王之喉舌 十七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十月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十陽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十七 真 夜匪解以事一人 十七 真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十姥 維仲山甫 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見上 不侮矜寡 古 不畏強禦 八語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 八語 之 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 袞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 十姥 之維仲山甫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仲山甫出祖四牡 業業 三十 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 四緝 諏謀 十尤 慎爾出納 王命 王之喉舌 十七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十月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十陽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十七 真 夜匪解以事一人 十七 真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十姥 維仲山甫 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見上 不侮矜寡 古 不畏強禦 八語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 八語 之 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 袞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 十姥 之維仲山甫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韓奕六章章十一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三十二霰 有倬其道 三十二皓 韓侯受命 王親命見上 之纘戎祖考 三十無廢朕命 見上 夙夜匪解 十五 庶 其爾位 六至 朕命不易 五寘 二韻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二十二昔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 十陽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十陽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十陽 簟茀錯衡 反 玄袞赤舄 二十二昔 鉤膺鏤鍚 十陽 鞹鞃淺幭 二十 鞗革金厄 一麥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韓侯出祖 十姥 出宿于屠 十一 顯父餞之 清酒百壺 十一 其殽維何 七歌 與下 炰鱉鮮魚 九魚 其蔌維何 見上 維筍及蒲 十一 模 其贈維何 見上 乘馬路車 九魚 籩豆有且 九魚 侯氏燕胥 九魚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韓侯取妻 十二齊 汾王之甥 姊之子 六止 韓侯迎止 六止 于蹶之里 六止 百兩彭彭 音旁 八鄧 鏘鏘 十陽 不顯其光 唐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 文 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 二十三魂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蹶父孔武 靡有不到 三十 為韓姞相攸 莫如韓樂 三十六效 孔樂韓土 十姥 川澤訏訏 十虞 魴鱮甫甫 十姥 麀鹿噳噳 九慶 有熊有羆 有貓有虎 十姥 慶既令居 九魚 韓姞燕譽 九御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 二十 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 七刪 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 二十 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 二十 實墉實壑 十九 實畝實籍 二十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韓奕六章章十一句

江漢浮浮 十八 武夫滔滔 六豪 匪安匪遊 十八 淮夷來求 十八 既出我車 九魚 既設我旟 九魚 匪安匪舒 九魚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江漢湯湯 陽 武夫洸洸 唐 經營四方 十陽 告成于王 十陽 四方既平 二十 王國庶定 四十 時靡有爭 耕 王心載寧 九青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江漢之滸 十姥 王命召虎 十姥 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 十姥 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匪棘其欲 二十 王國來極 二十 于疆于理 六止 至于南海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二十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 二十 無 二韻

曰予小子 六止 召公是似 六止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六止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江漢之滸 十姥 王命召虎 十姥 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 十姥 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江漢浮浮 十八 武夫滔滔 六豪 匪安匪遊 十八 淮夷來求 十八 既出我車 九魚 既設我旟 九魚 匪安匪舒 九魚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江漢湯湯 陽 武夫洸洸 唐 經營四方 十陽 告成于王 十陽 四方既平 二十 王國庶定 四十 時靡有爭 耕 王心載寧 九青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江漢之滸 十姥 王命召虎 十姥 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 十姥 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匪棘其欲 二十 王國來極 二十 于疆于理 六止 至于南海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二十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 二十 無 二韻

江漢浮浮 十八 武夫滔滔 六豪 匪安匪遊 十八 淮夷來求 十八 既出我車 九魚 既設我旟 九魚 匪安匪舒 九魚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江漢湯湯 陽 武夫洸洸 唐 經營四方 十陽 告成于王 十陽 四方既平 二十 王國庶定 四十 時靡有爭 耕 王心載寧 九青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江漢之滸 十姥 王命召虎 十姥 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 十姥 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 模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匪棘其欲 二十 王國來極 二十 于疆于理 六止 至于南海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二十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 二十 無 二韻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霽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十三祭 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 怪 蟊賊蟊疾靡有夷届 十六怪 罪罟不收 尤 靡有夷瘳 十八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霽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十三祭 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 怪 蟊賊蟊疾靡有夷届 十六怪 罪罟不收 尤 靡有夷瘳 十八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有人土田 一先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 十七 女覆奪之 十三末 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 見上 女覆說之 十三之有 通爲一韻 二字不 叶

哲夫成城 十四 哲婦傾城 見上 二殊 懿厥哲婦 厥反 為梟為鴟 六脂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十四 亂匪降自天 一先 生自婦人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鴟梟 徹 平入通爲一韻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霽 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十三祭 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 怪 蟊賊蟊疾靡有夷届 十六怪 罪罟不收 尤 靡有夷瘳 十八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有人土田 一先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 十七 女覆奪之 十三末 此說協 之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 見上 女覆說之 十三之有 通爲一韻 二字不 叶

哲夫成城 十四 哲婦傾城 見上 二殊 懿厥哲婦 厥反 為梟為鴟 六脂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十四 亂匪降自天 一先 生自婦人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鴟梟 徹 平入通爲一韻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一先立我烝民十七莫匪爾極
二十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四句四韻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肅肅臣工一東敬謹在公一東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八語九御二韻釋文與爾助皆協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十八魚九於皇來牟十八尤二麻二韻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十二齊與艾協迄用康年一先命我衆人十七序乃錢鎛奄觀銍艾二十廢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四紙庶私里協率時農夫十一播厥百穀一屋駿發爾私六脂終三十里六止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姥反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此章以平上以平入通爲一韻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八微與于彼西雝三鍾我客戾止六止亦有斯容二東
在彼無惡十一暮十二莫二韻釋文韓詩作射庶幾夙夜吉豫以永終譽九魚九御二韻此章以平上以去入通爲一韻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秩亦有高廩百二句萬億及秭五旨爲酒爲醴十一薺盛黍稻姚五旨以洽百禮薺一降福孔皆十四皆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十姥與虞羽私里協在周之庭十五青與聲設業設虡八語崇牙樹羽九虞應田縣鼓十姥鞉磬祝圉八語既備乃奏並候反倒此篇簫管備舉八語喤喤厥聲十四清肅雝和鳴十二庚先祖是聽青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十四清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雖深淵有炰魚九魚有鱮有鰷五旨鰷音條鱨鯊魚鰋鯉六止以享以祀六止以介景福上入通爲一韻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三鍾與至止肅肅一屋相維辟公一東天子穆穆一屋於薦廣牡莫九反相予肆祀六止假哉皇考三十六緩子孝子六止宣哲維人十七真與考協文武維后古音戶與後同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綏我眉壽十四有二韻與後人燕及皇天先克昌厥後音戶綏我眉壽十四有二韻與考協十九介以繁祉六止既右烈考二十七皓亦右文母四句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十陽龍旂陽陽十陽和鈴央央十陽鞗革有鶬十陽鞗革有鶬十陽和鈴央央十陽
鑾聲雝雝十二東鞗革有鶬十陽以介景福一屋

載見一章十二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音姥有萋有且萍文七敦琢其旅八語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繁以繁其馬見上薄言追六脂之左右綏六脂之既有淫威八微降福孔夷六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一先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六止與遭家不造三十號嬛嬛在疚音几於乎皇考十二晧永世克孝六效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十五止維予小子夙夜敬四十止於乎皇王十陽繼序思不忘以平去通爲一韻

訪予落止六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十六脂予未有艾十四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二換維予小子夫堪家多難二十五寒二韻庭上下音戶陟降厥家音姑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二十八鍾或以二考字協韻非是以平去通爲一韻此載芟疏自馬顙身子與渙洋雝同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七之天維顯思七之命不易哉十六止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六止日監在茲七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六止日就月將十陽學有緝熙于光明彌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三鍾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一東拚飛維鳥二十末是用作歌將予就之繼續古音即由反

小毖一章七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九宥

桓一章九句

文王餗勤止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載芟載柞二十七洽其耕泽泽千耦其耘七準徂隰徂畛十七軫侯主侯伯十陌侯亞侯旅八語侯彊侯以六止有喻其
二十二韻釋文載芟本又作菑音災柞音昨侯反耘音云匹反畛音軫
饁思婦其蟊斯賀以方依其士六止有略其耜六止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十三末驛驛其達十二曷有厭其傑
十七葉厭厭其苗四宵繹繹其麃四蕭載穫濟濟十二齊有實其積萬億及秭五旨爲酒爲醴十二齊烝畀祖妣五旨
以洽百禮齊十一薺有飶其香十陽邦家之光十陽有椒其馨十五青胡考之寧青十五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古音子之反本又音祖茲此章以上入以
爲一韻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匪受匪艾十一泰俶載南畝滿以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十三末
或來瞻女八語載筐及筥八語其饟伊黍八語其笠伊糾四十黝
其鎛斯趙三十六豪以薅荼蓼二十七篠荼蓼朽止九經茶蓼朽止四宥止黍稷茂音孝止
穫之挃挃五質積之栗栗五質其崇一東如墉三鍾其比五質
如櫛七櫛以開百室五質百室盈止十四止婦子寧十五止殺時
犉牡有捄其角音鉤以似以續三燭續古之人末有無韻此
載芟疏自馬顙身子與渙洋雝同自章以上入以上去通爲一韻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其紑古音巴之反後人載弁俅俅古音渠之反與裘同自
堂徂基七之自羊徂牛音疑鼐鼎及鼒七之兕觥其觩十八尤旨
酒思柔十八尤不吳不敖六豪胡考之休十八尤自兕觥其觩十八尤旨
酒思柔七尤二韻胡考之休十八尤其觩以下倣爲一韻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六脂遵養時晦十八隊時純熙七之矢其用大介十六
我龍受四十之蹻蹻王之造三十號載用有嗣七志實維爾公允
師見上不去通爲一韻

酌一章八句

經萬邦屢豐年唐石經作婁按婁婁古字通用書屢字誼作婁書無韻
十陽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十陽克定厥家於昭于天一先皇以
閒二十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詩疏或以思之語助爲義詳見全用語助者例

賚一章六句

泰山巖巖二十銜魯邦所詹二十豏有鱟萃一東遭我乾喙
至于海邦十一東淮夷來同一東莫不率從三鍾魯侯之功一東
保有鳧繹二十昔遂荒徐宅陌二十至于海邦見上與從淮夷蠻貊
二十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見上莫敢不諾鐸十九魯侯是若二十
天錫公純嘏音古眉壽保眞十姥居常與許六語復周公之宇
九虞魯侯燕喜六止令妻壽母反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宜大夫庶士六止邦國是
有音以既多受祉六止黃髮兒齒六止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二十是斷是度十九是尋是尺二十松桷
有舄二十昔路寢孔碩二十昔新廟奕奕二十昔奚斯所作鐸十九孔曼
且碩見上萬民是若十八
閟宮有侐音泌賞賚至多洽比百福重重一東
荏菽旆旆十泰禾役穟穟十至麻麥幪幪一東瓜瓞唪唪十混
閟宮有侐一章十二句

天錫公純嘏十姥眉壽保眞十軫既多受祉六止黃髮兒齒六止
萬舞洋洋十陽孝孫有慶音羌
萬舞一章十句

思樂泮水五旨與薄采其芹二十文魯侯戾止六止言觀其旂音祈
其旂茷茷十四泰鸞聲噦噦十四泰無小無大十一箇從公于邁六夬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藻二十皓魯侯戾止見上其馬蹻蹻小二十
二韻其馬蹻蹻見上其音昭昭四宵載色載笑二十三蕭匪怒伊教
三十六效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茆二十爻魯侯戾止六止在泮飲酒四十有
既飲旨酒見上永錫難老三十六寒順彼長道二十皓屈此羣醜四十有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二十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二十一先允文允武
九慶昭假烈祖十一薛靡神不孝百神爾福十一薛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上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補北切蠻荊來威虎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無韻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五句

魯頌

駉駉牡馬音姥在坰之野神與薄言駉者音指有騅有皇十一唐
有驪有黃十一唐以車彭彭音薄思無疆十陽思馬斯臧十一唐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騂有騏六脂
有騂有騏七之以車伾伾六脂思無期七之思馬斯才咍六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驒有駱十九鐸
有驔有雒十九鐸以車繹繹二十四昔思無斁二十四昔思馬斯作十九鐸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駰有騢古音胡後
人誤入有驒有魚九魚以車祛祛九魚思無邪音徐思馬斯徂
十一模此章
亦可通爲一韻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彼乘黃一東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號郎振振鷺一
暮鷺于下音戶鼓咽咽醉言舞九慶于胥樂兮本句歌見騶之
去通爲一韻

有駜有駜彼乘牡莫九反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四十四有振振鷺鷺
于飛八微鼓咽咽醉言歸八微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彼乘騏一先歌二韻夙夜在公在公載燕二霰自今
以始六止歲其有穀詒孫子六止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五旨與薄采其芹二十魯侯戾止六止言觀其旂音祈
其旂茷茷十四泰鸞聲噦噦十四泰無小無大十一箇從公于邁六夬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藻二十皓魯侯戾止見上其馬蹻蹻小二十
二韻其馬蹻蹻見上其音昭昭四宵載色載笑二十三蕭匪怒伊教
三十六效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茆二十爻魯侯戾止六止在泮飲酒四十四有
既飲旨酒見上永錫難老三十六寒順彼長道二十皓屈此羣醜四十有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二十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二十一先允文允武
九慶昭假烈祖十一薛靡神不孝百神爾福十一薛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上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補北切蠻荊來威虎臣

在泮獻馘古音國後人混入四十一麥淑問如皋陶四宵音遙在泮獻囚十八尤
淑旂綏厚反後人混入五支斿旂之屬和鸞雝雝十一東鞗革忡忡十一東
載色載笑二十三蕭匪怒伊教二十爻
在泮獻囚十八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二侵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二覃孫子荊舒是懲十一東
不告于訩三鍾不戢不難十陽不告于訩三鍾在泮獻功一東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二十陌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二十陌
淮夷攸服二十屋憬彼淮夷蠻貊四十陌及彼南夷二十陌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音泌賞賚至多洽比百福重重一東
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土十姥纘禹之緒六語
閟宮有侐一章十二句

天錫公純嘏十姥眉壽保眞十軫既多受祉六止黃髮兒齒六止
萬舞洋洋十陽孝孫有慶音羌
萬舞一章十句

商頌

猗於戲與那八戈與置我鞉鼓十姥奏鼓簡簡衍我烈祖十姥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十四靜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十四勁和且平
庸十一東依我磬聲見上於赫湯孫穆穆厥聲見上庸鼓有斁二十
萬舞有奕二十昔我有嘉客二十陌亦不夷懌二十昔自古在昔二十昔
先民有作十九鐸溫恭朝夕二十昔執事有恪十九鐸顧予烝嘗十陽
湯孫之將十陽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十姥有秩斯祜十姥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八語既戚
清酤十姥賚我思成清十四靜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十四勁
鞗假無言時靡有爭十三耕綏我眉壽黃耇無疆十陽約軧錯衡
八鸞鸞鶬鶬十一東以假以享三十養我受命溥將十陽自天降
庸十一東豐年穰穰六養來假來饗歌本作格同上古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降福既多十歌既醉既飽小德大心二侵既醉既飽見上既
醉既飽見上既飽既德二十德既醉既飽見上既飽既德見上
高朗令終三十東令終有始初吉終吉二質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十陽宅殷土茫茫十陽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十陽方命厥后音戶與奄有九有音以商之先后
見上受命不殆二十五在武丁孫子六止武丁孫子見上武王靡
不勝十六蒸龔能厥職十六職九有有截十六薛
烈祖一章十六句

易漢學 卷四

商頌五篇十六章二百五十四句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經刊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所止六甘肇域彼四海十五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八歲景員維河七歌殷受命咸宅魚何反百祿是何七歌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濟濟維商十陽長發其祥十陽洪水茫茫十陽禹敷下土方十陽外大國是疆十陽幅隕既長十陽有城方將十陽帝立子生商上

立王桓撥十三受小國是達十二受大國是達見上章履不越十月遂視既發十月相土烈烈十七海外有截十六帝命不違八微至于湯齊十二湯降不遲六脂聖敬日躋十二昭假遲遲見上上帝是祇六脂帝命式于九圍八微

受小球大球十八爲下國綏旅十八何天之休十八不競不絿十八不剛不柔十八敷政優優十八百祿是遒十八受小共大共三鍾爲下國駿厖古音莫工反後人分四江韻荀子引此作駿龐大戴禮引此作恂何天之龍三鍾敷奏其勇二腫不震不動一董不戁不竦二腫百祿是總一董此章以一韻

武王載旆十四泰載變變文引此作載坡十七薛烈烈祁祁七脂則莫我敢曷十二曷苞有三蘖十七薛莫遂莫達十二九有有截十六章顧既伐十月是吾夏桀十七薛此章以曷祁去入通爲一韻

昔在中葉九葉有震且業三葉允也天子六止降予卿士六止今本或作下同衆下并實維阿衡反下卿實左右商王十陽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九慶奮伐荊楚八語罹入其阻八語哀荊之旅八語有截其所八語湯孫之緒八語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十陽昔有成湯十一自彼氐羌十陽莫敢不來享三十莫敢不來王十陽曰商是常十陽此章以上通爲一韻

天命多辟二十設都于禹之績二十歲事來辟見上勿予禍適二十昔稀匪解十五卦此章以二十五卦通爲一韻

天命降監二十九鑑二韻下民有嚴二十凡不僭不濫四十九盍四十九韻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遹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古音逼去聲下同此章以入聲下同爲一韻

商邑翼翼二十四職四方之極四職赫赫厥聲十五青濯濯厥靈十五青

壽考且寧十五以保我後生十五庚

陟彼景山二十松柏丸丸二十桓是斷是遷二仙方斯是度二仙

旅遒有閑二山寢成孔安二十五寒

松桷有梴二仙旅遒有閑二山寢成孔安二十五寒

非而不反也殷之以成有湯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慘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勤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愠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四學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遷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遄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惕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遷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以杞包瓜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難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曰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難於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功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壺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遯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睨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敢大心是也戰國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商邑周自周邑洛自洛邑豳自豳邑皆邑之通稱也邑人告命於天邑商謂紂王之知敢求爾於天邑商是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雖亦守曰京師是也邑人告命於天邑商謂紂王之知敢求爾於天邑商是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雖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禍而用師則不可君子慮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程子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休泰者可不豫乎之討哉

成有衆无咎

昔稽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時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蹶戏於祗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

改命吉

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歉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

皇清經解卷四終

嘉山顧處士 炎武著

日知錄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狐蠱之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象以卜人而筮事而偶不言易揲之蓍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而筮事而偶不言易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六十有四放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辭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蓍龜篇同此說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曰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艮爲山是也然大衍未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聲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逸之士皆不爲臣也乃其處得其位與不得其位之辨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尊侯逸姜氏於讓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姻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愼其所終哉

姚

詩雅父曰考母曰姚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姚經文多以姚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以續姚祖祭界祖姚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姚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姚也平公之去邑姜楚二十世矣儀禮士昏禮贊師以黍稷兩敦合卺而酳壻壻酳婦婦酳壻壻婦酳姑姑酳壻壻又酳姑姑酳婦婦又酳壻壻亦酳婦婦又酳姑姑又酳壻壻亦酳婦婦又酳姑姑又酳壻壻亦酳婦婦又酳姑姑

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命諸侯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戰騁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恬其棄戎雖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有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悉有所不忍言而緣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編於詩其百篇衰矣鴻雁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以下為庶人表以所主申侯與謀王傳言平王東遷益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邊者自彼面之此之辭鄭與惠王殺其弟子頹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縮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徙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如東晉元帝不能訓之遷於建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有自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舜典一篇益稷一篇禹貢一篇甘誓一篇五子之歌一篇胤征一篇湯誥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寶一篇伊訓一篇肆命一篇徂后一篇太甲三篇咸乂一篇伊陟一篇原命一篇仲丁一篇河亶甲一篇祖乙一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高宗肜日一篇西伯戡黎一篇微子一篇泰誓三篇牧誓一篇武成一篇洪範一篇旅獒一篇金縢一篇大誥一篇微子之命一篇康誥一篇酒誥一篇梓材一篇召誥一篇洛誥一篇多士一篇無逸一篇君奭一篇蔡仲之命一篇多方一篇立政一篇周官一篇君陳一篇畢命一篇君牙一篇冏命一篇呂刑一篇文侯之命一篇費誓一篇秦誓一篇孔安國尚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二十九卷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簡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一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所謂云者不之別數七事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傳歐陽夏侯無師說者又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經多於是矣言此篇最多者明孔壁所藏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受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貢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講學大夫平陵龔勝公祖勝子眞子貢及琅琊王吉子駿子嘉皆以節義顯於世自孔氏古文尚書及毛詩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之學興而今文寖微矣

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於用今文古文之中

漢志古文尚書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卷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脫簡二十四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所謂云者不之別數七事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簡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一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吾誰與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十載而存合者乎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鶉魏是以削蜮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讒其正弱尹氏之嫡刺其財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僧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謀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竹書紀年宣王四十四年王錫申侯命南伯伐申侯己故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戊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左傳哀公十七年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良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譜傳箋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承都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頌之言容也容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列之周頌之後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邾婁之禘祫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踰僭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故不立卓子荀息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公羊三年則人不言邢人狄人穀梁曰邢人狄人者衆辭也）若舉國皆來于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鄭伐鄭何以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殺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吉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粲例曰凡書狄皆貶狄稱人以伐中國也）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適公元年夫人庶出之子不書生故書三國來媵不書生故不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

衛頃公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邾子來會公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公元妃所生適公元年夫人庶出之子不書生故書三國來媵不書生故不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

衛頃公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夫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拘忽而進突也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弒逆之誅不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弒逆之誅不待

云者國人不子之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于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僖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展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沖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遂自晉至笙遂如齊齊侯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始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畧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晉卿不書族也穀梁皆以爲貶非也（見者不復書族也）胡氏安國于隱公之末引劉絢之說曰族者氏之別氏所以別貴賤也卿大夫士皆有族故書之而大夫貴者不復書族也（劉絢之說見春秋傳）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展如柔如衛皆未有氏族者也故梁傳曰諡所以別生也族所以別貴賤也（穀梁傳文公十五年齊侯使慶遂來聘伯姬字大夫無書字三桓之先曰其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祢子也自稷也文公十二年季孫氏之祢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先穀將上軍趙盾將下軍郤缺將新軍韓厥爲司馬以救宋）趙氏之祢子也自衰也（文公十三年樂盾將中軍趙氏之祢子也自穿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郤氏之祢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范氏之祢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韓氏之祢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叔于田叔在藪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叔在藪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叔在藪）自春秋以來大夫稱字（三傳公十五年齊侯使慶遂來聘伯姬字大夫無書字三桓之先曰其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祢子也自覆也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祢子也自豹也文公十五年季孫氏之祢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先穀將上軍趙盾將下軍郤缺將新軍韓厥爲司馬以救宋）趙氏之祢子也自穿也（文公十三年樂盾將中軍趙氏之祢子也自穿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郤氏之祢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范氏之祢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韓氏之祢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

夫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拘忽而進突也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弒逆之誅不待云者國人不子之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于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僖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展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沖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遂自晉至笙遂如齊齊侯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始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畧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晉卿不書族也穀梁皆以爲貶非也（見者不復書族也）胡氏安國于隱公之末引劉絢之說曰族者氏之別氏所以別貴賤也卿大夫士皆有族故書之而大夫貴者不復書族也（劉絢之說見春秋傳）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展如柔如衛皆未有氏族者也故梁傳曰諡所以別生也族所以別貴賤也（穀梁傳文公十五年齊侯使慶遂來聘伯姬字大夫無書字三桓之先曰其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祢子也自覆也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祢子也自豹也文公十五年季孫氏之祢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先穀將上軍趙盾將下軍郤缺將新軍韓厥爲司馬以救宋）趙氏之祢子也自穿也（文公十三年樂盾將中軍趙氏之祢子也自穿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郤氏之祢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郤缺將上軍臾駢爲副以救宋）范氏之祢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韓氏之祢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將中軍荀首佐之士會將下軍趙括趙旃將新軍以救蕭）

八十臨民稱伯子男皆不敢與三家並也（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傳曰何以不日遠也）其卒也如內大夫（莊公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卒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其葬也如內大夫（莊公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卒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若舉國皆來于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鄭伐鄭何以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殺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吉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粲例曰凡書狄皆貶狄稱人以伐中國也）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適公元年夫人庶出之子不書生故書三國來媵不書生故不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

衛頃公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邾婁之禘祫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踰僭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故不立卓子荀息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公羊三年則人不言邢人狄人穀梁曰邢人狄人者衆辭也）若舉國皆來于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鄭伐鄭何以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殺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吉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粲例曰凡書狄皆貶狄稱人以伐中國也）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適公元年夫人庶出之子不書生故書三國來媵不書生故不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

衛頃公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侯使盟新城（獻齊桓于周王曰伯氏諸侯有以鎮撫王室）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予（註引晉語周德既衰魯不失舊此其稱字之義也）先王之制也（春秋凡命卒皆書本于此）司馬司空亞旅（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慕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乎乎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文矣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傳不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

先儒無致疑者

臨於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公十二年傳曰鄭祖厲王）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文公二年傳曰君之祖新臣之祖舊君何以不稱祖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號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乎而況於有土者乎竟廟歌漢時有郡國廟其亦以天下不可有無祖考之廟與（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

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周人已有稱之者（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付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殺大祿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周人已有稱之者（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豈周公未薨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畧之分爲同此例則甚有諱與（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

難而實非矣（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諡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諡而述傳於史冀（說詳僖公十七年傳曰葛盧生昭公前後文同）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歲星最明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鄧氏名世曰甘公石公始作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欲意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

古人稱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與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暉字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旺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曆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大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箴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又曰叔氏而忘諸予註引晉語周德既衰魯不失舊此其稱字之義也）工尹卜尹芋尹（宣公十六年有箴尹克黃又曰叔氏而忘諸予註引晉語周德既衰魯不失舊此其稱字之義也）蔿尹沈尹清尹莠尹囿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楊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有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蓋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六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僖公十一年莊公子司馬子曰莊公三年女子曰文公二年子北宮子曰襄公元年子北宮子曰襄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傳十年二十四年尸子曰隱公五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有君子曰莊公五年二十二年有君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有君子曰莊公八年沈子曰莊公元年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晉公來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春王正月己丑陳侯躍卒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踰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祭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於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人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夷門者是也此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統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東門並關按說文爭爲北城門也此水名省文作爭衝作諍後人以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 禮記檀弓篇作諍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脹則子叔聲伯也季文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劉炫氏曰卒例稱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穎達氏曰死例稱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爲惡者卑諱是也若子叔聲伯之世有非譏生賜氏以褒善者亦諱是也季文子仲遂之賢有非譏生賜氏以褒善者亦諱是也卽此二卒之例生而賜氏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仲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仲嬰齊卒公孫嬰齊卒惠季之子不見于經公孫嬰齊亦是公孫歸父其死也書公孫歸父卒公子季友之子不見于經公羊傳仲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仲嬰齊卒公孫嬰齊卒惠季之子不見于經公孫嬰齊者何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襄二年魯成公如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行丞亭猶自夏禹正謂此也如左氏相公五年傳云凡此皆魯而郯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於牢祠公劉也豢牲則具羹宣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於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鵝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鵝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鴈醢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作爲淫令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斋五牲而澤中千足竟得比封君爭禽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泰穢公用三百牢於鄰時而王恭未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鷄當鶩鴈犬當麋鹿

邦饗耆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穀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穀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鄭玄所謂一以敎孝二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造言之刑

齊之命龍也曰朕望蘧說參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慕氏掌詠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憲而亂大國此必厥刑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歸

顧處士日知錄

周禮

大宗伯以周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周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繇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綵衣此周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裁之服也記曰國亡大慶邑公卿大夫士脈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脈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鄭大鄭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又曰天子崩三年之喪畢冢宰聽於家老以冢宰之職攝王事也諸侯薨世子聽於冢宰以冢宰之職攝君事也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縗纓屨素韈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幸孫之會葬練冠麻衣此若臣之不幸而哀之者吳泰穆姬之逆晉侯免服哀絰衞侯之念子鮮祝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吳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越王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吳子髮衰絰帶劒入之喪以告萬邦殺戮先王制服之方周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不入兆域

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壑坳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栁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水此類也莊子屬鴟夷而浮之吳人作鴟夷以歛伍員之尸越人作鴟夷以歛范蠡之屍皆人殺而投之水中若然無存死而齊侯三縫之與之屋斬與直葢而縗推之三蓋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階文帝詔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命戎旅不入兆隧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厥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關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按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虎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繇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綵衣此周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裁之服也記曰國亡大慶邑公卿大夫士脈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脈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鄭大鄭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又曰天子崩三年之喪畢冢宰聽於家老以冢宰之職攝王事也諸侯薨世子聽於冢宰以冢宰之職攝君事也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縗纓屨素韈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幸孫之會葬練冠麻衣此若臣之不幸而哀之者吳泰穆姬之逆晉侯免服哀絰衞侯之念子鮮祝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吳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越王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吳子髮衰絰帶劒入之喪以告萬邦殺戮先王制服之方周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不入兆域

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壑坳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栁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水此類也莊子屬鴟夷而浮之吳人作鴟夷以歛伍員之尸越人作鴟夷以歛范蠡之屍皆人殺而投之水中若然無存死而齊侯三縫之與之屋斬與直葢而縗推之三蓋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階文帝詔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命戎旅不入兆隧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厥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關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按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虎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

之屬爲徒詩而其備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徒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矣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

舜命夔敎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謂之敎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卽已不必盡諧文選謝靈運傳論言楚辭歌者不必閑於絃管故知古人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陰陽之辭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春秋傳曰大呂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故春秋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大蔟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應鍾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春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春無射歌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春林鍾以祭山川注仲呂巳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春夷則歌小呂注以享先妣祀蕤賓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春無射歌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春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春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注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

同矣服周曰母出則爲繼母之當服母死則爲其母之當服爲其母之當服則不爲繼母之當服矣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纔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亦可信也禮記曾子問曰喪慈母如母母服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與喪服不同何服之有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弟恕也欲喪之有司以聞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紊國法也若然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接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養己絕於父而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兄弟之妻無服

喪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妃大曹叁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閼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獨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嫉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緦而病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

有滕國有因國周禮緣氏凡男女之隆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則爲之尸

說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若今時祠官祝也勝國謂滅國也社稷所依止也尸主也祝讀爲屬屬謂使人憑尸神坐也

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文公十是也

左傳曰滅下同勝殷謂紂也滅有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邑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昭公二十年是也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親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閼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獨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嫉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緦而病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獨文王之孝亦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用辛祉用甲書曰祉用甲于社用牲于冢用甲祭用乙社稷用甲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破除祓禊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及正月朔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帥農禁伐田獵也故以上辛祈穀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築邑祭也月令章句云日辛

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貢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然則人君為國之存亡討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邳焉而天人假廟焉而神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也察修之為經布之為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鵲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為父母殁而為鬼神子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為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祭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貴而已（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祭禮所降若天子諸侯為期之喪則不服也）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槩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母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筑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中庸）

何遜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一而非天也惇惇便便侃侃闇闇無一而非天也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貌踽踽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不踐迹

服喪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二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梟木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性也直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孫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盡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為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為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獨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哼鰥之貪有矣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弟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子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若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矣

史記越世家越王句踐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子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若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秦惠王五十三年張儀說秦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計使東周卑伏而事大王則舉九鼎寶重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城太伯故是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謂虞城之書為吳城僖公十五年晉侯改葬共世子申生于曲沃虞仲之墓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二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君（通鑑攷曰孟子作書若以此為據則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王者亦以此為據）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十六年卒而襄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十六年卒而哀

文章之善且如祖之應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檜桤於四裔不言揮敎翦弃奇譬養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下降吾天之降才是以會歌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厲行之勢馬融圍棋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管子揆度篇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佐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故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清裁刊

嘉應生員葉　銓校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蓋

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廩

余嘗愛東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三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辛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鐫於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嬴時未葬也充虞治木言前日匪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喪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當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哀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朝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赴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勤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遠奠李親左袒臧倉者矣今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郎瑛七修類藁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次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喪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擊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敷衽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更之行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又曰或問孟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母即殀於齊也然則既殀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一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識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矣且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勳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嘿嘿然則孟子反嘿嘿邪見頓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兔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賜不於殯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知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疑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闕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

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創去闕里字而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入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曾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遂阨湮掘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石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踧然稱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己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請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非知其音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創而存之有以夫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既滅與越郯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里此並待浮海八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嘗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境隔絕也今越既拜吳而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與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錄而一書小錄者別於錄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比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泰山北海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泰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浪邪北被于海降至漢景帝德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治三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博有泰山廟俗在其西北證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梁太山以北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郡目

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緻次如盡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涇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殆然猶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遠遠矣

匡

禮記檀弓疏曰陽虎書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爲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汶沂

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周禮青州其浸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愈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顧炎武至安丘入維者別沂出魯魯縣尼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畫

畫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京但指地志以畫即貌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城有閘出者矣

封疆之界

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爲海岱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頑鄙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曠貨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城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集註東山基魯城東之高山基緻解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

任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盧子明曰卽可往問禮稽辛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

宋滅滕

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靈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卽曰嘗滅滕無乃驟與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總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云

齊滅薛

余同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靈王元二間丁未戊申閒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謂曰爲徵乎衛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此事理至易明眷或曰李斯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觸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晉弼城東陽而葉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余讀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堯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庶孽之不祀先卜正而昏亡哀哉

轉附朝儛

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郡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嘗偏考轉附朝儛二山皆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朱人有轉附阿作鮑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轅循

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謂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膠萊之候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論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眞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石頌德曰東過黃今萊蕪縣腄今福山縣是也登之罘在福山縣東北十五里登琅邪斗入海登之罘在福山縣東北十五里登琅邪斗入海也至榮成山正義曰成山卽今山東榮成縣東北成山斗入海也射魚之罘逐亞射子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府文登縣有成山有之罘山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予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攝今聊城縣東北有攝水以東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質齊之東界也指萊明矣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萊蕪萬山鬲嶺附庸素服役於齊侯奠止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莫春卽幽風春日載陽時盖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栽此亦有徵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祓浴是也何肯定以浴爲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爲信然近刻日知錄重刻

墻間之祭

余每讀東郭墻間之祭者趙註墻間郭外家閒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乃眞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目

雖高明如顧炎武尊人亦惑于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戾陽臺臺碑慶都僊殘蓋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子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予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予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予上已日有了指此葬事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平陸

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鬬戟者旁車而趨蘇秦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叅靈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都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武閒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一斷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靈臣

靈臣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上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其代之至靈臣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臣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甄惠去王遠無以感王闕特解靈臣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竟不知其所在竊時趙別有靈臣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臣縣孝成王以靈臣封黃歇蓋侯擊破陳稀於靈臣皆指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臣爲齊之靈臣無論齊境不得至禿北面敵侯時安得國有靈臣胡三省註齊靈臣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容閟疑

騶邑二百

集註引郝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騶邑二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禁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騶邑今滕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水漲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直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纖悉周備獨於洧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憐有水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卽其事以深論之云集註既音乘去聲又解乘輿爲所乘之車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其山之陰

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縣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隅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箕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鄘道元注先敏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註書在藏於稷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緣交游以質問而處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謬正坐是宿善于顧宰人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諱如杜子美語生老然廢本用潛南伏生事何嘗好不乞本用南齊周顒事會驚陶侃胡奴異忘却胡奴爲侃之子小字胡奴白題斜忘却白題爲西北邊國名雖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于戴儒宗朱子稱其多精力事事都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漢有徐州刺史苟文若問鄭周禮父雖辟海外當問時鄭已年老昏老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亞聖之大才其所著七緯於兩侯禮則未學於禹實文則不合而庸子之文又五倍其三豈非忘其二耶朱儒記之誤于趙氏

文王國七十里

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國爲疑曰郡得有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註今長安西北鄠縣靈臺鄉靈水上是杜氏左傳註鄠在鄠縣有靈臺東有靈臺之說當之抑出臆度毋容閟疑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蕘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遠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蕃乎殽業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圓而榘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會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樂籍整屋鄠杜除以爲上林苑騭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爲己之侈虐較汶王以利民皆異一武帝爲己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異二武帝周衰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且較文王三倍而贏矣異三武帝時靈化爲牒產其寶獻一金規以爲圜秩可惜故來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爲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圜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就以岐山圜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然然武曰以殺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竇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郢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鄧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圜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圃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數脗合此又一說云

幽州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卽今密雲縣是指地志故襲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順天府遵東薊州密雲懷柔等縣是也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于鑿空故穎達稻過

崇山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潭州湘陽郡理湘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邵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補外驛州圖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發崇山竹籍從道明圖求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三朝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合古書籍所云里數脗合此又一說云

幽州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卽今密雲縣是指地志故襲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順天府遵東薊州密雲懷柔等縣是也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于鑿空故穎達稻過

崇山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潭州湘陽郡理湘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邵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補外驛州圖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發崇山竹籍從道明圖求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三朝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合古書籍所云里數脗合此又一說云

屈産之乘

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厥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註云晉地

傅巖

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傳會負版築爲人所執役里卽左傳之顚軨坂以成道指南北之路正於此地至今澗徹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今鳥騩翟關則可

孫叔敖隱處

集註云孫叔敖楚之處士蒲子呂氏春秋意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殷上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于世不絕其爲今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孫叔敖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王令尹蔿艾獵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廉宣四年楚莊王官司馬蔿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逃式徵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權爲令尹與但蔿賈乃邁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鄂人何得遽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賁不才衰十五年舊傳敖從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逃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侯從先人與雖南陽應劭更要理有可原謹質之世之君子

莒父中牟

黃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爲得莒父鄰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

南山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鄴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陽是也今曹縣一縣南之山鄴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南山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也今長安咸寧盩厔田整至四縣然同一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盩厔田整至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淇竹

詩集傳洪奧篇淇上多竹漢世僭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曰塞決河宣恢恢伐淇園之竹爲矢曰給車用鄙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彼然未邊其所由始惟晉蘇韙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此文今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棄水至冬地凍竹根類淺彼

不能植唯竹根深故能曉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簇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湯所都是一榮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敔殷墟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紂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其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畿殷畿何獨不爾

周舊邦

周鑒舊邦鄭箋云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盛舊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爲西土之長穡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鳥湖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豳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部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部東六百餘里而令部國與魏爲長遠路太遽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意而縣不及豳址不解其故余謂頴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文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宜座標出之但云幽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

垤澤之門

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雅鳥呼呼嗟嚳青一呼一吸爲一息杜甫詩呼見問賓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云聲詩式號式呼左傳蒼葛呼之類也果實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莊云以城門不自宵夜開故君自登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自門尤非人之聲音闕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尊高養僕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垤澤即裏十七年樂祁謂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汝宋國微商丘縣南東南門曰盟諸澤門若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蒙門是也

范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牟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桑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適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遊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頃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予下一筆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貨此以王子出貨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略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自宋以滕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加是豈獨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滕相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王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鄒邑鄉黨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之聖亦不敢略皆子其書址實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縱倘書而人非其屬意矣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兖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關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關里名其地非真關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

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益足見詩集傳河廣爲衛侯在河北之誤蓋衛本都河北懿爲狄滅徙廬于曹通典曹邑僭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邱通典楚邱滑州衛南縣也並在河南去宋都雖隔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窮夫人之禦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近劉曰聘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南已十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爲言者其有深情歟抑大歸爲婦人所諱也真可謂解頤新語

長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戊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貨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辦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諮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鄰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鄰里鄉黨

鄰康成註論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閭之義亦即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羿有窮之君

鉏在今滑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騖經夕歸次於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逆引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傅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

徵其

徵其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所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徵子城遵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愧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徵子國于宋箕子封於朝鮮箕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徵其二子感有麥秀之悲也

河河內

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中海海島也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嬡冀州故言河內豈此說方叔當日去魯直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永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入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鑿矣枘矢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賓其德至于牖以入於河自河徂亳章昭解入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嘗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後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鬲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處心志之所寄焉者吾不信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

杭州姚禮蒓字

四書釋地續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河注海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簡曰河徙水經注曰河徙故瀆益不言所在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鄭縣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瀕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即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濟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侵清濟決而南則侵淮泗昔人謂河不爾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兩行矣）

淮注江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鄒夾際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尋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益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炅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憶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涇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乎今其餘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地也耶

九河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倘曰紮集註偶誤作絜書紮傳遂訛爲倘

絜河條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謂九河乾滄於海不知今濟南河間府界禹跡固可尋也當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敦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下兹復載于此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濮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崞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泓渤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栔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況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肆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塞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而任其升沈壅遏遂遠程濚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陳禹也

汝

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又謂禹廢二渠以引其河

樹參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隘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瀆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

少時疑滑季魯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軾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容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而禹胡號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徙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壞塞時有故道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計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鬲津在鬲縣北太史等河當在其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皆沮洳沙鹵不可墾闢惟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志雖詳反見脩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隰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滄州之南有大連濼西跨漳非古徒駭河歟蹋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濼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闕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北有士塿河西鹽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塿河西鹽德棣東至海茲非禹津河歟土塿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禹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謂求九河皆無依據胡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河已淪於海某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敎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侵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閒雖爲

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由貝上卽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濮卽克州之貢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滿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晉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緜緜務多爲隄防以壅之水性遂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緜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濆又曰汝有濆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發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于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疏淪有味哉弟雖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有庫

有庫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覩愛情豈有兄居滿坂弟居零陵阻太行水絕洞庭蛟鼉梁貢故處尤遠于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勢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舄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舄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舄亭神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閒有地名舄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庫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歷山河濱雷澤

舜耕于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爲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巨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北三十里爲是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獨怪書祭傳於鳥鼠同穴曾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厤間李之藻言澤厎有巉石深緑冬至前水暖有人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地蓋近

息

汶水泰山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宗長此註汶水本邢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流矣其牛

葉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越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左指地志楚曾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

川上

子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遊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涇亭澄敞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茂樹深蔭鼓鬐曦景余曾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青兗冀屬豬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紂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卷在曲阜正徐州之域冀方卷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青實歷成以所爭田爲閑原今在平陽府太陰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歸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河圖

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尊車與馬圖並言書與父之戎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胖異一似天子罔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載諸史志卽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馬生於九事山下龍宮馬身臥若貝河圖者其文老永其實熱三龍以爲與鳳至於河圖不可以無有復謂所傳變說是依據而今曰二者不可以無有

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頴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六義深奇重之許昌宋穎昌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載之是不爲論語作

居南宮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適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子居止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牛山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亦是岐在襄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括地志所謂營仲家與祖公家連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樂毅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墟而流涕失晞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

北海東海

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郡國志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輟津城辨城姊非今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碧廬無忌立齊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海徑右碣石正右之北海任今昌黎縣西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雖縣者亦誤

去邠遷岐

馬氏序封建者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兵容寡至戈王亦屢遷史以爲自豳而遷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豐鎬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貉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辟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其介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焉故其子孫四之遷君其地或有疫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不能舍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心若是其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致精

咸丘

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禮雜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余最嘗趙氏註此章於東字珍有澄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閩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惠宗三年以鎮南名子孟子無涉

南河之南

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惡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蓁匡

春秋有二蓁匡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穆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蓁匡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公卒管氏以請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蓁匡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陝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詩奕奕

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
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
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
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
之祖宗而隨在爲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改國
爲晉魏侯營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
名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
善亦此梁山也

石邱

集註止云石邱地名趙氏註宋猥宋人叅以苟子非十二子篇
宋鈃註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正合孫
奭疏遂云石邱宋國地也蓋宋猥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海
宋適相值於石邱之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
王劉向曰與宋鈃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
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註宋子名鈃與孟子同時即見漢
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
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周當與宋猥有雅故於齊
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
比也獨怪所引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本接以
此周行天下一句爲集註刪存上說下救語不若刪上說下救
接以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爲允合云

之楚遇宋

余向王孟子游宋當在愼覩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
楚地久廣至泗上淵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郯莒在淮泗之
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
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遇宋都乎遇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
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騶士謂非世
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舊儒註四書首詳及地
之師日急宋坐視非救履祥因薩牽制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
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舊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
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剔鴨藍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
能用及後朱瑄張清據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覆舟先所上
書咫尺無異若然後人服其精確嗟乎古大儒之有用如此

齊瀆之路

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
滕城今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
千里疑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五以爲疑唐宋環
風度疑逸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
勗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坐重
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遠與由王豈惜惜故

得之平陸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倍于既相必朝夕
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
身親至六百里外之邑方爲禮將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雎
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
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今所禁
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休

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暫焉與丑
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
孟子家約百里云介休介在膠西並非其

入國問禁

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儀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
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
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
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遊於園

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園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蒙上同無
遊於園三字疑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
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幅
湊之書余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幅湊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幅湊之書余日暇日急宋坐視非救履祥因薩牽制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舊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剔鴨藍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

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其擴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司馬彪志亦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圖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雄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磔縣於此以變東夷鄭康成即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此以變西戎即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蔽厥辜已乎

天覆地載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關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阯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或有聞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愼即肅愼爲周北土簡狄伯與燕連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嘗州交阯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修言之何與余日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略開地斥境恢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譬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康

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曉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猶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于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號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號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活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數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鈇之言殆謂是與

微仲

微箕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當思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日微伯啟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嗣於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于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咸注孟子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與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殷殷長兄爲周所封宋公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憂孳篤如得一眞珠船矣

仲

周有兩廣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夫人見左傳一爲冉雍字仲弓孔子少時之稱集註雖曉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猶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于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號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號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活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數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鈇之言殆謂是與

微仲

微箕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當思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啟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嗣於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于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咸注孟子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與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殷殷長兄爲周所封宋公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憂孳篤如得一眞珠船矣

仲

周有兩廣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夫人見左傳一爲冉雍字仲弓孔子少時之稱集註雖曉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猶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于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號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號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活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

虞仲

喜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仲雍吾夫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稱逸民者果仲雍乎如周章弟虞仲雍乎如周章弟虞仲雍乎如周章弟虞

皇清經解卷七

曲防

曲防公羊傳作陘谷穀梁傳作鄄皆不若左氏之正也陘字從二從土會意二字爲義蓋言蓋隄防之作近戎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濱河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近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近齊矣杜日近戎國豈非齊已貶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北雒地大勢專人得自爲縣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亭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說苑

專封國邑

郡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封邦國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良儐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執幣相助也又曰封與圻同圻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贈有賻有賵有襚喪秋天王崩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注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貧之未聞無不告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僅災同其爲臧孫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爲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書無封國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矧蓋三者皆屬文製國之事無專王在內解自勝

於陵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鄒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拘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拘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邁無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繞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麥丘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使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葚子得罪於父可以因於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於君能赦之君能赦之皆緊得罪於君得罪於父此即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稱聖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爲魯司寇

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杜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柄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僖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巳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已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益原非魯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之如此

適周

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珏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子魯昏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歸及壻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歲在未歲中積六十五百六十七日〇九日〇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已晡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壻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益余既通厤法而後爲是定論云

廬於墓上

惟子貢廬於墓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子蓋上者亦適側之義余謂總不若孟子築室於場佳築室處在今孔墓之右十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後也而諸儒多溝禮將家親寫作冢此冢字與壟字無分別故冢字與壟字通用子貢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築註以爲曾顏周公爲長

費惠公

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蒞鄒家再書曰王愚伯玉家三書曰人王蓋伯玉家正以顏蕩皆衛之王大夫故書法直視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宦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魯王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鯈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宦及諡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繫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郯文莊賢曰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任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大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蓋小有抵梧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羋尹陳亦有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不曰陳猶衛侯鄭伯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公西曰蒞

西子子都

西子美姬人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苧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磨笄山下有浣紗石傳言西施鄭旦二美人也亦未詳爲男或女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男犯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居汝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貢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聞齊有管夷吾東郭牙齊有隰朋齊有賓胥無齊有鮑叔牙齊有甯戚齊有王子城父齊有高傒齊有國子齊有公孫敖齊有仲孫湫齊有隰斯彌齊有寧毋齊有豎刁齊有易牙齊有開方齊有衛姬齊有長衛姬齊有少衛姬齊有鄭姬齊有葛嬴齊有徐嬴齊有蔡姬齊有文馬氏齊有形鉏氏齊有審行父齊有析朱鉏齊有東郭姜齊有閭丘嬰齊有敖甲齊有敖乙齊有敖丙齊有敖丁齊有敖戊齊有敖己齊有敖庚齊有敖辛齊有敖壬齊有敖癸齊有敖子齊有敖丑齊有敖寅齊有敖卯齊有敖辰齊有敖巳齊有敖午齊有敖未齊有敖申齊有敖酉齊有敖戌齊有敖亥

登大山

亡友趙石實論其亡友論之章與元一絕句云天下不曾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為神往者久之石實吳元俱棄州披縣人

觀海

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詳注滕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稱以詩文道海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

濟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斯界後枯而復通唐宗前通而後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通津與勢改故杜穉春秋郭註山經並云今濟水至溝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後漢書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淮

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歷之因悟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導三十里鮦耳禹當日豈指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通破眞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嘗蔡氏苑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剝字眼以為新嘗何當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烏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為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邑姜

邑姜為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棠邑二十八里每遊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謂者旁方為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為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講翻自明洪武四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為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棱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應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聲祥今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今其神靈之可知喜得一典證陽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為多事強知星宿

丘隅

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下文丘側作旁者一例丘合集註忽云丘踝岑蔚之處說文解丘為土之高水為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艾與隰益無交涉者乎惟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之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於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郭書無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置郵

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驛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闕若今之三字然細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馳也尤非師古黃霸列傳鄧展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馹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東蒙

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菴有鬼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為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嘗論語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成遇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寧遂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嗣顧史國在蒙山下證其為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丹朱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曆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弄父長在平陽耳丹朱諱姓在周為傳氏見國語

三苗

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為左彭蠡在東為右今江州鄱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所事者宋徽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海隅

堲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急足遍網窮伏海隅以為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陰惡務盡于窮無復之地仍就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皮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泰紀文合蓋殺者

闕里

余向從元王氏application解家語本顏繇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面及近讀北史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乃是闕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悔寇邾子雍抑足證書雖私定增加猶能知孔子時斷無闕里之名不敢盲稱但曰教學於闕里云爾逸不覺大快嗟乎學須博書須善本又須參前後之所見以歸於一定學者愼無易由言爾

闕黨

吾友胡渭生腦明北上過余家陶陶者三永夕問余闕里吾既得聞命矣但闕黨顧宰人謂即闕里之別稱載日知錄方盛行子不可不撰一解焉余曰闕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問不分有親者取多學博以化之也居者暫居正所謂所過者化

窮石

或難余子向從金仁山謂窮石不知所在以意度當必近於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今鄜注河水條云平原郡高縣有高堂河道元曰故有窮后國也現載之而子弗及非一大漏失與余曰吾鄜注有可從有不可從此則不可從者蓋左氏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國高縣是今平原縣鬲城司馬彪曰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應劭曰鬲侯姓吾錄後也然則此地當后相八歲寒浞殺羿來奔時正爲皇甫之孫有鬲氏國豈得羿舊國于此使非鬲君忠於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乎抑非鬲君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遣收斟二國之處以滅浞而立少康乎善乎張宣公曰若靡者可謂忠之盛矣余則謂若鬲君者益可謂忠之盛矣或須表著之以爲萬世人臣之標準靡也鬲君也有仍與慶忌及夏衆也皆大有功於祀夏配天復禹之緒者也至窮石爲國名非山名不枉張掖又無問已

齊魯風俗

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慮詐不情封魯曰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適魯三代是吕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于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蹙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其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宋人

孫學易九歲時讀宋人揠苗助長芙閒曰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慨見子余曰見莊列二書如貧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者宋人也商賈之利十倍則冒禁蹈水火不避刀鋸而趨之者宋人也咄咄書空謂人不己若者宋之向氏也自曝於日願其妻將以獻薦君邀重賞者宋之田夫也得人遺契竊數其齒告其鄰吾當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雖狙公籠眾狙以芧自以爲智三年爲其君成一棄國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言遂直爲盜以贓獲罪仍大惑謂爲周公籠眾狙以芧自以爲智三年爲其君成一棄國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言遂直爲盜以贓獲罪仍大惑謂爲周公

國勢固在於主德哉

東齊西泰南楚

梁惠王自言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皆及戰爭事張儀說其孫哀王言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則謂地在所必爭正可參觀宋揚蟾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最四至竊謂談地理者能最四至得確斯亦足矣即如隋煬帝汎龍舟曲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頑此豈詞人所易幾及

杞

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夏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吾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遷桓六年淳于公即徙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伯姬卒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冊年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宛然緣陵杜止註杞邑增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益杞當春秋去邾封已千有餘里而頼沛流離頼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徵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徵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肆晉人曰夏殷而即於夸禮也哉此句移義解者都畧過

有宋存

余向謂聖人之言遡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七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子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

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罷我一罷世之君子余則信孔子過焉者耳一時聞者騷而安焉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為宋諱乎荀子禮居是色不非其大夫兄宋實為其宗國仲尼次春秋為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偽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為辱己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據中庸之言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遁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余因有感黃楚望之經學以猶思自悟為王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其言日聖經典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親自以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者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

續考得陳留寧邑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接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號為吾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易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

宗廟會同

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王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賤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詰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歟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衛習也勞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註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為承擯小行人亦為承擯盍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未預司空之屬喬大為之見覲禮又於諸侯易與乎想季氏儒因論語侯張守節泰本紀註相

天子之宗廟為諸侯不知此句與喬雖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諸侯之廟禮士喪禮筮宅有司命龜曰某為子筮宅某為子卜宅有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承擯士為紹擯主藻云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振與閾之間士介拂楯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盡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皐舒皆偃姓則自出于皐陶滅六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紗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與郤缺言於晉侯曰昔文之大也天事六年而畢民生厚德也是以上天加之以土田錫之姓以康保之子孫不絕祀於今是為陶唐氏也及有虞氏舜亦其後也姚姓也及周武王克商賓於王庭而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則亦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奉舜祀是為嬀姓也及齊桓公霸中國而陳侯因獻公子完使為卿以修內政是為田氏代齊而有齊國則亦以齊歸王姬而為王后是為姜姓也及秦滅六國而秦王姓嬴氏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高祖既誅項羽而王諸侯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光武中興而郭后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魏武王業既成而曹節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晉武受禪而楊后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唐高祖既受隋禪而竇后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宋太祖既受周禪而宣祖追尊為皇帝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元世祖既受宋禪而裕宗為皇太子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明太祖既受元禪而馬后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及我朝既受明禪而孝莊為皇后則又以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是為劉姓也是歷代帝王之宗女為諸侯王而使之姓劉氏者不可勝數而皐陶之後偃姓為英六偃姓為舒庸偃姓為舒蓼偃姓為舒鳩偃姓為舒龔偃姓為舒鮑偃姓為舒鄝偃姓為舒鳧偃姓為舒龍偃姓為舒蓼偃姓為舒鄭偃姓為舒鄧

爲余曰請徵之禮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隊子亢后王子亢曰妻與宰卿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乎更徵之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醫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皐魚子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皐魚子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郭郭者且南制費邑宰而司徒老孺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仕於家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體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迥不侔矣大夫嚴然此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江漢

胡朏明禹貢錐指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草藪條以應中有余百思所不到者悉載於此其江漢曰江出峨漢出嶓冢皆在梁州之域漢至大別入於江二水合爲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荆州曰江漢朝宗於海職方氏荆州曰其川江漢沇漳其浸同而流同實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流者言之下故以秋陽暵各以奇偶相對爾書纂言曰漢水派遠流大可泛于江兩相匹敵與他小水大水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又曰三澨皆自鄖一澨惟江與漢共爲一澨故以澨斷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爲一澨也

羽山

羽山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祓其縣南今漢舊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即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載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宸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萊蓬萊縣九日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

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夸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縣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畢郢

畢郢曰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周文王墓在焉武王墓在焉周公葬成王葬於地迫終南韓愈南山詩前尋徑杜墅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隔僅一里元和郡國圖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并深五十丈亦謂之畢陌漢氏諸陵在其上故劉歆咸陽懷古謂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至文王葬于高所封畢左氏註云在長安縣西北是畢郢通典云在咸陽縣是畢陌兩杜氏之言皆從預

四海

胡朏明竟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夸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夸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案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即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爲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揆棄舊詁直以海爲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嘗以書任賈孟子放乎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邊密八音是却少有宜從朱子所云此此以確彼者斯得之

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甸侯綏五千里之地其曰四夸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夸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夸每輒以爲夸狄戎蠻貊之地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夸安肯爲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舟車人力等語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放勳

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堯朱子祇緣鴈古文重華協於帝文命數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既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非堯之號矣是謂以爲亂異屈原歐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謅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果註云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居子因以爲舜號也乎

履盩湯名

履盩湯名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旅爲盩不遇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履盩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盩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賢處閎錫嘉名又殷之文且吉天自稱名播眾呼其名豈尚復有可疑乎故

散宜生

散氏宜生名集註本易繫疏姓作氏最是亦與書孔傳合但案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則當以散宜爲氏不惟此也孔子弟子若若卜商若陳亢若縞冰皆若公西赤若申棖若冉耕若澹臺滅明若巫馬期若琴牢若高柴非弟子者若閼伯若商均若微生高若公明賈若微生畝上一字或二字若氏也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今集註云云是以女子之所生冠諸男子之首矣

師尹

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爲何人爾其地實曰逍風鄉

人士之詩後君子次謂之尹吉甫爲尚書周呂侯一例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次際議史記真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爾

君陳

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不知出何篇魏晉間晚出書竄入於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且勿論孤怪鄭康成禮記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引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言蓋亦據鄭註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褒傳所不言槩從抹煞此與不知益爲皐陶之子者何異

石門

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章牧太子賢引論語鄭康成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惟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儒第云地名而已竊以此等事跡斷宜遵古若義理入心同然後有勝前處錢牧齋盡掃而歸之漢過矣

吳孟子

少讀陳大士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令有所行亦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令之必行者也曰必無敢爲微言之刺此令之必不行者也然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於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盤時人常言疏禮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隙大士文本此予九愛疏魯春秋猶夫大人之姓曰吳云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夫人子氏至自宋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當史所書盡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諱明著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加以從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曰不出自昭公口決矣

子程子

或傳常熟錢公輔入讀學曰讀書某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程子曰四字既程子

夫稱父子之且程子稱伊川先生能解矣人多真能廣參會代廣之曰公羊傳穀梁傳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稱其師老商氏之言先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眞見其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讀近思錄者可知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於答是也何有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閻徵君百詩四書釋地又續

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學庸並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丈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舊象雖偃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之豈至此而猶欲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舜象之不捨舜矣堯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彼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盍章傳問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盍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聖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柔而毅之未嘗可得即此梵廩捐井之事也且堅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已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誦之迹夫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朋聖人處變之心寄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古舜典之文詳尚書古文疏證

瞽瞍底豫

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者實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皆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館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

於武叔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諸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要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幷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後總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余特標而出之以與上條皆瞻象恭觀焉

爲王畜行者

當日爲王畜行者豈有不遍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畧作七篇時述從而畧之止曰客而章中無有珍異未經拈出蓋嘗讀朱子跪坐拜說曰儀禮鐘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勞危者爲跽兩膝著地以尻著蹙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啓居傳箋作云啓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啓跪居而訓啓爲跪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恍悟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舊孟子之言迫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應我諸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後蓍兩坐字中間絕不敍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奉草蛇灰線之法趙氏註則於敍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郝氏解亦曰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劇職輒

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以法始以兵終非乎職不子而賊放惡於前輒不子而起大惡於後職與輒兩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朗召而艾殺與歌職之欲刃其母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觸不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皆於利也則是欲無父也猶有母者職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狱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職也忍爲輒乎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泰伯

集註莫不善於大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告則不得要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幷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後總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余特標而出之以與上條皆瞻象恭觀焉

爲王畜行者

當日爲王畜行者豈有不遍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畧作七篇時述從而畧之止曰客而章中無有珍異未經拈出蓋嘗讀朱子跪坐拜說曰儀禮鐘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勞危者爲跽兩膝著地以尻著蹙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啓居傳箋作云啓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啓跪居而訓啓爲跪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恍悟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舊孟子之言迫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應我諸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後蓍兩坐字中間絕不敍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奉草蛇灰線之法趙氏註則於敍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郝氏解亦曰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劇職輒

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以法始以兵終非乎職不子而賊放惡於前輒不子而起大惡於後職與輒兩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朗召而艾殺與歌職之欲刃其母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觸不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皆於利也則是欲無父也猶有母者職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狱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職也忍爲輒乎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經申於三原王端毅公實勝集註讀昭元年傳晉使后子與子干貴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穫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夥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嬖何忌恍悟父兄百官商引古徵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辭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懷寶逃邪二段

懷寶其實而逃其邪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賜貨語非孔子直至孔子曰諸始爲孔子余嘗讀史記留侯世家而悟出世家云者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贅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裝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七日字皆子房自爲問答語於漢王無涉又云且天下游士至陛下事去矣一段亦是子房直至漢王啜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宛與論語文法同

五十而貢三句

古人書有衆上文下文不復詳者法與書於禹貢如充州貢道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文青州德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下文荼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此蓋脫文荷者澤名爲濟水所經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洪不復言者衆上文也此古人省言之體也又有下文脫明上文且準然者法與書於南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然勿遂謂直至牀下句方脫出就見前補之者又入自却上三蟋蟀字而又一省言之體也今日讀夏后氏五十貢商人七十貢

勘周八百諸侯有歌字只末用一歌字以總承上明從毛詩得來孟子文法等閒拈出矣

顏淵季路侍

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褒貶云

令尹子文

闕穀於菟爲令尹始自壯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于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見二十八年間有二已二仕之事不知代之若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外於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誤而爲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誤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瞶倒見矣

子羽公孫揮

憲王源嵓纂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宰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又有羽氏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爲公孫揮他若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皆皆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考乎余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雜人見世族譜因築公孫揮辨於四國大夫之族姓而不能俾已之族姓流傳於後亦一異

顏回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注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辭豈不笑滾了人

宰我

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闕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幷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憲出云

典有

典有以哀公三年已酉季康子召王酋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剡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輒故可暨捨師門諠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張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暑能髣髴而解繹如許異哉

子游

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冒竝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譏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其論喪禮之文事事講論而爲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三仕三已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之士矣

顏雠由

顏雠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王其妻兄之家遂謂王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

申詳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兴之言氏違爲婚姻官西卽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註子張弟子見祭義註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疑高與儀爲昆弟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承上文子路子張灌臺子羽子夏子貢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

史魚

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註云官名余嘗仲尼論史鰌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併妙

告子

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子執弟子問者未子亦沿其誤務註於公孫丑篇中之浩生不害之下未盡者也

百姓

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舉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專然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盡有爵士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竝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乃喪三年耳豈如蔡傳之云云者哉

少艾

炳燭齋隨筆曰慕少艾以艾爲美好集註雖本趙氏殊苦不甚確盖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既定爾婁豬盖歸吾艾稷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趙註信君男色各不同

武丁至紂

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幷兄弟於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竊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集註實誤

武王未受命

武王未受命未猶老也說者遂真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滅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滅已之年而竝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前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日雖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弟子益三千焉

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嘗舉此段以示及人曰此古今學問大關鍵處朱子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八字自弟子益三千起載論語序說中不知太史公重提敘教法正爲下通六藝者張本刪之殊失其意及人請故余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辭解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大卜職於大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幄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若以六藝與周官同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集註弟子章於文云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太胤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猶矣備矣

陳蔡臣服於楚

論語序說如蔡及葉朱子註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子圍蔡蔡叛楚即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是三年蔡放其大夫于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爲公孫翩所弒公孫辰出奔吳幷不見屬於楚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軍中止陳屬楚前編之辨核矣而猶未精也

少正卯

少正卯之誅朱子素極辨其無而論語序說猶載此又釐革之未盡者也陳幾亭曰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眾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佰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穫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曾點鼓瑟

陳幾亭曰其母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日交用不妨手揮五弦異事後世記無疑其故者何哉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詩有自鼓而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二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

孟獻子魯賢大夫

余讀左氏至宣八年東門襄仲卒而歎魯自是以後政歸三桓矣周公其遂衰乎故宣十八年歸父謀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季則文子行父實爲權焉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專國政如註所云孟則獻子羣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如註所稱爲魯之賢大夫此春秋之義也凡下而簒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國柄自古篡竊之臣皆階此以濟若二子者非其人乎且大學之取人之言也子楚及王孫圉于晉及狐偃其引喪乘八言也猶之乎前志也豈眞謂其人能知平天下之大道哉縱知之亦行與言違矣彼盡實斂君之政而擅於己已不有聚斂之臣實盜國之利而均於私家家不有盜臣將見家日殫國日削爲君者其何以堪余著此論自覺頗取駭世聽然詩蓼蟲於既死辯弒逆之最早以爲臣子之大防者豈獲已哉豈獲已哉論語因孟莊子及其賢孟子因有友五人稱焉賢衛可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而已二子或生於昭十二年師仲尼學禮時年十三歲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載賓而朝者當二人

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却爲世所口實麟士曰蓋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以年高而頒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髮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一本作耄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羣書猶未及此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註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遽易注曰安舒也不如安舒乃恭字之解矣聽其言也屬鄭註屬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溫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遠遒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遠遒也本爾雅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繫也如辯亦訟也集註辯者訟之詳然則說者辯之異可知上師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邪說者不得作僪辭之異者不得作而已其可過乎或曰六儀關出者書明遺其小小節耳可以自完作

古讎之云子考文一般余曰亦有別焉讎當讀先立切朝以所斂代渡將軍印書伐字六外觀升綵長更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經之括地志云一般山一名般盤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般道殷代謂之般底孔頴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般梁子曰秦之爲秋自般之敗始也一則曰秦穆公之誤霸西戎自般之敗始也一則曰秦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遒過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心悔始克自彊自彊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爲霸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及發子恐外之將及也余向者論一篇謂天子之悔過者南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看衛叡聖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

凱風

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案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決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戚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敷作詩者能安母於子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子載之倫如此當日嫁詩者親罹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逐不爲聖人所刪序易可非也豈七子之母往有欲嫁之志所刪序易可非也豈七子之母往有欲嫁之志厚可遁體耳

熊掌

熊掌即左傳之熊蹯也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同余案爾雅釋獸狸狐貒豽貔其足蹼鳥鵝蹼其掌縮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既思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黃鳥白鳥

將蟲黃鳥毛傳解釋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解釋作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鳥聲終當從毛傳及解詩許君章句條繹文貌爲是白鳥鶺鴒毛傳嘒嘒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匹文遂注雖雖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曰嘒嘒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厥求相傳之訓詁者也至脅脅緝熙翕翕謂斜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忽云索綯也絢索也文義違反一至此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妄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或曰然則立學官課士子爲何余曰此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也宋神宗告王安石曰談經者六人人殊將何以一道德神宗之慮是也但不當以安石之三經矯誣天下朱子出理醇義正自足以壓折之且人尤能重其言第間猶有漏失處豈容習爲固然余嘗慨唐自義疏行衆天下惟王一說無復漢人之宏博有寧道孔聖誤讀言鄭服非之隨逮宋慶歷間劉原父敝七經小傳作而經始一變宋大儒傳註序前一詔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義祇蔽蔚虛不驗實踐尤不可勝言逮成弘間楊文懿公守陳自以所見立說務求其是故五經四書私鈔成而經又一變是二公者誠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

跋

跋草幾也本趙岐註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躡別

徐廣曰躡草履也又屐亦草履

杠

杠方橋也又非本趙註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渡若從木則衡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宿哉余嘗謂居居究究謝雅具有明訓雖未必眞出子夏輩要遠有所承而朱子不信趙岐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案之書精如

跋草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

盤

盤沐浴之盤也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所以雅愛鄭康成內則註梁承盥水者草昭吳語注槃承盥盤也互取以易集注

柝

何焯紀曉嵐日集註柝行夜所擊木也大用趙氏注今皆說禹夜行擊柝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柝一作檡夜行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

伯成子高

楊子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於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朱也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末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當乘木毬而易之然則初用原予楊子弗應一段方合向謂孟子以餘力爲之者正指此不惟此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惟南子而非莊周不辭而出禹甯喜而爲宿瘤農家者流謂班固而爲史遷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辛至孟子遊梁百四十年餘當作四百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四百餘年餘當作一孔子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百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十三年適齊當作十四年適衛此初至衛也哀公之十年自楚反衛當作六年此終至衛也凡皆集註之宜釐正者

太公

集註分析姓與氏莫確於太公一條曰太公姜姓呂氏名尚而齊宣王不曰姓嬀氏乃曰姓田氏何與嘗眞如太史公書混姓氏而爲一者耶史稱禹娶塗山氏生啓及娶女嬉契子姓棄姬姓柘弱黍姓嬴皆是又曰禹之後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用國爲姓有扈氏男氏殷氏亦氏徐氏郯氏等又認氏作姓既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趙氏却非盡終爲趙姓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余謂卽以詩人論甫能服臼不能服甫也

曾子易簀

陳幾亭曰改過遷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簀只是臨終不憚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簀士生前可用猶之園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當乘木毬而易之然則初用原予楊子弗應一段方合向謂孟子以餘力爲之者正指此不惟此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惟南子而非莊周不辭而出禹甯喜而爲宿瘤農家者流謂班固而爲史遷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辛

引　居廬

馬貢與曰縣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詩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得確考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蓋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獻陵之對

胡三省註高祖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八里文德皇后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相距不甚遠當太宗登層觀以望后也原可竝見獻陵祖禰觀爲后作爲后登故魏徵諫課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考此年十一月庚午葬后前一年十月庚寅葬高祖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論妻喪固未除而父喪亦未騐大唐紀爲輕重乎此徵之對誠哉曹子建所謂好語動人心也

桐湯墓所在

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鄒康成註書序語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可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緘地之衡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殷熟鎮爲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蓋直至衰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大夫孫寶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社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焉論曰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定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冢在偃師縣東南說吾未敢以爲據集註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詳余尚書古文疏證卷第四

文王之囿

文王治岐不過百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沼皆倏忽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窩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于木二至關陝與人言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又於詩靈臺不註的在何所但想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殫矣昔伊川程子視王五丈原曰兵自高地來可勝當時非此地始不可據司馬懿所謂亮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者此僞言女軍心耳余嘗歎其確識大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魏侯斯言豈直爲百門豹治鄴已乎註經書者亦宜然矣

都

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二年云將墜三都是非衆推宮謂之宮室謂之室一例語乎因思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樂毅傳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傳復齊七十餘城齊都邑衆多如是而孟子認得其大夫僅五人焉亦可謂寡交也矣

曾子言曰

毛傳直言曰言說文而論難曰語賴達疏直言曰謂一人自說曰語對論語註兩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裳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下註曾子言曰以起下文曾子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似曾子以捷警卿也徑告之矣

載之傳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過禮

鄭注溫水條曰交土泉林縣南漢獨日南鄣自知耕以來六百餘年未不外散桓爲豐園此不待邊而自無雜者也今之災黎安得達生長於其地哉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倍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遑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胙也即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禮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冕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

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實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幂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送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乘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賈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曾欲補註疏者以此言歸鼏補言之

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於註疏亦云爾

子思稽首再拜

孫學灩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曰此從未經拈出者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凶拜之類稽首吉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之類也吉拜後稽首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之異故主不受

執玉高卑

孫學灩讀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經何古驗而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疏不覺俱然游氏曰古之視人者於一指顧一瞥欸之間其人之貴不貴是非臧否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節有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機而常存者是也游氏曰則委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痒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感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卿大夫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其節奏之間精粗隱顯之分察乎其間而不之察乎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

孫學灩令之讀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訖來貢書中曰楚楚聞聲音特異缺舌喑讓家生小蓬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意許行或是今永州一帶人故其聲如此商居近楚鄙爲今婁隸之人聲不至此余頷之

法度

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皋陶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未喪二處不可同一疑論語攟有五謂鉄兩斤鈞石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泰初井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物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誼意皆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繼之以輻迹廣狹相距如一此其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登宮不審此輻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觀此等爲祖述於度字別作解余嘗讀隋經籍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於名物度數而宋藝文志則眇有存者蓋義理勝也又宋史儒林傳求其援經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闕家裂說者遂譬之圖畫宋以前畫多佈故事宋以後畫專取無謂於是貧體雖工亟摹易善人誰肯舍其所易而難是圖誠爲古今學術枝蔓遷變之大關與

御法

蓋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朱子儀禮經傳目錄既詳體亦略及射於樂云大樂選聲其經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仿佛又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以補其闕至御法則云廢不可考矣余嘗歎鄭司農衆生當漢廣能証伏氏五駁名目出日鳴和鸞逐水曲讀君夫舞交衢逐禽左後此恐名亦不復識時代便然也陳氏禮書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瑕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不知荀吳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瑕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子執御子詩稱

私覿之多不則曰旅幣無貨則曰古人相率以給幣用之不大此則聲事而不能辦貴乘而不能紓者無矣房琯之用車有是八乎不然至臣敢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淀何也

此語必有所受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吳公謂夏本紀明載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帝舜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辭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治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如何云不可考蓋益山史學不熟而朱子練同時伯恭德懋史記每力排之不覺亦忘而同龜山或曰史記果如是之足信耶余曰不足信固多若史記與孟子竟何者爲容有疑之足信耶余曰不足信固多若史記與孟子竟何者爲容有疑之之禮

魯地七百里

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旦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蓋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誕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衆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參數圻矣皆僅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濱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誣其先君以夸楚而作明堂位者彼何人哉宜其白撰出惜也採入集註顯與孟子悖

召陵

召陵故城在今開封鄢城縣東四十五里括地志竝同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臣望江漢小頴小司馬竝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關陽縣東山有兩峰狀若熊耳因名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臨淯臨淯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余謂既非導洛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頴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縣者又非達摩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益別一熊耳山距

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管仲召陵於楚責之不得志也以子文爲令尹城濮於楚晉之得大得志也以子玉爲令尹

戎狄是膺

詩孔疏曰僖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舉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僖使人助之師曉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經嘗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遭喪之禮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即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遣賓賜襚之受不辭人長次棘冠以受孔疏

八蜡

詩孔疏曰蜡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舒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僖使人助之師曉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經嘗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遭喪之禮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即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遣賓賜襚之受不辭人長次棘冠以受孔疏

八蜡

八蜡之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鄰註與蔡邕獨斷同余獨以昆蟲乃蜡辭中所記者與蓋魯人助之師曉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二神也祭司嗇司嗇百種百種三神也農農四神也郵表畷郵表畷五神也禽獸即貓虎之屬禽獸六神也坊坊七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此與陳氏禮書略合

公儀子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至漢成帝時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溯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爲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是景帝時董生差足當之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周禮殤賢廛揚濆瘍之藏鄭司農云藥屬瘍氣聚而不散者濆瘍血盛而將破者賢瘢淺於逭而二瘍皆有之賊國策衛嬰公時頓弼子殺專君之勢以敢左右嬰亦下士之藏云

程子爲講官

程子爲講官論經筵三劄子朱子采第一劄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語於無或予章註余尤愛第二劄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眞可續孟子格心章之後亦宜采入註至潞公四世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仁衣端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與曾子師子思臣也合族子玉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能尤憾氏與焉能便予不遇哉合其於孟子非徒誦之實允蹈之

明道喜表日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或問伊川既以此推其兄奈遽淡何余曰豈惟推兄且自任之矣觀上太皇太后書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又爲兄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即明道亦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故世以其兄弟配往聖倡絕學稱之曰周程朱張之曰程朱做工夫處且歷久而無弊又稱之曰程朱

三里之城

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

有馬十乘

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始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兩馬

集註於兩馬一車所駕也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陳氏禮書曰儀

禮公朝士以馬兩春秋時衛夏大乘哀旬兩壯哀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東記魯語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親春秋傳以兩壯爲哀旬則四壯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甚此鄭也杜預以哀旬兩壯爲御車說余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未必指士之車盖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爲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是卽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二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

大全辯戴一說曰兩卽車非一二之兩盖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亦通

有馬千駟

余讓郝氏懿行決齋景公有馬千駟盖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數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閑馬之數二千一百六十匹騶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其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倍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牲又惟物馬是好故書多如是王出自民閒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齊景公卽衛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倍人所駕者至懸弧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詠之以天下稱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廐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閒直一大國能有耳諸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臨薤拜老

明帝臨薤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拜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盖用三公及次卿止二人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卿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盖自賴漢志以德行年耆爲者一爲老一爲更矣之而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互更或加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德至優通於一人皆可爲三老五更之選耳

西伯善養老

孟子曰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大公往歸盖亦鄉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之時文善極矣或請微其說按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明於五刑以成三德皋陶曰士制百刑以殺三居周官大司寇之職一曰邦汋二曰邦諍三曰邦任四曰邦小司寇之職以三法斷庶民訟獄一曰正國法二曰正邦典三曰糾邦禁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胥之職掌學士之倫正學士之位大樂正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之職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小師之職教小舞大司樂之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此皆士之職事也士之職事如此其重故士之進退必以禮樂士之論定必以德行士之賢否必以鄉舉里選士之秀者升之學學之俊者升之司徒司徒論選之士而升之司馬司馬論定之士而升之學學論定之士而升之天子天子試之於射與祭之間而官之爵之其慎重如此故士之論定於鄉里者尤重鄉舉里選之士而有虞氏之士鄭氏謂之俊士周之士謂之選士論定之士謂之俊士論定之士而升之學謂之造士造士之中又有秀士焉秀士者論定之俊士而升之學者也論定之士而升之學學之俊者又升之司徒謂之選士論定之選士而升之學謂之造士造士之中又有秀士焉秀士者論定之俊士而升之學者也論定之俊

三農生九穀以足閒民轉移執事之語于子獨不敢批爲啓豈非惟愚耳鑒以名之重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陳其宗器

又鍾惺陳其宗器文中四比云或式貢以資用物有手澤之存焉或幣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寄焉彼所爲別之東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爲不失舊物想其仰觀俯視之際其器僅在其人已非有所惘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其典謨而傳者天苞地符之所出焉有同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鎮焉彼所爲出之外府內府典玉典瑞者豈以爲玩物喪志想其卜世卜年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者而以此思守守可知已當其時繁弱以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禮天地百靈而天球弘璧之屬獨不在分物爲幣之數者曰是官府之守器也與纖性柔褻虞孚恭實者也當是時琬琰以彰德大璋以聘女執冒執遵以視朝巡守而大貝赤刀之類衛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守藏也與朱紱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掉尾三不然不膜先君之敝器玉人尚聖之屬也守府之爲多將焉用陳焉以彰賄哉嘻評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顛倒袒裼者耳今試擷其數句論之周禮大府凡式賚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上文九式及弔用與克府庫所餘者乃以其財共玩好今節去餘財又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孰非用物而謂皆手澤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之一事賜予即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因好用好字誤爲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鎮圭鄭氏註鎮安也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鎮以爲飾安得謂爲山川之所鎮又以帶礪二字妄加塗導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至內府主良貨斯外府主泉布與瑞節漢之符璽即所掌王瑞玉器與天府之玉鎮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王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則一部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錯記大宗伯菩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誤爲桓圭琮圭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殺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爲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女之文誤敘圭爲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邊璋以代圭潔也今三璋獨著用邊璋且因敘冒而例曰執邊言執則昧灌之義舉邊則夫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周官有掌節無角璽尚璽司璽之官也典玉尚璧其鍾氏增定周官耶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有之爲多何也鍾氏更有薦其時食文其援據尤多誤以此篇誤爲人所拾誦故不可以不辨按仍有漏者朱紱出樂記此處當用朱干

如會同

有持平未房書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鈍翁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王于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患皆痛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郊凡時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郊地曰會卻地開除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有宗廟會同以會諸侯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影只惜其師多一番傳會耳

寬則得眾四句

天下有明知其不然而麴心眯目以從者時文是也前已卯南閉寬則得眾四句墨卷莫高於第十二名願宸分南截做上截做寬信敏公下截做得眾民任有功與論配之既典既功亦古亦新又得結語之體余亦會誦習來心竊謂此章具載堯舜命官之言湯武誓師之意文當首做堯然後及舜以下奈堯無如許事實舍之而做禹是乃牽題以就我國觀者熟閱而不願理路之背馳也悲夫

皇清經解卷九百

四書釋地三續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學海堂

舉直錯諸枉四句

固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胡胤明曰龍子言貢者歲數歉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羨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異其豐凶以爲常人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僖曰戰國諸侯重歛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困豐凶而橫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敝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迹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困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高則繭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準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處處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禹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會謂樂殺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藏法乎哉

兵以敖進

兵以敖進以金進載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謙周禮大司馬之職以辨正不知杜註左氏亦同斯文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弓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聲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遏劉金壁而退

井地

井地即井田也集註云爾雅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而言之也亦猶析日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誣

後車

詩駟驖譚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故孟子前一簡後車即前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簡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萬騎弭節徘徊乃爲孟子作註腳迺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千騶狡騎萬帥可爲孟子作註腳

魯平公將出

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隨照應之者若陳良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某師是有言勿教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盛德之事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言遂事不諮時方霧出於其口最有味孟子之平陸首但及其人之不能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族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于此尤可驗云

胡氏曰一段

高氏攀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導興膺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邊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王深遠也舉孔子而以周公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而不得肆則威柄其義然否曰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故曰洪範有言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或疑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若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觀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前面之權以行實則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若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亂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儻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貴徵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禍中葉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自是而息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歟耳蓋嘗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盛謂周天子事儀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爵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加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正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識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譎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顓頊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商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焉私言乎辨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條十年冬大雨雪引春秋二十八年春麥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月爲氏所據矣稍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爾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在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黜侯爵經書黜子來聘亦所謂削黜也非也傳者之謬也彼其諸侯當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黜侯反以貶之是黨惡也春秋惡惡而黜侯自貶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之爲惡人以子若謂惡其當惡而惡之正直惡之而已而遂降而爲子豈以寵惡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皆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皆曾有所降之舊否乎而爲子抑何怖也且滕子來朝其曾高以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繇其曾高以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繇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彼小之國者乎傳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侯爵亦有可指言歟曰魯史舊文無存焉則孰亦有可知者焉如僖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侯爵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即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

日星科舉之學方能亡經悲夫

鷙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虞人入澤梁之屬掎鷹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天時不如二句

業師吳大易先生謂此節兩地理字殊不同上地理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理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話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看書莫遂恍有名字窮然之感爲識于此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挺會元後二年卒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聲抑揚學而時習之四又之聲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解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鄒康成箋詩子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解尤類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以濟

孫疏所謂體食者案坊記云故食慤士人親儐則容祭主人不親饋則容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難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敦睦云以儐請之饋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孺穀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蓋言爲是猶德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言聲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言聲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當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無位者講無位者

黃勉齋朱子之子婿也觀見朱子成訂注文直云通俗有又講此

句雖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辭而後及句意其弊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其是非之實也實繇今集註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或問成王以周公明聖尚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陸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禴祠祀周公於太廟謂魯知禮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禴祠祀周公於太廟周廟文王廟也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看書莫遂恍有名字窮然之感爲識于此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挺會元後二年卒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聲抑揚學而時習之四又之聲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解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鄒康成箋詩子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解尤類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以濟

孫疏所謂體食者案坊記云故食慤士人親儐則容祭主人不親饋則容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難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敦睦云以儐請之饋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孺穀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蓋言爲是猶德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言聲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言聲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當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無位者講無位者

黃勉齋朱子之子婿也觀見朱子成訂注文直云通俗有又講此

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見竹書紀年可知當孟子游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荅于時周之天命未改而孟子又未曾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出者

君子疾沒世章

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處者預備非慮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躍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貪盈慕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氛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誰毀誰譽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褒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王官有學

蒙引云王官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官之東朱子蓋本於此

詩云實始翦商

陶元淳炘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朱儒來告余曰陶雅釋詁明云翦勠也大王覩商即王季之其勠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書理余曰字固有兩義知相反者如箝勒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平日讀至于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蔡司徒彌辯余笑曰子之契交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渠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卷之時倘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

唯諾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蒸於諸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禽字獲

左傳僖十五年賈舜曰伯父之廟單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吾伯僖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僖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爲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嫉婦謀爲韻即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嫉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篇已矣與上斯知韻即謂斯以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可顧亭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人五言詩句句一韻法求之

女安則爲之節

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粲有夫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太子商臣曰能一戰人上

法外意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最稱妙詁顏漏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今人深長思蓋必有闕疑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庶此存乎其先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僎君所日課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化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說合國語之文請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莫今議於私家乎爲正於此

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樂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皇舞孟子言仁義智德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夫子之於韶觀樂以歌始以舞終於韶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簡終

在邦在家

請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實以天者又何嘗非數邪幾亭開此想亦應矢笑

兵

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乘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興甲兵勁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傾之兵甲不多秦楚構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大必作是解而後可見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眾孰彊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不指執兵之人言邪矣待秦漢下邪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以皮冠爺

余既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淄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指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婁十四年衛蒯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故郎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支隊兵車革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者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旌虎之旗於朝所以集眾故曰以旌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皆待招而後至者與孟子緣等虞人以皮冠速逮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作時文者不體會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拘矣過矣

吾不惱焉

不豈不也猶爾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七八月之間早

春秋時晉厲用夏正僖五年小雅曰厲三十年經書人曰是若

析羽而注於旂十之首曰旌

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旌旨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既用交龍爲旂則當註旌曰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竿首也盖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是陳氏禮書載公彥言大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盖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旌飾也旌皆有羽旄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竝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刑木而孟子云益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盖刑乃常法開有深林窮谷蒼莽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盲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不多食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意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記及邪亦不倫矣

侍坐侍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董其昌文譜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覲有若此者講遵職云彼其春秋而一覲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覲是已三載而一覲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纂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歲一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慮爲古諸侯朝於天子制亦如此也

石子鳳曰述職爲三載一覲董或據閻朝之說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當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愚幼讀黃淳耀文輯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遇子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卧而薦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件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句作曲肱而枕之庶幾不識字之譏

君子賓玄黃二句

錢牧齋言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蒼偕朱如容掌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賓玄黃二句文云周師入君子恕可也改恕爲慤有何出處豈非誣乎其人倘在而去如容詰余先生家先生曰當有人問家先生生平無來處豈非誣乎其人倘在而去如容詰余

弟子門人

後漢賈逵傳 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証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敘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當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爰缺其稱弟子者十八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逌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是其證也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二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使民以時

吳赤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輿梁成証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政作畢字義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參以趙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微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

六尺之孤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於義害訖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衡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邊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宗廟之禮二句

陳介眉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禮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廟穆與穆廟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親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儒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廟而下有列北牖間南面而居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位其子孫之父亦皆因之以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之長者爲之主人之當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雖遲遲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朗山蔡文定曰昭穆之爻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子穆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穆而不混子穆以治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牛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而竝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益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而穆者東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酌分其等而使昭與昭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聯續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余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尚伯禹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若集註書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今日舉百鈞

陳幾亭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蓋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

仁者無不愛二句

顧鼎仲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即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者何屺瞻曰何待春下節上云當務之爲急本題云急親賢之爲務語脈正相承孜訐爨二句文起講云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固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爲鄰

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爲鄰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云寺

事之云寺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昭穆而何益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而穆者東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酌分其等而使昭與昭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聯續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余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公孫拔

此等處故疏乎尚德而不尚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眾庶用之以詢眾庶在一日和二日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爭在鬬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其通儒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國無遊民

遊民二字出王制即游手謂失業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聘徙不定也世登容無此辜來說周禮此一條若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與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王宮有學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說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虞人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儗乎大夫招以旌宰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一介不以二句

熊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已出比尤佳云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義悟悔之餘遂合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兩者無義悟悔之餘遂合鮮識之良醫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聲居終日章

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待食於君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觀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若爲君嘗食然

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尠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即余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真見其服此者冕弁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亡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真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孫學易晁子活

有一言

字作文字解始於秦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中庸集註文書名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辛章曰是也

其恕乎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釐問恐疑惑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元前後序稱子會孫曾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後衛

漆雕開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子之辭焦竑問恥疑惑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元前後序稱子會孫曾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後衛

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閭右所謂閭東乃左閭西乃右閭東乃左閭西乃右閭東乃左閭西乃右

何紀晦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玉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
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註反改爲枝矣
是可一拊掌也

誦詩

湛園劄記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之音抑揚高下其
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
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
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逾焉當時
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
失則八音之器難設亦其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乏逕焉無所
主而尚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叚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
之所以益亡也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
而既以文學名

棫樸

孟子集註棫樸小棗非也案爾雅棫朴蕤文棘小棗惟詩詁
方合而一之實朴者爲棫棘然亦曰朴棗非小棗也趙岐註棫
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舜禹益避位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嘗辯之然
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堯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
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
啟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
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
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識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呈
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願辭讓之發則有根於
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
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
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
取之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
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逃避是以其言反於
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
後當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于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
復歸至亳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
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
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其伯而尚何
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逐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
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
鬻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
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
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
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覺請舉孟子之知覺者當以何
語人多未應愚曰親仕人有閒屋廬子一章可謂知覺者莫如
孟子矣

狗彘食人食二句

陳止齋曰人多言當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
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
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彰解然若未
雨而綢繆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
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畜獸者耳正不必泥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
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又曰諸
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
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
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崩主圭田而言朱子
乃爲遊士言之非也

章句章一篇又曰此篇得力從容公

孟子卷十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
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并無可
考愚謂藏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
士平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
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云案皮日休亦云
漢得孟子置專
士以專
其學

讒諂面諛

魏叔子曰綵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
已語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
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
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
之業蔽昏昧好讒矣其在眾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
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
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其諂面彼更進其讒矣此皆
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慎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
讒諂面諛其猶堊言天下國家之棄乎

東皇

東皇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奄飛廉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上與商塗炭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命語邪案武上關字當
子有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矣隆語頗檢切孟子
則不檢其來召以爲辭語頗直切一說猶事可想

五伯

崑山顧亭人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註左傳
成二年者是是吾六彭承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
章是今集註益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益孟子止
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履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
五伯更起者也然牽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
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益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
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
伯夫惟宋襄羞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豈且不出
仲尼後哉

孟子置博士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
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并無可
考愚謂藏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
士平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
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云案皮日休亦云
漢得孟子置專
士以專
其學

讒諂面諛

魏叔子曰綵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
已語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
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
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
之業蔽昏昧好讒矣其在眾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
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
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其諂面彼更進其讒矣此皆
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慎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
讒諂面諛其猶堊言天下國家之棄乎

東皇

東皇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奄飛廉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二

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成王初定天下三監叛奄與三監淮夷徐戎並興
作而是也

不挾兄弟而友

魏叔子曰綵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
樂事亦是剪利鈔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阿榮折節之喻最爲
明確

五畝之宅

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
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
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
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芸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共
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澗
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
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
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
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工商各
不下萬家郎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
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
妄矣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
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
必容十餘家也愚案此說極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

曾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
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
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
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

閒津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
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今之樂由古之樂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歎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
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
因德輶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
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益左傳兒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公
似偶用此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燕之宮

炳燭齋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曰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

皇清經解卷一千四百九十

大原閻學君若璩著

孟子生卒年月考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曉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勝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猶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鄹邑也故說文云馬氏孔子之鄹索隱云鄹魯地名又云本魯人徙鄹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十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所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劈曰蕊云近聖人之居未書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鄹在春秋爲鄒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變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雖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夷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荊蠻蹻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齊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純乎中國者僅兗豫二州叢雖爲帝畿猶易夷錯處況雒州之僻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崐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葬祈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析關於鄒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夫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主者杜預以爲惠成王也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而無襄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襄王而無襄

潛邱劄記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古以車戰春秋時鄰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棄馬而歸公羊傳齊桓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周秦戰鬬考攷之字至漢鄭玄釋攷爲涉又或作獻竟其字不同其爲義一也後世用涉之語遂飾以風皇遠遊之歌皆不知止以攷爲飾由因其字畫形聲舛誤故聲亦失其制度者是證耳爲皆以攷爲飾狀若牛首大喙寓周攷首鬬相類但兩耳連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俗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卽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玄枵禍衝于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昭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封之始疏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畢前星又豈可據乎大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屬奉被西河魏當何屬周太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譬夸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底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東華實衝晉何以言吳越同野吳何以因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鄭同火裡竈先知之讀瑣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邑鄭取以歸于我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註防魯地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注諸防皆魯邑靖今城陽縣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註鄫國今琅邪鄫縣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莊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襄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二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

或問傳記左氏春秋時各

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祉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註鄉先生鄭大夫致仕者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即古樂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到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深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濼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乘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賈氏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既入廟門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廢內不見有廟禰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即太王所居詩周原膴膴是也志云原東西橫亘邠美廣平在今縣東北四十里

析支在河州西南微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傳自河關之西瀕於鳥鼠之東北入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南行千餘里至賜支河首南羌相去遠矣是析支在河州西南微外非在今縣東北也

河陽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瀕於鳥鼠之東北入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南行千餘里至賜支河首南羌相去遠矣是析支在河州西南微外非在今縣東北也

析支在河州西南微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渠搜西戎

禹貢錐指卷十一

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濮者濮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新唐書亦不通地理沈濟自温入河作今自濮至温而入河夫高宗灼知濟與濮斷則此至温入河乃濟水非濮水明矣明屬宋景文敬敢面欺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二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故余嘗案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濮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武陽濮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水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濮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濮又東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河南濮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濮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濮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于河耳至既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絶河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逕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濟之性則濁動也故語云動莫如濟曲莫如濟澀出南岸爲滎仍然至清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而旋出於陶邱之北禹貢九敘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志沈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涔而不流深而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信此之地乎後代稅緣王莽末濟瀆曾枯不見有溢爲滎又爲知陶邱北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闕如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伏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始善會經旨新書又去亦只在平陽府石五十里之內皆考侯號爲侯翼故城在鄄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爲晉侯史記云始都晉國晉國即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在今聞喜縣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歸公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都絳繹即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宛然方悟從前說盡錯東去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澮水西北去故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人民繁庶貢產富饒西北諸州邑莫有過焉豈非霸國之餘烈哉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糠尚書中候春秋演乾圖之文云爾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濟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按上谓繫宗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昭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碣石爲河入海處大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齊鬲津等三在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遷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況平州地形高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爲碣石似無疑願寧人嘗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之山矣古九河濁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潮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汊注今馬谷山之匆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禹貢同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矣余曰無

論經斷以史證之無泰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泰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遂以碣石遵海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按有碣石蕭談鄒造者疏碣石山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碣石山在南遵西貨通傳天燕狗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固曰大揭石山今八弟因天橋柱扁諸昌黎隆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凡有四海謂永平府之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縣踏四地故班累六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衛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宋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渤海名郡遂疾視渤海謂禹貢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稜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誤也正趨于勃碣賈讓策河西湾大山東湾金隄正指此謂金隄非禹作乎又誰謂河北有無隄而無禹隄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注其維首自同出一口者也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尚書古文疏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削去惟號穎達疏有云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達于碣石之南禹貢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達于碣石之南禹行碣石入于海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八海不得復至碣石譚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於河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順流而下亦即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脈絡實以

閻徵君潛邱劄記

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潛而出卽東出於陶邱北之註脚也合而分卽入於河濟之文曰絶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絶流又按胡朏明開榮字說文曰絶小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絶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齊甚細而在四瀆何故敬宗曰瀆而尊也此可以爲其註脚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溪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温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再見耳又謂出者析旋之間邱陵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蒗河而南之後未曾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僅論然以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卽青州貢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八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邱北向所云浮於氏縣入濟五十里至陶邱北北向所云浮於陽城而復登舟以至滎陽八於河此皆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兗州貢道當如荆梁二州用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八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若兗州之濟水屬一水雖中少間區域其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若乎且原泰山在兗州之濟南梁二州用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八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若兗州之濟水屬一水雖中少間區域其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若乎且原泰山在兗州之濟南梁二州用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八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若兗州之濟水屬一水雖中少間區域其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若乎且原泰山在兗州之濟南梁二州用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

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厥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繇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於陶邱南不當曰東出於陶邱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參諸古今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其說於下亦即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脈絡實以

日千畝之戰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改曰晉曾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迫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鄂侯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吾鄉大原縣也又後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亦太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南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是獨歎晉啓封百里遠成侯時何啻五倍王綱不振兼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

又按周語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王弗聽此千畝乃周之藉田鄰鎬京應不甚遠未三百二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絶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曷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及千畝戰奄父腇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是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

按冤有來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也卽從其來路可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別從一路以出者獵狐侵鎛及方至於涇陽鎛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大原地名亦卽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爲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鄒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其地在豳近是要高平曰原泰中地面以原名者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來歸自鎛劉向曰千里之鎛顏師古注非豐鎛之鎛至於太原余亦謂雍州之太原必非周幷州之太原也更有證者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太原與詩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唐叔虞爲侯國天子豈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甸侯之地可知既知國語益知詩矣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晉入秦秋前後四都相

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是始驗

按愚向謂有當請於朝早加刊正無疑誤後人者莫過王子有其母死者之註註引陳氏（名祥道字）（名旅字）（名祥道字）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殿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誤亦有自來趙岐註孟子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歧同時康成亦註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康成註曰諸侯之妾子殿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諸侯尊絕菊期已下何有於妾公子被殿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殿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澹所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屈降支子也說與鄭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殿適母之說流傳至宋闡入集註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於序文中特言之何其甚也夫母在爲所生斬猶可言也父在爲所生豈同不可言也始焉非所殿而云殿猶知有母也既焉竟無復有所殿是不知有父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且公子爲其母練冠之下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爲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請早加刊正且加補正云爾

又按宗既緣孟子而斷曰母不殿子因徧檢禮禮記註疏父得五言曰祖不殿孫舅不殿婦姑不殿婦夫不殿妾女君不殿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

又按鄭康成言服之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殿降公之昆弟以旁親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余謂仍有以餘尊降如父卒服本降而遭母喪仍服期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止大功蓋二爲父之餘尊降殿一爲先君之餘尊耳又寫以年降是服之降有六也若此者亦可補入註疏

或問母不殿子姑不殿婦舅吾既聞命矣若宗子母在爲妻禫似仍有相殿之意特爲宗子妻尊夫爲妻伸禫耳余曰否此曰爲同宗男女之屬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殿婦明一章大

仍禫耳故朱子言殿服小記是解喪服傳孔穎達疏嫌畏宗子尊殿其妻果爾當云雖宗子爲妻禫不得有母在字面陳澔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說益非

又按期之喪有二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三年之喪亦有不禫者如父在爲母爲妻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也或曰臣爲君者父在爲母亦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除無復禫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禮孰不知禮二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姑蓋彼以我之父爲我姑我亦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也故別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蓋女子居然以父母視其夫矣女子以父母視其夫可以在室服父母之服服舅姑猶不可

按三年之喪又有無禫者二一心喪一追服三年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見宋元嘉制追服三年無禫見梁天監二年何佟議

按古者男子有五斬女子止一斬在室爲父出嫁爲夫當其爲夫且降父之服而爲期矣何有於舅矣禮自唐貞元中始也今也男子除無爲長子之服臣爲君之服斬及有八蓋母加服斬自明孝慈錄始也母既然於是承重之祖母所後之母皆然繼母慈母亦皆然合數之男子有八斬女子服母繼母與父同是在室有三斬嫁服舅姑并及承重之嫡舅姐姑所後之舅姑繼姑慈姑亦皆斬合數之女子有九斬焉何論之各也蓋以別之

喪於是爲已極

按汪氏琬堯峯文鈔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曰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間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而祥之說也禹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之徒者一說王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朝攟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仰遵用大哉斯奏眞所謂聲音滌亂析諸聖者矣今漢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間無中月而禫之文間傳有之當改作間傳唐儒主三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合且所據乃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之文益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闓而特過我曰唐實有主三十六月者子知之乎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鳳閣舍人張東之歷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違廢此最作史者妙處蓋世遠言湮邪說易以誣聖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抑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東海公曰善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輯家禮小祥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朔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中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方成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誅王肅杜預以矩喪蠹其從祀也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從夫服但爾時姑尚存自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貳斬矣抑不從耶余曰禮有主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既嫁從夫夫天也妻其敢貳於夫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按汪氏琬堯峯文鈔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曰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間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而祥之說也禹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之徒者一說王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朝攟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仰遵用大哉斯奏眞所謂聲音滌亂析諸聖者矣今漢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間無中月而禫之文間傳有之當改作間傳唐儒主三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合且所據乃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之文益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闓而特過我曰唐實有主三十六月者子知之乎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鳳閣舍人張東之歷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違廢此最作史者妙處蓋世遠言湮邪說易以誣聖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抑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東海公曰善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輯家禮小祥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朔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中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方成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誅王肅杜預以矩喪蠹其從祀也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從夫服但爾時姑尚存自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貳斬矣抑不從耶余曰禮有主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既嫁從夫夫天也妻其敢貳於夫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閻徵君潛邱劄記

或問祖卒繼祖承重說云云應承重但祖母其所生者也承則無重之可言不承則已已名爲適孫將若何余曰禮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傳重也若父卒而后爲祖母承重正齊衰杖期不指適孫非庶孫也竊以庶孫可立而爲適孫適孫妾必不可以升爲妻仍服期汪氏琬有妾宜無服一篇或難妾之子而服緦平恕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封而家長自聚其妾律文之與勅悖者也或又難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辯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閒其防微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按喪服傳曰父在爲母期居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而不知尊祖小宗也有天地即有人類有人類即有恩愛而喪矣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三條者能日百徧誦之則稽無量所歎俗情厠淺不知聖人之心者庶其有悟乎

按社元凱謂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是三年之喪秦帝朋王恭令天下六百吕上皆服喪三年非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是三年之喪在賊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後言之則晉武亦未豈善也

按古者喪期無數孔穎達疏云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酌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達疏引此句云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酌三年余

按百姓如喪考妣二載八音克諧堯崩舜繼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舜崩禹繼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姓爲百官蓋有前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四海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辭師天下諸侯以爲喪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此辯證不然果坊內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喪持服也耶此即以經解經

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視堯於羹此即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

宰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縞叶湛露詩儀與桐雌叶斯干詩儀與議罹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帝老亦未之免邪愛當用詩書不諱耳

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子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帝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子商十四年左傳哀二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四年僖九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宗人聲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此解絕妙寧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此即下文寡人無亡國之餘之意亦即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猶惡寧老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因思僖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音會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逆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讖毛詩古音考可以與兵音邦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親下文

伐齊則可敵宋不古一語不用蔣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第三則遷頑民于洛邑按索老云頑民皆叛逆之徒也其與乎畔而遷者皆商世臣大族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鮀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終葵氏爲殷之庶民矣請問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命於魯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倘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此不可解

曰知錄豐熙僞尚書云其曰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爲商書不曰周書說者謂爲此夫子未刪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

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寧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

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竝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甲戌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諡案郤侯杜註祁諡也是也天則寓莊子見閟二年論語有卞莊子爲魯卞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秢子也自莧也文十五年按國語有孟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又先莧之秢子亦當附見又云叔孫氏之秢子也自豹也襄七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又先於豹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係字而係子豈一人之身係貴而係賤乎竊以爲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秢子也自行父也文十三年及閔元年書季特按季孫氏之秢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襄氏之秢子也自扶僖二十按左傳桓三年有縶其叔然國語秢爲縶其子又先於縶氏之有自子亦當附見又云悲氏之秢子也自會也二年按泥氏之秢子也亦自遲也見十二年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字若東河內註曰屬司隸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冀書地理志河內都有懷縣下註曰茅邑之茅已以懷爲河內不止今

與徐勝力

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卷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曾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豈論語妄語邪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邪益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此註疏之言也

與宋既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左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贊曰此魯詩谷永傳閭妻騶扇註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証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嫉妒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與三家絕異哉顧誤如此不待細攻

與陶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大之姊之長殤之服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古之冠皆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而有妻而適遭姊喪姊尚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或曰諸侯絕旁期此降在緦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夫人服之乎弟曰夫人雖無服而却有服之理古五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纓亦當無耳昏禮今乃有大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明已不若前乎臣不爲君子不爲父爲者亦開有之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殤文子十五許嫁字而并之耳即不爲殤是女子無長殤何僞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吉凶一以僞禮爲斷

校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又舉甲兵而攻魏冠大梁之門

序又疑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臣貴妾緦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天子且然而況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解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又誤會中庸之文也復曰王

爲諸侯緦衰鄰註爲弔服然
阮絲禪校本已祓五月矣

又與陶紫司

適考得喪服傳大夫爲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爵命安得有兄若姊之倘在十九以下與鄰註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此既以見世有奇才盛德不必要至五十而即有切爲大夫者又以見已爲大夫則用士禮冠矣冠即不爲殤不爲殤而後可以服他人之殤鄭註又云昆弟殤死或謂爲士者古四十强而仕則四十始爲士今士在殤中亦有未二十得爲士者冠也仕也服官政也皆不依常法周公固已爲變禮制此服矣若國語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特衰季之事以此難鈍翁鈍翁不必服固不若以周公所制者還祈之也

四與陶紫司

承問宗子爲其妻服果有異乎弟曰有異哀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而已禫乃十五月而禫非二十七月而禫也宗婦死有爲之齊衰三月者未聞三年也凡喪稱三年皆再期之謂及二十五月之謂非真有三年也

又與徐勝力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乎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孫行父身爲權足證鄒說之不誤孤不記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

與江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銍詔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爲士夫不應當

哀悼荒感之意任情顛禮若世俗人所爲者其於心有所忸乎曷特爾殆依宋文鑑劉原父爲兄後一議及歸取其奏請之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戴劉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又以後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娶者以繼兄弟矣則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論卽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之大夫非今之大夫也古今之大夫非古今之大夫也古今之大夫非古今之大夫也古今之大夫非古

今之兩揖是也折腰而已非頭至地今四拜則頭叩地者四是兩拜字雖同而義各別即唐杜甫詩老病人扶再拜難韓愈釋言見今相國鄭公愈再拜謝亦止如今兩揖耳非連叩頭也或曰拜之數既可得知矣稽首之數亦可得詳子曰稽首止頭一至地而已無今所謂四拜八拜者親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詩禮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惟左傳定四年泰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所以下文云泰伯乃出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據每章闋祇宜一頓首今逐三頓首蓋甲包胄故重其禮以謝泰君若禮之正如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年三拜乃三揖耳豈得至頓首而又凡九頓首者乎故曰此禮之至變也又按燕禮有公答再拜有公答再拜答拜周官之奇讀爲攙鄭氏註一拜是也因思論語之所謂拜止指揖而言乎曰否拜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豈止揖故曰大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論語揖所與立上如揖則皆今之拱手周官肅牘是也又按殽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止言拜不言再者省文也何以徵之邶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書不如廣韻古幷與竝音義俱異

草蛇灰線之法趙岐註則於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絶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案郝仲輿本云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與石企齋

漆園有云在曹縣者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故莊周亦宋之官也竊以史記周嘗爲蒙漆園吏蒙當作宋則蒙不可言註史記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一在兖州相距頗遠也弟嘗疑改古人原文此等是也

又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揚授綏婦辭曰未敢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頓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猶遂亡鄉射禮脫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尸坐取奠興七字此則泰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見知饋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未刻儀禮十七篇曰文今監板脫者皆全惟哭止告事畢賓出五字亦不在其中此尤可笑者尊札竝當作幷雖有竝幷通用俗字

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又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東所以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於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嘆爲子確萬確者也想像二字弟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之也何如何如來札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秦虜公子卬東地至河幷弟所引商君列傳魏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此等事多不可言吾人一爲輸攻一爲墨守皆以孔孟爲

又與秋谷

爾雅毋之昏弟爲舅舅之名亦古但先舅二字不見古人有不如用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稱曰舅氏顧寧人先生爲千確萬當因攷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註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舅二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昏弟者又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當矣此等講貫實實快絶然非吾兄難我亦不及窮析至此也

與劉紫函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匆匆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謹覆

與劉超宗

今日清晨方敢取達于滑長簟讀之首辯長麥三誤益信　老爲不刊之典不特此也泗受沭水東入淮長箋謂爲沛沛出遂東墓外西南入海于淮易與哉他可知矣但云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後易濟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瀆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河至漢日徙而東者也不聞濟爲河奪漢逶稱尊之說千祈詳示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故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尋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舉水亦有達海者焉易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瀆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河至漢日徙而東者也不聞濟爲河奪漢逶稱尊之說千祈詳示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故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尋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舉水亦有達海者焉易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瀆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

何晏舞也註云云舞所以以象舞也欣當而舞又樂之上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故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小舞者有證明矣書以爲助所關似非小也

又

連百忙中又細讀處書數爲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典兼敘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載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水土豈待格又願後耶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平水土舊緑其舊績兼百揆著勿勑其新功即稷播穀契敷教皐陶明刑亦申命其舊職而已敷治一段非至此始爲是官也蔡傳精確者已萬不可易況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訣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訣此愚之所以欲博極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瞥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新之決鈔鈔板受教矣

又

昨札去前有考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桑濩前兩篇疏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又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若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又曰禮法獻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前武舞南籥又舞皆文王之樂然則又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禮書未詳者當補之又龜山猶知孔穎達亦然獨孔傳不知蓋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近考得微仲乃啟之次子亦奇

又

細閱漢地理志泗水有二出乘氏入濉一出卞縣入沛各自分路揚鑣未可混而爲一或瑣氏不能如水經分爲西東流誤合而爲一子願先生更加詳核勿爲古人所眩此亦大關係也瑣氏自註願盡然不糊塗必是誤認何如汶水亦有二見水經見漢註泗導碭郡是仁山謂泗上可以通荷下可以入淮非

通淮也說已詳一段辯之矣濉水經云獲麟處東北大野中方十里所謂西狩獲麟也大野即巨野澤今在鉅野縣北東流注于汶又東南過須昌縣北又東南過壽張縣北又東南過東平須昌縣北又東南入于濟水又東過乘氏縣北又東過湖陸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又東南入于泗水又東南過高平昌邑縣北又東南過金鄉縣北又東南過任城東平陸縣北

禹貢錐指例畧

昔大司寇畏山徐公奉　敕纂修大清一統志館閣之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已已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徵舍洞庭肆志覽討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大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夕聚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宏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爲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闕漏而索牽應酬太遽稚慕歲甲戌家居懸予春之疾優息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擥其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寒乃成蒭爲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闚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脩事和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跳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紮索之以箝是亦井竈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指錐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竝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錯三江二條是稱祕書司馬貞注夏本紀頗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加詳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書會其意而有所發明況其他手採摭案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逕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集解後卷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竝立於學官人人己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揉入集解於此仍舉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揜至於地志水經圖書本末附以夾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衛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于顚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廉其委曲繁重而戛取十之二三以食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吾書之不幸也已

胡明經渭禹貢錐指例畧

衛俄齋選擇體記集說其自敍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非出於人此語可爲天下法莊子有寓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視集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爲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子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集解原記今不傳僅見於它書所引崑山片玉珊瑚寶重程氏鉉志稽古而縋經實多傅氏經輯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瑞徵著禹貢匯疏搜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簡潔近有其釋全經者有蘇獻曾收葉夢得張九成禹貢集解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鄒季友黃度呂柟譙王炎雙

禹貢錐指 卷十二

水非西傾之所因而皆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山郭縣之灃水上經之熊耳山滍反之雷首山絳縣之霍太山郇太長子之澗漳水郡縣屯留之絳水郡降壺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鄱縣之彭大河二郡三「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東蓋之淄水臨朐之北江水江充縣之潭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劉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下縣之洞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商津鄃縣之三河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曠成之揭石山碣之以大架縣有揭石水而省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推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積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東山古文以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惇物頌南窮高太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濮陽壽良雷夏古文以爲雷澤東郡武陽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猪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孫氏生安國所說壁中古文之義傳之籀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惇物流沙皆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言北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茅縣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悬敧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若武元封六年瓠子決時崔發等以魚滿悬敧力田以勸效得發因立爲縣名今濮書本有有古日二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海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其餘一切不錄蓋漢人之說三代地理者多散見於此學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詳如此類不可勝道

聊攝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昔無疏踏窮水自合冀以此洗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紜聚訟無補終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濟洛居謎詞存無大可疑若河自開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鄭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梁國而得焉謂之河侃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流塞七郡水經載其故跡雖猶得因此而窮知古河之所行杜佑縣說之非鶴論他善該金吉甫之言已凡禹貢地理圖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是知熊耳爲灌舉大別爲襄陵陪尾爲梁山嶓冢衡太爲南岳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梁澤濮爲梁川河水引爲鴻溝徐邳通舟隋氏大運故濮自是也二王之異也梁播秦戍平地澤沮二源塞絕逆河化爲物海碣石湮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俗有明徵罷功未盡置設正可無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固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偏其爲禹貢且傳也熟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皆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滎瀆與溝合亦稱洧與潁合亦稱陳入是也又有隨地更名若其出合他水而繇者流東流爲濟漯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濁漳爲滏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潛爲滏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

如從來名流必不入名禁溝通水入名淮通五名如大伾亦名黎陽山又名禁溝通水入名淮通山多至數百而有九名斯極矣今偏舉以廣其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異山者如碣石在碣之案都而水經云在臨渝縣碣志云在肥如臨志云在盧龍縣地名四舉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緊縣故城之南也離家在漢之河間而後魏志云在樂浪遂城縣境志云在西縣若地志云在金城臨羌縣境志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州一統志云在寧羌州北與西縣接界蓋也至若嶓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桑欽謂在西平之說支此又梁說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詳如此類不可勝道

聊攝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昔無疏踏窮水自合冀以此洗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紜聚訟無補終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濟洛居謎詞存無大可疑若河自開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鄭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梁國而得焉謂之河侃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流塞七郡水經載其故跡雖猶得因此而窮知古河之所行杜佑縣說之非鶴論他善該金吉甫之言已凡禹貢地理圖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是知熊耳爲灌舉大別爲襄陵陪尾爲梁山嶓冢衡太爲南岳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梁澤濮爲梁川河水引爲鴻溝徐邳通舟隋氏大運故濮自是也二王之異也梁播秦戍平地澤沮二源塞絕逆河化爲物海碣石湮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俗有明徵罷功未盡置設正可無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固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偏其爲禹貢且傳也熟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皆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滎瀆與溝合亦稱洧與潁合亦稱陳入是也又有隨地更名若其出合他水而繇者流東流爲濟漯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濁漳爲滏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潛爲滏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

胡明經禹貢錐指例畧

有恰據禹跡之所經皆爲禹貢然郡縣沿革代有變遷今之禹跡非古之禹跡今之山水名號非古之山水名號今之郡縣非古之郡縣後世之人不能盡考古今之變而又各爲禹貢以著其遷變之跡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然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詭於明故時移跡禹

九州之疆界雖難方不同於禹貢差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大列古今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爲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祁唐書本之而制以近正明經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愚竊以之信都當屬兗荊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容紊混如後郡有實河河南之阪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清河縣有鉤盤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釐正德所言州界多二至藏聚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去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夏之北抵幽燕徐西撫濟水梁東制西界至山雍東至荊南至豫西界南至是也至於分野之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徵契焉破斜之惑庶幾近之

鄭漁仲因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先州而後禹漁仲之意固善然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奉鬷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爲篤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東北界亦當隨河而東北合濟水東至青州之界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之清河東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派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東派合北派入海今河北流是也同金末河決陽武故道東南行歷開封陳蔡入淮今河南流是也同由南清河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自濟寧開會通河成北派漸廢及明弘治中築斷會通河成北派漸復而黃河北流別爲濁流漸入於海也有元以前河流屢變而其名皆禹貢所有元以後河流屢變而其名皆禹貢所無今之黃河即古之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也今之淮即古之淮水也今之運河即古之淮水濟水汴水菏水也今之江即古之江水也今之漢即古之漢水也今之浙即古之浙江也今之閩即古之閩中也今之廣即古之南海也今之廣西即古之蒼梧也今之雲南即古之滇池也今之貴州即古之黔中也今之四川即古之蜀也今之陝西即古之雍州也今之甘肅即古之涼州也今之山西即古之河東也今之河南即古之豫州也今之山東即古之青州也今之北直即古之冀州也今之遼東即古之營州也今之朝鮮即古之箕子國也今之安南即古之交趾也今之緬甸即古之撣國也今之西域即古之流沙也今之海即古之渤海也今之海即古之東海也今之海即古之南海也今之海即古之西海也今之海即古之北海也今之海即古之大海也今之海即古之溟海也今之海即古之巨海也今之海即古之滄海也今之海即古之瀛海也今之海即古之蓬海也今之海即古之勃海

胡明經禹貢圖

九州分域圖第一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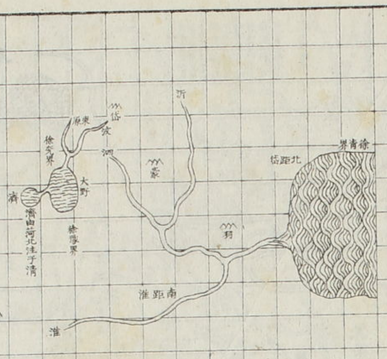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圖第二 每方七百里

職方九州圖第三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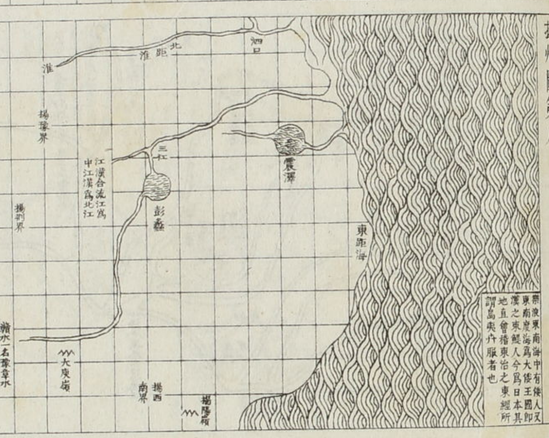
环怪石竹木楢柚蒿芋之類則九必詳致其珍使知聖人無一
御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并據瀍澗諸侯之朝貢南貢之蹄會行旅之往
來外國之享王猶以達河爲主況水運國祈盛德志於九州來
貢者徐揚皆由淸濟以達河荆豫皆由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
以達河冀之貢夷由碣石以達河惟沿河下支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
矣然當時要求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
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遵于洛遵于河是也要其間險行亦不
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漕運發
糴之道以致廣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
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
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
服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尙有蕞地方在九州之
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
不奉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禮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
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薛季宣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逐一
切揚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
內自有中國蕃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屬成服之區名曰中邦
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流尹成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
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
禹錫圭告成唯導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
一一盡同也如壺口雷首太嶽十有二州則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
改封十有一山濬川則山川之祠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
於養司空法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爾所紀而已也至於
土田之肥瘠長賦之多寡墾敎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
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準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爲山大川爲限後世大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
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盡防遏防之事無有也考工記匠
人敎田之不行井疆理溝洫遂人辨其野之土地而經牧其
田野以造都鄙以頒田里以任邦國都鄙以興貢賦以令
貢事凡稽田之利以令百官凡萬民之利以興鋤利凡
民之器以飭材凡試工之程以飭化凡治野以土宜凡
山澤林麓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辨其邦國都鄙
之數與職方氏相爲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觀諸山川險阻
皆秦古圖書名物所出山日提封其古今闊狹亦云備矣而永
閼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
此圖及薳何所得至晉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秀之藏於秘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
據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二十有一而洛爲之說錢太僕有光
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
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嘗倚禮部韻略宋刻世所罕覩其用意勤矣惜乎
二十五頃從載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罕覩其用意勤矣惜乎
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異經不合者亦莫能正
也明漳浦何鏞字子樸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爲上
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擘如堂觀庭如掌
見指余閱之不勝鬱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
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勝數詳
經至禹貢難矣而爲圖則尤難舊無舊本之藏足無舊聞之行
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爲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
爲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
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亦奚以爲於是不揣孤陋既作錐指覩
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理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等
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
置偪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賈耽寰內華夷
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爲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
卷首縱不逾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之一而欲
以賅寰區之形勢萬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逸寸數而間傳
數百千里者勢有所廻敎有所極故爲禹貢圖難而就經爲圖
則尤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謬之所及以圖證之圖
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
親歷終無以得其眞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胡明經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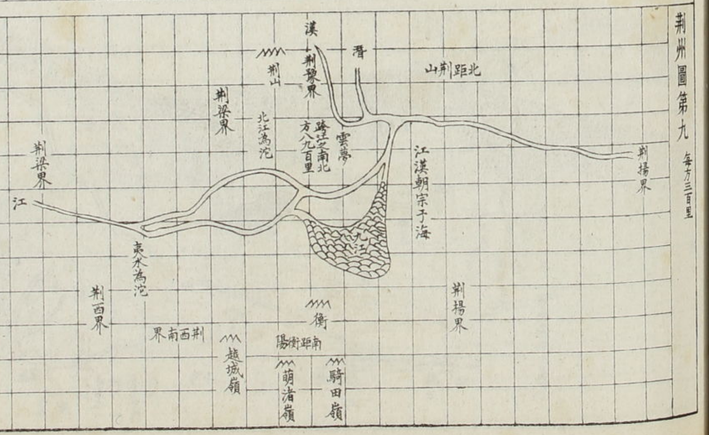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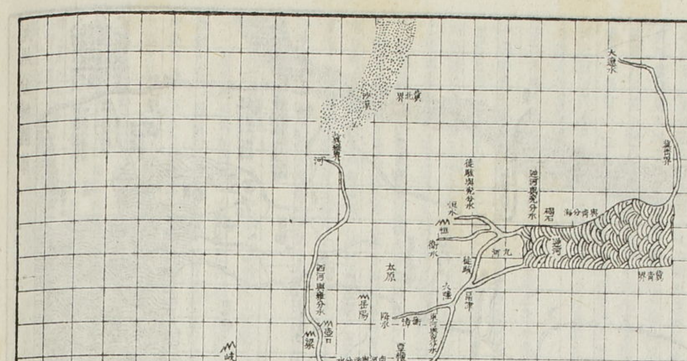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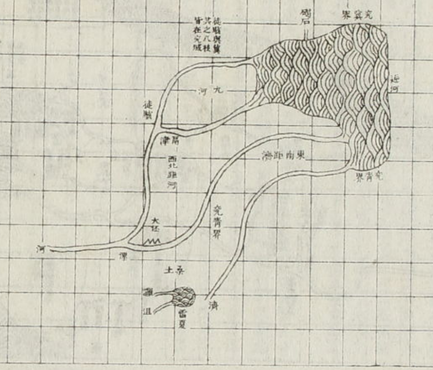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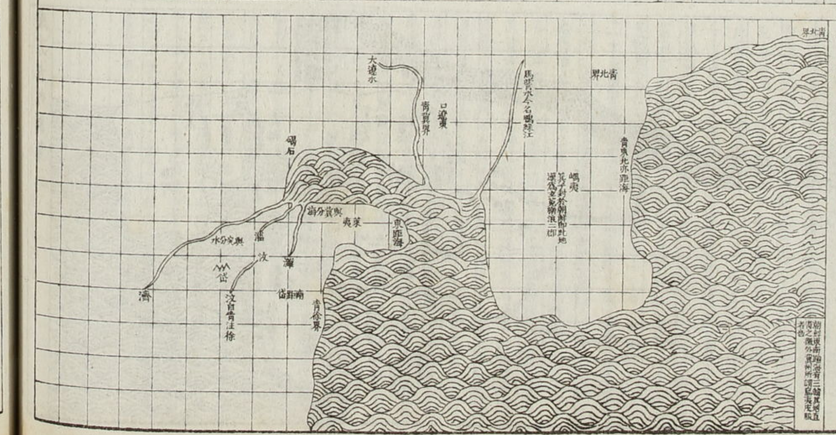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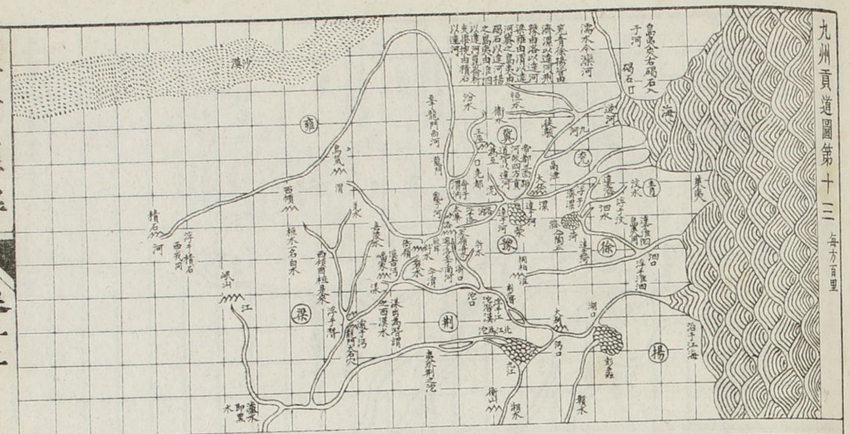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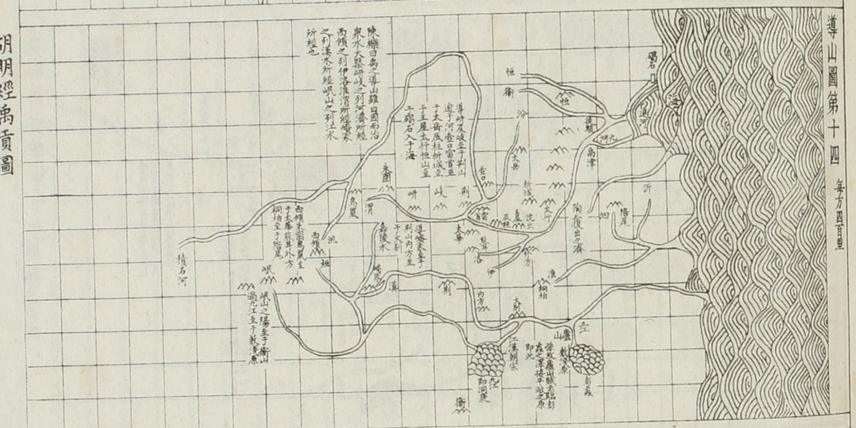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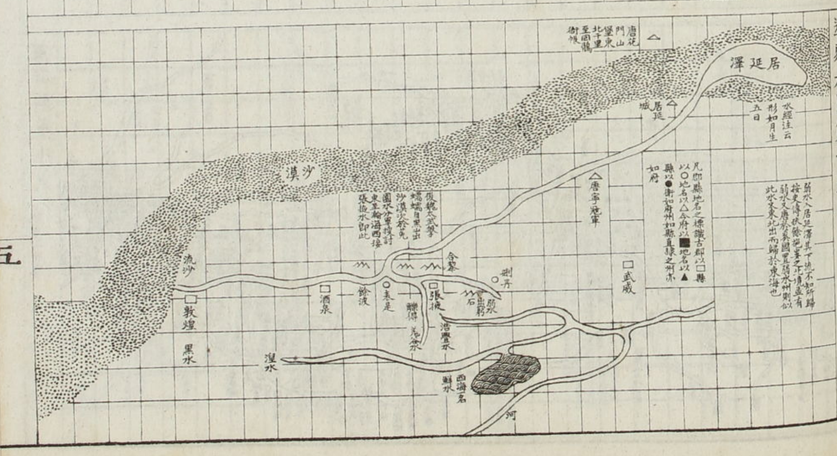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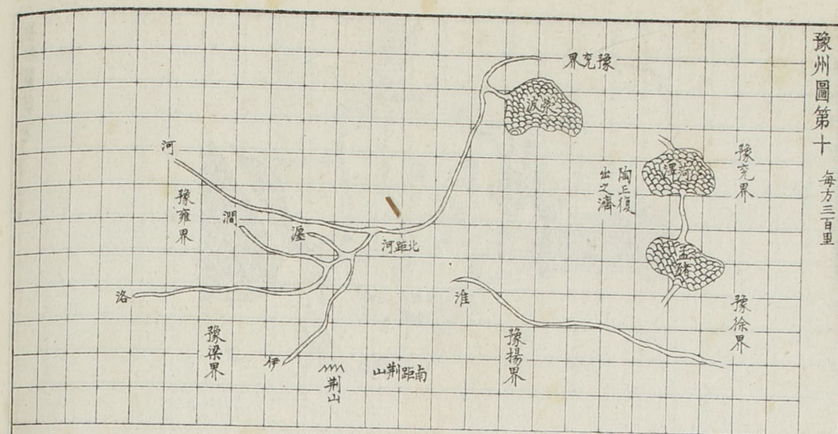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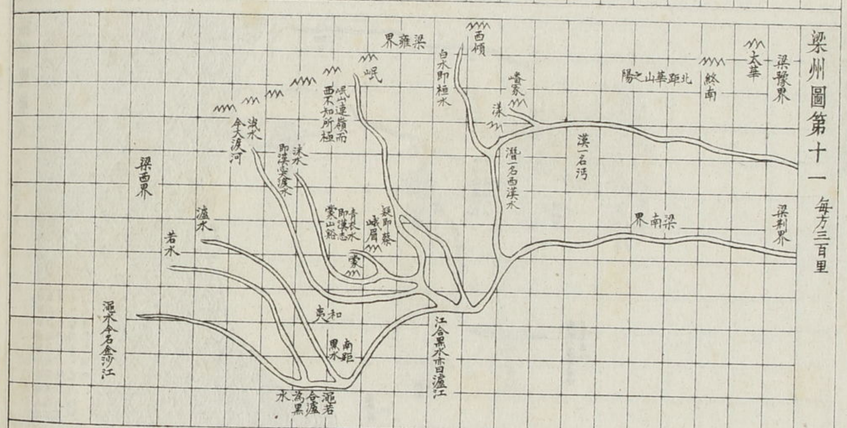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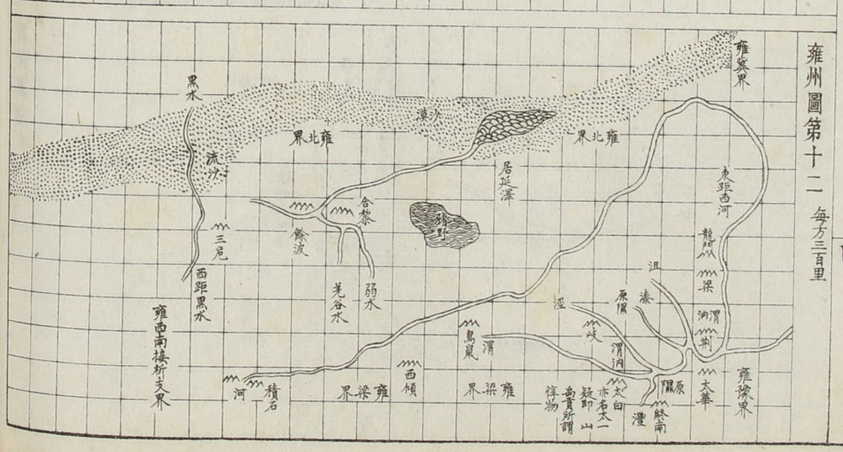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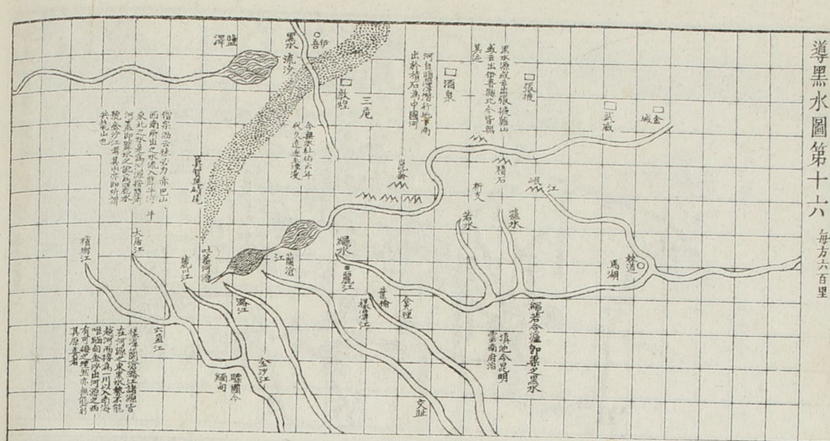
梁州圖第十一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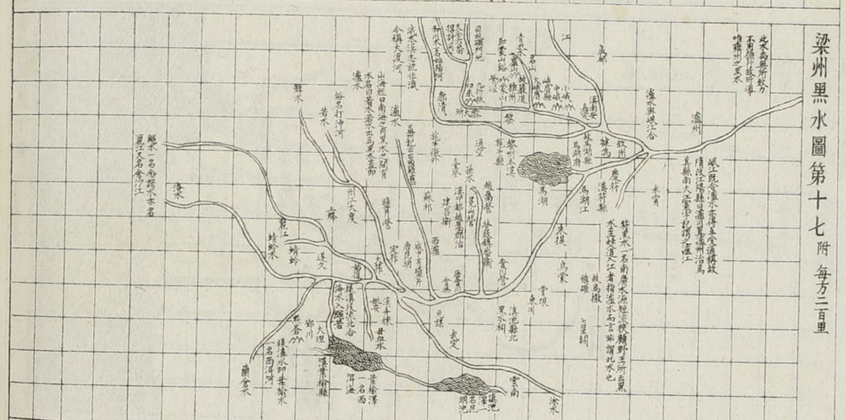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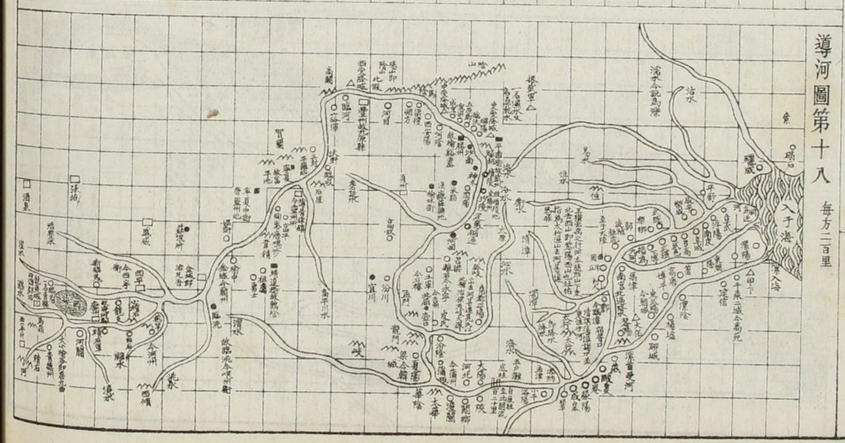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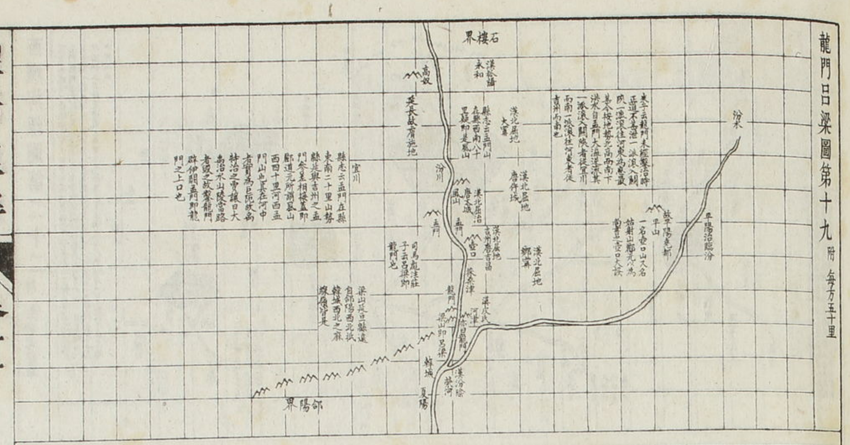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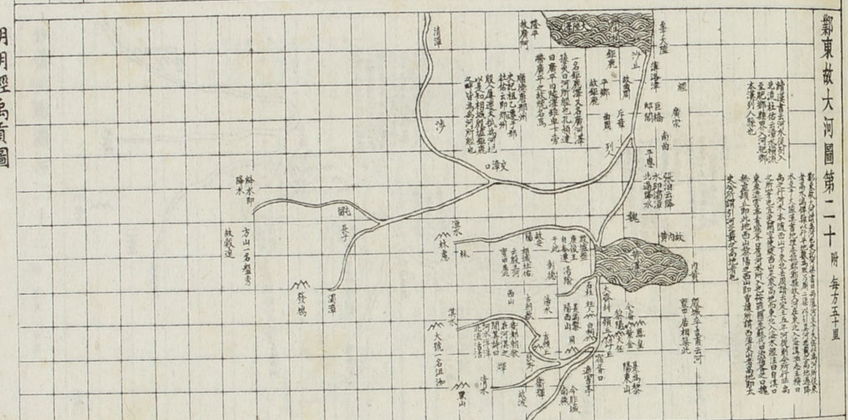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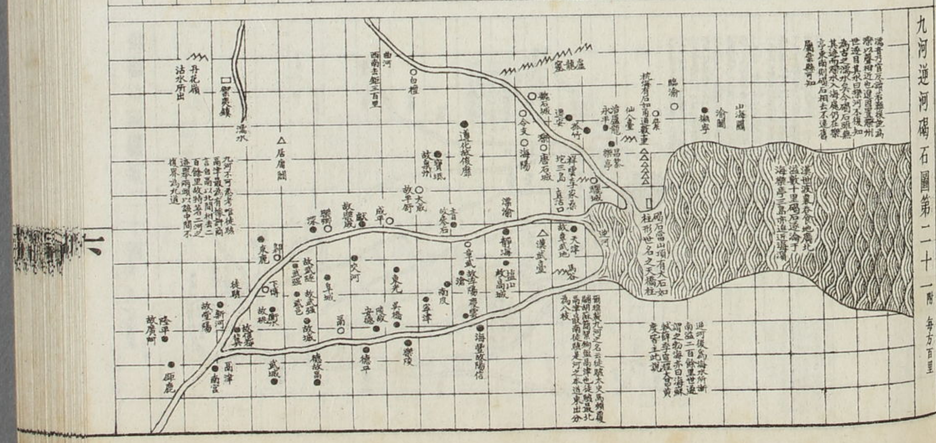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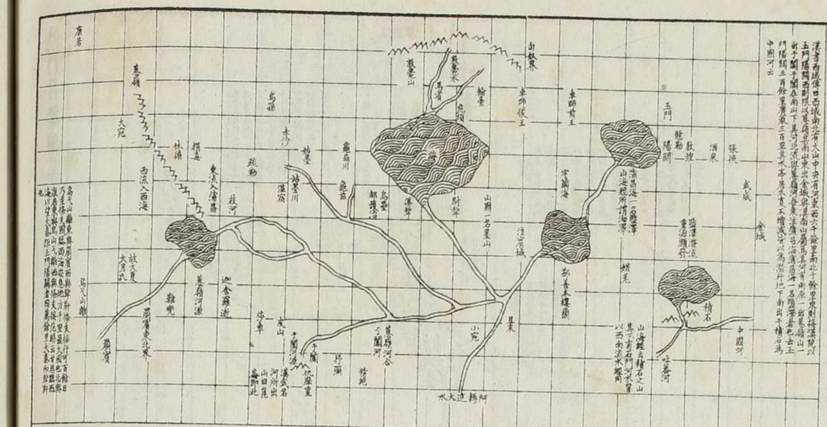
鄭東菑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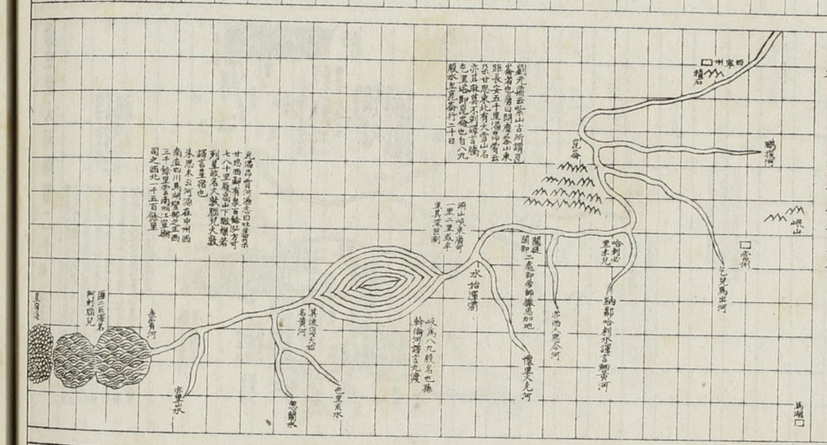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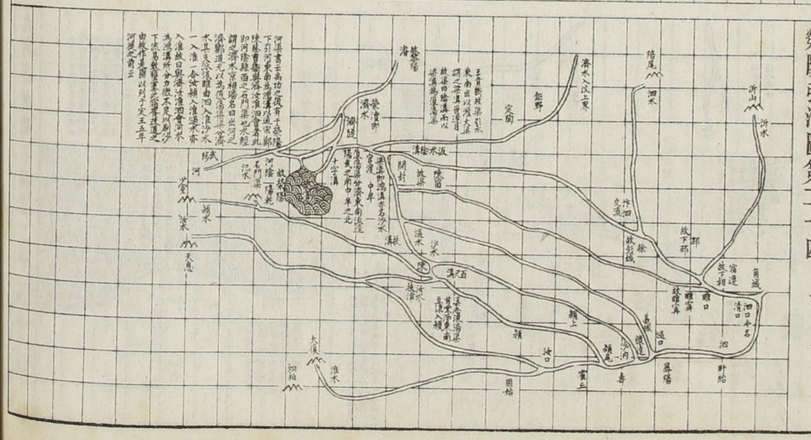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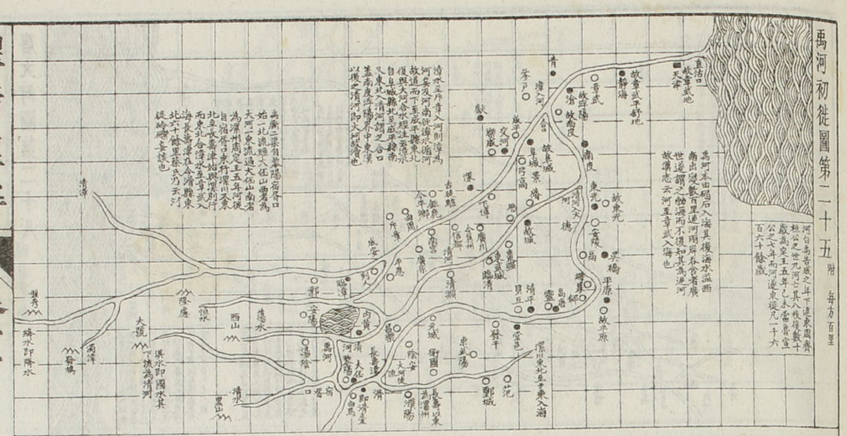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 附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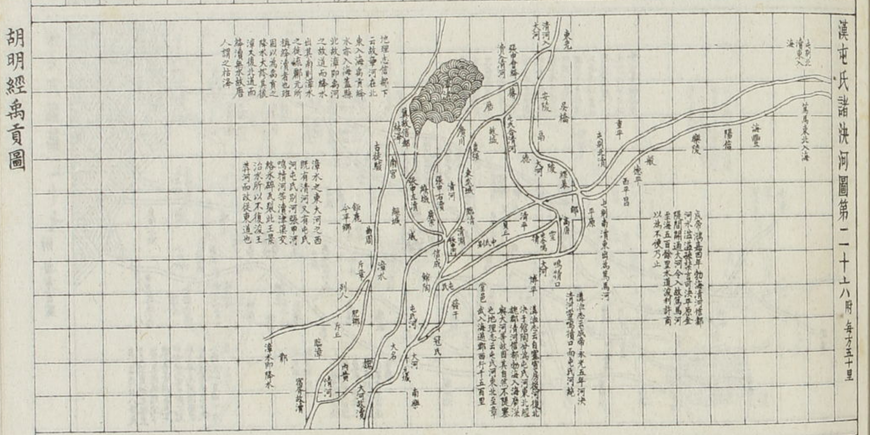
榮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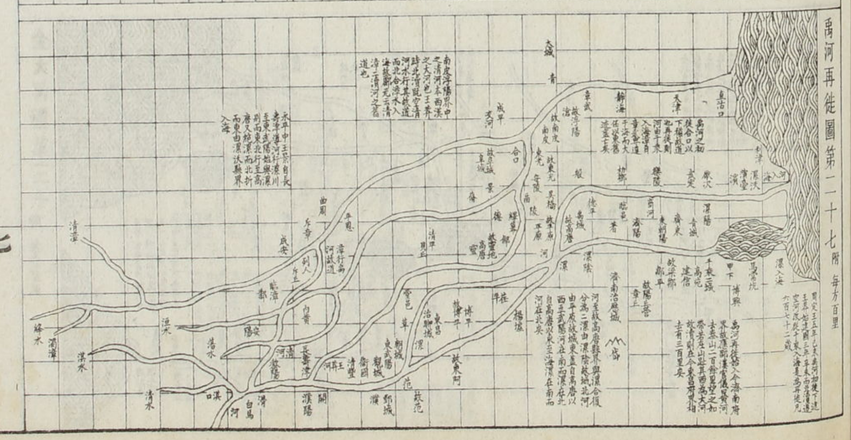
禹河初徙圖第二十五 附 每方百里



漢武氏堵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胡明經禹貢圖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 每方百里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附 每方百里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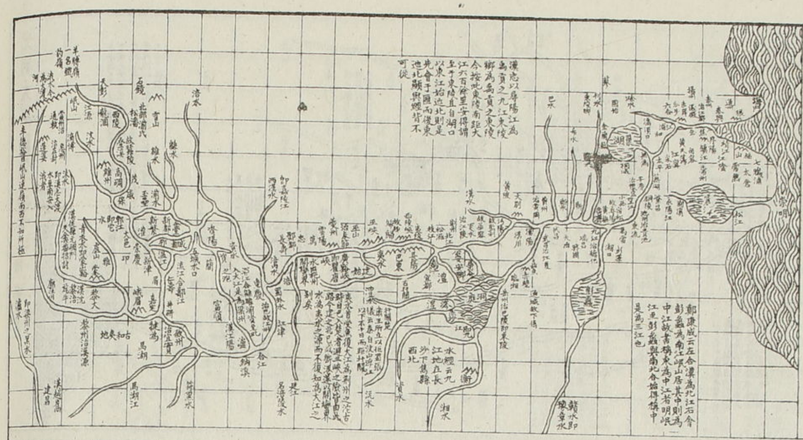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導漾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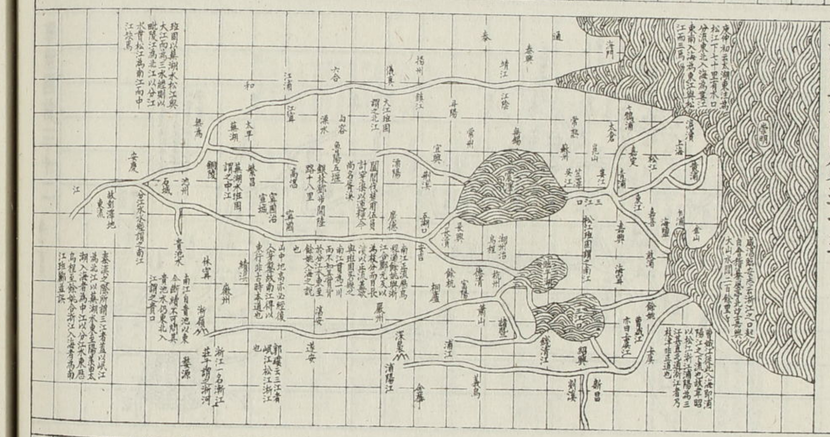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 附 每方百里

胡明經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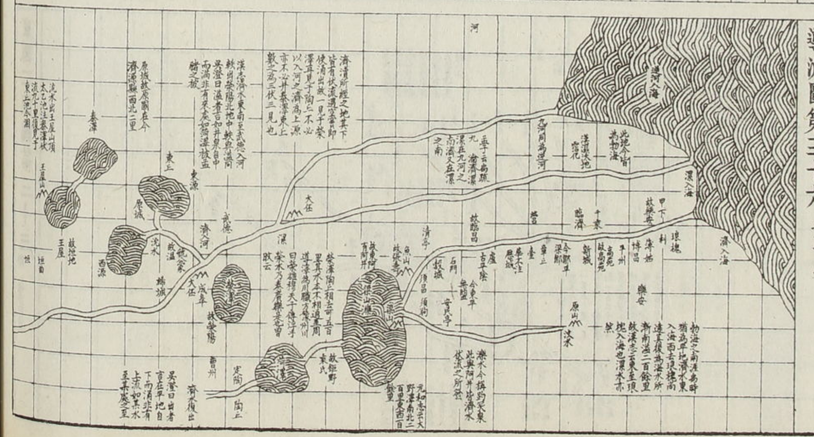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二十四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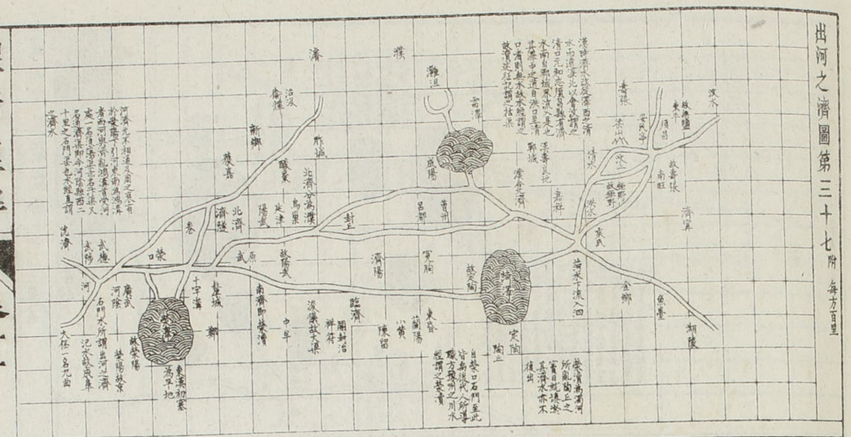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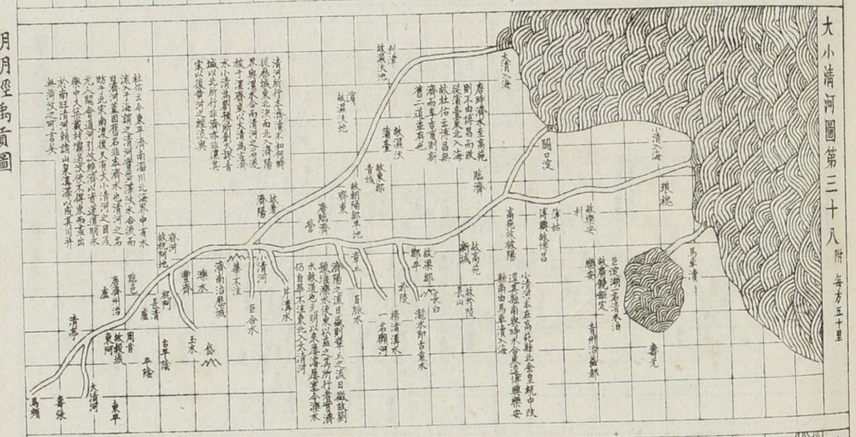
導沇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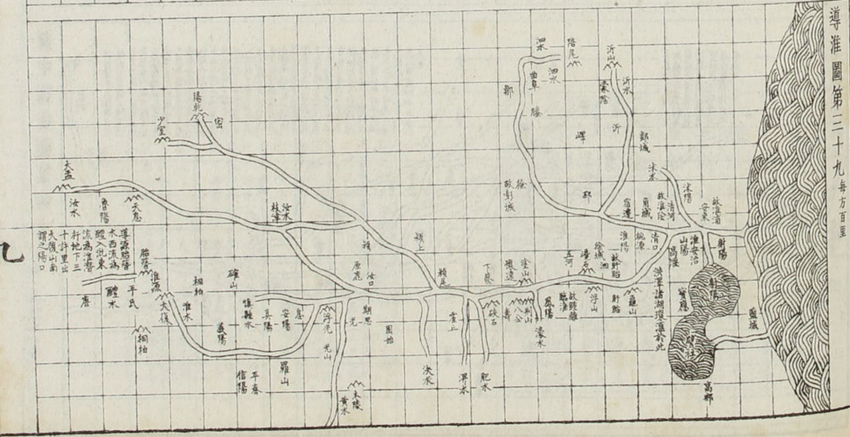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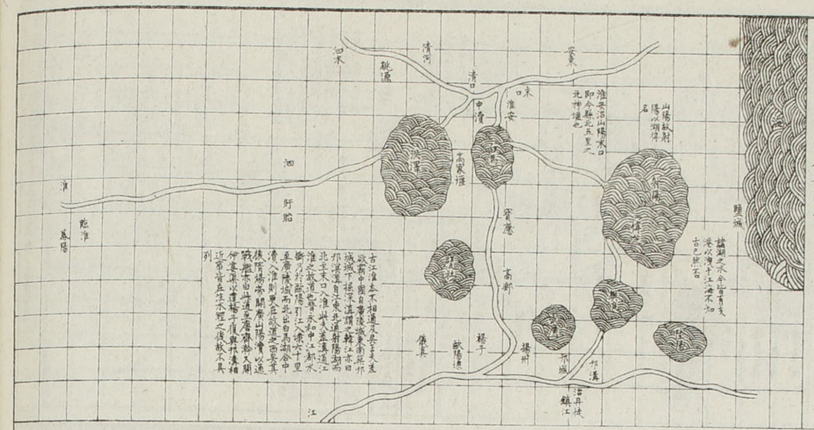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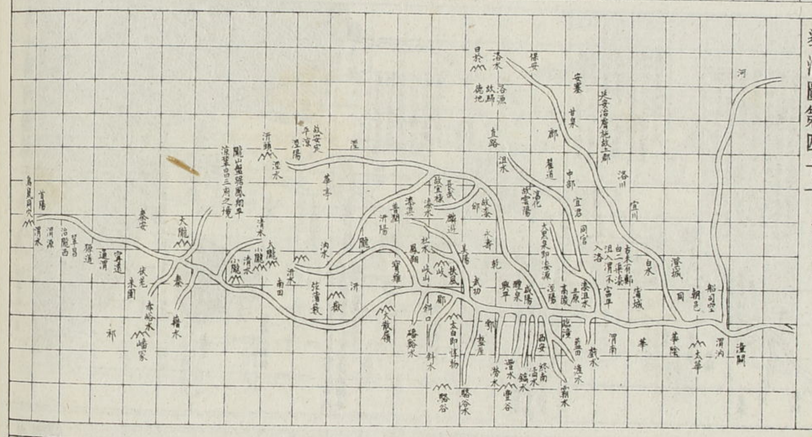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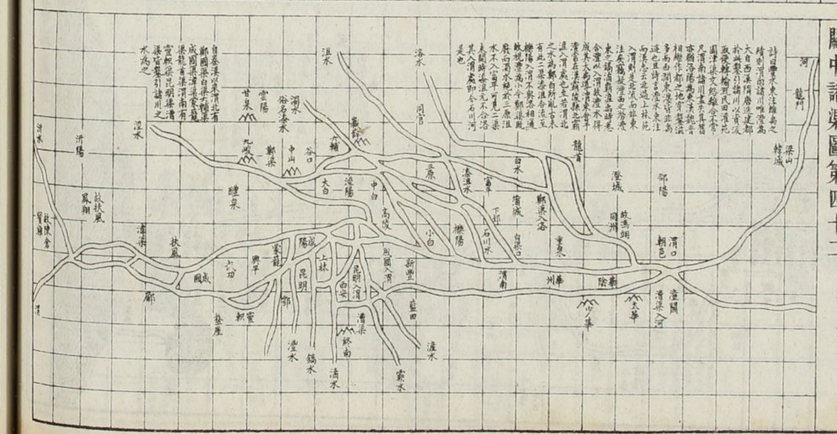
胡明經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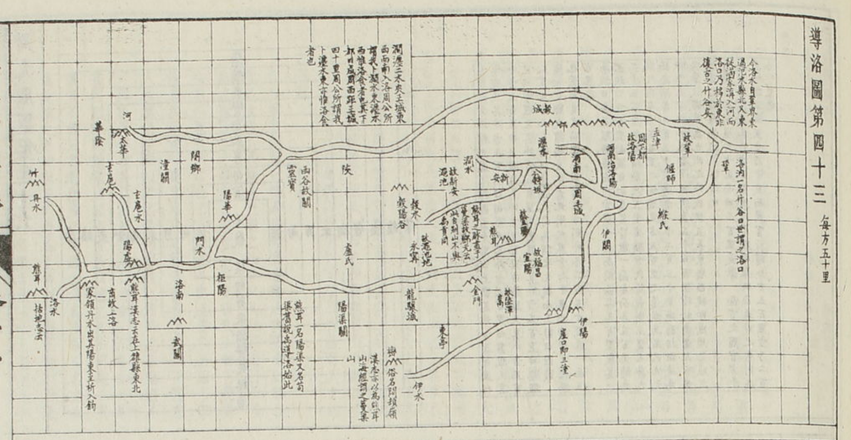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 每方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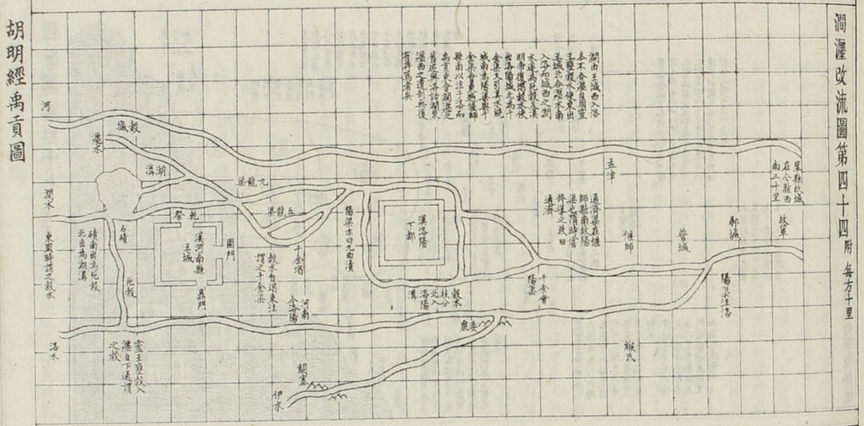
導渭圖第四十一 每方百里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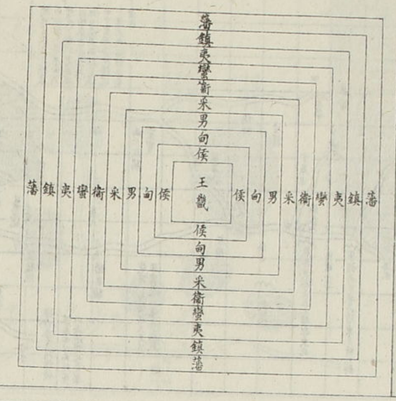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五服圖第四十五

荒	荒	荒	荒	荒	荒	荒	荒	荒
荒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荒
荒	要	綏	綏	綏	綏	綏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侯	侯	綏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甸	甸	侯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甸	甸	侯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甸	甸	侯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甸	甸	侯	要	荒
荒	要	綏	侯	甸	甸	侯	要	荒

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財規方五十里之地以為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勢整齊劃如棋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東抵碣石西被流沙南至于北戴南暨于交趾北盡于幽都不計其遠近當不下萬里九州之地西南廣而東北縮為制為五服必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去古已遠不可得聞今始用開方法畫為百里區方五百里為甸服為方五百里者四侯服十二綏服二十要服二十八荒服三十六以見中外廣狹之數非謂禹當日所制四面均齊方正截然如棋路也學者觀象而得其意勿復為扣槃捫燭之見則善矣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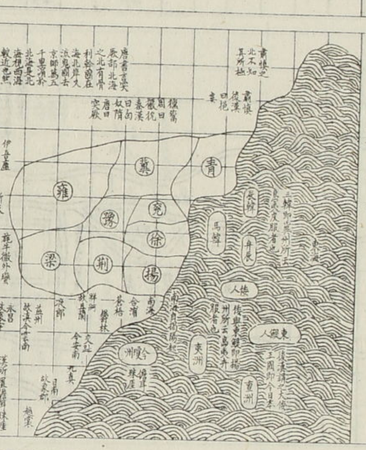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易稽覽圖曰王畿千里內曰甸服二百里內曰侯服二百里內曰綏服二百里內曰要服二百里內曰荒服五百里內曰蕃衛

禹貢錐指 卷首圖 德清胡渭 朅古堂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嘉慶生員李垣春校

禹貢

孔氏安國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頴達正義曰此篇史述詩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官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異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國尚寬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慰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金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扈周禮九貢不殊但被分之爲九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各睪曰貢賞與之謂也張氏九成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所能知也獨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所能知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官所能知也若夫自冀州至于四海會于岱畎一節蓋言禹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驅成五服疆敘四記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歸于天子聘貢名屬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曰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前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舜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舜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后夷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湯誓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爲人所稱通而順以君名書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勳君不可與臣僚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猶申穆名者唯發曰若稽古帝堯

胡明經禹貢錐指

冀州釋文冀姬州名

冀州 釋文冀姬州名

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瞽古德君曰迪厥德聖人之心活活其天又烏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或程子曰凡人遊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遊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閻若璩唯而退縮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張氏庚雲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蠡見參焉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定其弟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初未嘗謂之唐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堯舜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焉鄭漁仲王應麟別錄題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敘是虞夏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而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何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前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妄圖傳始着然左傳屢引夏書佚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詳愼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夏書之分惑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類達云以爭闕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太甲說命之例說文事關舜別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別爲夏書又何不可並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而孔折於盤庚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讓夏書太少故良多益稷以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夏書劉歆之說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爲商書非即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張氏庚雲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蠡見參焉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定其弟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自禹貢而外凡夏書皆仲尼所定非虞史所錄也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初未嘗謂之隋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唐書宋書修於元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堯舜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焉鄭漁仲王應麟別錄題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敘是虞夏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而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何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前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妄圖傳始着然左傳屢引夏書佚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詳愼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夏書之分惑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類達云以爭闕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太甲說命之例說文事關舜別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別爲夏書又何不可並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隨氏桓釋文敷方無反渭埤敷也記夏本紀作傅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使各就其事而治之也

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后土官名主治土地故禹分布治之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正義曰此敷土之謂古文敷與傅同

傳通大戴記敷土作傳土漢志以傅陽山爲敷淺原是也故東陵謂傅山卽賦左傳晉合諸侯大夫城周士彌牟屬役賦丈尺正義曰敷土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云傳土意也蓋氏謂敷如敷治之敷猶言敷土即別九州之義而蔡傳云治水先後次第不必泥傳字之訓敷字之義是爲天下都平陽也堯治之地故曰惟彼陶唐有

路故帶敘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視其形高庳其功焉是言登山之意也孫氏星衍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益稷子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泰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力追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禹湮洪水十二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言山行即橋正義徐廣曰橋一作蹻九玉裁謂蹻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輴輴行泥上如淳云輴謂以板置泥上以橇通行路也慎子云爲輴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橇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橇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橇木器也如今畫牀人輦以行也輔輿輴義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洪水而玉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木而玉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籠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隨山刊木有五利禹遵壅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逃厥道二也會歲造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桑麻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水之用五也

真高山大川釋文真田音反

傳曰莫定也正義曰禮定謂於地通名爲莫是莫爲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荊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莫定也猶閩官言莫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之會也參壑臨大小行其中眾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眾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濬源者也董氏泰曰自黃帝豐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壺口釋文壺戶本反

傳自冀州之南東盡海岱及淮南至於荊河西南至於華陽黑水惟梁州之境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惟荊州之境荊及衡陽惟豫州之境自華陽東南至於陪尾荊河惟豫州之境河東惟兗州之境海岱及淮惟徐州之境淮海惟揚州之境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浮於汶通於河惟青州之境海岱及岱惟青州之境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於汶達於濟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貢漆絲厥篚玄纁璣組沿於海達於淮泗海岱及淮惟徐州之境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璣組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淮海惟揚州之境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土惟塗泥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貢羽毛齒革惟木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砥砮丹惟荊及衡陽惟豫州之境荊及衡陽惟豫州之境漢南沮漳厥土惟黃壤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貢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浮於江沱潛漢逾於雒至於南河惟豫州之境東原底平大野既豬東出於陶丘北至於菏東匯於澤爲滎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瑨既都大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依禹貢碣石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西沽口與冀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縣東北與冀分界又北歷遷安縣西南折而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遷則為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遷西南境為冀遼二州分界又北為冀遼二州與薊州分界又東北為冀薊二州與遵化州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永平府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遷安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灤州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樂亭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盧龍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昌黎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撫寧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臨榆縣分界又東為冀薊二州與山海關

此意且以既載道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傳載始載事以爲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事始載爾雅載始也或與載異義古以載爲始非是當從鄭箋之訓事如詩事斯語之事也

蔡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衛輝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徙駭之治偶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此馬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壺口梁山志西河雒之三危志黑水爲決川距海之事岐陰又徐之蒙羽梁之嶧嶓蔡蒙荊雲夢之荆岐終南惇物鳥鼠則皆決水距川之事所謂瀹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下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隘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鳴滄波激悲迄於下口元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州西今吉北六十五里有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州西南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是也呂氏春秋下賢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鄭李檡廣絕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凡與太行連綿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崔浩解歌謂孟門在共而今言左則東逸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走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嶺亦有禹鑿之跡百許言甚峻如雷奏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兩去將陸兩崖相去百餘里皆與鄙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是今大同府平城縣西北有呂梁山近志以雁門關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雁石愈遠由不知呂梁即雁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雁石舜北則兩崖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爲其害三子所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爲孔子所觀者過元以爲在雁石縣界其言曰吾無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陳壁立千仞河流湍激悬水不通數十步嚴際鵰跡遠功衒存河水又南逕呂梁山之崩可知信爲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皆指此山道

至于岳陽遏汾水故也乘氏曰信禹能修舜之功則鯀功不肯襃也豈有因而修之者禹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遏壺口以及梁嵫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嵫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熹曰今河北多有鯀陘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須也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衆始有可安禹念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豫耳滑按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見太岳山南首所謂霍太山在霍州東南十五里又南迤襄陵城在絳州東北四十五里又東與翼城縣西南二十五里又南與曲沃縣東北十五里又南與絳縣東北十五里又南與聞喜縣東北十五里又南與夏縣東北十五里又南與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南與芮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東與虞鄉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安邑縣北十五里又東與解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猗氏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臨晉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榮河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萬泉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河津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稷山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絳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聞喜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夏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與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東

代徙流下

衛漳者河北之利告也言豫冀兩州將徙四門納史起先後爲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爲兩州之利今兩州相連爲患故禹合而治之

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爲鄴又堨漳水遏流東注號天井堰是也中作十二門門作一斗大小隨田多少爲水分數依次用之不得相侵奪也魏武以其制度不均更鑿十二新門同時俱開水門多小不同各有尺寸刻石爲誓

故左思魏都賦云鑿渠十二同源異口也東觀漢記云建武十二年修理鄴城引漳水灌其北田民賴其利

漳水爲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唐開元三年又引爲金堤渠亦曰新開渠

年王泌上言今相魏磁洺等州引漳水溉田三萬頃堙廢已久按舊圖計可置屯田十所每所給水一頃以上溉田百畝計用水不過十分之一其餘九分皆流入於河今若因舊渠堨漳水十分之一以溉公田則所利數倍於前矣

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部河堤謁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漳濁不可飲田泌又奏渠田起於戰國魏氏言魏激之饒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遺式所作分十二門門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疏高阜墾岸爲渠裁流爲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九渠間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林山之石伐石於磐陽之木取磐陽在鄴縣西北太行山中林木茂盛相州有材木之饒鄴用度之饒有利焉

治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泄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暴迭興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謀卒不行後泌爲河北轉運使導相衛而趙天平矣然不修溝洫地勢高下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爲亦以水勢乘高而下順而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僉目安陽決而商又東入衛柔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爲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泛濫除而田關積澤不可耕復克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沈水自西山東流王屋山東沁水自上黨連縣謂其入河清水從王屋縣流入河濟水從王屋縣流入河淇水從武德縣入河洛水從王屋縣流入河汝水自魯山東流入河伊水自嵩高東北流入河瀍水出穀城北山東流入洛澗水出新安東北流入洛亦皆決而通之以爲溝洫之利

水之大略如此諸川之委石磊磊高下相屬其間平地或有石田或有土田或有黑壚田或有赤埴墳田或有青黎白壚田或有斥鹵田或有塗泥田或有淳鹵田或有檖壤田或有壚爆田或有咸舄田或有下濕墳壚田或有疏惡田或有漸洳田或有斥埴墳壚田或有青黑沃壤田或有黃壚赤埴田或有白墳白壚田或有赤埴墳壚田或有青黑墳壚田或有黃壚墳壚田或有黃壚赤埴墳壚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卷十七

會有新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牧守之蘇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曾子曰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子所謂王道之始而取民懋恣不遵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土賦其謂之何曰草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備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軍賓嘉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觀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務以爲當國之資也此不特奧叔世無義之征相去悬絕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疏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今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先於田以見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謂被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爲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言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竟孫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程文中竹坡　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王襄曰鄭玄云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當定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校對以爲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此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與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貢籍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蓋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也愚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爲九等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況水初平湯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荒之處故地力有闕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不同前也賦之等不同前也吳氏

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焉高下也歟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謂揆與大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兩州皆以賦第二而田第九與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兗乃第六梁乃第八與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修否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俱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舌戚時言之其告戚以後豈竟無惡收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非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二說當在冀允河既道之後故不與夏禹貢衛文勞相屬焉民度日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或謂恒衛從大陸既作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恒即蔵衛加滹沱耳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滹水東逕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蔵之明證耶水經無滹沱之目見蔵漳易蔵皆自馬頰導流而下五受通稱者不可故舉則漳沱受衛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酈士懿云恒水東逕石邑縣故城南又東逕井陘關北又東逕土門關北又東逕井陘山東又東逕井陘口北又東逕井陘縣故城南又東逕綿曲縣故城南又東逕其縣北又東逕九門縣西又東南逕藁城縣東又東南逕新樂縣西又東南逕安平縣西又東南逕饒陽縣西又東南逕武遂縣東又東南逕武強縣西又東南逕信都縣東又東南逕阜城縣東又東南逕東光縣西又東南逕南皮縣東又東北逕浮水縣東又東北逕章武縣東又東北逕參合縣西又東北逕代郡東又東北逕廣昌縣東又東北逕靈丘縣東又東北逕代郡東又東北逕平城縣東又東北逕桑乾縣東又東北逕沮陽縣東又東北逕上谷郡東又東北逕寧縣東又東北逕居庸縣東又東南逕軍都縣東又東南逕昌平縣東又東南逕薊縣東又東南逕廣陽縣東又東南逕安次縣東又東南逕文安縣東又東南逕勃海縣東又東南逕浮陽縣東又東南逕東平舒縣東又東南逕中邑縣東又東南逕成平縣東又東南逕東光縣東又東南逕阜城縣東又東南逕修市縣東又東南逕脩縣東又東南逕武邑縣東又東南逕信都縣東又東南逕扶柳縣東又東南逕堂陽縣東又東南逕廣宗縣東又東南逕鉅鹿縣東又東南逕下曲陽縣東又東南逕安定縣東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東又東南逕博陵縣東又東南逕饒陽縣東又東南逕武遂縣東又東南逕安平縣東又東南逕饒陽

於漳水亦猶貢河之與淮合均爲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屬今滄州參戶今省武今靜海縣泉州今寶坻縣界中漳滹合流之頃即古徙駭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鬲水東至交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交安入海是也衛皆於又安入河也今交安縣在靜海州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涿水自下五受通猶又東至交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自塘濼與南交安大城諸水多入白河河即海河其行潮汐皆唯滹御耳古時滹易滹沱混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滹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耶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梨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其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一在河內修武縣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二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遷辛甸杜預云大陸殷郊吳澤歟近南是也一在太原郡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大陸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州藪郭璞云昭餘祁今在太原界汾河東北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遵元以郡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改今名在縣西北十五里大陸澤即此趙州平棘縣亦有大陸澤即此趙州高邑縣亦有大陸澤即此邢州鉅鹿縣亦有大陸澤即此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即此

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縣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縣二百里

定唐屬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襄盛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硫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漢路縣地在今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耿純食邑在今縣東北二十里人取澤中蒲葦以爲蓆編用爲者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澤縣在保定府縣州南十里盛城本漢縣今爲東盛縣在縣南十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三十九陵之澤爲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五里至泉州縣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自塘濼與南交安大城諸水多入白河河即海河其行潮汐皆唯滹御耳古時滹易滹沱混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滹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耶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梨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其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一在河內修武縣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二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遷辛甸杜預云大陸殷郊吳澤歟近南是也一在太原郡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大陸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州藪郭璞云昭餘祁今在太原界汾河東北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遵元以郡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改今名在縣西北十五里大陸澤即此趙州平棘縣亦有大陸澤即此趙州高邑縣亦有大陸澤即此邢州鉅鹿縣亦有大陸澤即此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即此

用稍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滑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砮也然史記言因海之內成慕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通通也今本作鳥夷誤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遣使之屬按海中之山水幾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漢晉書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漢書朝鮮傳與晉書晉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辰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入率眾詣樂浪奉貢光武賜其王印綬晉書馬韓傳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弁韓並同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史記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種也南倭北高麗皆瀕海乃至其東則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二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避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避東爲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稷其四面故曰島夷元和志大人故墟在登州東牟縣北九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還此城還軍故名馬訾水源出縣西南馬訾山今痴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登州東牟縣之境實一水也清濟二字通用入海故唐時息慎東夷朝貢海中道馬訾水口入海北行三百餘里至鴨淥江口又東北行千餘里至新羅西南海岸入河口馬訾水口入海故指碣石

傳云島夷卉服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德服其皮也乃改爲

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履皮南方地暖故葛屨升東陳氏日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真亦服之乎千南方蕉鳥皆冬亦服之乎即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荊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曰右之誤猶書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履皮南方地暖故葛屨升東陳氏日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真亦服之乎千南方蕉鳥皆冬亦服之乎即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荊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曰右之誤猶書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晉協其列反王肅並協合也鄭云夾挾也挾右碣石入河言北行也孔穎達云孔鄭皆作協字今本作協字今本作夾非也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山名在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處名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晉協其列反王肅並協合也鄭云夾挾也挾右碣石入河言北行也孔穎達云孔鄭皆作協字今本作協字今本作夾非也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山名在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處名

其上爲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溯海之北入海夾拔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輔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爲貢於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大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貨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貢有取於輸輓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土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來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蔡氏沉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居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鄭漁云虎豹之都昌諫氏大猷曰此夷狄歟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磯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謂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臺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都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島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訣稱爲島夷引括地志云碣石南在京東北高下東及西北皆碣石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處名

成慕舊以其地會州不以州名地也郡先州者當時居今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荊山衡山之閒爲荊州故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潁河者萬代不泯之山也荊衡者荊州潁河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荊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濟按濟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徐檢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壺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壺字義就文云林特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跨也玉篇廣韻並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崤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涇漏渭并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里皆在渭北故曰濟渭并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據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據或作據虎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朱儒訓詁多出已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濟若雒若岱若荊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揚共之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荊豫共之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不與河通也至若漳易二水合流至又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通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此來者必由海入大謬雍梁之西逆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荊豫之荊何以荊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蔡氏沉曰濟河之間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相去踰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冶定陶縣居爲濟陰縣今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冤句單父東緡

成慕舊以其地會州不以州名地也郡先州者當時居今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荊山衡山之閒爲荊州故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潁河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荊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濟按濟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徐檢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壺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壺字義就文云林特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跨也玉篇廣韻並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崤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涇漏渭并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里皆在渭北故曰濟渭并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據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據或作據虎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朱儒訓詁多出已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濟若雒若岱若荊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揚共之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荊豫共之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不與河通也至若漳易二水合流至又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通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此來者必由海入大謬雍梁之西逆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荊豫之荊何以荊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蔡氏沉曰濟河之間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相去踰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冶定陶縣居爲濟陰縣今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冤句單父東緡

唐爲金鄉縣方輿勝覽皆在濟水之南一郡卽今金鄉志益屬兗州故以爲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青之東北濱海以爲跨海而有澅東猶可通也荊之北界至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荊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荊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荊北跨荊山而豫獨不得荊山乎王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何地爲揚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虛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鄧仲謙禹貢指南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棊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兗荊之北界及荊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荊如疏所言事涉曉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導海條準據荊山據華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知汝雍之距黑水而豫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固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際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爲中河郭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貢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高誘有窮見吾章賦之封皆在喬春秋時可考者衛成公又遷于楚丘卽胙邑也故曰凡四國戰國時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漢復置兗州領郡因之唐爲兗州領縣入後漢魏晉以降因之唐爲河南道之盛昌縣

濮陽濮清陽清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見魏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棣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別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梁山壽張三縣故城在今東平州鉅野故城在今鄆城縣東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西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須昌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南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古濟水東經其北境改屬兗州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鄚州高陽河間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別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梁山壽張三縣故城在今東平州鉅野故城在今鄆城縣東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須昌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南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古濟水東經其北境改屬兗州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鄚州高陽河間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別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梁山壽張三縣故城在今東平州鉅野故城在今鄆城縣東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須昌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南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古濟水東經其北境改屬兗州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

北境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鄚州高陽河間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別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梁山壽張三縣故城在今東平州鉅野故城在今鄆城縣東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須昌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南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北壽張故城在今陽谷縣東北梁山在今鄆城縣東北古濟水東經其北境改屬兗州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

北境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

北境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

北境今

五星薹禹迹也

蔡傳濰洫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濰許慎云河濰水在宋又云洫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濰水東入于泗水經洫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獲水經洫水東至蒙縣南入濰水又東入于泗水經濰水出琅琊箕縣西北濰山東南入于海水地志濰水出琅琊箕縣雉水北入濰水即洫水也濰之下流入于雉水地志雉水出琅琊芒縣雉水其汨水餘晃氏曰爾雅自河出爲濰濟出爲潔未之於潁洫有潔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汝洫皆出舉入徐於宅無涉水經注云漢陽縣北十里即狐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灉洫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濰許慎曰雖者河雖水也其意以狐子爲雖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狐子爲者誤之灘亦非也洫雖有灘者今考水經注汨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潔者漢胙即帝丘於汨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汨古乾今書縣定陶皆有汨水東合荷水而北注於濟瀆然則灘水即汨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瀆洫曰灘以當之邪韓汝師謂汝雖洫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兗州自有灘洫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洫以章丘縣之梁水入小清河者爲灘則又大非指地元和志明有灘洫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窶字而諸儒皆主之考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濰濄泲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濰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爲即禹貢之濰亥也此乃瑕瀆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濰竊謂濰洫皆濟水所出而河不與焉何則青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桑墟陶丘之外後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淤而王莽簒弒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實可知矣雷澤縣在曹濮之間而濰洫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晉郡之蒙水晉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泉皆創近榮濟從平地中涌出亦此類不得泥爾雅之文謂濰出於河洫出於濟也

或疑灘洫不入雷澤余按婁敬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溫水相類而合入此澤中百里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濟漢亦終歸于濟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上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于桑沃若此木屢見於欸詠則其多可知桑記云桑閼衛上桑閼即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灘洫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襍言之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繅帛省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躬蠶其餘則貿之衛輝懷孟布貿絲蠶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美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麻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至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皆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國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爲饒觀蔡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稍未之改不知何時稱棗而吳越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桁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巳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十五里）曰帝丘（今濮州東南十里）曰桑丘（今在州東南）曰緡丘（在州西南）曰頓丘（今在州西南）曰戚（今在濮州東南）曰定陶（今在濮州西南）曰葵丘（今在考城縣東南）曰陶丘（今在定陶縣西南）曰昆吾之墟（今濮州東南）曰臨濮（今濮州東南）曰觀（今在濮州東南）曰鄄（今在濮州東南）曰鄒（今在濮州東南）曰鄫（今在濮州東南）曰鄄（今在濮州東南）曰鄄（今在濮州東南）曰鄄

浮者七傳所棄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爲順流而乘貢浮于潛逾于洛有沿有泝古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其謬顯然無拆猶有取焉何也

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暴聲秦故云出于東武陽入海从水暴聲今作漯

駁必有所受遼東荊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春時二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幷於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簸養知之地理志琅琊長廣縣西有姑幕城在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漢時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晉屬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淮其浸菑時皆青地為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疏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劃入幽其西又為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周雅不言青州者青幷於徐也蘇傳取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幷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乍著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嘗幷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嘗合徐而不合營故為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泪於近說而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西南距平州七百里此蓮開皇三年平高寶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為柳城郡者實在馬資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備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漢樊柳城以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襲雖齊曰營州之文而附會為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晉始於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齊之分青為營者也

青州有古炎鴻氏之虛為季前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禹春秋時可考者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蓋二國地奏并天下置齊郡

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六後漢遂因之晉因五分置平州青州領郡五後改曰齊州唐為河南道之北海青濟兩州之地高密屬東萊等郡初北道之安東都護府統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之盧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莞城淳陽之盧縣及東阿之東境當往屬兗漢城陽國之莒縣今屬沂州平陰之北境徐城魯郡乾封泰山東南二縣今屬兗州其餘今東平須城之境當往屬鄆今東阿之境當往屬濟今長清之境當往屬齊今歷城之境當往屬濟今齊東之境當往屬棣今青城之境當往屬滄今青州府之地當往屬棣今樂安之境當往屬滄今博興之境當往屬棣今高苑之境當往屬濟今淄川之境當往屬齊今萊蕪之境當往屬兗今新泰之境當往屬徐今蒙陰之境當往屬沂今費縣之境當往屬兗今沂水之境當往屬沂今莒州之境當往屬青今日照之境當往屬青今膠州之境當往屬青今即墨之境當往屬青今平度之境當往屬萊今萊陽之境當往屬萊今寧海之境當往屬萊今文登之境當往屬萊今榮成之境當往屬萊今海陽之境當往屬萊今棲霞之境當往屬萊今福山之境當往屬萊今蓬萊之境當往屬萊今黃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掖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濰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昌樂之境當往屬萊今臨朐之境當往屬萊今安丘之境當往屬萊今諸城之境當往屬沂今莒州之境當往屬青今日照之境當往屬青今即墨之境當往屬青今平度之境當往屬萊今萊陽之境當往屬萊今寧海之境當往屬萊今文登之境當往屬萊今榮成之境當往屬萊今海陽之境當往屬萊今棲霞之境當往屬萊今福山之境當往屬萊今蓬萊之境當往屬萊今黃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掖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濰縣之境當往屬萊今昌樂

矣北之他州用力最省青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泗濰既去水循其道也愚按漯昌屬北海郡博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南有菜無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菜州府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皆禹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在今莒州西南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箕門下楣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徐州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矣

婢曰漢書王子侯表琅琊頃王子東武侯賜封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昊於惟水惟當作濰或省作淮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按濰子當从住人之住或省水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箕門下楣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徐州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矣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維山山並麻縣北也元和志濰山在箕縣北一百十里濰水所出濰水出濰山東北流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名其縣在今莒州東北志濰山在莒州東北八十三里濰水出濰山東北流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濰水出莒州箕屋山東北八十三里東武縣故城在今莒州東北一百十里高密縣故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北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北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元和志都昌縣在高密縣東北一百十里其地改置昌邑縣東北二十五里濰水自縣西南去縣四十里轉而東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濰水所出濰山東北流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北一百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北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北一百二

鄭人謂之白垩也或作石似玉蚨可以刷涎

益稷滔水滔距川傳曰一耿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耿倍畎不同澮按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谿徑側安所得成同之地而爲之自當依釋水說壑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澮也匠人之溝洫乃人爲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禹然後整齊

周禮大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掌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雌麻爲有實實者垂穗盬鐵論曰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綵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枲麻於絲也竟該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貉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開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之蓋礦刮漸開不必以岱畎爲良遂廳而不傳矣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爲之上宿真言本草云鉛乃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雘故貢其材儉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閟宮之辛菁白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柟有鬲路鬳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始皇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支泰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四百株皆長十餘丈大者圍合抱小者百圍蓋數千年物也

顏氏曰菜夷萊山之夷也杜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爽鳩氏之虛杜注今東萊黃縣之東北有爽鳩故城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之地名好而畜夷之俘以兵亂也萊之爲夷無經矣

萊夷作牧傳曰萊夷地名也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境其放牧之地今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故城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萊子國之地名好而畜夷之俘以兵亂也萊之爲夷無經矣

厥篚檿絲檿絲山桑柔韌宜爲弓弧者也爾雅檿山桑鄭注今之柘桑也蠶食葉絲中琴瑟弦正義曰檿山桑柔韌宜爲弓弧者也爾雅檿山桑鄭注今之柘桑也蠶食葉絲中琴瑟弦正義曰檿山桑柔韌宜爲弓弧者也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檿山桑柔韌宜爲弓弧者也爾雅檿山桑鄭注今之柘桑也蠶食葉絲中琴瑟弦正義曰檿山桑柔韌宜爲弓弧者也

拓屬也檿絲是蠶食葉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枝葉七發野論之枝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繭增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蠶清按絲不入篚而檿絲入篚蓋貴重之諸篚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疏或稠聽其所爲也

萊夷作牧萊夷既略厥土青黎厥草惟繇厥木條直厥筱檿竹厥貢漆絲厥篚檿絲

萊夷東萊地名見禹貢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檿絲出樂陵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蠶生山桑不容家飼居民取之繅爲紬久而不敝所謂出東萊堅韌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蕃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高數丈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枚數爲紬須黃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檿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獨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篚皆三萊之貢也採徹取之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即吳檿絲難出萊境國可市取以貢亦簡監

田孚紀聞曰地理志謂青俗剛彪輕作水物輕浮絕脆之物故店短帶衣履天下獨溜有服官蟹子曰溜繞稀新薄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爲者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於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冬厭冠精緻爲百服紈素爲冬服蠶鞋爲夏服又有水衡方室吉鞍吹綺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纖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物無絲而已矣漢貢絺紵揚蕑貝錦雜織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爲亂君之所造不亦誣乎蓋一意侈儉隨齊俗之修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祭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極蒙究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淨齊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萊蕪縣西南原山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水出縣故城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汶水故城西南流注于汶今無縣東有牟汶水在縣故城西南流注于汶今無縣東有牟汶水出分水嶺東南流至泰安州博縣北又東南流注于汶今泰安州東南有牟汶水出泰山縣西南流注于汶今泰安州東南有牟汶水出泰山縣西南流注于汶今泰安州東南有牟汶水出泰山縣西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沂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爲徐城海自縣東而西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郡元和志云本漢祝其縣地隋改爲懷仁縣又改爲朐山縣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馬青域矣

徐北至侘眙之西南爲東平其南爲泰安所謂汶陽之田者也東南爲蒙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欹隘與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閒與徐分界蓋在東平汶上肇野之西濟淮之閒與蓼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淮沂其又 馬依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渭若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縣被城必先淮而後沂也

會蔡和云淮出豫境至場爺之間始大其受盧駕者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地畝卑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鄒志云山沂山亦或云臨之桃墅北水西流俱乘山北流水有二源西源出泰山蓋縣艾山東源出魯城東北尼丘山西北流與西源合又西北流逕蓋縣故城北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南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西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北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東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西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北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西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北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西又西北流逕東安縣故城北

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
水東即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麓汶水北征賦曰
背梁山濫汶波即此處也梁山跨東平壽張之境而汶濟
會於其東北匯成此鉅野以爲大野澤之下流二字
親疑衍文
王明遠謂大野即南旺湖接湖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
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紵廻百五十餘
里宋時與梁山濼合而爲一周三百餘里亦曰張澤濼照
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山張澤濼是也明永樂九年開
會通河道東貫其中東之東岸有蜀山湖謂
之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
謂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勢高競爲水脊
朝有隄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寫一谷矣濼體洿下能
鍾水似不應爾東湖蓋即水經注所稱茂都澤也鄭道元
云汶水自桃鄉四分土黍米北四十里東訛之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無鹽東平縣今汶上
四汶口之地東平陸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澤澤水西南出謂之
巨野澤又西南入梁山濼又西南入梁山濼合河次一汶西南逕壽張故城東逐爲
遷落蓋即今南旺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二汶
西南流逕無鹽故城有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
濟此汶在東平州界即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茂都澤
水西南出爲巨野澤謂之西澤相去不遠而湖
之不得即爲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樂與南旺湖漫而爲
一世遂指南旺爲大野泄經者惑焉焦竑侯云大野澤元
末爲黃河所決侵逐溜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譬諸好古
者執今之所錯而堅以爲商彝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索隱曰
張揖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孔疏本此今
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其地在岱之西南左傳僖
元年公會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水北地水經注水出國
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
陰極目水次元和志汶陽故城在寧上縣東北五十四里
其城側土田沃饒故魯爲汶陽之田襄三年公孫敖往取
之田春秋傳注云山出名銅伏滷北征記曰今梁根往往
在山
在今泰安之邵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也東麓有
下邳縣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縣縣故邾國嶧
山在北嶧鄉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
鄉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證左傳邾文公卜遷繹史記
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
山東即矣仲所憑之碑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
云俗名臨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
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貢文
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此征記諸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葛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
之誤處故縣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孤枝爲琴聲甚
清雅全吉南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
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
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感
也謂枝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爲良周官大司樂雲
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
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
世龍門焦尾柔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
半死半生使琴師斫而以爲琴是已稽康琴賦云惟椅梧
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雷鏞以吐韻據蒼
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是貴也禹時則嶧
陽鐘石其材送合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廣經蓋其
重也
酒滴浮磬釋文酒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酒水傍山而過石
爲酒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
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滴按酒滴先儒
但云酒水之涯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酒水自彭城又東南
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地當大康地記曰水出磬
石書所謂酒滴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酒水在兗州
磬石今徐州酒水之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酒水傍山而過石
在彭城呂縣西北十里有呂梁洪石水中馬洪石水上者可以爲磬此征記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也東麓有
下邳縣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縣縣故邾國嶧
山在北嶧鄉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
鄉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證左傳邾文公卜遷繹史記
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
山東即矣仲所憑之碑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
云俗名臨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
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貢文
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此征記諸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葛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
之誤處故縣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孤枝爲琴聲甚
清雅全吉南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
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
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感
也謂枝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爲良周官大司樂雲
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
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
世龍門焦尾柔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
半死半生使琴師斫而以爲琴是已稽康琴賦云惟椅梧
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雷鏞以吐韻據蒼
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是貴也禹時則嶧
陽鐘石其材送合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廣經蓋其
重也
酒滴浮磬釋文酒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酒水傍山而過石
爲酒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
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滴按酒滴先儒
但云酒水之涯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酒水自彭城又東南
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地當大康地記曰水出磬

魯閒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闕在同縣北者也譙邑亦在縣
界即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矣東原土田沃饒而地勢
下溼故先儒言永思既平始可耕作也濟水自梁山東又
北逕須朐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
有須朐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南三十里
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
侯伐齊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
濟在魯界爲魯濟臺魯地也謂是水之滴矣齊西係宛城
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爲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釋文埴市力反墳作黃者非鄭王皆讀曰
墳反包如字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也盡生正義曰地埴音義同考工記
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易知鄭卦象云漸進也
羣言云物稱也孫炎曰初叢生曰包郭璞曰今人呼叢蔟者
日蔟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曾氏曰埴膩也黏如脂
之膩故可以爲器埴土之膩故可
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子言埏埴以爲器埴土之膩故可
摶可挺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
遂茂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
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
曰壽覆也苴以白茅裹土與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稷
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
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
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
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
土林氏曰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
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漢書武帝賜青王閩粵王皆讀曰
王肅曰赤土純土古之遺制攜存故郊志元始五年令祭
州牧岱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志云徐州彭城貢五色土
雖傳也謂按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有羽山本傳請邑
貢五色土各一斗裹宇泥亦云徐州
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徐州郡志蘭縣東南山
出白土西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
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水
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城今縣南有諸縣故城
邑今縣東南有項縣山山上有項邪臺古項國也
漢項邪郡蓼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李巡云
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爲徐州遂專以
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所出之地則參城必在
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
著耳
羽畎夏翟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
反馬如字鄭讀書作狄
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釋鳥云
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
名也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
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
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絺後世或無故樂鳥羽采雨用之又
染人秋染夏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
者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吳氏曰夏
五色具也羽毛氏瑞辰曰禹貢濱畎不遺窮谷以供畎羽畎知之
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異
有獨鍾而禽鳥亦得稟之先也與
師曠禽經五采備曰鸞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則光鮮
也潤按夏翟名積非特夏之夏庄譽郭璞爾雅注曰伊雒
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鸞詩云知鸞斯飛言其文之美
散也鸞即夏翟譽矣
嶧陽孤桐釋文嶧音亦一音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理志云東
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蓁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貢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
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
生高岡大平而後生魯岡則是山陽之桐無得其所生者元
雖傳也潤按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傳請山

石書所謂酒滴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酒水在兗州
磬石今徐州酒水之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酒水傍山而過石
在彭城呂縣西北十里有呂梁洪石水中馬洪石水上者可以爲磬此征記
元以來泗通爲河明嘉靖中塞其石破害運船鑿之使平而
浮磬禽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
之浮同惟酒滴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此一說
也林少穎云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
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
泗水之濱非必水中盡浮生中不擾擾者全吉甫云浮
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
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
珠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蔡氏曰夏翟
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
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蔣氏以
爲文鰅蔡氏以爲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
以淮夷冠之知出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
後來漸濁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渭按淮
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蠙蚨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爲
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目淮夷即云淮水
之夷氏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
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昌梁洪
激礙於採取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
石而洪別有磬石山後人見昌梁水
改用之但不知始於何時
上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爲虛而以靈壁石爲禹貢
之浮磬矣焦竑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壁縣北山之
石色蒼碧琢之可爲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邳
縣下嚴水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南安府
通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地當大康地記曰水出磬

安厲遊淮夷來賓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謂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為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蠙珠暨魚禹貢淮夷方貢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蜯蚌明云蜯一作玭自博逸反蚌也今按說文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玭珠玭珠之有光澤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玭从虫賓是蜯玭賓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鯩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應李瀚海藥本草云產也薛依說文引宋宏說蠙珠珠有緣者未詳蓋薛因玭此為言

說文以為蚌之别名非是生珠玉今醜魚似之鯩魚亦有鮫音故以為文鮫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鮫鮫鳴以孕珍寶注引山海經曰文鮫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鮫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邪薛遣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鮫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鮫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强為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鼈珠在皮（說文鼈海魚皮蟹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為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别之蠙只是蚌之别名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湧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王磐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為隋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產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為之也

珠有以為觴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為上幣是也有為器飾者佩王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為膏燭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御火火炎則寶之是也廣見之幣無珠玉盖以為器飾皆藏荆州之玭唯宜貫組故為飛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懸其所為也

苦文反玉類魚生珠既貢珠又祐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勢之訛猶可致遠也以魚為貢一物併壘字亦疎矣況

文觫又不關為冀獨美乎蔡傳云珠為服飾備用祭祀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謂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為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蠙珠暨魚禹貢淮夷方貢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蜯蚌明云蜯一作玭自博逸反蚌也今按說文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玭珠玭珠之有光澤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玭从虫賓是蜯玭賓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鯩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應李瀚海藥本草云產也薛依說文引宋宏說蠙珠珠有緣者未詳蓋薛因玭此為言

說文以為蚌之别名非是生珠玉今醜魚似之鯩魚亦有鮫音故以為文鮫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鮫鮫鳴以孕珍寶注引山海經曰文鮫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鮫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邪薛遣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鮫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鮫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强為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鼈珠在皮（說文鼈海魚皮蟹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為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别之蠙只是蚌之别名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湧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王磐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為隋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產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為之也

珠有以為觴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為上幣是也有為器飾者佩王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為膏燭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御火火炎則寶之是也廣見之幣無珠玉盖以為器飾皆藏荆州之玭唯宜貫組故為飛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懸其所為也

苦文反玉類魚生珠既貢珠又祐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勢之訛猶可致遠也以魚為貢一物併壘字亦疎矣況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轓兵室之口又揚州貢禺夷魚注云說文作鰅鯛魚皮有文白魚又連水黿蠵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敦按黿字說文與鼉同音蠵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敦按黿字說文與鼉同音蠵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敦按黿字說文與鼉同音

按觀魚臺下臨荷水而公羊傳以紫爲濟上邑則以荷爲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淄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荷以荷即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即分濟之荷自湖陸即入雒之湖而皆以爲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荷爲荷水北爲濟瀆西溜水篇則自方與受荷以至鉅野入雒皆以爲溜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溜入雒者亦濟則是困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潔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本支不分大厎經旨不詳爲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

二水既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祕以所合之名如荷既合溜謂荷爲溜可也并溯陵以上之荷而稱之曰溜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溜水東南至雖陵入淮按溜水不經是縣鄙善長云此乃荷濟即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溜而於乘氏縣即謂之溜是猶以溜之下流合荷而於卞縣即謂之荷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知禹自河陽導雷澤至菏祕爲西漢水而志井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爲出西縣之嶓冢山其失正與此同

蘇傳云自淮溜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經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開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脩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堅取昧陵自江入淮遵于淮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浚弗師之盛古今通儒而自泗汴汴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胡渭辨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菏而以爲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去昭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謂禹治河入泗禹迹或謂當時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菏字河下云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會闞百詩曰禹貢導入于河南謂泗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黎陽南郡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流故水經謂河水東南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塞則隨氏往所謂黎陂往復迴注之類是也傳亦莫知折衷今按說文菏字下云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傳文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慎以漢至于泗也許槩又曰泗受沛水東入雒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諸水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溝字之音陸氏謂泗受沛者沛即湖陵入泗之湍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沛諸甚蓋泗水南流合菏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滑按海岸雖自東北邐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爲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數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有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荊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荊爲東南親傳爲優其所距者即秦漢南海郡之揚陽縣馬湖陽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爲揭陽縣王莽改曰南海亭益至此始爲南海而揚陽以北猶爲東海故知楊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或禹貢貨貝北界橫嶺石而著鳥夷則地稍沙漠凡今雲南燕蜀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州南界去海不遠

俞因喜處北海遂稱所近蓋兮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遠共王之德曰攜有蠻夷奄征南海至于衡山則是楚之征南蠻亦惟此時吳起爲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頒南海其王則征之而已此却非兮大之辭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縣古揚州之南界也大庾嶺東南擊山縣亘以連於廣東潮州府之揚陽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八十里縣本漢南壄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水南流注以爲五嶺之嶺東水名東嶠漢書謂之峯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子石門送漢節至于峯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嶺其西爲南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郡騎田嶺揭陽即揭陽縣

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於江而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會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縣南以東達餘姚則必經今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寧在海寧縣南十里有捍山六十里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即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漢志中江出蕪湖西南者即今蕪湖之縣河本中江俗稱中東通蕪湖入縣東南三十里有裡河流經市三湖至縣北上永宜與之荊溪也自溧陽流遞縣南又東北宇記云水即水源溧陽縣東南至蕪湖縣入蕪湖是也志無湖之名而湖已不復東故水極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韓邦憲廣通壩作壩非考曰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與溧陽接界即今所謂五壩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太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中有三五里廟高皇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傳有伍牙山云土音員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南三十里故蕪湖城即春秋吳鳩茲也今太平府志云蕪湖縣東南三十里故蕪湖城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盖山也盖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者遂以爲水源本通漢書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入海後漢書郡國志云中江在蕪湖縣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邵寶子子成高淳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屯田員外郎著爲此論具前人所未發或曰胥溪爲吳開出何典記曰河渠書云於楚西方則通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即夫差所開之邗溝通湖於江即閶廬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言信而有徵矣石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元不相通安得以後世鑿引之枝流當禹貢三江之二哉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章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利害相及故道亦無異則越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松江爲第一義南渡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胥聞遂爲揚州之水無大旦愈於松江者而以爲禹時亦然因專主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蔡傳又並於學官爲士子所誦習於是揚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蔡成子瞻之言棄如糞土矣

揚慎曰禹貢之三江當於上流發源求之不知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特書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易不於梁書之且東爲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修其忘諸子謂胥注震澤尤謬丹鉛著述大抵如此陳眉公正楊所以作也

蔡傳云蘇氏三江之說固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彭蠡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安害豈如陸羽輩辨水烹茶爲口腹計邪渭按江漢合彭蠡謂之三江經紀其合不紀其分也何必更指爲三蘇氏味別之說自于人以可攻之隙然疑亦有所受來傳書許敬宗爲高宗諱淳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合流者而出合而異分皆能識之

蘇說本此非出自陸羽茶也

蔡傳又云武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貢書法詳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朱子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朱子海荊州先揚而後荊揚之三江既入故荊之江漢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不成顛倒耶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懷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東豈無泛濫剖判之後未經疏鑿其入海處亦必多湖沙蠭塞蔽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謂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爲無施勞者雖大亦略其可信乎

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裴駰郭璞是數者余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眾說之紛紛者當順經文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孺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眾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眾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藏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漯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輒與矣而況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塘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雖方豈宜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爲衍文而經亦不是信矣諸說唯蘇賦同鄭氏成爲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曾畎程瑤易祓夏僖程大昌黃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說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都穆袁黃亦以蘇說爲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傳曰三聊爲主可謂眾矣有諸君子以爲之證明吾何懼而不從乎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其區注

云太湖也留雅十藪吳越之間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今按周禮揚州藪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爲即震澤是也今按周禮揚州藪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近太湖東入海處是也又云松江東注太湖中又東北分爲二江一江東北流一江東南流又東北分爲三江一江東北流一江東南流又東北分爲三江一江東北流一江東南流又東北分爲三

利故曰敷以當得民而淺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平望八赤震澤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橫流雖此處可入傳同叔云自宜興統太湖經溧陽至郟溪陽至郟溪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自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無湖入太江銀林之港郟步之湖止隔隆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若不甚高平時可以過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宣歙金陵之水皆由銀林郟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定矣未有始無可疑然銀林郟步之間地不甚高暴水亦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既不盡禹句駢儷如弱水既西澄謂渭也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既之一字爲起下文則駢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能逕渭乎此語誠是解頤然揚州雨既元其文勢當皆與下句駢儷得易民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二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艇舟領艦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壩既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荊溪一帶又溉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一十里自銀林步東日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古亭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五堰也謂按元和志當塗縣有無湖水在縣西南入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江臺濛特因而加增之耳然五堰雖成而荊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歸錄云由鄧步東壩銀湖可通舟至固城黃池其明證也謝省作林東地紀勝云舊五堰自石臺五堰路又改鐵以謝石改曰銀林今訛爲林明初因五堰之舊迹而立焉東壩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後省翁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壩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低溝水間漲洩舟行猶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水堰處今謂之兩壩相隔湖水雖不復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之水或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荊溪以入震澤則平時之水雖無堰亦入大江而可知矣乍來乍去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浪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緒焉而已敘曰九澤既陂陂當夏大旱栾播是也唯荊澤言導乃分敘其下流今震澤云震定亦只是不震導禾見有分敘下流之意想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沙溪艾塞者大異故不煩殫導而水自暢每也其塞潴不通則水之間魯陽五堰之地是已豫章山川志云自泰伯皇橫流雖此處可入傳同叔云自宜興統太湖經溧陽至郟溪陽至郟溪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自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無湖入太江銀林之港郟步之湖止隔隆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若不甚高平時可以過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宣歙金陵之水皆由銀林郟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定矣未有始無可疑然銀林郟步之間地不甚高暴水亦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既不盡禹句駢儷如弱水既西澄謂渭也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既之一字爲起下文則駢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能逕渭乎此語誠是解頤然揚州雨既元其文勢當皆與下句駢儷得易民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二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艇舟領艦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壩既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荊溪一帶又溉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一十里自銀林步東日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古亭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五堰也謂按元和志當塗縣有無湖水在縣西南入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江臺濛特因而加增之耳然五堰雖成而荊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歸錄云由鄧步東壩銀湖可通舟至固城黃池其明證也謝省作林東地紀勝云舊五堰自石臺五堰路又改鐵以謝石改曰銀林今訛爲林明初因五堰之舊迹而立焉東壩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後省翁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壩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低溝水間漲洩舟行猶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水堰處今謂之兩壩相隔湖水雖不復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之水或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荊溪以入震澤則平時之水雖無堰亦入大江而可知矣乍來乍去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浪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緒焉而已敘曰九澤既陂陂當夏大旱栾播是也唯荊澤言導乃分敘其下流今震澤云震定亦只是不震導禾見有分敘下流之意想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沙溪艾塞者大異故不煩殫導而水自暢每也其塞潴不通則水之間

知起於何代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泥濟壅塞不利故處處浦溢漬成災傷武康松陵二縣地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間始矣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積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元弁等一作昪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浚瀆不通故欲於太湖之上流分殺其勢也自是之後不聞有以吳中水利爲言者唐書溝洫志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滯日甚郟亶單鍔之徒並有著書講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支蘆之地也曰鑿吳江堤爲太橋千所也曰溯白蜆女亭二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築上塍者曰五堰必不可廢也曰開夾浮千清使北下江陰之大江也曰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之五瀉堰以遏太湖而入於北江也導海塩之鹽瀝海以分吳淞而入於海也紛紛諸說無非爲松江壅滯水皆民田而多方設策以救之耳而歸熙甫之論則異於是曰吳松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口脊脥往往爲民所圍占故松江口臨議者不循其本別濬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愈失僅與支流無異或至指大於脫豈非治水之過與單鍔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浮千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楊州敦澤天所以豬東有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天亦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蔽使太湖可洩於民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禁導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難江尾淤塞幾成平陸欲即開濬亟泥淤浮泛動盈難以施工一也蓄民豪石圍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興浮言四布百計阻撓二也有此二難雖以夏原吉周忱崔恭輩亨之開濬明敏而卒不能復禹之迹況其下焉者哉夫苟能復禹之迹則宜歙金陵之水不足爲浙西諸郡患如其未能則東壩斷不可廢而高淳之民相望一方無已時百詩嘗謂余曰宜東東塘之鼓者江東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爲之者也禹之治河也容其旁

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即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六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稅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故稅糧為五郡之冠大率民之產以為官田而重稅之疎非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鄉小民無涓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若也迫其後版籍清訖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全此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秋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減為五斗減止於七斗二升五合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減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減科二斗九升夫願享人云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匪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宋世皆以官田鬻人讓壁法者唯富豪能之而貧民無與焉今官租不問村莊熟荒輒以原額起科而逃者無減民田不知誰為其主額意未平既久法弛民玩其時所謂官佃皆富豪巨室那吏胥隱名為之故稱平通租有司不能盡責及產以償其子孫他人分任其租稅而彼覓得官田者已不平中之不平者也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疏之使登於莊席溺於賦者日腹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宰木有拯之者有能剿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為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氐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跋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一三品黃金以下唯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清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黃白赤即金銀銅鄧展成謂銅三色非也

漢志羣鄧展曰武陽銅石十餘里有黃金采師古曰采

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初學記引王愚吾書云鄧展說安出大如菽米

如菽米小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鼓鳧之山多金玉後漢書承平十一年濮朔出黃金盛江太守取以獻臨江府志云金窟嶺東有金窟山相傳為前代采金處是山陰餘姚無疑金窟亦出黃金矣然其者在鄧陽通典鄧陽郡貢銀金十兩唐風晉云鄧金出於沙中淘之得者如菽米上通采取鄧陽郡貢銀金十兩是也而

齒小別統而名之齒卽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犀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與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駾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櫟柞檿桑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幣內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瑤者玉之次也現按說文云石之美者則現次於瑾又可知矣

孔傳云瑤現皆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現石之美者按瑤玉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爲玉之次者於詩禮分別玉瑤之義玉者傳謂薛士龍云瑤今璆字音甲似玉者大非金古甫云現卽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現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竹箭箘簬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鄭注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箘簬小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劉逵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過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然通典襍州貢箭幹百萬莖則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蔡傳云簜可以爲符節誤矣郭注爾雅簜竹引儀禮湯在建故之間謂簴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渭按據定是小竹箭大而節更疎然亦有小者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箖箊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此竹閩節而大至圍尺五六寸周官符節之頒蓋取諸此也簴管之材大於箭幹王褒洞簫賦曰原大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數紛以扶疎李善注云江島居曰慈母山出竹作籬笆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出竹作籬笆有妙聲郭景純江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卽此處也其竹圓異常處自伶倫採嶰谷後得此竹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罕桂竹之枝小者儀禮所謂簜在建鼓之間者也篠小者中箭函小者中簫管郭注不誤故中箭幹簜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實

人掘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

林少穎云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謂平常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刹楊之貢卽犛之不然則徵諸甸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爲也哉

象厚積之齒革羽毛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爲今兩廣雲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貢非也蓋諸侯之貢南距海也吳幼清云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分東南當二方未當薛士龍云島夷朝鮮職貉之屬朝鮮在東北職貉非島居者唯古倭人東鰲諸國可以當之薛氏之送鄧脩書帥領南序云海外雜國若貅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爲數今按林邑而至未來貢也

漢志會稽郡有怡縣師古曰本閩越地志云東鰲在會稽海外今直隸建東南諸國是也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復有倭人後漢書所謂之東鰲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直會稽東治之東者也東鰲今爲日本按唐書日本古倭奴也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故後漢時稱大倭王云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雞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之採其花爲布號古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柚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蓋俗呼古爲吉耳王氏日記云并服蔡傳兼以木綿爲言正文進亦以先貢而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於緜枲枲氏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皆稱其利閩廣通商船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唐廣時果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會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種僧伽皮服之不可專指爲豹若罷也說者以葛越爲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皆不知是一是二又女貝其果爲當日之所貢耶以茂卉爲島夷所服然則惟夷蠙珠暨魚亦將爲目俱此珠目食其魚乎大抵漢傳解經往往有此類

敘往往有此類

厥篚織貝

正義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也記曰士不衣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大貝以紵貝爲二物吳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林少穎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既入藪則貝亦可以入篚渭按蠙珠不入篚其織組人篚者織費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貢故篚之不可與貝同論也又按度夏之世珠玉爲器飾寶藏而不爲貨賣邀則寄之曰納錫其不爲貨可知貝亦未聞爲貨自夏殷周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易震之六二曰億喪貝貴盤銘言曰賜與同位貝乃貝玉顧命大貝在西房傳云大貝如車渠陸德明云蜃也伏生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康成書傳云閎夭之徒求怪異得之貝以賂紂周書王會云若人玄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貝也漢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廢貝始不爲幣則周固以貝爲貨此玄貝所以貢也禹致貢在堯時繪未尚作錦名爲是貝有玄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故取以名焉漢世美錦出成都則又不在揚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蘇氏云吉貝文班爛如貝亦引詩貝錦爲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史不可固布名吉貝而遽以爲織貝之精者且篚屬通州貢非出於鬱夷也

厥包橘柚錫貢釋文橘音均反柚音宙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檜詩傳云大曰鴟小曰鴞亦別種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顏氏曰橘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上貢非常物也

苞茅縮酒

正義曰鄭玄云貢名詩云其貢維何維茅及蔞傳曰茅菁也蔞蒿也祭祀宜縮酒用茅明酒之清者也縮酒者泲之以茅茅能去惡也

說文曰楙木實如小瓜酢可食出江南孔傳云楙木瓜也似橙而酢橙橘屬郭璞爾雅注曰柚似橙而酢

孔傳云橙似橘而大皮厚味酸

橘柚

正義曰橘柚常貢別無貢法當物如漢元永平應天貢奏

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竇容則詔之曰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而酢實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橘皮甘古之柚蓋橙也葉葵得曰楊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地必面南爲屬緩次第便受日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柚橘最佳渭按今浙東江西能辟霜不多且美皆在瑯琊厚時杭台崇貢柑橘而橘柚更多福建多貢蘇常湖無之然古今事變不同震澤爲禹貢所及以洞庭言亦未爲不可也

考工記橘踰淮而化爲枳此地氣然也屈原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今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呂氏春秋曰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漢志巴郡朐忍魚復二縣皆有橘柚之園然則荊梁之域皆產橘柚而正義曲爲之說曰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以其常貢揚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謂揚州多貢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謂揚州多貢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謂揚州多貢

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强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四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既專達于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甚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汝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逆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於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丁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蔡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刊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鄰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牴不可破矣竊疑高郵資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據季駰南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酈道元云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所稱則南流當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禁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吳八年敦道伐陳燕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見唐杜甫詩云漕陽紫俠地擊鼓吹笙琴雲恍轉遊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薊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票布汎海凌蓬萊此元人海運之事跡也元法用平底海船運糧月餘皆費不啻然風濤巨測人舟漂溺無歲無之而議者謂難有此患觀河漕之役所得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人亦嘗用之尋依崇禎遂罷蓋都燕者脫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大揚州之貢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譏者乃籍口禹貢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時之便仁人君子爲之寒心墜乎勞碭之間膏壤千里水田可興農政可修參前殷見第十九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愼無輕言海運哉

荆及衡陽惟荆州

傳曰此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清按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潮廣義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詳見導山

攷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荆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版圖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荆州衛山雲夢江漢皆禹貢荆州之山水雖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山在此也湛未聞今按漢志潁水出潁州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魯縣北魯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渚秋襄公十六年晉侯楚侯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是湛阪當在魯縣界與東海魯山皆非唐人言

胡明經禹貢錐指

遠使方城之外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廣陽城北而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又東南逕昆陽廣陽城北而東入汝杜預有不照也今若地則不然其土言水則有待經文矣然湛有不照也今若地則不然其土言水則有待經文矣然湛與穎實皆在何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世鄂國大冢相對之形非帝王分彊建牧之意稽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錯如兗州盧雉之類未可知也荆州承殷制亦有荆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貢公彥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蓋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制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嘯家以西則雍兼之故

二代無梁焉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雍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疑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澤數曰弦蒲其川運洧其浸溝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荆州其川江漢睽江漢之水發原於梁由荆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爲荆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荆州乎按林氏此言發前人所未發愚意質與之闕合

荆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秦荆楊邵同州十一年與郡傳相州鄭伐楚師壯莊二年州國在南雍鄧鄖隨屬鄖十一年鄖鄧皆今襄陽府鄖縣地華容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楚而雍荆之境又兼梁地矣

東境漢復置荆州領郡國八唐爲山南東道之江陵荆州襄州唐安襄漢隋爲山南東道之江陵荆州襄陽郡治今襄陽府襄陽縣巴東郡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巴陵岳長沙潭衡陽衡零陵永江華道桂陽郴邵武陵朗澧陽澧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安辰沅盧溪沅盧陽錦盧溪溆溆潭陽等郡又湖南道之衡州衡陽郡湘潭縣屬焉唐志云衡山縣有岣嶁山上有禹碑又有石廩峰祝融峰皆衡山之最高者

南岳廟在衡山縣北有義陽三關見豫書義陽郡志三關則今信陽州羅山縣西南九十里平靖關光山縣東北六十里武陽關光山縣東北百五十里也

又東爲廬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豫書義陽郡志三關則今信陽州羅山縣西南九十里平靖關光山縣東北六十里武陽關光山縣東北百五十里也

又東爲廬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豫書義陽郡志三關則今信陽州羅山縣西南九十里平靖關光山縣東北六十里武陽關光山縣東北百五十里也

孟子述堯舜之道以教於門人而門人之問如此其不在九州之限可知

南徼外蠻夷非古職貢之地不在禹治之數

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或下漓水以討之博德行馳道中直指邪絕道千餘里會兵橫浦與樓船將軍會番禺尉佗降因以其地爲南海郡蒼梧郡鬱林郡合浦郡交阯郡九真郡日南郡珠崖儋耳郡

南越王趙佗武帝元鼎六年爲其孫興所殺興及王太后漢遣安國少季往諭興入朝興與太后及丞相以國降漢以其地爲南越九郡

東越王閩越王無諸及其族也都東冶今福州閩縣東越王餘善反殺漢將吏自立兵敗漢徙其民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閩越王無諸及其族也都東冶今福州閩縣東越王餘善反殺漢將吏自立兵敗漢徙其民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東甌王搖率衆數千人保東甌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永嘉縣

東甌王搖率衆數千人保東甌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永嘉縣

閩中故地閩中郡秦置閩中郡治今福州閩縣

閩中故地閩中郡秦置閩中郡治今福州閩縣

揚州之域

揚州之域

淮海惟揚州

淮海惟揚州

東南之美者

東南之美者

揚州府

揚州府

揚州府

漢趙海之勢如在目前嘗於武昌夏口望之見其渺瀰奔鴻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遑他顧狀以朝宗傳水之神也清按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於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說者謂絕此以談彼非也江水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經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荆域又東經歸州夷陵宜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澧州華容至安鄉會洞庭之水又東經巴陵岳陽臨湘嘉魚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荆域又南經鍾祥荆門又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江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爲黃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荆州所治也詳見導漢導江

朝瑛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絶岸萬丈壁立瓶駭水經江水東還廣谿峽注云三峽之首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還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北谷村南山開有水清深潭而不流盤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逃絶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山是其遺跡金吉甫云三峽天險非人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非是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荆之江亦必自三峽始

朝宗孔鄭義已備不必引周禮春朝夏宗爲證鄭又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臆說也

九江孔殷一

正義曰鄭云九江從山經所出謂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是氏曰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沉漸元辰敘西湘資醴水（元當作無蓋無訛為无又轉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醴陵澧同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為九江導江云逸九江至于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湘之湖在九江之間是也程氏曰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冢蟲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有如朱子所言者（是泰之云云有九而名九江者非也）是泰之云云有九而名九江者非也）是泰之云云有九而名九江者非也）

北東入江者是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未知孰爲古潛水蔡又权云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誠然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又東逕上明城北有夷道故城東入于江注云夷水即很山清江也江水注

水經云九江在下雋縣北蓋卽楚辭所謂北渚南史所謂三湘浦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羽按毛或書作旄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謂以多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二說皆通按職方揚州其利金錫齒革則荊揚之產不無優劣可見矣謂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韋注云角所以爲弓脅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鞮革犀兕也所以注箭首觀於此言則羽毛齒革信惟荊產最良而其爲用亦大略可覩也左傳晉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美於揚信矣然周禮言荊州之利有齒革而無羽毛左傳蔡墨子曰如犀牛兕虎皆自楚往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則楚之齒革亦美不知何以獨後於羽毛意者孔翠羽毛則楚之屬皆出徼外物貴而致之亦難而揚之羽毛則唯取諸境內之鳥獸此其所以有先後之殊也與

揚州傳以毛爲旄牛之尾今按地理志言蜀西近邛笮馬旄牛師古曰邛笮之地出馬及旄牛故蜀郡有旄牛縣後漢書云冉駹夷出旄牛是也今甘肅臨洮亦有之皆去揚絕遠惟荊則來自梁域較易耳然雍梁又不以爲貢殊不可解

胥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爲地理志言南粵近海多犀象陶弘景注名醫別錄云犀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世傳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之象皆青黑惟西方狨林大貪諸圖乃多白象焉蜀都賦言其牷犧鏤錫則云犀角瑇瑁皆有之剿獠致此蓋易產草二物當無優劣也

屋革爲甲吳語夫屋之革金注謂楯也吳都賦云干將鏌鋣是屋革亦可以爲楯牛尾爲旌旌此用之必不可已者也詩小雅巳象弭魚服禮記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楚辭離騷曰雜瑤象以爲車則象飾之漢元南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隨郡各以布帛及穀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臭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胡按此論甚正莊子稱聖人揖金於山藏珠於淵不過寓言以諷世主之奢靡而實非事情使其果然則禹貢非聖人之書矣相金藏珠請不自禁取則可并邦國之貢亦禁之而唯以布帛菽粟相接受庸舜中正之道不如是也

栝柏 栝柏釋文栝胡括反郭本又作檜古活反

傳曰榦栝也栝葉松身曰栝正義曰榦幹古今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栝爲上如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栝樗樗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樗漆也栝栢者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能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檠其用也顏氏曰栝木似樗而實皆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栝榦栝柏其所貢止此耳金氏曰榦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荊之幹是也渭按考工記弓下林氏謂不必專指栝凡木可以爲弓幹者皆是似勝舊說蓋榦材類多不可獨舉故括之曰榦

說文云栝木也夏書曰栝榦括柏或从檜作檜又云檜栝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栝以爲公琴杜注云檜木名栝也琴材徐鍇曰栝木似樗與樗中車轅貢不堪食栝又作椿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疎椿實爲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樗木疎而氣臭樗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樗樗一木而三種樗栝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渭按栝檜栝椿爲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栝與樗栝難相似而樗栝不材貢之何爲則栝與樗栝實異種也栝一作檜蓋樗葉香故從檜栝之爲樗所從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栝柏也以爲弓榦是以栝榦爲一木考諸書無言栝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時而用焉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其貢物也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荊楊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於魯春秋譏之漢元南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隨郡各以布帛及穀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臭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渭按此論甚正莊子稱聖人揖金於山藏珠於淵不過寓言以諷世主之奢靡而實非事情使其果然則禹貢非聖人之書矣相金藏珠請不自禁取則可并邦國之貢亦禁之而唯以布帛菽粟相接受庸舜中正之道不如是也

栝榦栝 栝柏釋文栝胡括反郭本又作榦古活反

傳曰榦栝也栝葉松身曰栝正義曰榦幹古今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栝爲上如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栝樗樗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樗漆也栝栢者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能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檠其用也顏氏曰栝木似樗而實皆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栝榦栝柏其所貢止此耳金氏曰榦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荊之幹是也渭按考工記弓下林氏謂不必專指栝凡木可以爲弓幹者皆是似勝舊說蓋榦材類多不可獨舉故括之曰榦

說文云栝木也夏書曰栝榦括柏或从檜作檜又云檜栝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栝以爲公琴杜注云檜木名栝也琴材徐鍇曰栝木似樗與樗中車轅貢不堪食栝又作椿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疎椿實爲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樗木疎而氣臭樗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樗樗一木而三種樗栝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渭按栝檜栝椿爲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栝與樗栝難相似而樗栝不材貢之何爲則栝與樗栝實異種也栝一作檜蓋樗葉香故從檜栝之爲樗所從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栝柏也以爲弓榦是以栝榦爲一木考諸書無言栝

節栝中日節者恐非

爾雅檉松葉柏身桷柏葉松身說文同而栝作檜解云檉也一日大栝葉弦處檜亦音古活切集韻云檜古作桧通作栝書枙榦栝柏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棺槨及舟詩曰檜楫松舟音左今人謂之圓柏韓詩引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椑以芒從檜以曲會李時珍本草曰檜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柏以別於側柏孫氏匯疏云龍水燕談載亳州法相禪院矮檜一鄣珍玩目其考曰矮栝似栝檜一也渭按傳云栝與爾雅檜同說文解檜加爾雅而裕下不復出則栝檜當一木北者讀栝古外切故又有木旁从檜之字栝乃柏之類葉扁而側生者爲栝俗謂之側柏葉尖硬而向上者爲栝俗謂之圓柏

王氏日記云古制揭之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供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於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保調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鳴呼林麓童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牆爲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

雍非子稱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尺其言或太甚當時未必若是之模糊然禹卑宮室固堯舜家法後世陵雲築目之橘我知其無有也則楊貢木或以爲其中有官室之用余按魯頌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商頌曰旅彼景山松柏丸丸皆言作寢廟事可見古人之宮室雖以松柏爲之不須奇木而周禮冀州之利曰松柏則帝都附近之地供之而有餘可必遠取他州竊意岱畎之松嶧陽之桐及荊之梓柏皆器用之材而楊之貢木雖多亦未必有檽楠豫章合抱之木長至十餘丈者也大禹作貢必不貽害於民近世採皇木者飄沫之楚蜀深山之中林麓盡而民力與之俱盡此義明庶乎其知微矣

礪砥砮丹 釋文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砮音奴本郭乃固反丹如字徐音都寒反

傳曰礪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矢鏃正義曰礪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麤刀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貢於武王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楛銘之也也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則必得之金縢如之蘇子瞻石砮記曰余自儋江上得古箭鏃梨錐而銘脊其廉可礪而其質則所謂楛矢石砮孔子不近取之制梁而遠取之蠻

面使致貢於京師經所以異其文曰辰貢厥名也

林少穎云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雖以考攷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勁胡之筍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卽三邦之故地歟渭按胡錡姓之國也漢志汝南汝陰縣故胡國杜預左傳注同今鳳陽府潁州西北有胡城縣縣是也胡國後爲楚所并其初亦不可謂在楚旁禹貢爲豫州之域去雲夢絕遠三邦當闕疑林說殊屬附會

傳云菌鮭榛栭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九美也以此句專承三物恐非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楮欀栢櫨祼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淮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貨致之京師重勞人也林少穎云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故使準其本處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謂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貨正非作貢之本意也渭按林說貢是且揚州貢大更多梁州貢磬等皆重物也而路尤遠於荊何以獨不易輕貨乎林說勝孔亦滕蘇灼然可從

包匭菁茅 釋文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

傳曰匭匣也茅以縮酒正義曰匣是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傳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特合此州貢茅茅當異於他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鄭玄以爲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匣也物或能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匣者正以供祭祀故厥之也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綠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吳氏曰楊州先筐後包此先包後筐者以菁茅貢重物包而且匣故升在筐前渭按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見湖水泉陵縣馬茅陵鄉沿蓋此茅潔且芳異於他處所產宜縮祭祀之酒故特合包匣而貢之

孔傳載包字爲句而謂卽楊梅王肅云揚州厥包楊柚從省而可知也此不須多辯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

厥篚玄纁璣組 釋文纁許云絳其俗反又音熏璣音機組音祖馬同王肅案依后氏說二反組音阻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正義曰繹曇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王肅說偏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與氏曰玄染纁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組以璣綦結爲組也渭按玄纁之質蓋織也其不言織者案徐之織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產璣善爲組故貢珠於組以繫珠不入篚貢於組故舊之璣組是一物當從吳說

沈氏筆談云古人謂緅爲玄纁玄丽者一玄一纁爲一丽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濱丹琥染之裨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竁竁類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合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渭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湛之三月而成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謂六入爲玄合諸爾雅卽四入不知爲何色吳幼清云四入爲朱理或然也

璣珠之不圓者字書又云小珠也呂氏春秋云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李斯諫逐客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是亦爲婦人首飾璣小而不圓故薛士龍云今荊州多鮮珠不足貢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玉而緇組綬此佩玉之組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此冠纓之組也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黼辟垂士緇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此帶組約之組也組之爲用有三雅佩玉之組貫珠飾則名其組有珩璜琚瑀衝牙之名上積曰珩繫三組貫以瑱珠中組之外貫璜琚衝牙與瑀珩繫之組貫以瑱珠與中組之內

西亦猶青之俗主南言不當兼西也

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蓋荆豫二州禹貢以荆山爲界爾雅則以漢水爲界故郭注豫州云自南河至漢也禮記王制曰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注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鄭注云荆州域則二州又似以江爲界矣以爲殷制則與爾雅不合以爲周制則與職方不合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荥雒皆在禹貢豫州之域唯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釋文播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音側革反）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按鄭即荥澤至周而已導爲川故曰其川波則別是一水非滎播也水經濁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各俗謂之歇馬嶺霍陽故縣在今安州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下又南介三川於白亭東而供南入瀙水瀙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蓋洛別百谷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爲豫州之浸溠可以爲陂灌溉者也韋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陵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澤水出很山東南流合溫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瀙水入汝此即波溠之波也馬融矯於周官其頗廣成明言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爲貢之衆被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溠水杜預云在義陽厥縣西南入鄧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黄山西逕瀙西縣西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淯溠水流淯淯水出滎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大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于沔溠既合淯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溠蓋即淯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昌氏春秋云河漢之閒曰豫州溠水在漢北其爲豫浸又何疑焉周無梁州賈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豫所兼者當在華山之陽溠水之北據漢以爲界知同陸渾在伊水即王母澗也陸渾之水出於嵩高東南流注于伊水即經所謂陸渾之水出於嵩高山東南流注于伊水即王母澗也陸渾今爲嵩縣東南十里有三塗山即古三塗山也禹貢導山自熊耳山至于陸渾又東北至于伊闕即此山也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二十里有熊耳山即古熊耳山也伊闕在今洛陽縣南十三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而北流故謂之伊闕水經伊水出熊耳山東北流逕陸渾縣故城南又東北逕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即此水也

又北歷廣口下注洛瀙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雒過鄭一行四百五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水經注伊水出熊耳山東北流逕永寧南接高麗之境又東北逕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即此水也）

又東北過新城縣東大谷水入焉水出今洛陽縣東北十八里大谷之南其水北流注于伊水即經所謂大谷水也水經注伊水出新城縣東大谷東北流逕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即此水也

又東北過新城縣南今洛陽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成公十年晉荀偃士匄帥師伐偪陽偪陽恃險不設備荀偃士匄使解揚以重賂誘偪陽子偪陽子啓門縱師入偪陽偪陽子奔宋遂滅偪陽即此城也後漢志云河南緱氏有偪亭即偪陽子奔宋之地緱氏今偃師縣治鄭玄以爲在今洛陽縣東南二十里南緱氏古今在縣西南二十里南緱氏即偪陽城也

又東北過伊闕南今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流逕龍門西山東山相對望若闕然故謂之伊闕水經伊水出熊耳山東北流逕永寧南接高麗之境又東北逕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即此水也

又東北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流逕龍門西山東山相對望若闕然故謂之伊闕水經伊水出熊耳山東北流逕永寧南接高麗之境又東北逕伊闕中又東北入于洛即此水也

又東北過洛陽縣南今洛陽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成公十年晉荀偃士匄帥師伐偪陽偪陽恃險不設備荀偃士匄使解揚以重賂誘偪陽子偪陽子啓門縱師入偪陽偪陽子奔宋遂滅偪陽即此城也後漢志云河南緱氏有偪亭即偪陽子奔宋之地緱氏今偃師縣治鄭玄以爲在今洛陽縣東南二十里南緱氏即偪陽城也

又東北過伊闕南今

始七年更於西開派名曰代鏡渠前九龍渠也又曰陸機劉逵注晉宮城之西面有閶闔門次北有雲龍門次北有神虎門次北有大夏門次北有廣莫門次北有大通門次北有分龍門次北有蓄水門次北有千秋門次北有萬壽門次北有平昌門次北有廣陽門次北有延秋門次北有西明門次北有金光門次北有陽平門次北有清明門次北有青陽門次北有建春門次北有東陽門次北有上東門次北有中東門次北有小苑門次北有望京門次北有開陽門次北有宣陽門次北有津陽門次北有定陽門次北有西陽門次北有廣莫門次北有大夏門次北有雍門次北有廣陽門次北有平昌門次北有宣陽門次北有開陽門次北有望京門次北有小苑門次北有中東門次北有上東門次北有東陽門次北有青陽門次北有清明門次北有陽平門次北有金光門次北有西明門次北有延秋門次北有西陽門次北有津陽門次北有定陽

輕於立說且自喜謂禹之想盡如在吾目予不可以無辨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壚音盧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顧氏曰古而疏者謂之壚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也壤則爲沃墳壚則爲瘠金氏曰其壤考無墳而柔其下者或嘗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觀驗之淳南北關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胡渭按冀州疏云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釋名土黑曰壚壚然解散也吕覽云凡稼之道必始於壚

爲其寬薄而疾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加土耳增殖是二種金說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兗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釋文枲音恥反

顧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

在畿外故爲貢雖此則知冀不言貢之意吳氏曰紵麻屬苧氏曰豫貢略與兗似蓋二州皆近冀冀甸服專供冀來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食服器用次之珍幣又次之

周禮豫州之利曰林漆其地有在畿內者故漆林之征藏師掌之其征獨重則漆多而利厚可知貨殖傳云陳夏音頰千畝漆陳鄧夏謂陽夏竝屬陳國李肇國史補云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亦以其地產漆故耳蜀字記云宋州產漆陽夏襄宋皆古豫域也韓非子述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盡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此雖寓言非實事然當時貢漆而豫又貢之則漆之爲用亦廣矣彤鏤之器實始於此文明之邁將啓羣人因時以立制非所以導奢而致眸也

詩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木疏云紵亦麻也科生蘇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也荊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魯見之稱曰子產猶有死民乎其禍猶未已杜注云吳地名今蘇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爲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大華爲豫州山彼宛之嶺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爲宛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是岱荊豫共是荊而大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爲雍華南爲梁華東爲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冀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微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驌驦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屋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謂板閭禮豫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

胡明經禹貢錐指

永也顧過元說黑水亦曰灩水若水馬溝江出犍爲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謂岐華即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灩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時昭反至僰道北道有黑水三也與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酈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益州郡青蛉縣地於漢屬西南夷今爲雲南之姚安府宜資本漢僰道縣犍爲今爲四川敘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爲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大華爲豫州山彼宛之嶺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爲宛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是岱荊豫共是荊而大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爲雍華南爲梁華東爲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冀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微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驌驦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屋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謂板閭禮豫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

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峰古通謂之華山也

名山在縣西南十八里山之陰有湫池周圍數十丈深不可測

邵之在縣西南十八里許出

過定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今縣東南流鮮水出焉

項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出之一名州江大度志

道入江是華陽國志云樊道治

無州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

沖河自昆山營西徼外經建昌衛東南流至衛西鹽

井衛東南會金沙江合縣東北會雲南金沙江合

若縣也出鹽城縣今屬四川會川衛東北至鹽井衛

泊領縣四會今建昌衛四川鹽井衛東北至鹽井衛

出徼外昆山西南流至衛東南會金沙江合縣東北

髻牛道於下水合自下縣北至越巂衛西北會無州

會無縣里本漢會無縣地元和志會無縣北至越巂

出鹽巂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過鹽井衛西南會金沙

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元和志在會無縣西北

西北行七百里自昆明縣界流入長江水本名淹水

北百里自昆明縣界流入長江水本名淹水出縣西北

出縣西北行八百里元和志在會無縣西北一百

北至越巂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元和志在越巂縣東

南郡之遂久縣靖蛉水入焉分益州永昌郡置雲南郡以遂

久來屬靖蛉水出縣蛉縣西東流至馬湖府西南入

注於瀘水漢志靖蛉縣屬越巂郡又遂久縣無一日又遂蛉復縣北縣

縣西小三縣無一日又遂蛉復縣南縣東南入於瀘水又東南

前至蛉縣東遂久縣蛉復縣南縣東南入於瀘水又東南

母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毋血水出

涂水注之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毋血水出

入瀘過郡二行十二所一百二十里毋血水合涂水

北至越巂縣東南瀘水出縣西南東北流至縣東

注於瀘水漢志益州郡青蛉縣大姚水出

縣西北東北流至縣東南入於瀘水又東南

始復縣北縣東南入於瀘水又東南

滇池縣西南東北流至縣東南入於瀘水又東南

馬湖江出犍爲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謂岐華即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灩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時昭反至僰道北道有黑水三也與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酈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益州郡青蛉縣地於漢屬西南夷今爲雲南之姚安府宜資本漢僰道縣犍爲今爲四川敘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爲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大華爲豫州山彼宛之嶺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爲宛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是岱荊豫共是荊而大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爲雍華南爲梁華東爲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冀境三面距河

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微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

地貢綠鄭地貢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根已而不爲彼貨利

陳錫皆揆度域紵固其土宜也詳見導山

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貢紵布貢紵與桔柚

苧布者宜常期吉袁郎復岳梢朗几十州皆剡楊之產陸

幾所謂一歲三收者吳此古今風土之變也

林少穎云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與未成布不可詳也案傳取之屬按禹貢成布有織紵之名

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織下則亦布也練傳

氏集解引顏注作練說文練布屬从糸束聲居願在魚部

音所宣切韻會云練縑屬後漢蘇竭傳縑布百匹作練而文苑傳又作疎皆字之誤也當從傳氏

厥篚纖纊釋文纊吉曠反

林氏曰織與纖二物也吳氏曰織色也說文纖絲也

玄黃色也說文纖絲也織亦繒也徐色

于帝都矣蔡氏曰豫之南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迹攸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陰亳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還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都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非浮於汝頴不可鴻溝未開故頴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鄢通于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天瓜山其西卻虞氏界也大伍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熊耳山一名陶塚前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故二源相去甚近其閒必有可通之地陸行若千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昜不嘗過日貢道亦昭其大略州境廣遠別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皆當以意會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會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爲限圖禮注而梁貨在雍州之南梁蔡氏曰梁州北及華山南距黑水西盡水今瀘

又歷大小流溝爲變魂司總又歷黃郎水鋪貴溪寨茅衙至南江口馬鳥寨尋地拓安灘口南江邊數驛歷跳砌潭至南江口馬鳥寨尋地拓安灘口南江邊數驛歷跳砌潭敦化寨爲馬頭府治又歷魂衙連花三驛會溪石驛至敦州府其說甚詳斷然是時明通將終敦阪不聞徒諸空言而已踏井嘗東南盜即黃大花縣界經若合流處若爲建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惟雍州之黑水

瀘本作盧即盧弓盧矢盧楯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士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爲盧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歸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皆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目所謂臨淯入而納通裡者也元和志云楊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即曲羅舊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嶲爲二都界而杜氏通典云北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瀘水即黑水也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云瀘水見唐書在今大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大理邵川州黑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河今牧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遥遥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滬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爲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遥漾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麋泠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樣漾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蒙舍詔蒙巂夷部落寧字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爲路沿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鄧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臼狠檠木唐蕃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經負而至背旄牛徼外蠻夷也懼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遂生蠻六百六十里首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關徙若徵柯鑿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

岷嶓既藝釋文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傳曰岷嶓皆山名水去己可種藝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氾濫二山下其地有兗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渭汭出嶓冢山沿禹跡而西至于沔嶓冢山在今隴州吳山縣西南漢志云嶓冢山在縣東南水經注云今徐廣曰在今隴西郡西縣東南西縣今屬隴州嶓冢山在縣東

沱潛既道

正義曰鄭注梁州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瀙山與江別而東流又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瀙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州記謂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卽今之郫江郫氏所謂沱也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當作瀙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北八十里潛水所出此卽郫氏所謂潛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晉置地今爲廣元縣中瀙疑卽古文潛字水鑿難稽古堪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東別爲大江行千五百餘里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縣江沱引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隋志有益州記三卷李氏撰而無杜預之書李氏蓋亦因杜預益州記而作也譙周益州記引任豫益州記亦皆李氏所著也李氏名膺字公信梁益州刺史任豫益州記引初學

品而賦乃止居下上何邪案少游云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案禹貢二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地狹人衆培墾灌溉之功至也渭按梁州雖不盡爲沃壤而峨山江水之區素稱肥美不可謂全是剛脊山水終古不易而揚梁之賦近世極其活繁則禹時瞭居下品亦非以山水多故田苦瘠而今肥墝昔少而今多秦氏謂地狹人衆培灌功至兩言盡之矣蜀自李冰作都安之堰以便蓄泄時無荒年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下逮唐宋利孔日開財賦亞於吳越時有揚一益二之謠而雍徐之田實瘠之賦反不足稱古今風土之變其相去懸絕有如此者然此猶就後世論之也吾恐告成之後數十百年即未必盡與經同孔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通人之見未可爲膠柱鼓瑟者道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釋文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厥音蹶徐九衛反鏤音婁砮音奴孤反磬音輕徐苦定反 間切反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傳曰璆玉名鐵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曾氏曰蜀郡皇氏至以鐵冶當擬郡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先於銀也鄭氏近仁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金氏曰磬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漢志云蠻夷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燥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昆山營東也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爲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鏐注云鏐卽紫磨金也鏐與璆同音力幽切讀若劉琅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徐音力幽切讀若蚪字音義皆同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爲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爲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云廣漢郡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縣又云葭萌縣有火井祠如舊井爲一口縣大所附屬雍州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又東南經廬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縣江峨眉至嘉定州會流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郡道元云濛水卽大渡水壞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 釋文和如字又作龢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正義曰和夷平地之名縣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卽濕水和濕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濕濕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蒼乃誤字之譌說文濕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濕當作濕和夷者濕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州

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 敍城在今眉州北新津右青衣水注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卽二水會流水入江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縣曰水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綴險接嶺峯高嶂沓青衣江會矜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濕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自恍日濕水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濕道元謂濕入大渡然濕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道元欲濕水甚略自漢志濕譌作濕而師古曰音蓋世遂不知有濕水且不知濕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爲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濕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縣州西至廊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縣州治漢源里漢源今縣大所南三十又云通望縣北至縣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通望本漢旄牛縣治爲大渡河津右岸山通望今縣大所東南通望故城是也旄牛故城在所南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峨山羊膊嶺之異名也大渡河卽沫水羊膊嶺卽沒江徼外之山沫水所出以今廣通言之沫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舊黎州治漢源里漢源今黎大所南三十又云通望縣北至黎

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貙羆陸璣鳥獸疏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春而出腊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胎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緜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紀例反）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罽言云麁罽也合人日麁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麁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是以織皮爲一物吳幼清云通外國之俗者爲證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制令至薄裁令極細知鏤以金傳之織而爲布非緯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此亦順孔而爲之說然經舉四獸之名以其毛女采可觀也若去毛而裁其皮以織爲布則凡獸皆可何獨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皮宜爲裘詩有明儇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豳風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顏蘇曾之說終不可易

西傾山一名鳥鼠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三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鞏昌府（城在今狄道縣西南秦獯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狄道縣北又東北逕懼城北又東北逕隃頭今文隴東（城在今秦州西南）又東逕隃城北（今文隴東水南即謂隃頭也蜀景耀五年鄧艾伐蜀自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即此處也）又東北逕白石縣（今文隴東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祁山（今文隴東秦州西南）又東北逕上邽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冀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武陽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顯親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秦亭（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秦嶺（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清水縣（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秦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隴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大夏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勇士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武陽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冀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上邽城（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祁山（今秦州西南）又東北逕白石縣（今文隴東秦州西南）又東北逕隃頭（今文隴東秦州西南）又東北逕懼

爲漢裴德縣地（今朔）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經豈支離若是邪日地異而其爲渭汭則同爲陵者涇渭二水之會也裴德者何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北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限曲渭汭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

易氏日洛入何處謂之洛渭渭入何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何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違故曰涇屬渭汭吳幼清取之今按詩郟鄏鳳涇記所會其歸曰涇渭合流二百里清濁不雜此山齋之說所自出也然詩人之意亦謂涇水得渭而形其濁耳毛傳云相入正所謂水相入者專指渭汭而言未必知辛氏所云也蓋自先儒有濟與河亂南出還清之說世因謂涇渭亦然又專指渭口爲渭汭故復作是解章蘆合舊而從新好異之過也

蔡傳云涇渭汭二水名屬逢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黃東發非之曰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蹴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鄰季友亦曰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即有渭汭字不可與說一言破的蔡說可以永廢矣

漆沮既從七條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氏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吳氏日從知恒衛既從之從渭按地理志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至馮翊裏懷德縣東南入渭道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延安府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袁應今西安府同州之朝邑縣也縣西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瞞駟以爲漆沮之水華陰縣北即懷德縣南也

導渭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鄠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渭水下引水經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葭谷水下引水經注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葭谷水下引水經注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葭谷水下引水經注

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禹功之所及獨著於經餘詳見導渭

蘇傳云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漆沮相若故言同林少穎以爲曰屬曰從曰同但變其文耳無異義也

雍州先涇次漆沮次灃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灃次灃次漆沮渭納水之序也

林少穎云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大河流泛濫未折而東雍州亦被其害及禹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二山在孟門龍門之間實河之所經河自此順流而東則治河之功既見於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功唯弱水既西渭合眾水以歸於河則其功畢矣自荊岐既旅而下述言平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渭按惇史記作敦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終南惇物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二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渭按荊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渭水出焉上文言入渭者唯二水而禹之所治不盡於此也故於渭北舉荊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灉原之事畢矣

詩秦風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水作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鮀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九州膏腴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釋文曰三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

北山蓋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禹北山謂都北諸山山九嵕甘泉鼓鼙等也古終南止於蓋屋自秦襄公取周地爲諸侯徙都於汧國人作詩以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遠接岍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南山謂西起秦隴岍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終南矣漢人又以都南之山爲奉禹都賦云睎秦嶺以爲固曰從曰同但變其文耳無異義之若整庀以東無終南焉殊不可曉今按張衡西京賦云於前終南太一潏滻灞滻之間實河之所經河自此順流而東則治河之功既見於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功唯弱水既西渭合眾水以歸於河則其功畢矣自荊岐既旅而下述言平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渭按惇史記作敦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終南惇物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二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渭按荊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渭水出焉上文言入渭者唯二水而禹之所治不盡於此也故於渭北舉荊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灉原之事畢矣

詩秦風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水作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棗桑麻竹箭之饒士宜薑芋水多鮀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九州膏腴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釋文曰三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

北山蓋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禹北山謂都北諸

武威縣故城東北有大湖周回數百里即古文休屠王祭天金人處以其像頗異武威縣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按此水流南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太康地記云姑臧有三池周回數十里名曰天鵝池一名龍馬池一名蒲昌海一名牢蘭海晉省武威入姑臧故括地志云猪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也舊志謂白亭海在姑臧縣北三百里焉城河東岸因白亭海爲名白亭海一名會水在肅州酒泉縣東北百四十里以北有白亭故名白亭海是軍與海東西相距八九百里徒遞取爲名耳後人以軍在姑臧而名白亭遂混爲一處陝西行都司志云白亭海一名小澖鴈海子立澗谷水流入此海蓋誤以休屠澤爲白亭海也

禹貢稱氐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即禹及此原隰是也孔傳不言原隰爲地名漢志亦闕愚按原隰雖處處有之而秦中之原獨爲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即隰也西京賦曰於後則高陵平原壍渭踰涇灃漫靡遵作鎮於近此言渭北諸原也水經曰涇陽縣有石安原百頃原覆車原豐稔原西成原清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短陰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鄠縣有積石原武功縣有西原亦稱北原武功縣東北二十里也舊志謂白鹿原在縣東北二百里馮翊縣有三時原吹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石鼓原西時原其東則高陵縣有泰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嵯峨原羊堵原中華原北阪謂白鹿原南阪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朝邑縣有許原朝邑縣有彊梁原郃陽縣有鼓鄣原一名原黃倉原耀州亦負高原故縣名華原澄城縣有壺口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西都賦曰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洫刻鏤原隰龍鱗是也渭南亦有原凡南山之麓陂陀漫衍者皆原也長安縣有細柳原其東則咸寧縣有畢原之瀆名神禾原少陵原御宿樂遊原藍田縣有白鹿原京兆原赤縣原臨潼原原一名鹿原或云即鄜原又一名青原其西則鄠縣有五丈原詩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勢盡出之原而其間亦有平地焉

得屬耀州宜君縣東南有漆水源出縣西北流入洛水上腴者也梁岐之役固皆施功於渭矣至是兼治其南北使涇漆沮澧皆由渭入河此洪川距海之事也五山甘落谷而言原隰王田野而言皆潛畎澮距川之事也厥田上上錯上中雜也田野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即隰也西京賦曰於後則高陵平原壍渭踰涇灃漫靡遵作鎮於近此言渭北諸原也水經曰涇陽縣有石安原百頃原覆車原豐稔原西成原清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短陰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鄠縣有積石原武功縣有西原亦稱北原武功縣東北二十里也舊志謂白鹿原在縣東北二百里馮翊縣有三時原吹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石鼓原西時原其東則高陵縣有泰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嵯峨原羊堵原中華原北阪謂白鹿原南阪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朝邑縣有許原朝邑縣有彊梁原郃陽縣有鼓鄣原一名原黃倉原耀州亦負高原故縣名華原澄城縣有壺口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西都賦曰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洫刻鏤原隰龍鱗是也渭南亦有原凡南山之麓陂陀漫衍者皆原也長安縣有細柳原其東則咸寧縣有畢原之瀆名神禾原少陵原御宿樂遊原藍田縣有白鹿原京兆原赤縣原臨潼原原一名鹿原或云即鄜原又一名青原其西則鄠縣有五丈原詩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勢盡出之原而其間亦有平地焉

及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水中隔弱水弱水先已治故豬野功畢即繼以岷山之陽至于鳥鼠今爲湖廣岳州府地或起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舜臣堯嘗徙其君及民于三危至是禹安定之

正義云三危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玄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渭按水經注南引山海經以證尚書之三危一云三危之山青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十卷末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見第四十卷末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見第三十一卷江水與地記略同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衛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焉禹山入臼水者當之也安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魏書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破囊度三危至雪山即沙州之三危也唐州舊志云白龍堆東南自伊吾東北經蒲類之東又東北經車師前王庭北又東北經鐵勒界又東北經突厥界又東北至于大漠南北千餘里堆阜連屬狀若龍鱗東西望之無有窮極其堆上悉生白草遠望皎然一白因以爲名是也堆北即瀚海瀚海北即單于庭單于庭北即燕然山燕然山北即回紇界回紇北即堅昆界堅昆北即渾窟瞎國界渾窟瞎國北即都播界都播北即結骨界結骨北即拔悉密界拔悉密北即俱倫國界俱倫國北即黠戛斯界黠戛斯北即骨利幹界骨利幹北即大海大海南北千餘里東西萬餘里其堆阜連屬狀若龍鱗東西望之無有窮極其堆上悉生白草遠望皎然一白因以爲名是也堆北即瀚海瀚海北即單于庭單于庭北即燕然山燕然山北即回紇界回紇北即堅昆界堅昆北即渾窟瞎國界渾窟瞎國北即都播界都播北即結骨界結骨北即拔悉密界拔悉密北即俱倫國界俱倫國北即黠戛斯界黠戛斯北即骨利幹界骨利幹北即大海大海南北千餘里東西萬餘里其

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遷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九州田賦之高下先儒皆云以人功修不修故人功一以開墾多爲修否則爲不修一以黃多而力勤爲修反是則爲不修雍田第一而慝居第六斯爲人功少之極矣今按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經所謂治梁及岐者是也鄭白之沃皆在焉秦漢資以富饒其西爲岐陽西北爲豳地詩詠太王之遷岐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詠公劉之遷豳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則豳岐之土亦膏腴也此皆田之在渭北者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田之在渭南者東方朔云豐鎬之間號爲土膏貴戚一金是也史記貨殖傳曰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慶夏之貢以爲上田然則雍地雖大其在中邦之限禹所則壤以成賦者不過方千里其閒又有高山長谷可以爲田者少不若營之平原廣野一望皆艮田又則壤之地居多即今雍他日人功益修亦未能及冀賦之第一由是推之田美而少則賦亦不甚多田惡而多則賦亦不甚少不盡係乎人功之修否也

九等之賦只就告成時言之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其通人之見愚謂此不但賦等爲然即貢物之多少他日亦未必盡同也

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商鳥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鳥鹵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爲鳥鹵以潤澤也鹵盡力乎溝洫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則蓄泄以時旱潦有備高皇下關皆良田也澤水在其旁禹奠之用豈其智不若後人或疏無藉於此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廢矣則水泉寫去其地爲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緣鹵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卬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鄭地是也故又有輸粟白渠龍首渠之役及後漢都雒諸渠廢

廢杜佑云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頃則兩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鄭渠久廢不可興復唯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八百餘頃而已既牢中於仲山旁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乃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餘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幾亦廢何也則以壅流愈深渠身愈高水不能入口故也蓋地有高下勢有順逆溶畎澮之水以距川其勢順而易引川之水以入畎澮其勢逆而難順而易者行之萬世而無窮有小壞修治亦易爲力逆而難者其始雖有不訾之利而其後將窮而無所復施歲作堰竢渠得不償勞由今日觀之關中沃野徒虛語耳此行所無事聖人之智所以爲大而後世之穿渠溉田者爲習之擊而不足貴也子因曷菌之說而致疑於禹貢若雍州之田非兩蒸無以成其美不亦過乎

厥貢惟球琳琅玕釋文球音求琳音淋琅音郎玕音干鄭玄球玉名琳琅玕石次玉也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鄭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似玉次之也郭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九等之賦貢法於此成焉正義曰鄭玄云六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美者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石而似玉次之也郭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立其等其通人之見愚謂此不但賦等爲然即貢物之多少他日亦未必盡同也

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商鳥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鳥鹵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爲鳥鹵以潤澤也鹵盡力乎溝洫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則蓄泄以時旱潦有備高皇下關皆良田也澤水在其旁禹奠之用豈其智不若後人或疏無藉於此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廢矣則水泉寫去其地爲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緣鹵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卬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鄭地是也故又有輸粟白渠龍首渠之役及後漢都雒諸渠廢

石之似珠者或言樹之子似珠或也琅玕之氣噐本草言之最詳有石闕千者生蜀郡平澤名蠶屎綠以爲即琅玕陶宏景曰此菊都賦所稱青珠也琅玕是其異名山有樹名藏頌曰今秘書中有異魚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人以網於海中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蟲蛀孕子有金石磨蓋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而狀森植網蔽宗奭曰西域記云天竺國出琅玕蘇恭謂是琉璃之類琉璃乃火成之物琅玕非火成者安得同類李時珍曰琅玕生於西北山中及海山崖閒其云生於海底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爲琅玕在水爲珊瑚亦有碧色者今回地方出一種青珠與碧毬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曰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出水變紅色者爲上漢趙佗謂之火樹是也碧色者亦良貴人謂之青琅玕許慎云珊瑚赤色或生於海或生於山壤此說則生於海者爲珊瑚生於山者爲琅玕尤可徵矣謂按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琅玕色青翠故後人取以名竹杜甫哀王孫曰腰下寶玦青珊瑚瑚珊之青者即琅玕也琅玕又顏與瑟瑟太雅相似瑟瑟即今寶石中之碧色者太雅亦碧色似珠但瑟瑟出坑井中寶石出西番回鶻地方皆坑井中遊東亦有之有紅綠碧紫數色)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紅瑪瑙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玩最貴者如指頭小者如豆粒皆模成珠狀所成物志云太羹金翅鳥沫所成碧珊瑚木雞蛋注引南越異也大秦國珍二

而琅玕則生山崖閒森挺若樹以是爲別云

古者任土作貢貢其所有不貢其所無固也然當時亦必有通融之法凡貢物變之以地者如僭昧之緹泉貂協怪石羽吠之夏翟嶧陽之孤桐泗濱之浮磬但以出此地者爲良非謂地在其境內者貢之他國則不貢也余素持此論然諸州貢物頗多又有謹此理不易見及觀雍州所貢而益信前說之不妄也琅玕非州產又無能即以藍田之大小二百一十國爲准藍田在其境內者貢玉而僻國則偪然坐享其賦稅一無所獻於天子有是理乎其必分市取以貢無疑也篇頌曰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淮夷徐州之夷也元龜出九江象齒出南海去荊金出荊揚之域非市取之境外何從得此以獻爲邪

聖人不貴遠物然禮樂文章之事有必須此以給其用者則亦令諸侯市取之外國以獻如象齒翠羽琅玕之屬是也想其時賈胡各以其國之所出來相貿易禹曰懋遷有無化居此亦其一端州境附近徐土者市取之良易後世或謂交廣之地在古荊揚之域以象齒翠羽爲證然則琅玕南船出渭之北今韓城縣北龍門山南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金城西南河之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積石山案河關縣下而金城縣中不知有金城縣石地志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矣況縣字且水經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今青海鄯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未曰鄯泉郎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積石者非武帝時有也此豈身爲博士者之手筆乎

蔡傳曰按那契丹之黠回路造船五百餘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黠河路遭使拿復奏勦知那忽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與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章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激難積不勝舟載此盤若出必爲夏國偽奏事逆駭那忽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夢奚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金吉甫云李復修築興州城以爲雖佩之飾古時則未有聞也

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郭注曰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中日南盧容水中外國疏勤于關諸處皆善崇白如豬膏叩之鳴者是真也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惟于闐國出之晉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載其國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二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流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二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大水退乃可取筏人謂之撈玉其國中有禁器用服食往往用玉中國所有亦自彼來渭按漢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山多美玉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外戚傳云璧帝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西都賦云陸海珍藏藍田美玉李善注引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水經注云觀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是玉本雍州所產後魏書云李預美古八簋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枚皆光潤可愛又開元傳信記云太眞如最善繫磐明皇亦採藍田綠玉爲磬李賀老夫採玉歌云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進好色老夫飢寒能爲憨藍給水氣無清日是唐時藍田尚有玉而蘇頌曰今不聞有之未知何緣逐絕邱又莊云漢藍田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所用之玉來自于闐有白玄緅三種皆出於河與古時異豈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收之有盡邪然窮雍以璆琳磬之眞爵則中國之玉取給於西域尚矣禹時雍州所貢亦未必盡出藍田也

琅玕傳云石而似玉或云似珠玉言其貨珠言其形也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多琅玕金玉又曰開明山北有琅玕樹又曰赤水之上有三珠樹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又曰昔堯九重有琅玕在其東珠碧樹即琅玕也乃石之精液凝結放樹形人載斷其枝刻之後開若珠玦與珊瑚相類故蔡墨謂雍以璆琳琅玕貢雍州以璆琳琅玕爲珠飾故云琅玕

過如辰柱關流之類龍門可下而辰柱可度此二處何逃不可行大槩是不欲與作故極言其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釋文崙晉門反析星歷反搜所書作昆崙搜渠書作叟商鞅古文叟字今皆作搜

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林氏曰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以西戎總括於下又曰蘇氏謂三國皆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某嘗謂不然經所敘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據當時事實而言之如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在田賦之下兗徐青三州皆然多providing易經文以就己意此類是也傳氏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倡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渭按三國皆西戎而西戎不止於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其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

輕改經文此學者之大患然古經實有脫誤不可曲爲附會詔諸書書說之緊者如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是也不必遠證第參以梁州之文則此爲錯簡明甚其曰織皮即熊羆狐貍織皮也但文有詳略耳曰崑崙析支渠搜猶西傾也但國有多少耳曰西戎即敘猶言因相是來也但解有同異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猶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也但彼爲一道此爲二道耳梁雍傾貢物在貢道之前雍何獨不然其浮于積石二句爲雍國州之貢道猶浮于潛四句爲梁岷州之貢道也然三國之貢非積石無由入而雍之西北境則不由積石者多是又不可執一而論矣推尋事理蘇說爲長余不敢變置經文故順經立義於前而重伸其說於後林氏引冀州恒衛大陸之例以析其非是或一義然八州之貢物未有列於貢道之後者而雍獨如此則織皮以下十二字定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安得謂蘇氏變置經文以就己意哉蔡傳宗林氏而仍存蘇說於圖外蓋亦心知其長而不能盡廢也

崑崙崙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傳說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陽繹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按山海經曰崑崙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再曰玄圃三曰閬風上維天極所謂昆侖虛也又曰崑崙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所在非仁智之所處不死之鄉也其山多玉多琅玕白黑琳琪瑰火樹在其東北面其西南有弱水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非有external物不可以到其上有三危青鳥三足赤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蓋謂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錯飾焉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番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西國古所謂崑崙虜曰閼氏連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渭按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隔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明甚西域出蕃水如葱嶺摩挲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案信西域之崑崙與析支渠搜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境三國聞風慕義爭先入貢其過化存神之妙有如此也

水經注云積石在西羌之中據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隴西太守廉章擊破之遂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萬還過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西海郡西南羌傳云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在右居也河首在金城西南羌傳云河首積地千里鄰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至于河首積地千里也渭按酒泉敦煌張掖武威皆西域外徼塊西北都善車師諸國皆漢人以西域南河合流毛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百北音讀析如鵜字從鼻變故一作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邊吐谷渾也

謝同祉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元北聲渠搜是也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渾非也渭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過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羌謂始道元陸氏因之大戴禮漢武帝部並有三朝記語渠搜與交阯對舉則不在朔方可知龜茲音丘慈王國治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西上都有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周書王會篇曰渠搜以鹿大注云露大也能飛食虎豹京師東北異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磐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裴矩西域圖記西域有明徵矣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登漢時康居部落即古渠搜之地與或曰鐘汗在葱嶺之西以爲渠搜界乃太遠曰矣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僅且來獻今鐘汗國都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淳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大遠也西域傳云治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大宛在大月氏西南二千餘里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大月氏在康居西北二千餘里皆略同又水經注引京三千七百五十里西五百里計之則與西域傳所謂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里者相合其爲古志複國又何疑焉且後世德不足以及遠荷能威行萬里之外況霧禹之德聲名洋溢無遠弗屆者哉經首崑崙次析支次渠搜蓋以入貢之序爲先後也

傳云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氐之屬蠻夷以西戎與三國並列而爲四國孔疏分渠搜爲二國非傳意也然西戎乃總名安得與三國並列而爲四國王肅云西戎西域也渠搜在三危之西流沙之東三國之外即漢之西域也渠搜在三危之西流沙之東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今按漢之羌居之吐蕃皆西戎也非獨西域三國亦西戎不可謂西戎在三國之外析支爲羌種崑崙渠搜乃西域要之皆西戎也諸說並未當

或謂璆琳琅玕出崑崙而三國願以織皮貢何與日旋固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我其貢物也蓋禹貢皮服西傾崑崙析支渠搜貢織皮蓋自上古有然遠人慕化苟以是物至則受之而已非若九州之貢制有常品相循爲戒事也李善文選注引世本曰黃帝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則告成之後亦或有以貢玉獻者然嘗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貂來貢而肅慎氏所貢惟楛矢石砮石則亦不必皆寶玉王會篇所列與蒲梢龍文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類無異矣漢文却千里之馬世爲美談聖人不貴異物縱彼以是貢吾豈不能却之周書固未可盡信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釋文導音道岍音牽傳曰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蔡氏曰逾者禹自制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渭按導者循行之謂導山循曰隨山濬川蘇氏云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也導山時倘未施功先儒皆以此爲通水日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殊失經旨汧縣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源故城岍岐荊並在河西渭北禹首導此三山而逾河以抵壺口則冀州之所先治者其規畫早定於胷中矣

導山之義傳云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正義云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衆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說也王氏云導謂谷之水而納之川葉氏云潛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傅氏云畎澮之水不勝其說故禹即山以表之以上諸說皆以導山爲通水相沿至今吾不知其所謂導者導之於敷土之後乎抑導之於九州功畢之日乎然少頗云洪水懷山襄陵見故山皆濬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陁因其勢以高山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歸於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於是川澮之迹稍稍可

胡明經渭貢錐指

夫乃決九川距四海此謂導之於敷土之後也孔子謂之陽也非直因山我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謂原下北則一山而謂之導者以山爲主而水從之也

中水鄉成周狄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今按岐山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亦若柱然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故俗呼爲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稱周原膴膴者也東西橫亘肥美宜穀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襄德縣漢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鼎處也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壹二城隔水南北相直也皆平縣亦有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遶壕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富平之懷德城也通典云皆自鄜原移置平於今縣西南懷德城寰宇記云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襄德縣也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今有廢城存然則荊山當在今朝邑縣境而隋志云富平縣有荊山括地志云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堰陵原元和志云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安志云在縣西南二十里縣志云山下有荊渠近渠即彊原也而朝邑並無之二懷德城未知孰爲西漢之舊縣然愚嘗以理揆之有可證者二寰宇記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謂之朝坂今富平無洛水而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荊山下一證也同州志云華原在朝邑縣西繞縣西而北而東以絕於河古河壖也一名朝坂亦謂之華原山蓋華原即朝坂朝坂即彊梁原隋建德二年於原上置長春宮荊山之獲直抵河壖禺從此渡河故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朝邑實西漢之裏德荊山當在其境唐人所以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即洛水而澤泉遶富

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拜荆山亦移之富平耳

王氏日記云荆山蔡氏以爲即今耀州富平縣梗陽原而三原馬伯循則以此原爲唐之獻陵非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蓋嵯峨即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渥渭黃河俱在目前箚觀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也山陽有鼎州即黃帝鑄鼎處岐東惟嵯峨之爲荆山明矣渭按漢志歧辟山在馮翊池陽縣北師古曰即今俗所呼嵯峨山也音義蓋襄宇記云嵯辟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一名悉峨山王奏雲陽宮記東有悉峨山是也土人謂之嵯峨山晉黃帝鑄鼎於此然未嘗有嵯峨爲荆山也唯劉昭注補郡國志曰雲陽縣有荆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爲證是以此爲懷德之荆山矣然昭於池陽縣下仍云有歧辟山在北亦未嘗以荆山當歧辟也今以圖志考之今涇陽縣本漢池陽雲陽二縣地嵯峨山在縣北接淳化三原二縣界淳化亦雲陽地三原亦池陽地也蓋此山跨三縣之境昭所謂雲陽之荆山與池陽之歧辟實一山也伯循之說與昭闕合而愚竊謂不然富平東距河二百餘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六十里禹至此何得便云逾于河伯循三原人欲引禹貢之荆山以爲其鄉重獨不顧經意之離合乎禹自岐至荆九澤甘泉歧辟其所必由也當包在至于二字中唯荆山之麓爲梁原者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故特志之不必其山高出雲表如嵯峨也唐高祖獻陵長安志云在富平縣東十八里伯循謂即撫陵原然禁說本括地志志魏王泰撰也豈有園陵所在而襲此撫陵之惡名以筆之書乎且元和志云撫陵原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而獻陵在縣東十八里相去頗遠此原必非獻陵也地理之學主朱爲已疎明人尤多不根之談當痛絕之

荆山有二一在雍城襄德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爲荆豫界臨沮南條之荆下和得玉處也一在虞域與禹貢無涉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按唐志歧州岐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元和志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處晉灼以爲在馮翊懷德縣非也湖城元省入閿鄉縣山今在縣南二十五里（舊屬河南府州）韓愈詩云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東縣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名陬山因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即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北條之荆因晉灼而誤

河爲西河在朝邑縣東三十五里與山西之蒲州分水禹四載水行乘舟逾河入海過九江皆乘舟之事也所涉之川不可勝舉河海九江其最大者故特志之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當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霍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胡渭按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蒲坂今爲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漢縣廢所都也僞見冀州

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亦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自後魏太平眞君七年改漢河東及氏稱獨頭山關屬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

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登天子傳云登薄山實黏之隰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又名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東縣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名陬山因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即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北條之荆因晉灼而誤

河爲西河在朝邑縣東三十五里與山西之蒲州分水禹四載水行乘舟逾河入海過九江皆乘舟之事也所涉之川不可勝舉河海九江其最大者故特志之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當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霍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胡渭按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蒲坂今爲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漢縣廢所都也僞見冀州

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亦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自後魏太平眞君七年改漢河東及氏稱獨頭山關屬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

胡明經渭禹貢錐指

王制曰歧云岱高雖嶽嶽而高者雖是圖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嶽高也爾雅據於三百篇後嶽此遂爲五嶽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秦有二中岳邪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崧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予曰周仍以唐虞時太岳爲中岳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蓋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迄周秦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遙移南嶽之祇於灊霍山者乎予最愛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獨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雖以嵩高忘却大司樂注殆由不善讀嶽高之詩也歟

太岳冀州傳云在太原西南此傳又云在上黨西按此山本在河東霍縣而安國云兵在上黨西南此山果身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何不直指其所在之郡縣而顧迂其辭若隱謎然蓋竊人之物以爲己有唯恐人識之耶一改頭換面所謂欲蓋而彌章者也

辰柱析城至于王屋（釋文辰本又作底又知支反又音脂柱如字又丁主反王屋如字又於僞反）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辰柱辰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渭按濩澤今爲山西澤州之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爲平陽府絳州之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大陽今爲解州之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也大陽關在今河南府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後周改太陽縣曰河北縣唐又改曰平陸水經注辰柱亦名三門在大陽縣東隋志河北縣有辰柱山通典陝州硤石縣有辰柱山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今按陝州東南七十里有硤石故城北與平陸縣分水辰柱山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是謂三門故傳云在南河之北其實山在水中不與其岸相連也詳見導河

吳幼清曰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峯四面如城有南門焉今在陽城縣西南水經注云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一泉東瀉西流左右不生卉木數十步外多生細竹括地志云山在澤州陽城故通典云陽城縣有析城山濩澤水也史記正義引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冀宇記云山頂有湯王禱雨處今池四岸生龍鬚草陽城縣志云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新

山之脊俗名神尖石晉與契丹分界處今阜平曲陽唐縣皆緣大茂之麓括地志云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元和志云漢改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唐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鎮岳名山記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沈括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岳廟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晉王存勗嬪燕還過定州與王處直謁岳廟是也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新祠之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今按阜平縣在眞定府西北二百十里本漢靈壽南行唐二大茂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與括地志所指爲恒山者道里相符蓋大茂乃北岳之絕頂舊祠在其下故塚此以表恒山也

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恒山而仍爲太行之理元和志云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在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述征記郭緣生所採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之渭按爾雅山中絕曰陘郭璞注山形連絕中斷曰陘在今濟源縣太行陘在今河內縣十六國春秋云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即此二陘也白陘在今衛輝府之輝縣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杜預云孟門晉險道蓋即所謂白陘也滏口陘在今彰德府磁州之武安縣後魏永安中高歡筑倉山東自晉陽出滏口太昌初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蓋并鄴往來斯爲孔道矣歷觀傳記所載齊桓公繫車東馬踰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隧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郡貫其口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繫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皆緣大茂之麓括地志云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元和志云漢改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唐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鎮岳名山記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沈括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岳廟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晉王存勗嬪燕還過定州與王處直謁岳廟是也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新祠之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今按阜平縣在眞定府西北二百十里本漢靈壽南行唐二大茂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與括地志所指爲恒山者道里相符蓋大茂乃北岳之絕頂舊祠在其下故塚此以表恒山也

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恒山而仍爲太行之理元和志云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在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述征記郭緣生所採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之渭按爾雅山中絕曰陘郭璞注山形連絕中斷曰陘在今濟源縣太行陘在今河內縣十六國春秋云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即此二陘也白陘在今衛輝府之輝縣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杜預云孟門晉險道蓋即所謂白陘也滏口陘在今彰德府磁州之武安縣後魏永安中高歡筑倉山東自晉陽出滏口太昌初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蓋并鄴往來斯爲孔道矣歷觀傳記所載齊桓公繫車東馬踰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隧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郡貫其口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繫太行山達於

水也漢志逸西一屬如淳曰應劭曰故白陘者乃太反頭者難後說爲優以磐相近也道因遵循州世後目其水曰滹沱河不復知爲古之濡水矣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鬱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亦在灤口之東可知矣賈耽古今郡國志云碣石在樂亭縣西南也

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者大小與大小通用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碣石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爲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故城西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即鮑邱故瀆也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即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東晉於此置樂安縣絫縣在其南驪城在其西據寓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爲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者爲是或云漢志其可遵乎曰班氏所言聞有紕繆西縣之囁冢氏道之蠶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爲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巇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類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遠而復理無可疑楊說長於酈固即採之地理志云故大河在鄚東敬縣說長於酈固即採之傳云商頌周頌皆檜說也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絫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於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此類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

遂西郡絫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屬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然特古日碣頼字叔良南陽人爲荆州從事見干寶搜神記即王粲贈詩述蹈劉璋者也謂此山臨渝海旁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間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志碣石在肥如隋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縣名四變而山之所在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云碣石在盧龍縣有碣石而歐陽氏與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易故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永平府西北後魏置屬建德郡通典平州西北到石城一百四十里者是也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灤州南唐置屬平州灤州西北到石城三十里一即今撫寧縣唐寰宇記曰石城亦屬平州有臨渝關大此二縣皆瀕海考所稱石城故驪成者今之撫寧乎柳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漢臨渝縣北有碣石今昌黎縣東南有碣石山即

也經壁萬仞上凌雲漢其臺崇廣頂有巳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斷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邪劒去遠矣而鍥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

客有難余者曰自剖判以來碣石不知歷幾何年何以一旦忽淪於海中鄒氏之言始不可信余曰凡物之成毀各有氣數山川亦然如謂歷年之多者終古不毀則岐山何以忽崩於周幽之三年梁山何以忽崩於魯成之五年哄山何以忽崩於漢成之元延乎仙傳有桑田滄海之說人皆知其誕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不我欺也嘗以近事驗之小孤山本連北岸宿松縣明成化中江流衝斷獨立江心此與碣石之淪海何異鄱氏親見瀛州之城垂淪者半因知渤海之北岸多爲水所吞食致碣石包淪期實緣也又何疑焉難者曰誠如是則史何以不書曰鄒不云乎歲月逾甚而包其山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與得而識之郡不以上聞故不書也且史所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多矣其可盡以爲妄乎難者曰是則然矣謂其後復遭薄滅事無可徵理亦難信曰地理晉閟變化無方不可以常情測也山有土歟石者有石歟土者碣石安知非土藏石者乎初在平地盤基牢固及其淪於海也洪濤颶風四面撞擊山根之土日漸摸空一旦頹陷理之所有古語云水非石鑿而能入石況土也茂難者又曰河包底柱至今無恙它如瞿唐之灩澦京口之金山皆特立江心屹然不動即海中島嶼亦未聞有忽遭蕩滅者何獨碣石有此大變曰山體當有不同本在水中者必全體皆石深入厚地牢不可拔故歷久而存本在平地者或土上戴石山根浮脆苞淪之後海水日夜漱齧下空上重傾仆海底此碣石所以獨異於諸山也難者又曰山有朽壞則崩一隅之變耳何至全體皆沒曰如梁岐等山在平地縣亘數十里故雖有所崩而全體無傷碣石孤立海濱與梁岐等山大小懸絕又爲海水所剝山根漸削一傾則俱傾矣何留餘之有金古甫曰大抵天地之間山嵌土石自有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述以爲古今有定形耳翻譜不知勝朝夏鼐不可語冰其壑之謂矣碣石本在臨渝海中昔有而今亡正所謂土石消長之變也

人不信其爲崩亦朝菌夏蟲之見耳

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峙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峙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縣本漢絫縣後漢省入絫縣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屬平盧縣地後屬營州爲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今辰柱析城至于王屋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辰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河中之辰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辰柱陽城縣南八十里近志無南有辰柱山而傳然辰柱無異論河中之辰柱合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愚古今之山爲碣石與一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古人之山爲碣石昌黎縣本漢絫縣後漢省入絫縣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屬平盧縣地後屬營州爲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今辰柱析城至于王屋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辰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河中之辰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辰柱陽城縣南八十里近志無南有辰柱山而傳然辰柱無異論河中之辰柱合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愚古今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之山爲碣石昌黎縣本漢絫縣後漢省入絫縣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屬平盧縣地後屬營州爲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今辰柱析城至于王屋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辰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河中之辰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辰柱陽城縣南八十里近志無南有辰柱山而傳然辰柱無異論河中之辰柱合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愚古今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縣本漢絫縣後漢省入絫縣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屬平盧縣地後屬營州爲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今辰柱析城至于王屋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辰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河中之辰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辰柱陽城縣南八十里近志無南有辰柱山而傳然辰柱無異論河中之辰柱合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愚古今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碣石本在臨渝海中昔有而今亡正所謂土石消長之變也

人不信其爲崩亦朝菌夏蟲之見耳

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古人之山爲碣石昌黎縣本漢絫縣後漢省入絫縣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屬平盧縣地後屬營州爲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今辰柱析城至于王屋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辰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河中之辰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辰柱陽城縣南八十里近志無南有辰柱山而傳然辰柱無異論河中之辰柱合正是一類而碣石包底柱至今無恙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愚古今之山爲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嵩高增置奉邑百戶崇高地理志潁川崇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崇古崇字今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嶽外別言之亦可見嵩高時不爲嶽矣爾雅嵩高爲中嶽蓋校人所附益耳後漢書章平五年修崇高爲嵩高章帝曰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元和志云嵩高山在告成縣西北一十二里唐改陽城縣曰告成縣其故城在今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登封縣北八里周一百三十里高一百三十里少室山在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六十里周二十里局三十里渭按古時皆指嵩高爲太室而韋昭穀梁之則兼二室並稱然前賢疑咏猶以太室稱嵩山而少室則仍其本名故嵩高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爲峻極峯左右列峯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先儒皆以嵩高爲外方金古甫曰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嶽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此說非是嵩高當禹時未爲中嶽即爲中嶽即仍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一例理無可變且陸渾方山亦何以知其爲外方乎

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裘五嶽之尊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邢昺疏云李巡曰高大日極此則山高大者皆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于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是亦不以詩之崧高爲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字或爲崧則二字通作一字世遂以降神生甫意歸之中嶽文士錯解聆誤至今開有能正之者反以爲非可歎也

漢志南陽平氏縣下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逕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胡陽東義鄉西南胡書導淮自桐柏即此也淮水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其山今在桐柏縣境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與隨州棗陽縣以桐柏山爲界以桐柏山爲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淮水出焉山東南複嶺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襄里天贊初從信陽縣分置金牛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寶曆初省金牛入三泉故襄字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北二十里蓋皆其支隆禹貢則嶓冢之桐柏也

傳云浴蠶蔡伊經外方桐柏淮所出則桐柏即漢志所謂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北方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發源於此東南流入隨州界故漢志云淮水源出平氏東南桐柏山又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水溝水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發源於此東南流入隨州界故漢志云淮水源出平氏東南桐柏山又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發源於此東南流入隨州界故漢志云淮水源出平氏東南桐柏山又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

水經注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發源於此東南流入隨州界故漢志云淮水源出平氏東南桐柏山又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

水經注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發源於此東南流入隨州界故漢志云淮水源出平氏東南桐柏山又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是也

舞所處也城有釋方十五里墨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吳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在縣東五十里百詩云周禮保章氏藏曰外方熊耳以至陪尾是陪尾者也元和志云泗水縣有陪尾山今按安陸縣是鄭樵物志固有所受之也又按禹自桐柏東北行至陪尾蓋由今歸德府界出曹單之間隨已正在其地河南復出之流亦入禹經營中矣不然導淮難細而列於四瀆何獨不一爲留意邪

導嶓冢至于荊山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正義曰梁州云嶓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接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漾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西北接隴州界禹貢嶓冢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荊山見荊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漢水出嶓冢山荊山在荊州東北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魼山蓋嶓冢山西陽縣界西陽故城在今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西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陪侯山有吳水出焉東南流入漢水者也西南至上洛入丹水今屬商州是州大業初改置西縣隋志西北去故西城縣治也馬城五里唐西縣治馬城在西城縣西北去故西城縣治也馬城五里唐西縣治馬城在西城縣西北去故西城縣治也馬城五里唐西縣治馬城在西城縣

也又謂夜郎山在綏外江水所導陽志洭水在汶山郡左
封縣（唐志洭水源出今茂州一百九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
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
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縣經注云岷山在
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嶓山玉鵝坂下元
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
望見成都即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
鴈村其附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
謂之嶓豹領至氐地連綿千六百餘里一名羊山江源出
織豹嶺縣即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
都府之灌縣縣本漢湔氐縣原郭江原三縣地前武帝分江原
置青城縣因山為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
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嶺千里不絕
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
益部耆舊傳云汶山郡有大姓李氏世為渠帥種衆最盛
蓋今茂州今衛治即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
縣南通嶺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
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
就其所在言之陸游自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嶺起伏
西南走蠻蕃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
其大山峻嶺珠璣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
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瀕氐一縣限之矣
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寶路古羅州之境而南則於於青
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
爾雅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傳云衡山也侍漢志長沙郡
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曰郭璞云山別名岣嶁湘
中記云遙望衡山如冰雲浴湘千里九向九皆遙不復見
水經注云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
蓋一名容峰此處恐有脫誤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容峰
最為竦傑自遠望之有蒼蒼如天故稱合云望若陳雲非清
霄素綃不見其蟠丹水湧其左體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
嶁山為南嶽也山下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
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
日朗應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
望之若幅練奕徐遥頹南岳記云南岳周回八百里回屬
為首嶽獨為足嶽獨在長沙故志云湘潭縣有衡山縣有衡山
聳岐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
石廩天柱祝融說為最高雖退之日五岳於中州衡山
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衡衡為宗顧瑤逆
衡山記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項
細莫辨風日遠來其力甚勁侯景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
海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氣雲雰雜糅山云江衡李巡曰兩岳
爾雅糅山云江衡李巡曰兩岳
為南岳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故移其神於此今按土俗人皆呼
以衡且南遠澹水沉水以至于衡山也雖者曰岷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
極其莽蒼子何以的知其所經余曰禹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別為滄浪又南至于衡山也雖者曰岷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
導江文云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別為滄浪又南至于衡山也雖者曰岷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
于衡山觀九江之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故衡不
言陽

縣云衡山江所經非也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
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妄說如此豈身為博士其見圖籍
者之所為乎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德日敷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楊州豫章界正義曰地理志豫
章歷陵縣有傳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朱子曰過九江至于
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積微乎洞庭之口以至
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
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過洞庭之居東取
山路以至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荊山而處于南以盡屈礎之
例也見九江謂按九江即洞庭說見荊州漢志傳曼山傳讀
曰敷今法疏本作博字之誤也蔡以過云饒洲鄱陽界中
有歷陵故縣及傳陽山其說近是禹導山至此為整彭蠡計
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他日楊之所治誰玄二水豈非
其明效哉
蔡傳云過猶過也蓋導岷過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
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
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玠之地
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隔衡山在湘水
西南敷淺原在湖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
為敷淺原者明甚渭按蔡說本朱子彭蠡九江辨以經義
觀之此過者自當為導山之人若與之辨山脈則又安知
岷之此支為衡者果蓋於九江之西而廬阜為南支之盡
處也邪朱子本謂禹所表識諸山非若今論葬法者之所
言即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所以深見其說之謬誦意圖
活蔡氏遂之則未免實且滯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
謂也焦竑駁侯云蔡氏之說蓋本其祖文公堂西山此亦能
窺見其徵山脈與地脈何異然未足折東坡於泉下也
禹既至衡山循湘水西岸而北渡湖至巴陵所謂越洞庭
之尾也自巴陵循江水南岸而東過廬阜抵歷陵所謂東
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古二百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為導
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所行皆左其境而蔡傳謂江能地

偏焉或不親行且三苗負其險隘不即工官屬之往者
亦未敢深入故謂以彭蠡為江漢之所匯豈其然乎殆不
然矣
古文以歷陵之傳陽山為敷淺原當有所本今欲知山在
何處必先明縣在何境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湔塘驛郎
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湔按
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湔塘驛後改為場五代時楊吳
升為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為漢歷陵縣不知何
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邪黃子鴻
深疑之嘗為之辨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
鉼汗鄱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
反出柴桑之西也因謂見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為是且曰
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
陽之一證也今按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
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
里三國吳至隋皆為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府城西
當即為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星之畔也說
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體故謂之傳陽山倉頡
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為二處非也禹導山至
此彭蠡三江之形勢皆在其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
絡無甚水患禹自此還矣
德安縣即唐蒲塘驛據杜氏所言則傳陵原當在縣南而
敷陽山在原西相去數十里宋羅泌曰按驛西數十里惟
有一望夫山浔陽志謂傳陽山在德安縣有古敷淺原登此
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
可以望之然則此望夫山即杜所謂傳陽山而此傳陽山
乃杜所謂敷淺原也文獻通考德安縣有敷淺水吳幼清
云德安即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乃其
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是皆通典之說
胥按周景式廬山記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圍云周四
百餘里逸嘯之緣萬仞鄒道元曰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
公司馬遷咸升其巔望九江而嘯鍾彭蠡然則禹導山至
此胡不一登其論覺彭蠡三江之形勢而乃抵蒲塘而遙
止此亦事理之顯信者且其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卑
江東南鄱湖皆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之其視廬阜則培塿
三江之形勢未necessarily為遙而北望縣南之山為數淺原恐屬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
佑而信之也
朱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原者其山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
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左右所以為之限於
之所極者唯是乃為禹耳又答程泰之書曰敷淺
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為
江入海處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為
敷淺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余古甫云敷古
文作傳傳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
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互人民舍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
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互要不過山中高平之地耳者此
者不一而足安得舉體而名之曰原王拱辰曰敷淺原
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為高山
可知近朱長孺亦云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而北邪以衡山為敷淺原恐屬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
指縣南之山為敷

北抵恒山之石乃東過雲中至薊朔翻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白狼東盡碣石以別華夷西傾朱圉鳥鼠以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而東至于陪尾荊山中南逾沔漢東條嶓冢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直抵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滎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戎馬胡門南逆立此義六路之劃託始於椎輪學者習宋蔡而忘其所自觀諸康成殊可笑也然當日導山本意不過觀大川之所經為導者之所初未嘗預設為四列以經其緻迹也洪慶善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厝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也余謂導山亦然本無列之可言自說經者就大禹之迹以為列遂覺九州之山實有此四列耳孔傳云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箸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緻皆可見矣世皆宗其說然此章紀隨刊之實事自不可少非故設為導水張本亦非因逐州之下不相聯貫而服條列之以見其經緯也然則本意云何曰莫善於陳壽翁嶽之言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眾水大槩岷峨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明此義則枝蔓之辭一切無庸矣

蘇傳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泰蒙恆岳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地條之山首起於岐而遍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首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為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耳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潛按地脈之說出於蒙恬其流樂為郭璞之葬經昧別之說出於許商宗其緒餘為陸賈之茶經蘇氏所解者禹貢也而以地脈言山以味別論水眞通人之一蔽朱子闢之是也然其說亦有不盡然者王耕野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者必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為民居則五岳中之佹山揚州霅山九華山之類豈皆高大哉

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合黎山餘水在西北入居延澤又東流注于海今在甘州衛西北一百二十里俗名要塗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流入于居延澤即弱水也酈道元云張掖河即古弱水也出張掖刪丹縣合黎山餘水西北流逕張掖郡北又西北逕居延澤東又北入

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嶓冢者爲弱水之正源出
樂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衆御今而
忘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嶓冢弱水
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盡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
弱水益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南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
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
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
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磧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
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運流沙弱水滲
其下也鄭氏樵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
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
沙見其支流有所瀉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
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
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
城東南青蒼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
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
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害禹治此水止於
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
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
延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
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
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大風吹流行則積中往往有之未可
以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
爲慕峪關外廣沙州衛地南在燉州衛西八百六里楚辭招魂云西方
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
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言書傳康元年張
駿使楊宜越流沙伐龜茲又行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
域自高昌逆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供飲而大雨得清水載書
太平寰宇記無論自敦煌度流沙西被部善其士卒

經流沙過死者大半九年帝遣葛度鑿自敦煌以輕騎度
流沙襲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
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
半被沙埋面乎昔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牓田因而別
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理擁蔽鼻口其風迅
駛斯須過遣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
七百里而遥其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
昌東南去瓜州千二百里並流沙磧之水草四面茫然唐書
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爲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頸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穩蔽鼻口乃無恙
郭璞巻耳賦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隧名三
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南道從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古甫云當問
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古甫云當問
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流沙石亦皆之流也此
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黄河北有星宿
澤方百里水源四面下如沸狀故名中有小山如蜂蠆
高多風不能河水與沙俱流即且風勢與沙俱疾余已丑
往肅州時過嘉峪關自肅州西被部善其士卒

十數驛莊墻垣尚在房屋皆空問之土人云此處風狂沙
飛院中檐沙如檐雪遇一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壞陷
半被沙埋面乎昔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牓田因而別
葬莊院引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
皆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弱水
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延之流
沿沿不絶治河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
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儀儀
而無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志此二字但據導弱
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派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
則以爲弱水運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
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遏故曰弱水既
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
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株瘕此化工筆也世都
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破矇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
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
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在坐弱水昆侖山
淮南子曰弱水之上有三危青鳥所住三危在昆侖之東
北通玉門關往來者近茂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
減乃表言弱水西流沙絶不通昆侖之墟在其東南則
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燉煌州衛南通
與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明
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糟天氣清
朗沙鳴聞數里外大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
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明矣弱水至敦煌
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鎖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
塞之水以今驗古殊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
磧積無水依都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濛曰西北山
谷中有弱水南流即且風勢與沙俱疾余已丑
往肅州時過嘉峪關自肅州西被部善其士卒

面木實見且過壬不勝草茶藉有而腐毛重皮輕以
渡乎此言語志怪之流不足深論稽合有之亦與禹貢之
弱水無涉南轅次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
雖延袤地而其水實皇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嚮痴之癖
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
道遵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
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
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盡請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
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教之戎大略
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
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埋湮自三危以
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
自揚屬以西至梁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
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
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
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瀾滄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
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
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
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
按瀾滄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
海經曰潚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注亦無此文益其書有
以爲出張掖之雞山類師古注檢今本無此文益其書有
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
圖言有姊氏女簡狄浴於玄丘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
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
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爲張掖河合
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
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

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燉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
千里又南流二千里西絶三危山在燉煌縣西南二百
而又自爲之說曰按南海郡揚州東大海峽江下至揚州
州都州東南四百餘里至豫州遠甚若以梁之西界亦即此
遵循隔南山隴峽之屬當是洪水浩處西戎不深致功
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爲交趾二廣之海是
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雲南經驛國之東而入海者傳云
河之北唯皇水合浩瀚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
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予黑水自三危南
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
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
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
入河者同歸於海禹洛入河經言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所入
果爲何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豈或以人眞書田
之斯爲快也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
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
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瀾滄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
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
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
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
按瀾滄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
海經曰潚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注亦無此文益其書有
以爲出張掖之雞山類師古注檢今本無此文益其書有
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
圖言有姊氏女簡狄浴於玄丘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
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
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爲張掖河合
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
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

釋江大源多南經諸巨川若漾瀁沅湘資澧皆發源於此
入南海然其源皆在此若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
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
危南流或爲昆侖墟所阻折而西南絶莫質延磧尾而南
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禪說近是但不當目
此爲黑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若以梁之西界亦即此
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
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則九州大小恐亦不應懸絶
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
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
界也

唐樊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癸巳徵從事今按懿
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從其幕府南詔阻兵
綽所案行皆唯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
麗水曰金沙江而緯遠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
二矣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雖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
經之三危此無異瞎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陋
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峴
以東之水皆入于河漢峽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
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
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
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峽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
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孝圃而察
之疑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
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
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
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蔑時其地古有黑水貲賨夷人不
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禪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
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檉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
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石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
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僞同故非之日

程公駿鄒道元等謂永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演池縣演池澤爲黑水之下流益以瀘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所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龍冷縣今化外屬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歷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關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逕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甚辨也而東女弱不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始可深據乎又化額達云瀾滄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乃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岩昌今化外岩州岩遠縣及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消按程氏小變奚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援瀾滄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二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得氏駁之深得其艱輒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葉縉喬漢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演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葉縉演伽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濆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浴其下也若昌國唐爲若州地州南至柯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峨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若昌不遠計若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其所謂黑水之源哉周宏齋東堅語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進講禹貢九疑盡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考辨聖賢斷簡疑可也何必强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厥疑不曉其說想其治益曹亦如此也既而補

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奥地理考辨聖賢斷簡疑可也何必强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厥疑不曉其說想其治益曹亦如此也既而補

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

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辨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瀧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諸江皆由此蒼西北來益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露江西南趨蜿蜒細中內外皆爽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逕邇何東南俯倚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皆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瀾滄足以當之元史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交趾入海亦不足信要之孔子南海之說未通奚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海之說未通也需按焦說近是然雍州不知何在自敦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出三危之黑水斷磧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樂之真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德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胡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達也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之金說實諺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梁夷俗語侯猶之不與中國會盟韜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蕃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已與崑崙河源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祠官著作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五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沿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言至酈道元始以三危之黑水出

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載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是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緯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不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上源奚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海之說未通奚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需按焦說近是然雍州不知何在自敦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出三危之黑水斷磧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樂之真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德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胡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達也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之金說實諺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梁夷俗語侯猶之不與中國會盟韜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蕃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已與崑崙河源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祠官著作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五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沿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言至酈道元始以三危之黑水出

張掖酈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者不過

顯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處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杜佑云道元注水經竟意疑尚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雜糅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雍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天下流塞塞則上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濟桓公時九河填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鄭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漭東也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雍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竭亭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瑣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黑水輕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役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而孰爲傳之耶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遠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於生聾乎自古文詞書家已不能知而況雍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緯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無所得徒駭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泰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顧愈朔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變趾七郡上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趾碣陽西訖林邑扶

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被海即南海所謂南海者也

黑水經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闍婆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後外且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闍婆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愚意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黑水豈不甚善日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賈俱入于南海者盡西荒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貢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賈俱入于南海者盡西荒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賈俱入于南海者盡西荒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日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賈俱入于南海者盡西荒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河源但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逾

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水經注河水又東逕河亭城南又東逕乐都城北又東逕鄯城北又東逕廓州城北又東逕化隆縣故城北又東逕龍支城北又東逕小夏鶴城北又東逕大夏城北又東逕安昌城北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北又東逕大河關北又東逕黃河北岸有小城即大河關也又東逕小積石山北又東逕大積石山北又東逕三峽中又東逕鹽池北又東逕積石關北又東逕龍門山北又東逕龍門峽北又東逕武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平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北屈縣故城北又東逕汾陰縣故城北又東逕蒲坂縣故城北又東逕風陵渡北又東逕華陰縣故城北又東逕潼關北又東逕湖城縣故城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北又東逕河南縣故城北又東逕洛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偃師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故洛汭城北又東逕鞏縣故城北又東逕汜水縣故城北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北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北又東逕滎陽

昇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榆林衛東南至勝州三百十里本漢富平縣地又六十里本漢西安縣地又西北至保寧城四百里又西北至定邊縣四百里又西北至鹽州四百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里又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北至河套界一百里又東南至延安府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綏德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葭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府谷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神木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榆林衛西北至定邊營豐州西南至神木縣一百二十里又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鹽池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定邊營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鹽池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鹽池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鹽池縣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豐州西南至神木縣一百二十里又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神木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定邊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府谷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神木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葭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府谷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綏德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葭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米脂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綏德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佳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米脂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吳堡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佳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清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吳堡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延川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清澗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延長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延川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宜川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延長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鄜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宜川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洛川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鄜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中部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洛川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宜君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中部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耀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宜君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三原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耀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富平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三原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蒲城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富平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白水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蒲城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澄城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白水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韓城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澄城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郃陽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韓城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大荔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郃陽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朝邑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大荔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華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朝邑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華陰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華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潼關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華陰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商州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潼關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洛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商州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山陽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洛南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鎮安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山陽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雒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鎮安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商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雒南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山陽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商南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鎮安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山陽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雒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鎮安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商南縣東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豐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又西南至雒南縣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至寧夏府一千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烏拉特界二百里又東南至榆林衛一百二十里

三江考 卷一

元和志云三江在吳興松江東北入海

太平寰宇記云三江在吳興松江東北入海

禹貢錐指云三江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

胡渭禹貢錐指圖三江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

顧炎武日知錄云三江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

閻若璩四書釋地云三江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

江永禹貢三江考云三江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

以上諸家皆以松江東北入海之水當禹貢三江之一

臣謹案三江之說自漢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今以經文參考地勢證以古今水道三江實在今蘇州府吳江縣東南太湖東北流入海之水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震澤即太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

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五湖

國語越語范蠡曰三江環之五湖行之

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滅吳乃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縣五湖在西南

水經注五湖在吳縣西南

吳地記五湖在縣西南

以上諸書所言五湖皆即今太湖

禹貢錐指云震澤即今太湖東連松江東北連常州府無錫縣之荊溪東南連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之霅溪

臣謹案震澤即太湖太湖東連松江東北連常州府無錫縣之荊溪東南連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之霅溪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震澤即太湖太湖東連松江東北連常州府無錫縣之荊溪東南連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之霅溪

禹貢錐指云三江既入震澤

傳曰于闐巳東水皆東流又東北逕打彌國北西去于闐三千餘里河出其國東南山下西北流與葱嶺河合又北逕疏勒國西又北逕姑墨國西北流入于海注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牢蘭海其源自出蔥嶺山西流千餘里與河合而東注蒲昌海溢而南流潛出積石為河又東北過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河合北流逕龜茲國東又東北與渭水合北流逕烏壘國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尉犂國南又東北與一水合水出焉耆西南山東北流逕其國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渠犂國南又東北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北山東南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輪臺國南又東北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南山東北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東且彌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北山東南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卑陸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南山東北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蒲類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移支國南又東北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南山東北流逕其國北又東北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前王庭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都尉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後王庭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戊己校尉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烏貪訾離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卑陸後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郁立師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東且彌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蒲類後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西且彌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後王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都尉國南又東與一水合水出其國西山東流逕其國北又東與河合而東流逕車師前

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林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昆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王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昆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昆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昆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昆崙之近乎自言昆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遍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昆崙者果昆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昆崙然非古所謂昆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昆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謂殫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昆崙然則昆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昆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山之南山北流與惡頞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昆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圖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子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飄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惡頞之河不始於惡頞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惡頞鎮河又東與千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鄭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大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爲即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左言西域之源其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閟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稽要全在於疏決梁山謂期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原者之望也在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識之士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汩汩鬱鬱東南流注于海此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禹門又東南逕龍門南又東南逕孟門又東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逕汾陰縣西今縣治此城西北又逕郇陽城東故有荀邑焉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也其墳墓所在今郇之陽在渭之北山之南即於此也又南逕汾陰縣東故汾陰縣治此城西北有汾陰脽即后土祠也漢武帝所立祠在脽上今廢水又南逕榮河縣東故臨晉縣也今縣治此城西北有臨晉關即春秋之王城也又南逕蒲坂縣西今縣所都也今蒲州是也又南逕雷首山西北去縣十五里有雷水出雷首山東北流注于河又南逕首山西北去縣十五里有歷山舜耕處也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涑水縣東北五十里涑水西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是也又南逕解縣東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解縣鹽池也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安邑縣東今縣治此城北有鹽池即古之安邑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猗氏縣東今縣治此城西北有鹽池即古之猗氏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河東郡東今蒲州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河東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虞鄉縣東今縣治此城西北有鹽池即古之虞鄉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河北縣東今縣治此城西北有鹽池即古之河北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解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解縣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安邑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安邑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猗氏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猗氏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河東郡西今蒲州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河東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虞鄉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虞鄉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河北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河北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猗氏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猗氏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安邑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安邑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解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解縣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虞鄉縣西今縣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虞鄉鹽池也東西二十里南北五里自漢魏以來資其鹽利不絕于今池東有關即古之鹽關也又南逕河東郡西今蒲州治此城東北有鹽池即古之河東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曰在孟
地置津渡之名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
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皆以爲津
武王渡之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謂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
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二十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卽河陽縣南孟
津孔穎於襄昔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河曲是也
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開百詩曰孟津之濟媧而南
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合馮
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八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便朱龍將五營士屯孟
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
中城中有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渭津關
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
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馮翊州是移河西之關名
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浚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
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漫
入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應志新
鄉縣有延津關縣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
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南事相類杜預云河
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
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
之南也酉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爲河南
洛北傳出魏晉聞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其流脊滿悍
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
南有孝津案秦公封敔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
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
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戶灘又東清水從西
北來注之水出清源山西南流逕絳縣壺口又東與清水從西
北來注之水出清源山西南流逕絳縣壺口又東與絳水合
水使出絳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又
合水使出而南流注于河首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
又東與畛水合水出垣縣東北十里畛山北流注于河
臣瓚云今按郡國二字說文俱無從下引詩以車仰仰
坏字下云已再成者壞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詩傳有五緝
翼義或出其申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
於漢後云大任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
皐縣山成皐南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
黎山爲大任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須遠據
此後人縣附人處詳所稱疑是徐整說文繫傳語出楚金
誤爲叔重耳忘宏漫藏不復計論故排之

黎陽山 省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
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
其陽以爲名也劉賴黎陽山賦曰南盛黃河左襲金城青
壇承靶高隄須臺晴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
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顧炎武羣縣記云鋼難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
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爲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
還至黎臨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刻頌賦所謂青壇承靶高
碑頌蹤者也滑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
奇峰巒秀拔若俯屏幛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
伾之東北舉石穀穫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
西亞峙縣西南一里有淳臣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
上皆大伾之支麓冒讖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
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
即百柱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有六十餘丈此皆
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柱人而李垂
導河昔以大伾上陽三山爲太行爲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
山文于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
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滎縣北玉杜津縣北
有山臨河謂之滎原丘其下有穴謂之滎窟穴通空有兩口
之前者名武德水出武德縣東北十五里大伾山東麓
是也東北流注于河後者名汴渠首受河水東南流逕滎
陽縣北十五里滎瀆出焉東南流逕滎陽縣故城北又東
南流注于索水索水出滎陽縣東南大騩山北流逕滎陽
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注于汴水汴水又東北逕滎澤西又
東北逕滎澤北又東北逕滎澤縣北其水東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昔趙簡子與范中行氏戰于
鐵丘大敗而還至扈亭北范氏中行氏因其師徒以攻趙
氏趙氏之徒十有七人保于扈亭北范氏中行氏圍之三
月弗能下乃還師而歸趙氏追擊之大敗范氏中行氏于
扈亭北即此處也

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滎陽
大伾山也山上有大伾祠山東五戶灘又東清水從西北
來注之水出清源山西南流逕絳縣壺口又東與清水從
西北來注之水出清源山西南流逕絳縣壺口又東與絳
水合水使出絳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
合水使出而南流注于河首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
又東與畛水合水出垣縣東北十里畛山北流注于河
又東與畛水合水出垣縣東北十里畛山北流注于河
東北逕滎陽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滎澤西又東北逕滎澤
北又東北逕滎澤縣北其水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
逕大伾下門有二石人相對高一丈餘面各有四孔狀如
伏獸門間通道東北逕滎陽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滎澤西
又東北逕滎澤北又東北逕滎澤縣北其水東北流注于
河河水又東北逕卷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原武縣故城南
又東北逕原武縣北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陽武縣北又東北逕延津縣北又東北逕延津縣北其北岸
則新鄉縣界也縣治東北有故城城內有大池池中有
小洲洲上有大樹池北有故臺臺上有故屋相傳以爲
衛侯觀渡處也又東北逕新鄉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汲縣
故城南又東北逕汲縣北又東北逕汲縣北又東北逕
汲縣北

然南岸肇至榮澤山脈不斷須河地形高仰河不能決而南故鴻溝武以東無河患但緒榮播而其事畢矣自滿漕既開不修害及禹河而漕之東境亦破其災漢平帝之世河決汴梁歲月遞甚榮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壞墳後盡修治而決溢時有迺謂榮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漫極野壞孔之潰害起不測此禹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莫漕渠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滿悍難行乎地故酾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漕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弊易決考工記凡溝逆地勢則不行水屬不理孫則不行謂之澮也禹貢注云溝通澮澮注入川川注入海是也禹鑿龍門南至大伾北播九河同爲逆地勢順其理也孫則不行謂決溢也禹貢注云播分也非播置也禹貢注云播分也非播置也禹貢注云播分也非播置

十里有南曲亭故縣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北漳水
縣在今縣
北在上縣西北
故道其在縣東北入又北逕巨橋邸閣
西縣度北日鉅鹿之大橋也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鉅鹿
其故城即今平鄉縣縣東南故城是也郡縣
記項羽救鉅鹿圍南梧邊志云今鉅名鄗城東北
南河志云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又歷細
年漳河東決入隋宗幸魏界是為新渠南舊漳逕湘
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宗縣東二十里北為
縣故城西有滏陽水經流入縣宗縣東二十里本
曰石關東有河梁故城在今縣西
西有滏水津經流入縣宗縣東二十里北為
十里接通平鄉縣有沙丘臺今
半記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
鉅鹿縣即縣治在縣北流入漳水大觀元年相州言河決陷
後河復南出漳水即之故道多縣皆鉅鹿縣境也昔殷
王紂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為順德府益亦頗河之
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乙傳序盤乙圮于耿作耿
今為河津縣東北有故耿城即古耿國也
記于耿既圮殷道復興作耿命即此耿城
但居于耿地近邢州疑是也仲丁河亶甲居于囂作囂即
其為遷都而作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
地言之河自滑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遠陽縣東北流入
臨縣境東北流入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平
廣宗至鉅鹿縣北趙州
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謂西山即貢所謂太行恒山是也
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高地
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為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
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按太行在滑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恆
山在曲陽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滏縣則八百餘
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洺邢冀深滄德州之境安得
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滑
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在具瞻以及柏渚之
南率皆挾西山之麓以行今按瞻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
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具瞻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疏不
可解也或曰承牲飫下載之高地是揚其性也疑遷禹橫
之言為支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直謂三云淇水
於此陌卷新本有河故以河伯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
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攸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
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從而漳橫故謂
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鄴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
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漳證十五也愚以滏時漳水自平
恩以下為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
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
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
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為大河證一也又
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葢漳水
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遷與之
庫沱然漳故徙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
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高堰時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終
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禹一川證三也愚書地理志清
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滹水亦古
徒駭證四也齊桓公伐山戎衝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
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
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漯不容漳水循河
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枝瀆皆空久之
化為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清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
時河空而漳清納流之地不容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
東漢以後之河無山源之可納則一容偪空矣宋北流合
清河入海故全明昌中河徙而清河自若其下流分為二
派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及元至元中河徙
而南北清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漯之外亦更無
山源之可納伽日河復北遷則亦空而淮泗不容此理固
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北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
可推尋其北鄉以上雖有清淇湯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絕
故河而東入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壅塞反覆
為鹵驗益信漳水東出為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率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縣
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浸鄴子金隄在今關州界鄴

胡明經禹貢錐指

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逕害亭高四五
丈因欲決是隄河使北岀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
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
地益阜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
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
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從何處
行曰竟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氾濫
為害先是全河東注則衛澤梁水於堂上潰溢四出與後
世裴村裂岸何又怪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為敗者也及禹
乃胼可著為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為大河之經流而
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儒有疎略者全闕之宿疑
帝所道非禹舊跡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無
鹿北廣平澤河所經葢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
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然陌酉俗至為河伯娶婦祭

為復禹舊跡故因而言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
讀何獨於此為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世
哉以為疎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河亦至勃
碣入海即以為復禹舊跡亦無不可不必過降水至大陸
而後為復禹舊跡也當今之世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
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跡也已

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
河宣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內黃二縣界而其後為河所
圮證一也禁紂武丁自河徂亳盤庚亦為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
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亦頗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
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殷在漳濱鄴縣界邢與詩衛風
在鉅鹿界以度籍觀禹河曾為詩衛風
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
之東故謂之北流湓四也證已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
千里而遥葢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大伾折
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遥若漢河
則東逕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
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為千里而遥矣證五也史記衛
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
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為
河淇之間故商子羔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
蹇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之邑在今濬縣
西南鄙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逕害亭東黎山
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厥二渠以引其河北
載之高地據賈讓言逕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
實為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遂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之所謂西
山證九也敘傳曰商蕩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即已知武
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鄗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無
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葢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
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然陌酉俗至為河伯娶婦祭

於逕害亭東黎山西若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
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載大河故瀆一名北瀆
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
時逕空者也所稱河水自徙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
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跡久失其傳
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為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之高
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
東北去矣而不能質其地名班固知有鄗東故大河矣
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鄗道元知宿胥故瀆為白溝矣而
不知其下流即北逕降水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
不知其下流即北逕降水之河於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
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真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
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為禹河者皆其歸趣則以
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為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鄗
東故大河即禹之舊跡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
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逕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
瀆者也未嘗指鄗東故大河為王莽河且康既知此河出
貝丘豈復舉在鄗東者混而為一頓丘東南之決河未幾
即塞安得以河水為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徙見
漢書王莽傳而大昌謂禹河空于元光不待莽時世惑莽
居下流故河遷濟場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
亦不足信邪蓋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
故道故謂鉅鹿去右河絕遠而以枯絳應降水移大陸於
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欲意求禹河勃碣王橫
班固而其言猶方枘圓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
墨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為九河

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充州界顏氏曰播布也林氏
曰凡言為者皆從此而為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
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為卑窪故也胡氏銓曰按徙駭其分
衝刷泥沙鄭東河遒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水八枝皆在兗域說見兗州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堌馬頭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
又北絳漳出焉見北逕堂陽縣西長蘆水出
降水下

分爲南北二派海經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
寇侃縣北又東至入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
十里自憲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
縣北盛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即害承所謂陷河也或
曰陷河即馬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吉乘指此以
爲古鉤盤必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高津出高縣舊
馬出平原高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
南馬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禹馬首受
大河大河濁濫縱其所之遷水即合安知禹下流非即
鉤盤之故道乎

禦水經者不知灤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
河故濮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
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
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
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
以漯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高縣
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高津而南入高縣也
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縣東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
東光南皮浮縣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
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
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逆東八枝太
史最北宣最短而南則漸加長高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
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
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
九河即謂滅水水無根源馮逐云九河今既滅難明姑圃云
自盛唐至宋北八枝斷遺元云城地並存州縣多以斯爲
實錄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率許
商三河以爲言亦未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澤異同曰黃河自冀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
以北地勢益廣行大陸則又橫流之勢注沮澤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
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溶洞之際最爲當機

而荒要也計胡昧兜在平九河必勢均力敵四面奔流
益我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遷或淫亦理所
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關之效而忘其彊思之功逸
度外塞遏遙逸淫潦乘之河於是乎發大難
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
豈一人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禹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爲逆河入于海
尾合名爲逆河言相
其意與孔同蘇氏曰
而入於海即渤海也
望碣石其後大風逆
之謂渤海者也逆河
雖其南勢當有滙岸
碣石之東而說者以
漸耳此先儒之通患
唐初析平州盧龍縣
三十里

碣石之東爲滄海
勃海河渠書曰同
爲海而不知其爲
入海不至碣石自
氏不收何以爲集
王橫曰往者天嘗連
九河之地已爲海
漸世莫不痛誤也
爲不是余頗之
也及讀薛氏語始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益
橫肆博聞强記而討論不精臨文多誤如秦決河溝以灌
大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爲大河西山不言黎陽亦
其疏漏處逆詭爲九即此可證也高忠憲有言萬世之心
目固有漸推而念明論久而後定信夫

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碣非于二者皆是公孫弘始少
海登相靈之臺少海即勃海蓋公時已有之不但此也左
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亦即勃海
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岸之地爲海所漸當在其前王
橫云往者猶言昔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即必非謂漢世
劉羅舊聞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橫言爲
妄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謂古
史則諸侯史記皆爲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其書與不書
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里冀書薄氾志固已
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某年某月而後爲可信乎且
變異之事正史無文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沒爲
湖見淮南子邛都縣陷爲邛池長水縣淪爲谷水海鹽縣
淪爲柘湖武原縣淪爲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可
盡以其言爲妄邪楊州舊有海門縣南朝太倉州其海口
即江尾也東北境爲海水所侵吞食寖廣西南出數十里
本朝康熙初縣沿遂淪於海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
擊其磽如大礮日夜不絕每沙岸將崩必先有鼈坼之浪
居人指以爲候驗遷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
之地化爲海水邁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不與
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此類是
也

許商云九河自高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其同
爲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二百里而今渤海南北相距有
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爲海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
云昔燕齊遨嬉分置營州今滄屬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
沒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指
營州以論碣石而實兼橫言之事不同橫事在南岸故
曰天嘗連南東北風海水逾西南出侵數百里事當在春
秋之前是逆河鑿爲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
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吞食地廣
實水與耳之縮當同碣石包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
所侵者漢疆成紛縣地今爲滄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吞食
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深次現瀕廣饒鉅定壽光

碣石入于海
傳曰碣石在北
海之東
碣石之東爲滄海
碣石在今平州
海也薛氏曰碣
石入于海

平青界今爲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
南北殆二百餘里右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州
鹽山海豐及靑化北界而止耳稱章禹時濟漯雒淄八海
之口去今入海處尙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逆河
既漸於海則八枝之凸無日矣淮南氷利考云百詩謂宋
溫陽胡應恩作益齋攷書二卷
益齋攷書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
亦二時二時之出張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湖水
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享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
然此循虢滿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
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
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蹶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
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
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勃海而潮汐直抵九河
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而沙不出徒
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壅塞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
河爲急縱令茅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於互蓋逆河則無患
河不直分而直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
定王時上流驟徙而章武八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
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
明效也
臣竊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
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
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 每流入勃海益河篡
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
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
也尋瘠之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
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卽逆河
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卽之勃海甚廣古
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六郡之境跨古冀兗
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
濡濕之所入亦勃海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
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濡諸
水其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耳
碣石今爲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
南北殆二百餘里右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州
鹽山海豐及靑化北界而止耳稱章禹時濟漯雒淄八海
之口去今入海處尙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逆河
既漸於海則八枝之凸無日矣淮南氷利考云百詩謂宋
溫陽胡應恩作益齋攷書二卷
益齋攷書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
亦二時二時之出張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湖水
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享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
然此循虢滿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
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
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蹶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
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
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勃海而潮汐直抵九河
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而沙不出徒
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壅塞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
河爲急縱令茅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於互蓋逆河則無患
河不直分而直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
定王時上流驟徙而章武八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
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
明效也
臣竊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
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
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 每流入勃海益河篡
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
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
也尋瘠之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
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卽逆河
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卽之勃海甚廣古
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六郡之境跨古冀兗
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
濡濕之所入亦勃海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
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濡諸

永其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導山
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凸其八
枝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已未當僖宣公之七年而河遂
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
也逆河之變也自漢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入不復
知有逆河碣石在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
碣石下歷逆河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
夾而納河是循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南二
十三里之山爲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值而瓚道元之說
乘若土梗矣
黃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蓋以爲省文
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振逆河知其
下已治又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爲詳略也然則
中間相去不太遼闊乎曰奚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薄
三百里耳江漢之匯彭蠡濟之會汶泗沂去海甚
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崇身所及而止不復
言海口之地何關疑於此章
言海口之地何關疑於此章
章武漢勃海郡治浮陽卽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鄚北
距碣石五百餘里玉篇宇記滄州東北五百里
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逆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
境然後南迴入河逆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
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
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
北至薊州東行禹時碣石猶在海中後人遂以碣石爲在
海岸之北耳
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戴氏震曰漢志
高河無北逆之道故導河無北逆之文以爲河不至碣
石入海是碣石未有以斷辭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蔽知勃海
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衛則紛紛請說不攻而自
破矣漢志云河自莧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
六北地郡五原郡西河上郡雲中定襄上谷代郡右北平遼西遼東
玄菟郡凡十六郡共二十二縣志云河自莧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
六按水經注禹貢河水出金城西南羌中發源東流與洮水合又東北過隴西
南安天水扶風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雲中定襄上谷代郡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郡凡十六郡共二十二縣志云河自莧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
六北地郡五原郡西河上郡雲中定襄上谷代郡右北平遼西遼東

存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陸場之水是也蓋以堰爲縣所作或日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地接壤貢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迤趙魏趙魏亦爲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惠文王四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復注之而滑鄗之間大水王中山築防東陽以備水注引馬季長曰滑地自鄗以北皆東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趙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 師古曰汴渠首受河水東南流經陽武縣南又東南流經中牟縣北又東至開封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北又東南至大梁城東南又東南至蒗蕩渠入于泗淮也 張晏曰蒗蕩渠在碭縣東北 師古曰蒗音浪

漢興萧何在沛濬泗水引以灌城東入于派以通軍糧 師古曰派音普卦反

梁孝王時大治宮室築東苑方三十餘里廣大其門皆效宮闕又築睢陽城七十里引汴水環城以爲池東南通淮泗 師古曰睢音雖

梁國睢陽縣東北有汴水首受河東南流經浚儀縣北又東南過蒗蕩縣北又東南過虹縣北又東南過取慮縣北又東南過下邳入于泗 師古曰汴音弁

梁孝王築東苑方三十餘里廣大其門皆效宮闕又築睢陽城七十里引汴水環城以爲池東南通淮泗 師古曰汴音弁

梁國睢陽縣東北有汴水首受河東南流經浚儀縣北又東南過蒗蕩縣北又東南過虹縣北又東南過取慮縣北又東南過下邳入于

禹貢錐指　卷十二

禹貢錐指　卷十二

導河

導河積石至龍門

晉書亦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晉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朝歌之北又東北經魏郡鄴縣之西又東北經鉅鹿廣阿之東又東北經信都之東北入于海是謂東流於冀之第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流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三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四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五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六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七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八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九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二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三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四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五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六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七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八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一百九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六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七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八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十九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一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二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三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四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二十五塘遙爲一股自禹貢導河東至于厎柱又北至于大伾北過降水東北行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謂北流於冀之第二百

年秩滑駿佑兵縣臨清並屬山東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地當故城縣西北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迎德州入景州界又東迎德州入景州界又東迎德州入景州界

胡明經禹貢錐指

淮而受黃河之全盛合二清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患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故冀時河水猶有所瀉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氏寶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伍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盛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但大伍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伍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均東同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基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爭今皆爲吾有盈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孟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倘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澤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雖于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勢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昔矣又恐壞臨清地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堰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宜蟠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運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濬海口之中喜隆閘差閘大閘潮退則見湖長則設施功可一洩之後屬流於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藩治河隄傳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深海口既深則兩岸之沙不能久居勢必隨潮而去矣故曰束水攻沙此之謂也

自不處淤若隄日束而決日開非庫清不能攻即通運亦能容與雖以浮沙而不能久居然多築纔隄遠河又爲逸隄一百二十里以防其溢故河流日束日深而運道亦日益高矣故曰攻沙

以北不出海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緩橫廢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則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趙大清河矣載之出徐南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爲徑易矣河行之導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歸流所謂洛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東相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遇決即塞之法斷兩岸宜闊之意塞隄之法斷孟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砌隄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之法斷斗門迴注之意廢則大河不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拗之使南也與

川澮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恆無決之患也自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爲高故易以遏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一丈有餘自高臨下勢常駛橫故易以內灌或經豐沛出徐邳塞淮源以入海此其宛覓也

以八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塞淮源以入海此其宛覓也

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濮澶濟東南流王彭城入于淮矣淵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漭河郡邑皆罹其害水勢北侵安山縣南 近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欽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塞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一月水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壓于淮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除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舍國惎民魯能竭蹶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舫葬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塞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當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焉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道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爲發憤一道

余嘗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益北漸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膏腴當益饒陡起曹南迄熹濮東西三百里以隄遏之不使之北子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厭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被余闕此言正與魏河之議相左益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日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廢貢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遵遡流河之不可北也審矣衛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歟百年可以無慮矣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日知錄云正伯深大學衍義補言魏日四漕視陳俟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支瀆必決入山隨高竇諸湖（明嘉靖間築高堰山陽湖水以東南北高堰山陽高堰山陽高寶高寶興鹽諸湖堤堰悉為障水）高寶興鹽諸湖堤堰悉為障水）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冀時怒不得洩則堤堰悉為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冀時怒不得洩則堤堰悉為巨浸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為一瀆惰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穏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湾汲脏之間無河新鄉縣北舊有黄河決賈魯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撒可善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矣曰今新鄉縣流絶欲自武陟之濱海諸鹽場比肉地亦復昇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下與東淮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擊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啻民何以堪且築隄以下每決必濬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三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允期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南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請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勃海萬年三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為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徵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書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至下辨為沔水又東至武陵昌魚入江）

傳曰泉始出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又東為漢水東南流至武昌入于江又東至于九江入于海（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鄙縣名漢水黄氏曰漢有兩漾之名皆東流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盖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兩源之名地理志

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又氐道水名沔（隴西氐道縣屬隴西郡武都郡為漢武都東漢水又氐道水名沔）

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氐道武都郡敘不通川渠阻隔又東漢水入于江（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都受漢為不可攜而桑欽遂徒氐道武都敘通之以導伏之流證之以導水之源由是愈紛錯鄭道元奏曲遷就而一之以導水所出經叢脞日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水又東南流注于漢（嘉陵江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流經武都為漢水又東南流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流至武陵昌魚入江）

論東會醒諸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

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叢脞日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水其源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南流為漢水亦曰沔水（嘉陵江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流經武都為漢水又東南流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流至武陵昌魚入江）

說為可據渭按嶓冢見導山職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

冢山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里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是也南鄙今陝西漢中府西南鄙縣（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冢故城在今西縣白馬城東南（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泰州西南府在今漢中府（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漢水出焉經南鄙縣南去縣一百步為貢嶓冢導漾東流）

漢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東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稱其來已久而武都氐道獨以漾水為沔水出焉（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荆州川沮子余反按周禮荆州川沮（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禮荆州川日江漢而無沮是沮即沔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流泉衝水注之水出西北沮溪（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興州東南順政縣後漢于氐先燕慶後燕皆永嘉後改略陽曰襄武縣西魏改略陽曰襄武縣又改順政曰順政縣唐縣又僑置略陽縣西魏改略陽曰襄武縣又改順政曰順政縣唐縣又僑置略陽縣（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二十里沔池今微訛為勉縣東南（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南逕沮水北水出西北沮溪（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漢所謂漢沔會口即東北流銅牛山也東北流銅牛山（漢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為漢水又東南至下辨為沔水又東南至武陵昌魚入江）

東北合沮口（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又東北流至青羊驛沮口（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人陷大歇關板橋吳曦退守興州（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即沮口也（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日漾水東流為沔益與均合（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稱矣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水（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白馬戍南遷水入焉南逕興州（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一名陽平關遷水南流注漢（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水之支故水曰遷口城矣按地形志興州有白馬城今（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在沔縣西南即遷水南流入漢處（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金州此乃金牛之漾嶓冢導漾東流乃沔縣之嶓冢非（漢水自秦州東北流銅牛山）

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

（明嘉靖間築高堰增築數丈以禦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柴磚二）

（道無時矣以禦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柴磚二）

口淮水每從此處入黄河湫湫且黄水泛濫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明在清里後請考又以東淮大道於張福隄等處築新土隄二口置）

（水二閘淮水出黄河湫之外出黄必則遇其內侵王簡口亦）

（日王使淮無所出黄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黄以入海）

（家口使淮無所出黄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黄以入海）

而何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隄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李制云（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即）

（萬歷）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十里志云九十里凡二）

十二口施築塞之明年黄水大漲清口沙壘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俱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黄淮衝溢乃議分黄導淮開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運河開（運河在寶應縣以洩淮之旁流又建高）

（東北三十里）

谷河下流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五十里（周家橋水石閘一自）

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及射陽湖入海（淮南應淮水宣洩）

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開高郵西南之珠塘港在州西南（十里）

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七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一觸所乘行大（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增置壩閘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有決溢而堵固高堰（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壩不啻數十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二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厯二十一年淮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焉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隔者百十餘處于舟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昇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肉地亦復昇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好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泗州之人未

究利害之原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清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減歲久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而黄水益悍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

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蓄洩如（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昉有明（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槃敖淮日退則黄日進論者以導淮為治河（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漕承樂九年（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絶也迨遷都之後即給於會通者重於提防何之北即塞（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之弘治中南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諫者為漕計遂築斷黄（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絶於南而淮之旁流日多則（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

之水（焦翁侯云明典河之自決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

（張老四合禦以入淮出者長加者王陽說入淮出者至）

（出侯封者至徐者徐加者王陽說入淮出者至）

書出侯封者至徐者徐加者王陽說入淮出者至）

（淮出者至徐者徐加者王陽說入淮出者至）

（淮出者至徐者徐加者王陽說入淮出者至）

（淮出

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騶歷較陸氏所得要獨且大有裨于經學非徒紀遊覽之勝而已故撮其要著於篇

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東源爲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至漢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漾水出漾城北水有源出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今谷南逕武街城西北白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氐道縣山爲漾水氐道縣故城今在西縣東南漾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縣西三又東弘休水注之水北出漢南逕武街西白石縣南縣西十里今爲廣又東南逕馬鳴水注之水發馬鳴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水出河池北分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入漾水又東南逕故道城西南入漾水又西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漾之南當溪上承武都沮縣今略陽縣西南流注于漾水又西南注于漾水漾水出嶓冢山東流爲漢水至武都爲東漢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至漢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漾水出嶓冢山東流爲漢水又東南逕武街城西北又東南逕故道城西南又東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又東南逕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水出河池北分南逕河池縣故城西南入漾水又東南逕故道城西南入漾水又西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漾之南當溪上承武都沮縣今略陽縣西南流注于漾水又西南注于漾水漾水出嶓冢山東流爲漢水又東南逕故道城西南入

縣南洛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奈傷云安陽今洋州縣東六十里元省入洋州旱山在今洋縣東南漢志安陽縣公永出西南北入漢酈古曰禦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洛灤古字通或以爲禹貢之渭非是又東會益水一十五里又東至灃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流安按灃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與勢故城是也洛谷作駱谷儒谷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南流水東北入駱上源出駱谷北口駱水經注駱水出駱谷北口北入渭酈注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南又東北逕斜谷口又東北逕五丈原西又東北逕渭水北又東北逕郿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武功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槐里縣故城東又東北逕興平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咸陽縣故城東又東北逕長陵南又東北逕渭城東又東北逕茂陵南又東北逕平陵南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又東北逕霸陵南又東北逕霸城南又東北逕霸城東又東北逕霸城北又東北逕霸城東又東北逕霸城北又東北逕霸城東又東北逕霸城北

江俱發源岷山之南而歸之東以入海故曰三江其實一江而已
江者發源岷山之南而歸之東以入海之名也
江止謂之江而不謂之三江
江之南以今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入襄陽府境
西南八十里有在官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在官西北一百二十里有
里水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北流入漢
其中有磁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源東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
嘉靖間環郡皆以大堤護城城北五里有漢水溢決襄城北
溢決襄城之清泥河東流入漢即襄城之北溪也襄城畫
於是疏為二渠環城而東南合為一渠以殺其勢今城東
門外東南有二渠東流入漢即襄城之南溪也
門州東水去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荊山縣西南在府
東一百二十里又東逕潛江縣北潛江在府南少東二百又東逕
五十里又東逕縣南縣在府東南二百又東逕
景陵縣南縣在府東南二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州志云漢水自荊
里承縣西北流入縣境東南流入漢口縣志云漢水自荊門
而潛江地於小汗下逕為景水逕為景水逕為景水逕為景水
之雷和景邵二州為甚潛江又水經注云漢水自荊門
折而東流也今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
之委流也今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
之委流也今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東南有大堤自荊門
之委

西少南二百里又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宜都縣東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
本漢夷陵縣又東逕虎牙灘在縣北江中有大小二石
道趙夷水本首受泰箇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縣東南其
本漢夷陵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南其
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至山縣南流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又東北流
五十里磯石大小蹲踞隱見正如虎牙戟列衙人
望而避之乃由衙門而上是虎丙更險于荊門
甘松嶺又南經漳鹽壁西其水潺湲下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道趙夷水本首受泰箇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縣東南其
本漢夷陵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南其
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至山縣南流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道趙夷水本首受泰箇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縣東南其
本漢夷陵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南其
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至山縣南流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附論江源

華陽國志曰岷山一名汶山其跡曰羊膊江水所出
李膺益州記曰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為大江一西南
流為大渡河
太平寰宇記曰羊膊山在平康縣縣屬松州隋元平康縣有
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
范成大吳船錄曰江源自西茂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于
都江今世所云岳自中國言耳
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益自蜀郡之
西大山廣谷綿絕起伏西南走蠻善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
來遠矣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
嶺即羊膊之異名也
金履祥書傳之異名也
後名夏如孺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
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為大渡河矣
按諸家言岷山所在不一而足然山雖廣遠而江水所出
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隋經籍志有導江源記一
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樵漢志言江水出南氐道西徼
外則當以郡注所引益州記為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
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計益州記
江水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
百四十里至汶山坎郡即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
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
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益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

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在
酉里江源縣在
都實使還自星宿海東北至崑崙亦不過三十日程何至
如霞客所言之遠且西域之崑崙與星宿海絕無交涉萬
其地太近故為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
江源記云岷江發源于臨洮太塔山山頂分東西流
江發源于臨洮太塔山山頂分東西流
季野云案甘思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
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荀欲窮星宿海既至雅足山便當
由麗江而往不牛月即可達其地會此不由西更遠走玉
門關何也玉門東距嘉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
麗江約五千里案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
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遠必非人情意者以漢武所
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元
之崑崙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謂而一之其
不學無識一至此乎余謂霞客所言東西南北茫然無辨
恐未必身歷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并但不學
無識也牧齋以為能補案經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
所未及過矣或引僧宗泐云黃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
東北流為河源西南流為犁牛河犁牛河即麗水一名金
沙江者自麗江府界東北流合若水為瀘水又東北至敘
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崑崙之南始詞此耳然抹
必力赤巴非崑崙也且岷山導江經有明文其可以麗水
為正源乎霞客又足道敘齋一代鉅公又朱姓權最易動
人故言約而信傳之辨

錢謙益徐霞客傳曰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江陰人平生好遠遊其行
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二穜被不治裘不裹帽能忍飢數日
能遇食即飽能徒步數百里凌絕壁冒蒺藜扳棧下上懸渡
腰汲梳如青猿健如黃羆其出門攜水一名金
沙江者自麗江府界東北流合若水為瀘水又東北至敘
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崑崙之南始詞此耳然抹
必力赤巴非崑崙也且岷山導江經有明文其可以麗水
為正源乎霞客又足道敘齋一代鉅公又朱姓權最易動
人故言約而信傳之辨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釋文禮音體漢校澧
史記漢書豐作酆
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
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孔
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水名
也九江南前先有其處今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夏氏
云出玉門數千里何又云去中夏三萬四千餘里乎即謂
星宿海有若是之遠亦屬妄言晉劉元鼎奉使自鄯州洪

也其間三十里頗有木瓜樹結實如瓜狀味酸可食又東北流逕夷陵縣北
千餘丈峽中有聲唐黃龍二潭夏水迴復相注所忌避自
昔巴蜀舟楫於此多敗今峽口在縣北三十里又東南逕
自陸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又東南逕虎牙灘在縣西北二十里又東南逕
數相攻俄頃隨激瀾以相防遏不能上故名曰黃牛灘南岸有黃牛廟
皆其域也後漢書郡國志曰縣有黃牛廟後移在江小
南岸對白帝城在今夷陵縣南移
縣是也禮關在今長陽縣南
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夷陵縣南
從縣東南流注之又東逕巫縣東南鹽水
無疑楚昭王時滅之秦惠王後十四年滅蜀又十四年滅楚
漢興巫郡不以封人故也又東逕石門灘北有石門山又東
逕秭歸縣南屈原所放處也縣東北有屈原祠又東逕歸鄉縣北
縣故楚邑也縣東北有屈原宅又東逕興山縣北縣東北有昭君宅
記云昭君字嬙以晉文帝諱改為明君縣東北有香溪源出
縣東北二十里昭君村北人謂之昭君溪溪水北流注于大江
又東逕新崩灘北灘名曰黃牛灘水勢迴激行者牽百丈緣山
灘南岸有黃牛廟又東逕西陵峽東陵峽西陵峽
峽山連嶺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絕
峽或千餘丈所謂三峽此
又東逕西陵峽東陵峽西陵峽
峽山連嶺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絕
峽或千餘丈所謂三峽此
又東逕西陵峽東陵峽西陵峽
峽山連嶺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絕
峽或千餘丈所謂三峽此
又東逕西陵峽東陵峽西陵峽
峽山連嶺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絕
峽或千餘丈所謂三峽此

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虎牙在北此二山皆立
日虎牙葉書以峽為門闕像而名之荊門闕像而虎牙象
盛流激荊門而電激者也楚昭王自郢奔隨欲入于雲夢
望而避之乃由荊門而上是虎丙更險于荊門
五十里磯石大小蹲踞隱見正如虎牙戟列衙人
望而避之乃由荊門而上是虎丙更險于荊門
甘松嶺又南經漳鹽壁西其水潺湲下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道趙夷水本首受泰箇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縣東南其
本漢夷陵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南其
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至山縣南流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道趙夷水本首受泰箇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縣東南其
本漢夷陵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南其
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至山縣南流與清江合
故道皆已堙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衙門鼓界水東逕巴東
長陽縣山勢西南八十里水源出縣南七十
里獅子坪東流經縣南百餘里與清江合

內西南隅赤名巴陵又名天岳山水經注湘水北至巴丘山八江是也

鄭氏以澧為陵名可也而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按郡國志醴陵縣屬長沙郡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析置醴陵西北距澧州五百里大江安得至其地鄭謂因醴陵以名縣益檀史記漢書澧皆作醴故附會其說大非不可從易氏云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澧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此說近是然水或因山以得名亦未可知巴丘山臨大江今岳州府城其遺址也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即此等江記云昇屠巴蛇千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事涉譎妄郭景純江賦所稱巴陵地道則指此山矣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漢志南郡枝江縣故羅國又東逕上明城北晉太元中桓豁刺荊州史檀汪沮漳枝江南使對陵縣北故江陵縣東北百里洲西北故枝江縣東北六十里與宋記則陵縣南北百里洲西北故枝江縣東北六十里與宋記則陵縣南北百里洲西北故枝江縣東北六十里與宋記則陵縣南

大江按州東少南一里爲總漢地里圖云南郡四百餘里古合浦縣地屬焉今爲崇明縣在州東二百八里西志作瀆誤又名焦湖方輿勝覽云南郡四百餘里古合肥舒城縣地屬焉今爲廬州府舒城縣初六年行幸廬陵於城陽江觀兵圖此地瓜洲之南原名揚子江今自鎮江府丹徒縣界流入本州界東流一百七十五里有六合港自南而北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瓜洲口又東流一百七十五里有白鷺洲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江口鎮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圌山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孤山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金山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焦山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象山又東流一百七十八里有海門縣界流入大海

又東北逕揚州府西北其對岸則和州蕪湖縣界太平府南少西六十里有采石磯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慈湖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大信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蕪湖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三山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荻港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裕溪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巢湖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東關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柘皋河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無爲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黃洲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魯港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三汊河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銅陵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大通鎮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池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東流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安慶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馬當山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小孤山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彭蠡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湖口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梅家洲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九江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龍開河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湖口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長江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小池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黃石磯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大冶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道士洑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武昌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金牛鎮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陽邏堡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漢陽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大別山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龜山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漢口鎮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沌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新灘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新堤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荊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監利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新興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石首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調弦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調絃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藕池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松滋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公安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虎渡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澧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安鄉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華容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岳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城陵磯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巴陵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湖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臨湘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長沙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湘陰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湘口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寧鄉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益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沅江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南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華容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常德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龍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武陵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沅江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辰溪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沅陵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辰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麻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鎮遠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黔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芷江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晃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會同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靖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通道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綏寧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城步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武岡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新寧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寶慶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邵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湘鄉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湘潭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長沙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善化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湘潭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衡山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衡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衡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常寧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永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祁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零陵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全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興安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靈川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桂林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陽朔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平樂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荔浦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蒼梧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梧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藤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岑溪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鬱林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博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興業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北流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容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陸川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博白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廉州府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欽州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靈山縣界又東北流一百七十里有合浦

曾氏日瑚方云其川榮鎒者禹時爲榮澤而已至周則爲川穆天子傳浮于榮水乃泰廣榮是也黃氏日經溢爲榮導沛澤被孟豬皆一字之工足以證禹迹吳氏日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岸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滍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堰塞陶丘亦無竇濟濟故過不可復尋矣滑被書溢書出偪一見乃禹貢之特筆蓄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馬氏善最精地理志云滎水自垣縣東南王武德入河蛇出滎陽北地中即經所謂溢爲滎也曰蛇出地中則重源顯然不與河通可知矣漢者以滎播河濟往復經過爲禹之舊跡非也後儒云伏見不當而識其爲濟此禹之所以爲神智言乎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滎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流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流之水與滎播出八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通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滎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絕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躡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爲坻所欲詰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鄉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濟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溪而自穎釐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曷曾有人伏水底見澤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俗有謁河清清濟之國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日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惡焉甘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即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

東合呂滎清濟本作濟誤王伯厚引此作清自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以幫鴻溝按漢代口決滎口魏氏大梁即此地也首受河水以爲川從此門而出故

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陶丘亦在西南去縣七里菏即菏澤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河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東南二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溢者自中而滿亦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自下而涌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鈞突泉之流而爲濮水濟自此不更狹矣二字大有精義說者乃謂河水盛溝南溢爲榮而出猶經過之謂如某將軍出某道之出不亦謬乎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家南日如鎌斧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之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會于釜丘者也按漢志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則濟水當先逕陶定陶戴故城南後王故城此經不合恐是錯簡又東北逕當在引竹書語之下謂按自榮口王陶丘皆後世榮濟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菏澤無上源也陶丘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郭璞言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則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城皆在西南也

菏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復入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者是湖陵今爲魚臺縣地也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亦未爲誤自孔傳襲其文曰菏澤在湖陵而道一水字則在湖陵者爲澤矣釋此至于菏又增一水字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鄭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其說言偽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水又以湖陵八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八泗之菏水歸于菏澤也經緯錯舉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經文三菏字皆以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菏之爲澤也濟實其中大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即沛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是也然亦必有旁源酈注云濟水自定陶縣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菏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陰縣東今菏陽縣即菏之間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出定陶縣北屈左合泥水泥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又東合于菏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菏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陰縣東今菏陽縣即菏之間世謂之五丈溝之會于澤者亦皆濟水之分流也案宇記云菏水亦名南濟水近志以此清河爲北清河濟瀆由于此俗謂之五丈河西自考城縣界來程大昌以爲河底穴地而流溢出南岸程大昌以爲河流南遏乳婺或以爲適會河滿溢出南岸程大昌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嘗謂河之濟即舊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郭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湯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千數泉泉傳引經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濟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濟東丘數之爲二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東坡惠泉詩云孤山之下水脈通泉有一坂余謂濟水亦然今年遊歷下觀諸泉尤信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濟與汶合渭按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自是東北流出巨野

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按北流自滎澤東北逕乘氏縣故城北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逕酸棗縣之北又東逕虞鄉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瓠子口決處

又東北逕下邳城東又東逕下邳城南又東入淮此故水也是淮之故瀆
其所行者實淤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爲古
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
及濬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
書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
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浩而小清之
所以屢淤屢塞也與

水經敘濟水自榮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濟
自榮陽卷縣王屋山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王樂安博昌縣入海鄭漢注山海經略同酈道元
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
濟未嘗一日絕也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自王莽後
河南無濟水太子賢注後漢衛皮傳曰濟水東流逕
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青龍鎮濟南等州入
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
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
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汝水合流而曰濟河益
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本吉甫元和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
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妳皆襲
舊名如鄭州之須昌濟州之濟陽長山歸平高苑青州之博昌
諸縣界中並有濟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
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渭按鴻溝既開河水與
榮濟相亂及榮渠塞爲平地則河南無用濟之濟矣水經
之所謂濟者皆榮陽下所引之河水也而杜預京相璠郭
璞酈道元並皆吳淪唐人始知之所見遠遜于前但以
爲河南之濟由王莽不旱枯而絕則非以余考之旱枯之
事郡國志載河內溫下觀注亦於溫縣濟水枯涸下言之
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數百者謂濟水自溫縣入河不復
東至武德耳而榮陽以下絕無一字道及知與河南之濟
無涉前見釋例自卷縣梅呂而外略舉縣名故與水經不
同孔穎達以爲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
與水經非異也晉時濟水之道猶無濟世不務文有詳

略非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也若大清
所受唯南汶則又有其故宋益大清
而通典云清河實荷汶之合流其
水西自考城來者也逆元人開會通
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
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而至南旺入運四分北流
而六分北流出臨清下閘抵天津衛唯小盛
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清河頻
河所浚汶水支流也
無與荷汶之可言矣而志家猶執

清河以爲禹貢之濟水不亦過乎改又云山左諸泉實皆
濟水溢爲大小清河濫絕而不絕也然此等指爲濟水
則可以是爲榮澤陶丘之遺跡可乎禁東漢後河南無濟
河南故無濟水濟則故書文志云禹迹桐柏而猶存言非一
端名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又據杜佑之說訊水經不
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辭人扶得一邊起又
倒却一邊可笑又可憎也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胎簪益桐柏之旁小山也傳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
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
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
十里有平氏故城縣也胎簪山餘字記云在桐柏縣西北
三十里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在今桐柏縣東義陽西南界與信陽接
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東北過桐柏山東南過
淮源俱導南流爲淮水所出也唐水部郎中
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山東謂之桐柏山
之陽故曰復陽山南有大復山祠唐天寶
之桐柏日復陽山南九十里淮源廟在縣西
北九十里桐柏山東北桐柏之陽故曰桐柏
相斷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柳水池方七尺許取
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北入今有
府舊有桐柏驛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南入
淮源廟前有碑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南入
淮水作淮瀆桐柏山聚在
府東南淮源廟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元和志南陽縣漢水經縣南其秀云漢氏耀淮水故城漢

山東北流逕桐柏縣故城西又東北流逕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平氏縣故城西又東北流逕
之和合流二山之間謂之和合口也又東北流逕平氏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義陽縣故城南又東
東北流逕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
口水淮按酈氏故城在今羅山縣西南二十里義陽縣故城在今羅山縣西南二十里
舛又東逕新息縣南新息縣北三十里
北在今光山縣北八十里也又東合慎縣水出慎縣北
鳩陵溪成帝時程方逐奏發之建
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
利秦北四十里鳩鄉又名鳩陵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又東北申陂水合
溜注之水出慎縣北慎水上承慎縣北黃陵陂東北流逕慎縣故城西又東北流逕慎縣故城東
又東北流逕慎縣故城東又東北流逕慎縣故城東又東北流逕慎縣故城東又東北流逕慎縣故城東
右合整水北入淮按整水今名白鹿山在今光州西北
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新息縣北
息縣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
疑即長陵戍也縣又東北合黃水陵
水出西南青陵陂東北流注之又東北合蔣水
七陽縣西南有蔣陵陂東北流注于淮按青陵陂今名青陵陂
東北入淮又東逕期思縣北縣北七十里有期思故城
東北淮水注之又東逕期思縣北縣北七十里有期思故城
北水注之又東逕蔡陽縣北縣北十里有蔡陽故城
水注之又東北逕蔡陽縣北縣北十里有蔡陽故城
北水注之又東北逕蔡陽縣北縣北十里有蔡陽故城
又東北逕蔡陽縣北縣北十里有蔡陽故城
又東北逕蔡陽縣北縣北十里有蔡陽故城

胡明經禹貢錐指

實雒縣南雒水出雒縣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縣百里水去縣三里又東逕峨山縣南峨山在府東五里又東逕峨山縣南
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鄒縣北扶風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一百四十里又東逕武功縣
南整屋縣北武功縣在府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里又東逕興平縣南興平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一里又東逕咸陽縣南鄒縣
北咸陽縣在府西南五十里水去縣一里鄒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澧水東北流逕
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經所謂
東會于澧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長安縣在府西南鄒縣東北六十里水去縣五里又東逕咸陽縣南鄒縣
咸寧治東偏長安治西又東逕長安縣北高陵縣南本唐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涇水自涇陽縣界東
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于
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地界氏曰今漆沮之洛
八河處與渭稍雜亦水道故矣渭按漆沮見雍州地理志渭
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
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水經注渭水自霸陵縣東北左合滻水又東逕鄠縣西今縣
滻縣東北有霸陵故城後魏分萬年縣置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
在萬年北引涇新豐故城北城在臨潼縣東北十四里東與魚池水會又
東逕鴻門北鴻溝縣東十七里又東石川水南注焉今宮子
石川源亦河南一水在臨潼縣東北十四里又東歧水注之在縣東三十里又東得西陽水又東
渭南縣北諸水合華陰縣西南一百四十里又東得白渠枝口在華
陰縣西南一百四十里又東與五丈渠合
起谷口尾八槐陽是也又東逕鄭都城北故善邑殷矣
則今縣城是矣又東合西石橋水城東去鄭又東逕鄭縣故
城北縣在華州北州治東故又東與石橋水會在州東故又東敷水注之
在今華陰縣西二十四里為于又東與竹水合水出州南山竹山在華陰縣南
魏梁長城自鄭渡谷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長城在縣
西二里史記秦孝公元年魏獻商於之地秦築長城以
限之即此城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故善邑殷矣又東逕
鄭都城北故善邑殷矣又東逕鄭縣故
城北縣在華州北州治

蔡傳云經言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由此觀之則漢水上源出於嶓冢而經特舉其大者而言爾其實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為北江東入於海而經不言者舉重而略輕也其說是矣

又云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蓋以地勢順流而言也

又云導山導水各舉其重而言之也

又云道山道水各舉其重而言之也

又云導山導水各舉其重而言之也

又云導山導水各舉其重而言之也

又云導山導

[illegible]澮澮澮也荽畎澮澮川之源洪水氾濫畎澮壅決不
[illegible]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爲巨浸勢不得不決而歸之川川
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間之水見苗立槁亦無以
救之是旱潦皆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濬源爲濬川之成
功云

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大抵
決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
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日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爲治田
之良法而不知其爲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惟有此道也周恭肅公曰今之黃
河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釋導無所容也天
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
百田無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與天下之大利兩得
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河
所以殺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
洫盡平天下之瀦瀆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
計無虞矣此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碩畫也禹貢於九州分
敘決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爲治田而
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睛九川之下其繫諸九川之下者
蓋以是爲治水之終事也今井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
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不知出此何也禹應京曰大禹玄
圭告成追般周而禮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
事隄瀦潔遂列皆水藏也去也無所事渠洫由地中行不勞
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閒荒誠鬻河南徐鄧諸郡之民
數百畝必瀦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瀦爲湖瀦溝因水故
坊因水窪淵因水聲折而匈瀉於矩爲湖爲渚多則方千
里之水不助河爲虐反用爲利矣此眞得瀦源精意使其
說得行豈非河定民安之上策哉繩之溝洫之設不專爲
田開儻旱潦蓄暴水時至得瀦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
於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決也三代而下知
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爲富强計使
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廢溝洫則膏壤
變爲舄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與爲鄰國引逆注洛以爲渠
舄鹵之地四隅餘頃是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
區畜有海隅萸有昭余祁郭有圃田周有焦護賈氏疏云雖方
澤有十者以周秦同在豫州秦有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
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
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陽許慎之昭余按九藪
二字始見於國語及曾子說者以爲即九澤而周禮爾雅
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
大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釋此經者以爲充之雷夏徐之
大野揚之彭蠡荊之雲夢豫之滎播荊澤孟豬雍之
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須外求此說亦通但無
如九山之難於節取耳施博士曰雖有適然可合之藪而
無必然可信之理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爲言矣
林氏尚書全解引此端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閼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
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澤水之鍾也天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
導其氣陂唐污庫以鍾其美唐是是故聚不地是是故聚不地廟而物有
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
葬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隨高埋庫以害天下禍
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鯀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妻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藪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
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爰天無
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皇天嘉之胙以天下
滑按此論最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
鍾之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事
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蓋
自上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鯀易之宜其敗也

陂障也而實不同川可壅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瀦澤而
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攻之傳記喬
春芳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
門穎縣鉏麑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潁爲六

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爲
二門其北隄石閘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
也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
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即開下門以溉田利民之事
無大於此者紘易曰說篤物者莫說乎澤賈讓言內黃界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蓄
自戰國開阡陌盡地力即有廢澤以爲田者其後翟方進
壞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遂求會稽回踵邡塘二
湖以爲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而
忘害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爲陂澤矣
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塞爲平地非人之罪徐淮大陸雷
夏大野震澤河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
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今廢澤以爲田而百川決溢人無寧居歲數不登皆謀國
者見小利之害也

陸文裕深河泝流開鍰曰晉水凋行頻閼越而悍濁怒號
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潮洴源至高故也夏秋間
爲害不細以無堰塲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閒嘗欲命綠
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閘蜀關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
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
不知所事閘誌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
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其謂閘水
之爲利者蓋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頹而下耳朱文
肅園嶺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磁州漏野皆有水滿
深不盈二三寸閘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與禹
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與夫水何自來遠指西山曰
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徽園從泉下
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
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閻百詩嘗舉此二條以示余
曰此即大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也余曰然又因
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以注川無問南北高下皆
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則田開無壑蓋之水深其溝洫
則川中無暴漲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爲陸亦即大禹陂澤
之遺指

之意非獨下流捐地以爲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
法則與後世臧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壑藏水施
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流則分流既多水力緩弱不足
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致壅淤而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
體之洿下以瀦其水啟閉以時水暴至得分殺其怒水退也經流不分無壅決之患此定制也
其退也經流不分無壅決之患此定制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禮諸
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
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徵諸侯之身朝天子也禹狄蠻貊
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泡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邊絕而不通
至于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歎其達于河之道如江
不通淮則日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
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爲至則北自碣石
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
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
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渭按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
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島夷西方之崑崙流沙正道以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九夷
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天四荒者謂依古書
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
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爲限劉向
說苑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
始云西海北海注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第七使烏孫
幽于北海之上又徐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
葦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南皆常往來
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
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
距玉門鴈關四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
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
北海終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
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禹服計之其距南
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
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
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
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
實一也北至于青蒼則日出東南至于交廣則日南海東
漸吳越則日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
海蓋引類而言之蜜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
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
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灘沮會同
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
距見日會般見日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只
是堂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與遠以該
近言夷狄戎狄雖則華夏可知傳曰海之內內字有病而疏
曲爲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
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出政化和平
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蔡氏曰六府無廢
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
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
舉也渭按此以下總結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
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
爲下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爲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九年蔡

墨對魏慶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句芒佐顓頊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以下皆五行之神名配者與之同食 取彼名以爲名爾 猶土神之名稷本教神之名配者亦得祖稷也 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脩治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犂曰黎 作黎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 農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棄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爲司空水土治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穆桓百穀爲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爲一府然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職隱矣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土支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筱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謂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底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奠也

萬物皆殖乎土土爲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邦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支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壚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天墳壚壚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爲五地之土性乎吳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二者以言也今按揚荊之塗泥不可謂非土青黎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

填壚耳故舉二者以言也今按揚荊之塗泥不可謂非土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

性柔之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

恭黎貴土性青海濱廣斥卤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墳非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更無土性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土支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筱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謂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底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奠也

萬物皆殖乎土土爲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邦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支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壚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天墳壚壚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爲五地之土性乎吳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二者以言也今按揚荊之塗泥不可謂非土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

性柔之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

恭黎貴土性青海濱廣斥卤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墳非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更無土性也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 農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棄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爲司空水土治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穆桓百穀爲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爲一府然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職隱矣

能慕其通昏矣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先王敬宗收族既欲妨嫁亦期廣嗣故不復賜也

三代以上姓氏判而爲二三代以下姓氏混而爲一凡今族不得氏者異邦人稱之則以其國爲氏亡國之餘亦然春秋時若鄭詹莒拏知庶其鄭丹宋蕩虺皇郢甲之類戰國時若宋牼宋句踐曹交衛缺蔡澤陳軫毛遂芽焦之類皆以國氏然未嘗以氏爲姓其混而爲一自司馬遷始也遷采世本以爲史記儒者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鄭駘異著云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亂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繫謚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於五帝本紀則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於秦本紀則曰柏翳姓嬴氏於始皇本紀則曰姓趙氏於高祖本紀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別秦矣其於夏本紀又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按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冥氏費氏杞氏鄫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於殷本紀則曰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凡此類皆夏殷子孫分封之國名猶富辰所舉文昭武穆周公之胤二十六國也用國爲姓昉於秦漢古時但謂之氏豈姓也哉至若成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九宗宗姓爲九族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繩氏樊氏錡氏終葵氏是皆夏殷列國之公姓受氏以守宗祊者猶魯之三桓鄒之七穆與有扈斟尋空桐目夷等又不可同類而語矣

漢百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違違我行者王氏引曰台朕皆禹自言惟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金氏曰禹既任天下之事則宰屬倡牧懲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字先是也謂按自冀州以下皆善政禹之事自錫土姓以下皆善教化民之事成賦中邦所謂善政得民財也聲教訖于四海所謂善教得民心也

金吉甫云台朕惟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然以爲

史辭終不若作禹自言爲妙古者上下得通稱朕墓陶曰以彙本也逐末制名必曰匈服所以示移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移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却無凝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內

傳曰匈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稼曰總人之以飼國馬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蘇氏曰獨言匈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賦各歸其國故略之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匈服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視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義或然也親經文於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踐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請之自以意聽又連作之體也蔡氏曰禾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粟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實屋以飼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謂按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貢天子所賦惟什之一市土物以供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惟畿內故賦法獨於匈服言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推也

禾稾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者總下銍結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反覺支離蔡氏云禾本全曰總視孔傳更優

三百里納秸服鄭作稭文秸本或作稭八反

傳曰秸稾也正義曰郭特牲云祭薦之安而稾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造穗故爲遠者輕也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兼五百里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率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匈服所以示移本之義制賦必以

之四百里而貢粟五百里而貢米矣故制爲田賦爲百里而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便三百里之民輸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甚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謂按總者禾之全穗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別

傳以粟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穗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總粟之外計酌納粟非也服者僖云服粟役疏云服字通緒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肘力謂粟之論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如四百里之粟祇輸藁秸而無是理至金氏以爲僖公一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甚義始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首麦至此以爲不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爲之輸藁故不言納證據尤確真可謂毫旋無疑戰李陵有斬旄而倒甲

里之中皆男爵小國不必更求其子孫凡此數今皆不取百里采

鄭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日於此有采地地蓋所以日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日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采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鄭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地同意胡氏謂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左采謂為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言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謂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注謂之鄉者鄉是縣之別名非縣即鄉也縣鄙要就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為九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蕃服是為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收以養給而采地不與焉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為殷法非也

夏元鼎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鄙遠大都置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聞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為聞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謂地世遠侯奪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容其地所以待之耳百里采者如此或劭漢云此說非也虞屬之制各不同耳

傅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寡詳究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猶鄰鄰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車馬之費不必更求其子孫凡此數今皆不取

百里采

鄭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日於此有采地地蓋所以日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日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采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地蓋所以日卿大夫之采地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地同意胡氏謂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左采謂為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言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謂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注謂之鄉者鄉是縣之別名非縣即鄉也縣鄙要就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為九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蕃服是為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收以養給而采地不與焉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為殷法非也

夏元鼎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鄙遠大都置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聞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為聞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謂地世遠侯奪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容其地所以待之耳百里采者如此或劭漢云此說非也虞屬之制各不同耳

傅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寡詳究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猶鄰鄰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車馬之費不必更求其子孫凡此數今皆不取

百里采

鄭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日於此有采地地蓋所以日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日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采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地蓋所以日卿大夫之采地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地同意胡氏謂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左采謂為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言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謂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注謂之鄉者鄉是縣之別名非縣即鄉也縣鄙要就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為九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蕃服是為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收以養給而采地不與焉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為殷法非也

夏元鼎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鄙遠大都置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聞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為聞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謂地世遠侯奪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容其地所以待之耳百里采者如此或劭漢云此說非也虞屬之制各不同耳

傅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寡詳究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猶鄰鄰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

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義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鬼以外皆謂侯也呂氏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彌棼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經直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胡按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褻邦可知已

壬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亦無夏邦君之爵不知有變等據舜典瑞五瑞修五玉是亦為五等矣蓋殷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為大國伯子為次國男為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盛德之所同但其間少有變通耳康衛召誥即男服荏餘甸之外

五百里綏服

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張氏曰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為安王室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便之小大相繼强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為綏服以為內外之辨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胡按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也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云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胡按此說亦通但要是要束之義是簡畧皆以政教言獨綏為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揆文教蔡染三百里奮武衛揆文教蔡染

胡明經禹錫指

傳曰揆度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者在國者學兵戎有事則征討羌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張氏曰殷服不必盡行朝廷之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薛氏曰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為之法制今之邊策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陳氏曰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衛言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衛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整要荒之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整華夏之變以安華夏然自三百里以內凡有國者武衛可知按聖人之道文武並用無偏於內外而至此則揆之以為教而有襲雜之成此其所以異於甸三百里揆文教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文教盡於此百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衛可知也

用文教也蔡伯謂吳靖侯以治周禮委以治周禮其子居朝鮮教民以禮義為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任延守武威建立校官自掾史子弟皆令誦學受業郡縣有儒雅之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荊為太守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而不修學校章昇駁為刺史始開貢舉恭除淫祀禮讓興行後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嚮道而日遠於貪獸不必盡如中邦之制度耳

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荀古者眾兵於農因農事以征軍令簡易為此故也其四時講武王於歲首田於敖山而振旅於地中故曰容民畜眾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形隱於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民畜眾也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司馬之屬各以其時簡其車徒辨其旗鼓鳴其金鐸以帥之而振旅焉其直至於周疆矣原其始皆講武備慎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為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經斯世者所宜亟講也

五百里要服鄉文要束遵反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於此不可用甲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於此不可用甲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金氏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綏甸雜於夷蠻山川錯峙國邑其已子皆以手發梁也無說唯范甯於穀梁尹氏伯仲字也其已子皆以手發梁也無說唯范甯於穀梁尹氏子子法云周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法省文從可知也杜於穀梁云周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法省文從可知也杜於穀梁云周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七年單子法云單伯稱字蓋伯稱則後以子馬罷矣穀有伯也是說周繼內諸侯皆出入

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
[補]按詹武衛者所以防其僭夏也苟欲其衛風而慕義則亦唯揆文教以約束之耳
蘇傳云邇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與孔訓蹤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疊慢也其於夷矣蔡放也放畔人於此蘇氏曰放有非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衆左氏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遠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畔人於此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補]按盛生於諸馬而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卽此夷也蔡說文本作蔡案字蔡與蔡相似隸遂說爲蔡
三百里夷傳云方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夷訓平也今按訓平甚無證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釋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期也荒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天人耳但不能節文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此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爲法無正訓也蔡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
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馬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糞散之也曾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糞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直寫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四謂制其出入鄰郊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魯蔡侯商基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下如字蔡

之爲放無可疑者頴達不取以釋此經欲順傳爲義耳與[補]按詹武衛者所以防其僭夏也苟欲其衛風而慕義則亦唯揆文教以約束之耳
蘇傳云邇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與孔訓蹤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疊慢也其於夷矣蔡放也放畔人於此蘇氏曰放有非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衆左氏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遠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畔人於此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補]按盛生於諸馬而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卽此夷也蔡說文本作蔡案字蔡與蔡相似隸遂說爲蔡
三百里夷傳云方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夷訓平也今按訓平甚無證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釋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期也荒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天人耳但不能節文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此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爲法無正訓也蔡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
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馬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糞散之也曾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糞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直寫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四謂制其出入鄰郊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魯蔡侯商基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下如字蔡

有崇山卽舜放驩兜之所今澧州及石門慈利縣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東武陵永定衛漢羽山寬牟記云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卽堯殛鯀處更符安國在海中之說以道里計之此二山者與幽州之危皆在荒服之中則四罪之刑皆爲流可知也而經文復有流放竄殛之別疑不可曉安國云經傳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此說近是孔疏乃以爲四罪輕重之等非也
古之所謂中國者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就尚書言之青之嵎夷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非在九州之域者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其命皐陶也曰蠻夷猾夏汝作士他日禹言於帝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皐陶方蔥蔥叔方難堪烈惟明失飪謂之蠻夷而皐陶十二牧專以政刑治之其不在九州之外也審矣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云三等之居皇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周詹調人職云殳之讎辟之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棲東方曰寄注云僞寄於夷狄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請千里之外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衰蠻貊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裔千里不可從也胥按大罪四裔卽荒服所謂二百里流季女于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也其次甚要服所謂二百里蔡而傳云九州之外非是又其次則當在綏服蔡武衛之地而傳云千里之外殊不分明徼荒其意甚遠以四裔在海外王者不治之地而九州之外指要荒而言千里之外指綏服而言也[補]按服之遠邇去荒服愚嘗謂三居不可以里計劉原父云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

胡明經渭禹貢錐指

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甚在綏服也
此說載孔鄭爲優其遠近之差則當觀罪人所居之地以爲服隸如三苗在荊州蔡叔在殷畿皆是也
但共驩已居放不復用若南裔則太荒吳然受終之初水土未平五服疆理未定惟可以四罪見其梗槩亦未必
[補]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其外方五百里曰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先儒謂卽周之九服三百里曰侯服其外二百里曰甸服又其外二百里曰男邦又其外二百里曰采地又其外二百里曰衛地又其外二百里曰蠻地又其外二百里曰夷地又其外二百里曰鎮地又其外二百里曰藩地其外方五百里曰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

也周髀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深遠遂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溝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說之道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詩多務廣圖畫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八跡爲數不復詢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之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 胡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繩直計鳥飛準繩說見管子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皆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禹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漢之東西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深遠遂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溝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說之道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詩多務廣圖畫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八跡爲數不復詢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 胡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繩直計鳥飛準繩說見管子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皆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禹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漢之東西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深遠遂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溝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說之道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詩多務廣圖畫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八跡爲數不復詢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 胡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繩直計鳥飛準繩說見管子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皆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禹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

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漢之東西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深遠遂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溝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說之道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詩多務廣圖畫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八跡爲數不復詢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 胡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繩直計鳥飛準繩說見管子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皆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禹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

相覆即絕長補短之謂以是知先王體國經野皆用此法

雖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間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齊無或贏縮也尹耕兩鎮志云涿鹿東北之極阪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帝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 孫慶今保安州釜山古傳保安州北地尚覺也然爲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不過二千里其所以得備五服之制者絕長補短以成之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舉文漸于廣反被皮義反

傳曰漸入也正義曰漸多邪曲被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漸被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二郡在居延之西大槩吳志言非也顏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也吳氏曰漸如之漸漬被如衣之被獲卻氏曰禹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 胡渭按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即禹所云如海四海薄威遠五長者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爲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爲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

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漸也故曰東漸于海揚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語魯侯合蘆揭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陸名閒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于也故濟於東海之陵漢書地志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濟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詳見揚州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弱水西流注于流沙流沙西面東且逃北居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逃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即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皆近塞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矣五代史晉天福三年爲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千里始抄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沙磧磧無水禹貢五百里至流沙 胡渭按今瓜州沙洲出南十里鳴沙山冬夏聞此在今敦煌西南也

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今寧夏中衛東北也

鳴沙縣漢舊說云余在廊延聞兵馬籍有稱邊范河損失何何謂沱河乃越人謂滹沱爲沱河 胡渭按此言古義

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暮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著過其北地尚覺也然爲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不過二千里其

其一路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沙也方輿紀要夏衛靈州所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至靈州有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覆舟民曰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越朔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清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至利寨漸入平夏徑旱海中至耀德清遠鎮入靈州是也今按以上諸書所載靈州之地已有沙磧王制所謂流沙西不盡流沙儒者不察遂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異域五服五千之外矣 胡渭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被流沙之外矣 胡渭按此正言禹貢之疆界即王制所謂東不盡海南不盡日自堯舜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訖之也

王耕野云聲教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域實置于中國則是有慶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 胡渭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教之所及也與禹貢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教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教時來朝見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傳云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疏云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史記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夏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鳴夷而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倒之甚也今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謂按南交固當以地言然上古之地名不可考者多矣一字偶同其可遂斷以爲交阯邪水經葉榆水出云尚書大傳曰喜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朝爲堯典之朔方南爲堯典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與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然則交州實荊州之南垂與揚州無涉且在幽荒之外并不可謂荊域大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爲度之南極真妄談不足信鄭康成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義於漸被也今以經文考之東有嶋夷萊夷北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九州南北之大界傳記無可考唯唐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田五嶺此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也南北二句實可爲湖南暨江陽疆域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胡渭按此論勝蔡孟子曰今賜老長補短將五十里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漢書地理志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短長大於今步古里與於今里也然不應萬尺與周尺稍去一也然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飛直路此周之五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四海而異憑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揔三倍於五服禹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說周官之誤祕基禹貢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易祓禊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服帝畿在內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幾方五千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面相距通爲方五千里增於禹者五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方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

大於今步古里與於今里也然不應萬尺與周尺稍去一也然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四海而異憑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揔三倍於五服禹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說周官之誤祕基禹貢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易祓禊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服帝畿在內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幾方五千里并王畿千里通爲方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方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基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鳴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短數也則謂夷狄即漢之樂浪流沙在敦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想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則禹貢幾一倍則跋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二百六十八里則與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漢地置牂柯牧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磨而所言里數皆以舊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

蓮有讓此文以證交州爲虞之南極者不知此特言聲教之所訖耳抑或如後世舉種內屬之類故謂之撫柔體曰帝舜之德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之此說是也識酌朝鮮北與肅慎接壤謂肅慎直營州之塞外則可亦不得謂在營域雖者曰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斯言亦不足信乎余曰此不過一時應對之辭楚鄧南距衡山尚遠境且不至於嶺況肅慎乎夢之史記北發肅慎則然矣安在其爲南撫交趾也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砮石及成王時有賄肅慎之命或舉種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亦未可知古今事變不同豈可以周疆爲虞界哉舜葬於蒼梧之野見禮記儒者多疑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之文抵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周洪謨讀書錄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今按堯在位七十載而舉舜又三載受終于文祖下文言巡守南舜乃百有九歲南巡至於蒼梧而崩葬於江南九疑是舜之巡守亦三載一周矣堯崩之年舜年六十有二三載之喪畢年六十五始即位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舜之在位五十載合之適百有二十歲與人壽百歲之說合矣堯舜之年數雖不可盡信然古人壽考亦有之不必盡以爲誣也

舜典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行觀縣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堯之賜禹必以天色玉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鴻氏以土德王爲水德之瑞也蔡傳合孔而從蘇謂按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之玉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玄而異於常玉故琢爲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之斯謂之玄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敎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敎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肆敎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懟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瞽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典謨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厥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說也舜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會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棄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三declare之罪也鯀殛其舉也興禹褒二十一年云鯀極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爲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下與上書錫者三一陋錫帝以舜一九江納錫大龜一禹錫玄圭荼費堯爲天下得人龜足以決大疑禹成萬世永賴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堯之賜禹必以天色玉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鴻氏以土德王爲水德之瑞也蔡傳合孔而從蘇謂按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之玉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玄而異於常玉故琢爲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之斯謂之玄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敎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敎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肆敎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懟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瞽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典謨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厥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說也舜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會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棄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三declare之罪也鯀殛其舉也興禹褒二十一年云鯀極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爲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

胡明經渭貢錐指

門穆穆無凶人也先儒據此以鯀殛爲歷試三載中事然舜典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行觀縣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說與經合彼以爲去四凶皆在歷試時不待受終後者亦過泥季文子之言耳倘書雖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繫後事之下意無是理余氏謂舜攝位之明年丁巳始巡行疑鯀殛在此時也鯀之極禹年倘幼未嘗以能治水閱及鯀死舜始聞其有聖德而能治水乃舉而用之使嗣鯀職故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極死禹能修鯀之功非謂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馬融等謂鯀治水九載而水土不平乃殛之非是也禹治水三載而八州平乃殛鯀其明年即舉禹治水三載適當舜受終之年是禹父子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敎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敎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肆敎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懟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瞽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典謨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厥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說也舜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會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棄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三declare之罪也鯀殛其舉也興禹褒二十一年云

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冤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渭按鯀以無成殛極則其功必少故經惟於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說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當試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要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經文真州至成賦中邦是也禹敷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三年事經文錫土姓至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九州攸同當在舜受終之年二十年後錫圭告成則又在其後五年夷數勤殖落之歲殆無幾耳蓋錯日堯有九年之水惟據鯀禹興中閒尚隔一紀通前九載後八年計之垂三十年衡始平瀹洸瀦災荼若斯之難也善決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鑿者謂開闊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爲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新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故洪水一亂也化懷襄而平成轉昏墊而敉且敷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啟君子之經綸者大矣而況堙雨積焉詩山演焉當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迄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慶生員張嘉洪校
嘉慶生員葉 銓校
嘉慶生員楊懌建校
漢軍生員樊 封校
南海生員譚 瑩校
嘉慶生員李恆春校

上賓虞舜之句所從出也然遐之雅不信南巡之說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不信南巡之明證也九疑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班竹之泪皆以南巡爲根柢南巡之事虛則其餘皆不足辨矣

詩人託興稗官小說皆可用安得援以說經如必據此駁彼則送惠師詩云班竹啼舜嬪即據黃陵碑者之所作也豈亦可據詩以駁文邪檀弓曰二妃未之從而退之祭張負外文云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則又將據文以駁禮邪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鬻禹爲天子宣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戎南聲北狄在九州之外者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貢篚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趾北發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屆矣

中庸之頌至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聲教訖于四海之義疏也史記言帝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徠屬亦聲教四訖之意其稱禹功則言九州之內者又云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現索隱曰長山名在遼西之北山戎國在其北息慎國在肅慎北長島亦在海北與息慎相近也皆其證也前言聲教之所及咸載帝舜與真不尊親意同非謂舉四海而疆理之悉有其地悉臣其人也或據南撫交趾北發肅慎二語以證有虞之世交趾爲楊瓠肅慎爲營域然則肇十有二州豈并朔南暨聲之規模而亦廓之邪雖揣若懸河吾未之敢信矣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傅氏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王氏樵曰上與下爲錫禹奉玄圭而曰錫者爲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渭按此一句乃史辭左圭或以爲錫堯或以爲錫舜未知就是時堯老舜攝荼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當然也

傳云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大功成按錫者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則其爲禹之錫堯也當矣吳氏伯荼以爲錫舜而禘傳因之亦通林少穎云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事以某所見是禹以玄圭告成於天耳謂禹告天尤無據且易益六三交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圭於君之事見於載籍者乎